武俠世界

血染霸王樓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龍乘風．著

霸王樓外，忽來殺手。

估道殺手無情，孰料殺手多情偏惹恨。江湖恩怨，情仇萬種，古往今來，上天下地，誰能眞無情？誰能眞無憾？……



$3.00

1024

編者話

巨型小說今期刊出的是龍乘風之雪刀浪子故事「血染霸王樓」。是篇內容橋段新穎，結構緊湊，打鬥場面激烈驚心，鬥智鬥力奇謀詭計，別開生面，從所未睹……內容描述一羣湖海上金牌殺手，突然相繼蜂湧來到聳立高峯上的霸王樓外，所為何事？耐人尋味！龍城璧等一干人也捲進這事件的漩渦中，展開了驚天動地的大廝殺，過程遭遇令你匪夷所思，嘆為觀止！

＊＊　＊＊　＊＊

今期我們又選刊一部劍客列傳故事「白猿傳」，由名作家司馬紫烟執筆，內容充滿歷史傳奇性色彩，悲壯激昂，可歌可泣，家仇國恨，大義凜然！愛好閱讀歷史俠義故事的讀者們，請參閱內文37頁

＊＊　＊＊　＊＊

東南亞享譽盛名已久的秦紅先生，他的創作不但保持着武俠小說的趣味性，而且重視故事的完整，深入刻劃人性，提高作品的意境。因此，邵氏公司一口氣與他簽了五年的合約，他的作品不日可以搬上銀幕與讀者見面了。下期我們巨型小說是他的新作「決鬥三十年」，屆時敬請先睹為快！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廈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72.00
	一年港幣	$14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77.00
	一年港幣	$15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90.00
	一年港幣	$1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102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子成・圖

血染霸王樓

第三把刀 花豹殺手

（一）

「霸王樓」，是一座聳立在高峯上的高樓。

高峯、高樓，高處不勝寒。

他雖然身材魁梧健碩，但他也已覺得有點涼意。

深秋了。

霸王樓上的女主人爲甚麼還沒有回來呢？

（二）

山路崎嶇，山林內除了陣陣山風聲之外，就只有烏鴉的鳴叫聲。

山無名。

峯也無名。

但在峯上的霸王樓却很有名。

主人有名，樓亦有名。

霸王樓的主人是當今武林上最英勇的壯士，雖然他現在已三十七歲，但他仍然有足够的魅力，可以迷倒世間上絕大多數的女人。

但霸王樓的主人並不太風流。

尤其是他與呂鳳凰成親之後，他的風流艷史已到此絕跡。

他姓高，名霸，字一飛。

他有八尺身材，渾身肌肉堅硬如鐵，他雖然被人稱爲蓋世霸王，但是他很少殺人。

他覺得殺人的滋味，就像是喝醋一樣，一點也不有趣。

但他不殺人，不少人却很想殺他。

這也難怪，因爲高霸的頭顱有價。

不但有價，而且價值不菲。

據說金星城主嚴巨，已出價十萬兩銀子，要取高霸的項上首級。

江湖上不少人的頭顱都有價，但值得上十萬兩銀子的腦袋，還是並不多見。

高霸却是其中之一。

這麼值錢的腦袋，當然成爲江湖殺手追獵的目標。

然而，要殺高霸，又是談何容易？

× × ×

黃昏。

一抹斜陽，自西山之巔透射進山峯密林內，雖然環境未免荒涼寂寞一些，但却美麗得足以令人陶醉。

就在夕陽漸漸西沉的時候，崎嶇的山路上，突然出現了一頭花豹。

這一頭花豹相當巨大，居然可以與一般吊睛白額虎相提並論。

這樣龐大的花豹，世間上着實罕見得很。

花豹在路上，一步一步的向前走。

牠好像直向霸王樓進發。

但當牠走近霸王樓的時候，不遠處忽然響起了一聲口哨的聲音。

哨聲很短促，聲音也不太尖銳。

花豹聽到哨聲之下，就乖乖的停止了步伐。

接着，一個白衣書生相繼出現，他的年紀並不太大，但也不太年輕，看來最少已有三十出頭。

他的臉上略蓄微鬚，雖然衣飾並不算華麗，但看他的衣着倒也相當考究。

他的眼睛却並不怎樣明亮，看來好像已有幾分酒意。

但他全身上下，絕對沒有半點酒的氣味。

他沒有喝酒。

不喝酒的人，當然不會醉。

他不會爲酒而醉。

他更不會爲眼前如詩如畫，美麗絕倫的景色而陶醉。

從外表看來，你很難想像得到，這個白衣書生居然會豢養一隻如此龐然巨獸，倘若這條花豹獸性大發，恐怕三兩下子就會把主人連頭帶骨一起吞掉。

但事實是否如此呢？

× × ×

高霸一直都斜倚在霸王樓頂的一張搖椅上。

搖椅不斷的搖。

他好像有點暈眩，但縱使他真的暈眩，也絕不會因爲是搖椅的幌動。

那是爲了相思。

相思的人，就像永不停息下來的搖椅，永遠不斷的幌動。

相思不但可以令人暈眩，也可以令人喪失一切——包括健康與性命。

相思亦苦、亦甜。

但相思也是危險的。

但，當相思來到的時候，又有誰能抗拒？

高霸也不例外。

雖然他已看見一隻巨大的花豹，也看

見一個滿身殺氣的殺手，但他仍然不理不睬。

他知道這一人一豹是來對付自己，要取自己性命的，但他仍然滿不在乎。

——你要殺我，儘管來好了。

——就算死在你的手下，却又何妨！

高霸本就不怕死，現在更不怕死。

但越不怕死的人，越難死掉。

這又是甚麼道理呢？

（三）

白衣書生已帶着花豹，來到了霸王樓下。

他也看見了高霸。

高霸魁梧强壯，就算在最頹喪的時候，他臉上的神態也是像一條雄獅，而絕不會像一隻「病貓」。

白衣書生看了看高霸，以後又再看了看自己一手撫養的花豹。

他忽然嘆了口氣。

他一直都以爲，這條花豹的威猛形象，絕對沒有任何人，任何野獸可以比得上牠。

但現在，他才知道自己錯了。

眼前「高高在上」的高霸，他就已比花豹更强壯威猛十倍。

白衣書生吸了口氣，突然揮手道：「你去罷，我若還能活着，一定會找你。」

他這些說話，是對花豹說的。

花豹突然伸出了舌頭，在主人的脚上舐了幾下。

白衣書生又再揮了揮手：「你快點走罷！」

花豹彷彿依依不捨。

但最後，牠還是去了。

牠走得很慢 很慢，好像極不願意離開主人似的。

直到花豹的影子消失在密林內之後，白衣書生的臉上，又回復了那種冰冷，肅殺的神色。

他本是個殺手。

殺手無情。

但他却對花豹有情。

是否花豹比人類更值得信任呢？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高霸與自己，絕不可能一起活到明天！

× × ×

夕陽紅如火。

在晚霞映照下，高霸的臉紅得就像一隻燃燒中的烘爐。

他仍然在霸王樓上，沒有下來。

白衣書生臉上木無表情，他開始拾級而上。

他沒有施展輕功，沒有故意炫耀自己苦練多年、直到去年才大功告成的「象脚勁」。

「象脚勁」若一經施展，整座霸王樓亦會因他的脚步而被震陷。

但他沒有這樣做。

因爲這是絕對多餘的。

他練這種功夫，並不是用來拆別人的房子，而是用來「拆骨」之用的。

任何人的骨頭若給象脚勁一踩，被踩之處絕不會斷裂，而是化爲粉碎！

白衣書生登上霸王樓的姿態，是四平八穩的，絕對沒有半點多餘的賣弄技倆。

他不願為，也不屑為。

直到他登上霸王樓頂層的時候，高霸終於開口了。

他第一句說話就是：「閣下是個不受高某所歡迎的人物。」

白衣書生有點不明白。

他不明白自己何以會不受歡迎。

他知道高霸一定會有解釋。

過了半晌之後，高霸朱然再說下去：「我現在正想找個人陪我喝酒，可是你並不是喝酒人。」

白衣書生笑了。

他的笑彷彿有點着涼的味道：「就算我平時不喝，今天也許會破例。」

高霸目中陡地掠過一絲奇怪的神色：「你肯喝酒？」

白衣書生道：「既然你想找人陪你喝酒，我既已來了，為甚麼不能奉陪？」

高霸彷彿一怔，但隨即大笑道：「好！別人都說白寒血是個最沒趣的殺手，但今天看來，你簡直比杏花園的老闆娘還更有趣八十倍！」

大笑聲中，一罈五斤裝的大麴酒已拋到白衣書生的手中。

白衣書生拍開泥封，仰首就喝。

他喝的很快。

五斤大麴酒，瞬即一滴不留。

高霸大笑。

「想不到白寒血喝酒爽快的程度，尤在司馬血之上。」

白寒血冰冷的臉上居然露出了一絲微笑：「司馬血是殺手之王，白某如何能與之相比？」

高霸哈哈一笑，忽然道：「難道你不怕這一罈酒有毒？」

白寒血道：「在下在江湖上打滾十五年，從未聽說過高霸會用毒傷人。」

高霸的臉上，突然一陣抽搐。

他的確從來不用毒傷人。

但呂鳳凰離他而去，却是為了一個「毒」字。

白寒血語出無心，但高霸的心却像是給一柄錐子重重的刺了一下。

酒能麻醉痛苦。

所以，他背對着白寒血，也喝了五斤酒。

酒氣冲天。

酒氣在霸王樓瀰漫着。

但除了酒氣之外，還有一股殺氣，這股殺氣混在酒氣中，氣氛變成了「又冷又熱」。

但漸漸地，酒氣散，殺氣却越來越濃厚。

高霸突然冷冷的對白寒血道：「你究竟是來殺我，還是來陪我喝酒的？」

白寒血道：「先喝酒，後殺人。」

高霸道：「酒已喝了，你也可以動手了。」

白寒血却搖頭，道：「現在還不是動手的時候。」

高霸冷笑道：「難道你還要我陪你上床才動手？我可不是個女人！」

白寒血輕輕一咳：「高樓主當然不是女人，你若是女人，就絕不會容許我一直來到這裏。」

高霸說道：「既然如此，為何還不動手？」

白寒血臉上忽然露出了一種奇特的表情。

他直到很久很久之後，才道：「你若敗在我的手下，你必死。」

高霸眉頭一皺。

這算是甚麼話？

高手相爭，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而白寒血本來就是來殺自己的，自己若敗了，當然也就絕無倖免的機會。

白寒血又說道：「我若敗了，我也必死。」

高霸更不耐煩。

這更不像話。

但他仍然忍耐着，他的耐性就算不太好，也不能算是太差的。

白寒血又說道：「我一定要殺你，因為你若不死，我就找不到呂鳳凰……」

聽到「呂鳳凰」這三個字，高霸的臉色變了。

他突然大聲道：「你知道她在甚麼地方？快告訴我，她在那裏？」

白寒血搖頭，嘆息道：「我若知道她在甚麼地方，我也絕不會來殺你。」

高霸一呆。

「難道你殺我之後，就可以知道她在甚麼地方？」

白寒血吸了一口氣，點點頭道：「這一次你說對了。」

高霸怒道：「你在攪甚麼鬼？」

白寒血道：「白某雖然只不過是個殺手，但是却從來不故弄玄虛，更不屑用奸計。」

高霸的怒容漸失，他看得出，白寒血沒有說謊。

過了半晌，白寒血才緩緩的說道：「昔年向呂鳳凰極力追求的男人，絕不只有你一個。」

高霸承認。

她本來就是江湖中艷名遠播的大美人，不知有多少江湖豪傑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但，最後獲得呂鳳凰垂青的，還是高霸。

但現在，高霸也和其他追求過她的男人一樣，變得一無所有。

高霸的聲音忽然變得有一點沙啞。

他問白寒血：「你也喜歡她？」

白寒血坦然承認：「她一直是我最傾慕的女人，即使現在，我對她的印象還是絕對沒有改變過。」

高霸又再坐在那張搖椅上，臉色也隨着夕陽的西沉而變得很黯淡。

但白寒血的臉上却反而發出了光，他緩緩地接着說下去：「可是當我知道她離開你的時候，我並沒有覺得高興，只覺得她這個決定，可能是她畢生中最嚴重的一個錯誤。」

高霸的臉色更黯然。

白寒血忽然一笑，但却笑得很澀苦：「這兩年來你到處找她，我也是一樣。」

高霸閉上了眼睛。

白寒血直認到處去找尋他的妻子，這人的胆量當眞不小。

但高霸沒有怪他。

——也許只有空無所有的人，才會明

白到空無所有的人的痛苦。

高霸瞭解。

白寒血對呂鳳凰傾慕，並不是錯。

高霸是勝利者，但他却不慣擁有一般勝利者的驕橫狂態。

他抽了口涼氣，目注白寒血道：「為什麼你殺了我之後，就會知道她的下落？是誰敢向你保證這一件事？」

白寒血看着遠方黯淡的雲層，道：「是金星城主。」

「嚴巨？」

「正是嚴老太爺。」

高霸聳然動容。

在江湖上，人人都知道，嚴巨的說話，每一句都經過深思熟慮才發出。

他平時絕少講話。

但他的說話，每一句都絕不花假，他對人下過的承諾，也從來都沒有失信過一次。

他既能對白寒血許下這種承諾，他就必定眞的知道呂鳳凰的下落。

想到這裏，高霸的臉上也浮現出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殺機。

白寒血一定要殺他。

因為他若不殺掉高霸，就可能永遠都找不到呂鳳凰。

在別人的眼中看來，白寒血實在混賬得要命。

為了要找尋別人的妻子，居然去行刺殺人家的丈夫，這種行為可謂該殺之又該殺。

但高霸反而不覺得白寒血這個人很混帳。

他只覺得白寒血和自己一樣，都是困在一張巨網內的人。

他們在網中找尋。

他們在網中掙扎。

但他們在網中的危險，又豈是局外人所能瞭解？

（四）

白寒血是殺手。

在江湖上，他的外號是豹殺手。

豹殺手最大的本領，當然是殺人。

在這五年內，死在豹殺手手內的人總共十一個。

五年內才殺十一人，這個數字實在並不算大。

但數字有時候並不能代表甚麼。

如果他殺的只是無名小卒，江湖中藉藉無名的庸手，就算殺一百，一千，他也不過是個平凡的殺手而已。

但白寒血所殺的十一人，無一不是江湖上名氣響噹噹：黑白兩道的一流高手。

別的不提，單是去年，他分別在長安、保定和天台山下所殺的三人，他們的聲名就已足够嚇破許多人的胆。

他們是長安九煞之首的吸血惡煞屠南戶，保定八家賭場的大老闆藍如意，還有天台山第一兇僧惡緣大師。

但這三個大惡人，都已在白寒血的刀下死了。

白寒血用的武器是刀。

不是長刀，是短刀。

不是一把，也不是兩把，而是三把！

但他與敵對陣的時候，敵人通常都祇能够看見兩把刀。

直到敵人看見第三把刀的時候，這把刀必已插在他的雙眉之上。

× × ×

白寒血的一雙短刀已亮出。

他這兩把刀，就在他的腰間。

他拔刀的姿勢很美，就像女孩子在花園裏摘取兩朵嬌嫩的鮮花。

他現在當然不是在摘花。

他要摘命。

摘取高霸的命！

刀亮出，高霸的眼睛彷彿也亮了。

「果然是殺手中的殺手，就算司馬血在這裏，他的鋒芒也未必能及得上你。」

白寒血冷冷一笑：「別把司馬血與在下相提並論，你的棒在那裏？」

高霸在江湖上賴以出名的棒，是長五尺，重三十八斤六兩的霸王棒。

霸王棒不在高霸的手中。

高霸淒然一笑，道：「自從呂鳳凰離我而去之後，霸王棒已被我埋掉。」

白寒血看着他：「難道你找不到她，就永遠不再用霸王棒？」

高霸淡淡道：「也許如此。」

白寒血的聲音壓得很低：「你要赤手空拳與我白某動手？」

高霸又淡淡道：「就算我死在你的刀下，却又何妨？但是，恐怕你不容易如願以償……」

就在這一剎那間，白寒血的一雙短刀已如流星般疾擊高霸！

× × ×

這是莫名其妙的一戰。

他們這一戰並不是為了仇怨，也不是為了金錢，而是為了要找一個天香國色，令他們心醉神往的女人。

男人，你們究竟是愚蠢，還是可憐的動物呢？

人在天涯　對飲千杯

（一）

夜色漸濃。

霸王樓的一戰，並沒有劃破夜空的沉寂。

他們雖然在動手，而且出手絕對不慢，但這一戰根本就沒有發生甚麼聲音。

白寒血的一雙短刀，出招準確、迅速，幾乎一出手就已刺在高霸的咽喉上。

他出刀的動作看來很簡單，但實際上却經過了千錘百鍊，才能苦練出來。

在這一瞬間，就連高霸都以為自己必將死在白寒血的雙刀之下。

但他的本能反應極快。

當刀鋒幾乎已觸及他頸子上的皮膚的時候，高霸的身子突地向後一彎。

嘶！

嘶！

兩把短刀同時在高霸的頭頂上飛過。

高霸雖然身材魁偉，但行動却比兎子還更靈活。

白寒血的腳步沒有再移動，但他手中的一雙刀却變動得更快。

他這一雙短刀的變化，已達到了隨心所欲的境界，他每一招擊出，都足以把世界上絕大多數的高手毀於刀下。

但這一次，他的對手並非屠南戶、藍

如意、惡緣大師之流。

雖然這三個人的名字足以震撼許多武林人士的心，但他們若比起霸王樓主，還是差了一點。

而高手的決戰的勝負存亡，往往也是決定在那一點一綫之間。

白寒血沒有把握能殺高霸。

高霸也同樣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敵得過眼前這一位名震天下的豹殺手。

他們彼此都不知道對方武功的虛實，只知道對方在江湖上是大名鼎鼎的頂尖高手。

盛名之下無虛士。

這一戰兇險的程度，實非局外人所能想像萬一。

× × ×

一雙短刀，决戰霸王樓主的一雙鐵手。這一戰不兇險激烈，雙方都施出渾身解數的功夫。

白寒血最厲害的第三把刀，一直遲遲沒有出手。

高霸一直都在等待。

他不怕死，他想見識一下白寒血第三把刀的威力。

白寒血沒有令他失望。

他的第三把刀，終於在戰況最激烈的時候出手。

雖然白寒血只有兩隻手，但當第三把刀亮出的時候，他的手好像忽然又再長多了一隻。

當然，世界上沒有真的會有「三隻手」的人。

白寒血也沒有。

他能同時操縱三把刀，完全是氣功的表現。

刷！

第三把刀在原本一雙短刀發揮着最强大威力的時候，突然間刺向高霸雙眉的中央。

白寒血的一雙短刀，本已很要命，但更要命的還是第三把刀。

因爲這一刀簡直就像是無中生有般忽然射出來的。

白寒血的第三把刀，看來已必可擊殺高霸。

但當這把刀去勢再進的時候，高霸竟然仰首張開嘴吧，把白寒血的第三把刀一口咬着。

白寒血怔住。

他從來都沒有見過這樣快的動作。不但奇快，而且奇準。

就在同一刹那間，高霸的鐵拳，已像巨大的鎚子般撞在他的心房上。

白寒血立刻痛苦地蹲了下去。

他的臉變得有如蠟像般發黃，嘴角間却沁出了大量的鮮血。

但他仍然勉强發笑：「你的拳好……好快……」

高霸嘆了口氣，緩緩地轉過了身子，背對着白寒血道：「這裏雖然沒有棺木，但我一定會把你好好埋葬。」

白寒血目光中流露出感激之色。

雖然他死在高霸的拳下，但他沒有埋怨自己，更沒有埋怨高霸。

他今生今世，已無法再見呂鳳凰一面，但他仍然希望高霸能够找到她。

——自從兩年前他倆分離之後，呂鳳凰就成爲了一個四海爲家，到處流浪的女人。

如果白寒血沒有猜錯，她現在一定有了麻煩。

能替她解決一切問題的人並不多，白寒血也許是其中之一。

但現在他已敗在高霸的拳下，所以，呂鳳凰的事，到底還是要由她的丈夫來爲她解決。

（二）

白寒血敗了。

白寒血眞的死了。

高霸的拳不但快，而且沉重如錘。世間上很少人能捱得住他的拳，就連豹殺手也不能。

雖然他來意不善，但高霸反而很感激他。

他用自己的性命，告訴了高霸一條寶貴的綫索！

這綫索就在金星城主嚴巨的身上。

× × ×

嚴巨，又名嚴酷。

他是個名人，也是武林中的巨人。

「巨人」的意思，並非說他的身材高大如天神，而是指他的武功。

他的金星百幻手，全套一百八十九式，每一式都可以單獨使用，若連串起來，那種威力眞是令人難以想像。

還有金星無影劍，更是足以震古鑠今的罕世絕學。

在金星城，他是城主，也是至高無上的主宰者。

但他近年來並不愉快，因爲他最寵愛的一個弟子，已死在別人的拳下。

他這個弟子叫彭太聰。

他名爲太聰，事實上也很聰明。

可惜也許由於他太聰明的緣故，他時常都成功地令人上當。

他是個騙子，專門欺騙女人的金錢。

但嚴巨視若無睹。

他雖然是武林中的巨人，但是却很護短。

漸漸地，彭太聰的胆子越來越大，居然惹到霸王樓主高霸的親戚身上。

高霸有個四姨媽，年紀不算大，丈夫早逝，留下了十八幢房子，還有五萬兩黃金。

這筆財富已足够她舒舒服服的過一輩子。

可是，很不幸地，她糊裏糊塗的，居然與彭太聰搭上了，於是前後不到半年光景，這個富孀就變成了一個不名一文的窮婦人。

那還罷了，彭太聰爲了要「乾手淨脚」，免得日後給這個婦人纏擾，居然花了二千兩銀子，找一個第八流的殺手把她幹掉！

這件事終於給高霸知道了！

他當然光火，立刻去找彭太聰。

彭太聰一向自負，沒有把高霸放在眼內，居然赤手空拳就與高霸動手。

他的確是個聰明人。

但是聰明人也有看錯人，看錯事的時候。

這一次他看錯了。

他怎樣也想不到，就算自己長出三頭六臂，也絕不是高霸的敵手。

彭太聰一出招，就是本門絕學金星百幻手。

他以爲在三招五式之間，就可以把高霸的頸子捏斷。

可是，高霸的脖子沒有斷，反而彭太聰的左右太陽穴各捱上一拳。

這兩拳已足够把一隻八百斤重的大猩猩活活打死。

彭太聰雖然武功頗高，他的身子還比不上大猩猩强壯。

優勝劣敗，他的敗落相當合理，同時，也是活該之至。

但是在嚴巨看來，却並不是這麼一回事。

他認爲該死的不是彭太聰，而應該是高霸。

無論是誰，敢侵犯金星城的一草一木，他都該死。

更何况高霸侵犯的，是嚴巨最心愛的弟子。

可是高霸沒有死，直到現在仍然在活着。

嚴巨並沒有忘記這一段仇。

他的記性很好，尤其是在「記仇」這一方面，他更是永遠都不會忘記。

（三）

又是黃昏，長街落葉隨風飛舞。

這裏是天涯集。

天涯集是一個很浪漫的地方，在這裏，你到處都可以發現「人在天涯」這四個字的木刻牌。

流浪天涯的人，每每喜歡在天涯集駐足。

雖然這個市集並不大，但却是江湖俊彥，騷人墨客常臨之地。

這裏有甚麼足以吸引他們到此呢？

有。

尤其是在「天涯路」的「對飲千杯樓」，更是他們流連忘返的地方。

× × ×

對飲千杯樓，樓高三層。

地堂是吃喝的地方，這裏供應最好的酒，同時也供應第一流的好菜。

美酒佳餚，本來就是人人都喜歡享受的。

這裏的酒菜價錢，絕對不貴，而且還可以賒欠。

據說有一個窮酸秀才，在天涯集裏獃了半年，更在對飲千杯樓吃喝了數以千両計的酒菜，直到現在還是分文未付。

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够這樣長期白吃白喝。

但無論任何江湖過路者，只要他的盤纏不够，想在這裏吃喝三幾天，絕對不成問題。

因爲對飲千杯樓的老闆，不但經營酒家，而且更經營賭場。

在賭塲上，他一天殺進的銀子，幾乎已足够酒家的全年開支了。

所以，在酒家內，他是個疏財仗義的「賽孟嘗」。

但在賭塲，他却大殺三方，而且他那間賭場的賭注極大，一口牌賭上萬把兩銀子，是很平常的事。

世間上儘管有不少豪華的賭塲，但若論賭注之鉅，恐怕還沒有多少賭塲能及得上萬全賭莊！

萬全賭莊就在對飲千杯樓的左隣。

據說有個大財主，在對飲千杯樓叫了幾欵精緻的小菜。

當佳餚美酒都擺到桌上的時候，大財主賭興忽發，於是急不及待地跑到萬全賭莊賭幾手。

結果，當他從賭塲回來的時候，那些菜還是熱騰騰的。

但大財主身上的二十萬兩銀票，已經一張不剩。

他這一頓，終於也算在老闆的帳上，但你能說他是白吃白喝嗎？

（四）

雖然時候還早，但萬全賭莊內已很熱鬧！

只不過現在賭桌上的注碼還並不怎樣狂熱，那些賭得起上萬兩鉅注的豪客，通常都在夜後才會光臨。

在牌九桌上，推莊的是天涯集東北八里外一座市鎭大闊少。

他最少有逾萬畝良田，數以百幢計的屋子。

他的祖先本來是强盜，但現在他的父親却已成爲了「抗盜英雄」。

但眞正知道他父親的底細的人，都知道這種英雄，其實也是個强盜。

黑吃黑的强盜。

坐在萬全賭莊牌九桌上的大闊少，人人都叫他邊公子。

他姓邊名百川，年紀還未到三十。

他的相貌絕不難看，而且出手毫不吝嗇，無論對任何人都同樣豪爽。

只可惜他還是未免有點冷酷。

尤其是當他遇見了身懷武功的人，他臉上的表情就是更加冷冰冰的。

他一向都認爲自己是天上的一朵雲，而絕大多數的人，都是地上又黃又髒的泥土。

也許他從來都沒有想過，就算是又黃又髒的泥土，它也有極大的價值。

大地上的花草樹木，倘若沒有這些泥土，又怎能生長呢？

他覺得自己高高在上，但在賭桌上，除了他的注碼比別人多得多之外，又與一般賭徒有何分別？

所以，雖然他自視極高，但在別人的眼中看來，却可能會覺得不外如是。

例如殺手之王司馬血，他對這位邊公子的評價就並不高。

他只是一個賭徒。

一個武功「還算不錯」的賭徒。

× × ×

賭莊內人頭湧湧，擠滿來自四方八面的賭徒。

賭徒有很多種。

有些賭徒日以繼夜的躭在賭桌上，不論大賭也好，小賭也好，總之非賭不可。

這種人彷彿一天不賭博，就會皮開肉爛似的。

這種賭徒的賭癮最大，而他們的下塲也往往最可悲。

幸好司馬血還不能算是這種「賭癮比飯癮還大」的賭徒。

他可以一口氣連賭多天，但也可以幾個月內不賭一文錢。

但他仍然是賭徒。

只要是賭徒，就不值得任何人去效法了。

司馬血常賭。

他本來就是靠賭爲生。

他「靠賭爲生」，並非在賭桌上贏別人的錢　而是在刀光劍影之下賭別人的性命　也賭自己的性命。

殺手生涯　本就是一種最奢侈，最冒險的賭博。

沒有人能預知明日的事。

殺手更永遠不能。

他們所擁有的計劃，就像屋子建築在浮沙層上，所以，殺手往往比任何人更嗜賭。

司馬血就是這種殺手！

× × ×

當司馬血來到萬全賭莊的時候，邊百川的手氣已很旺盛。

他在牌九桌上推莊，連殺五口。

與他同桌共賭的人，無不愁眉苦臉，大家的賭注都越縮越少。

邊公子賭的是大錢，注碼太少當然不會有多大的興趣。

他已想收手歇一會，等待幾個闊客來到萬全賭莊，才再賭個痛快。

但司馬血却在這個時候，在桌上放下一叠銀票。

每個人的眼睛都亮了。

因爲第一張銀票，竟然已是白銀五萬兩。

邊公子彷彿也有點發楞。

他實在看不出，這個灰衣人居然擁有這麼鉅大的財富。

有了對手，邊公子當然不願走。

他仍然繼續推莊。

司馬血淡淡一笑。

等到牌已砌好的時候，幾乎每個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司馬血的身上。

每個人都在等待司馬血下注。

他沉吟片刻，終於下注。

但他用來下注的並不是銀票，而是一把劍！

（五）

這把劍並不太考究，而且劍鞘也已有點殘舊。

但就算是完全不懂劍的人，也可以看得出這把劍絕不平凡。

若是懂得劍的人，他必然可以感覺得到，這把劍所散發出來的殺氣，是何等的强烈。倘若是眞正了解劍，懂得劍的人，他更可以看得出，這把劍它的主人混成一體。

這個灰衣人放在賭桌上的不但是劍，而且更是他的一切，包括他的性命在內。

邊公子冰冷的臉龐，忽然露出了一絲淡淡微笑。

他的目光只盯着這把劍。

他看了又看，許久才能慢慢的說道：

「這是碧血劍！」

「不錯，正是碧血劍。」司馬血一字一字的說道。

邊公子點點頭，忽然注目着司馬血：

「你不但有一把曠世難求的好劍，也有一叠足以讓許多人發狂的銀票，但你爲什麼不賭銀票呢？」

司馬血道：「難道你認爲碧血劍的價值，比起銀子還有所不如？」

邊公子盯着他：「當然不！」

司馬血道：「在下向聞邊公子喜歡豪賭，賭得越大，興趣越大，既然如此，當然是賭劍比賭銀子更刺激一些。」

「好！說得好！」邊公子臉上浮現出一種冷冷的笑意：「但本公子又用甚麼與你對賭呢？」

司馬血淡淡道：「你若贏了，這把劍就是你的。」

邊公子道：「然則輸了又如何？」

司馬血道：「你若輸了，就得馬上離開中原一年！」

邊公子楞住。

「你爲什麼要我離開中原？難道本公子在中原阻碍你的賭運？」

司馬血搖搖頭，道：「在下雖然嗜賭，但是從來不把賭運這種事賴在別人的頭上。」

邊公子道：「既然如此，你何以有此奇怪之想？」

司馬血冷冷一笑：「你離開中原一年，最少中原武林也有片刻安寧。」

邊公子嘿嘿一笑，道：「閣下此言，倒未免把本公子看得太高了。」

司馬血道：「你不願意賭？」

邊公子道：「不是不願意賭，而是不必賭。」

「不必賭？」

「不錯。」

「何以不必賭，難道你的意思，是不賭也可把在下的劍取掉？」

「正是如此。」

司馬血笑了。

「很好，反正在下這把劍，一直都是別人覬覦的對象，你若能把它取掉，在下反而少却不少煩惱。」

邊公子冷冷道：「你一定可以免掉這些煩惱的。」

司馬血明白。

死人當然不會有任何的煩惱。

邊百川的說話，不但司馬血明白，其他的賭客也同樣明白。

但唯獨有一個人，他好像一點也不明白。

他就是在對飲千杯樓白吃白喝了半年的窮酸秀才。

× × ×

這個秀才不但窮酸得要命，而且還像個糊塗蛋。

誰也不知道他是甚麼時候來到萬全賭莊的。

但當邊百川與司馬血劍拔弩張的時候，他就出現了。

他第一句話就說道：「你們爲甚麼還不繼續推牌九？讓不才也來湊湊興。」

他一面說，一面拿出了一兩碎銀，押在尾門上！

白銀殺手　非殺不可

（一）

在萬全賭莊，從來都沒有人押注一兩

銀的。

一兩白銀，在別的地方也許還能算是一個數目，但在這裏，就算是一千兩下注，也只能算是一個很少很少的數目而已。

每個人的目光，原本都集中在司馬血和邊公子的身上，但現在，他們都對這個不速之客投以奇怪的目光。

「這小子準是他媽的窮瘋了。」人叢中有人忍不住道。

說這句話的，是一個滿臉痲子的小胖子。

他叫龐方，是一家雜貨店的老闆。

雖然他只不過是雜貨店的老闆，生意做得並不大，但他在賭桌上的注碼却並不小。

沒人知道他這些錢從甚麼地方來的。

他這句話一出口，人人都點頭稱是。

——這小子準是他媽的窮瘋了。

但邊公子却在冷笑。

他忽然走到龐方的臉前，伸出了自己的右掌。

「龐老闆，你可知道這是甚麼？」

龐方一楞。

邊公子給他看的，只不過是一隻手掌而已。

手掌就是手掌，但邊公子却問他「這是甚麼」？

龐方不懂。

他不懂的，並不是不知道這是一隻手掌，而是不知道邊公子這是甚麼用意。

他索性搖頭。

人叢中沒有人笑，就算有人想笑，也必定會勉强忍耐着，不讓自己的笑聲發出來。

邊公子冷冷一笑，對龐方道：「你連本公子的手掌也不知道是甚麼，又憑甚麼知道這位大爺『窮瘋了』？」

他在說到「窮瘋了」這三個字的時候，右掌已閃電般在龐方的臉上刮了六記耳光。

左三。

右也三。

六個耳光刮下來，龐方的臉色立刻變得又紅又腫。

龐方當衆受辱，但他非但不敢還手，而且連氣也不敢吭出來。

他知道邊公子是甚麼人，也知道邊公子若要取他的性命，簡直比老虎吃小羊還更輕鬆百倍。

剎那間，賭莊內靜得出奇。

邊公子寒着臉，回到自己的椅子坐下來。

司馬血忽然盯着龐方，淡淡道：「你的性命總算檢回來了。」

龐方吸了口氣。

邊公子的擧動他不懂，司馬血的說話，他更加不懂。

司馬血又緩緩的接道：「以後你凡事都要看清楚一點才好出口批評，否則還是不如找些啞藥，讓自己永遠都不會禍從口出。」

龐方不禁一怔。

他忽然把目光轉移到賭桌上。

賭桌上有一塊碎銀。

那是窮酸秀才的「賭注」。

這兩銀子看來也和別的銀子一樣，沒有甚麼奇特之處。

但龐方的臉色忽然又變了。

他的臉本來已被打得又紅又腫，但在剎那間又再變得像紙般蒼白。

他看見了這塊碎銀，上面刻着幾個很小很小的小字。

這幾個小字是：

——非殺不可！

（二）

龐方是一間雜貨店的老闆。

但那只不過是他的幌子，他眞正的身份，是一個專門刦殺鏢車的獨行盜。

知道他眞正身份的人並不多，但邊公子和司馬血都知道。

「痲子大盜」雖然平時很少犯案，但他做的買賣却足令任何一家鏢局爲之傾家蕩產。

龐方不好惹。

但邊公子却更不好惹。

邊公子打他六記耳光，他不但不敢還手，連話都不敢多說一句。

比起邊公子來說，龐方自然只不過是個小人物。

但他也知道，江湖上名氣最响亮的殺手，就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但最要命的殺手，却絕不是司馬血。

因爲司馬血雖然是個殺手，但却從不胡亂殺人。

但有些殺手並不如此。

他們殺人並不一定爲了錢，有時候爲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也會大開殺戒。

他們簡直就視人命如草芥，偏偏他們的武功又極高，死在他們手下的人，就只好恐自己倒霉而已。

在這些殺手之中，近年來最怕的，共有三個。

而「白銀殺手，非殺不可。」就是其中之一！

× × ×

龐方總算不是一個孤陋寡聞的人。

他一看見白銀上「非殺不可」這四個字，就已猛地省悟起這一個可怕的殺手。

他的臉色大變，當然是有理由的。

龐方有個同門師兄，他的武功最少比龐方高一倍以上。

但他却在三招之內，死在「非殺不可」劍下！

× × ×

在天涯集對飲千杯樓白吃白喝半年的窮酸秀才，一直都飽受別人的白眼。

唯一對他「另眼相看」的，就只有對飲千杯樓的老闆。

窮酸秀才能够在這裏不費分文，就白吃白喝了整整半年，當然也絕非是個普通人物。

但明白這種道理的人很少，就連龐方這種老江湖也不明白。

直到現在，他才驀然發覺這個窮酸秀才，竟然就是「白銀殺手，非殺不可。」

邊公子刮了他六記耳光，實在一點也不冤枉。

龐方咬了咬牙，突然伸手在自己的臉龐上重重的再刮六記耳光。

「他媽的！該死！該死！」

這六記耳光打得更重。

但非殺不可連看也不看他一眼，反而

好像對碧血劍很有興趣。

司馬血目光閃動，忽然道：「閣下的白銀魔劍，也是江湖上罕見的寶劍。」

非殺不可瞧了司馬血一眼，道：「你知道的事不少。」

司馬血道：「白銀魔劍與黑金神刀本是同爐同匠同時同地冶鍊出來的一雙寶物，但現在黑金神刀早已不知下落，閣下這把劍的價值，更是令人難以估計。」

非殺不可道：「以劍論劍，白銀魔劍絕不會在碧血劍之下。」

司馬血承認。

非殺不可續道：「這把劍是先師拚盡一切，連左腿也因此廢掉才掙回來的，在我有生之年，這把劍絕不容許落在別人的手中。」

司馬血道：「這就是劍在人在，劍失人亡的道理？」

非殺不可點點頭：「這種道理相信你也一定會明白。」

司馬血嘆了口氣，不置可否。

非殺不可也嘆息一聲，道：「我的白銀令已亮出，你當然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司馬血沉默片刻，才道：「白銀令亮出，必有人死在你的劍下？」

非殺不可又長嘆了一聲，瞪着司馬血道：「正是如此。」

司馬血臉色一寒，沉聲道：「既然如此，你可以出手。」

非殺不可突然抱拳，道：「好，閣下果然是個痛快的人。」

他的身子沒有動，但手中已亮出了一把只有一尺長的銀劍。

這就是白銀魔劍。

魔劍一直都藏在他的袖中，從外面看來，誰也想不到這個窮酸秀才竟然暗藏這種罕世難尋的寶物。

白銀魔劍已亮出，但碧血劍連劍帶鞘，仍然平平穩穩的放在桌上。

司馬血沒有動手取劍。

非殺不可的白銀魔劍也不是刺向司馬血，而是刺向邊公子！

（三）

這一刹那間的變化，在旁人看來，簡直是不可想像的。

每個人都以為非殺不可要殺的人，必然是司馬血。但非殺不可要殺的，偏偏就不是司馬血，而是邊百川。

他這一劍極快，快得簡直不可思議。

邊公子無疑也是少見的高手，他臨危不亂，身子一翻，已越過人羣，向賭莊門外斜斜飄去。

他閃避這一劍之勢，不但鎮靜得令人佩服，姿勢之美妙更是令人無法不為之喝采。

非殺不可冷笑。

他的劍已亮出，他要殺的人絕不能讓他逃去。

非殺不可劍影翻飛，自人叢中衝開一道缺口，劍尖仍然緊緊指向邊公子的心窩要害。

邊公子冷冷一笑：「本公子早知道你不懷好意。」

非殺不可閉口不語。

他在殺人的時候，從不說話。

邊公子雖然赤手空拳，但他祖傳下來的「邊家七十三路奪命掌」，也是非同小可的江湖絕藝。

他的嘴裏在說話，左右雙掌已連環交替，一口氣攻出十八掌。

這十八掌每一掌都從白銀魔劍的側面攻出，威力之強，就連遠處站着的司馬血也可以深深體會。

非殺不可是先下手為強，佔了先聲奪人之利，但邊公子這一下反擊，居然把他連人帶劍逼退八步。

邊公子冷冷一笑，掌上勁力陡增。

非殺不可只覺得一陣陣寒冷之氣，直砭入肌骨之中，顯見「邊家七十三路奪命掌」，是屬於陰寒劇毒的掌力。

邊公子化守為攻，氣勢大盛。

但非殺不可的劍法突然改變。

他的劍勢一直都很尖銳，快捷。

但此刻他的劍忽然變得很慢，慢得簡直跡近兒戲。

衆人俱是一怔，以為非殺不可敗局已定。

那知非殺不可的劍轉慢，邊公子的掌法却也同樣快不起來。

站在他們兩人最近的賭客，突然同時紛紛向後倒退。

他們都感到一股駭人的壓逼力，使他們無法再站立原處。

幸好萬全賭莊的地方本來就很大，就算他們再退五丈，也還有可退之餘地。

但邊公子與非殺不可這一戰已陷入最兇險的境界。

非殺不可的劍越來越慢，但就算連完全不懂武功的人，都可以感覺到劍鋒上所透出來的殺機，比剛才更加濃厚。

每個人都像是有一口氣翳在喉嚨裏。

每個人的眼睛都發出了光，這實在是罕世難得一見的激戰。

邊公子一直都很沉着，也很冷靜。

但這時候，他的眼睛漸漸露了驚懼之色。

他狠狠的瞪着非殺不可。

非殺不可的劍突然又從慢轉快。

嗤！

一尺長的白銀魔劍，最少已有一半插進了邊公子的喉管中。

邊公子只覺得很冷。

不但肌肉冰冷，連骨髓都已冰冷。

他從來都沒有想像到，自己居然也會嚐試到這種滋味。

這種滋味是冰冷的，冰冷得足以令任何生命僵硬！

邊公子的生命也不例外，他全身都已僵硬如石。

× × ×

萬全賭莊雖然有不少打手、護莊武師，但這一場比武他們並沒有插手干預，也沒有阻止。

因為這一場決戰，本就不是他們能夠制止得住的。

萬全賭莊的老闆，也就是對飲千杯樓的老闆。

能夠成為這兩間酒家、賭莊的老闆，他的本事自然不小。

可是，他也沒有辦法去制止這一場決戰。

江湖上的紛爭，又有多少能化解呢？

（四）

邊公子的屍體已被抬走。

司馬血目送他的屍身消失在遠方，才對非殺不可道：「你眞的殺了他。」

非殺不可淡淡道：「他已死了，難道你認為我會怕他的老子對我報復？」

司馬血嘆了口氣：「你在殺手行業中的名氣雖然不及在下，但你的胆色絕對不比我差，你當然不會存任何的顧慮。」

非殺不可臉上露出一絲自豪之色。

殺手不能怕死。

他不怕死，就憑這一點，已足以令他感到自豪。

也只有不怕死的人，才能成為第一流的殺手，武功的高下，反而還是在其次的事。

在許多方面來說，非殺不可都與司馬血很接近。

也許他們本來就是同一類人。

司馬血接着又道：「我不明白的地方，是你為甚麼會殺邊百川。」

非殺不可輕輕一咳：「難道你忘記了我的職業？」

司馬血道：「當然沒有，你是個殺手，一個連對飲千杯樓和萬全賭莊老闆都不敢開罪你的殺手。」

非殺不可道：「不錯，我有時候也會免費殺人，只要任何人令我不高興，他就會有性命危險。」

司馬血說道：「這一點，老闆很清楚的。」

非殺不可道：「他不但是個善長仁翁，而且也很聰明。」

司馬血淡淡一笑，道：「所以你在他的地方殺人，他連動都不敢動！」

非殺不可的臉上忽然露出了奇怪的表情，但這表情很快又抹過。

他目注着司馬血，緩緩道：「你不必理會我為甚麼要殺邊百川，但總有一天你會清楚的，再見。」

當他說完最後兩個字的時候，他的身子最少已掠出了十丈之外。

司馬血輕輕吸了口氣。

這人不但劍法厲害，輕功亦甚高明，邊百川雖然是武林大豪，但他今天遇上了非殺不可，就只好算是他倒霉。

賭莊雖然弄出了命案，但很快又再恢復原貌。

× × ×

這裏是天涯集。

這是天涯集本月以來第一宗命案……

× × ×

邊公子被殺的消息，很快就傳到天涯集的每一個角落。

在天涯集西南方的一條小街道上，有一間小小的石屋。

石屋雖小，但它的主人却不小。

他的頭很大。

但更大的還是他的肚子。

他的肚子就像一個特大的酒罎。

事實上，他的肚子也是一個大酒罎，他腸胃裏的酒，簡直可以淹死一條牛。

這人是誰？

他當然就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杭州唐門的大少爺唐竹權！

殺手之仇　情深恨深

（一）

天涯集距離杭州唐門雖然並不太遠，但也絕不太近。

誰也想不到唐竹權不但是杭州唐門的大少爺，同時也是天涯集一間小石屋的主人。當然，無論從任何角度看來，這一間小小的石屋，都絕不能與杭州唐門相比。

這間小石屋，唐竹權一早就把它買了下來。

他為甚麼要買下這間小石屋呢？

答案是：根本沒有為甚麼。

他買下這間石屋，只不過是因為有一次路經此地，而這間小石屋的主人正窮得快要上吊，於是他就把這間小石屋買下，讓這個可憐的主人不必懸樑自盡。

現在那個主人已藉着這些錢成為小富翁。他的屋子原本只值一百兩銀子，但唐竹權却自願花了三千兩銀子把它買下。

也許有人會認為唐竹權很愚蠢。

但對於唐竹權本身來說，他實在一點也不在乎。他需要的絕不是白花花的銀子，而是溫暖、快樂。

別人溫暖，他更溫暖。

別人快樂，他更快樂。

所以，無論是誰交上了唐竹權這種朋友，都絕不會後悔。

× × ×

天氣冷了。

酒罎裏的酒也是冷的。

但無論是多麼冷的酒，只要它灌進了肚子裏，肚子就會發熱。全身都發熱。

唐竹權不怕冷，但他總是喜歡溫暖一些。

能讓自己的身子溫暖一些的事，他絕不會放棄。所以這裏不但有酒，而且還生了一盆火。

火光烘烘，唐竹權臉上的表情好像有點急。

咕嘟！咕嘟！

又是兩口酒灌進肚裏。

就在這個時候，小石屋的大門被輕輕推開。

門外冒出了一張熟悉的臉。

——無論是誰交了唐竹權這種朋友，都絕不會後悔。

——同樣地，無論是誰交上了龍城璧這種朋友，也絕不會後悔。

推門而進的人，正是唐竹權所等待着的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石屋中酒香四溢。

這裏有酒，也有最好酒量的人。

這本是喝酒的最好時候，但龍城璧却連一口也沒有喝。

唐竹權也沒有勉强他。

他們相約在這裏聚合，並不是為了喝酒。

龍城璧從外面走進了屋中，沉默了半晌。

他忽然笑了笑。

他的笑容看來仍然是那麼的瀟洒，那末迷人。

可惜眼前的人不是唐竹君，而是她的兄長唐竹權。

他微笑着道：「你果然是一個很不錯的朋友。」

唐竹權道：「你這句話是何所指？」

龍城壁道：「世間上見死不救的人太多，但像你這種爲了朋友，就寧願甘冒奇險的人，却好像越來越少。」

唐竹權「哦」了一聲：「眞想不到你居然也有這套本事。」

「甚麼本事？」

「既在別人的臉上貼金，却也忘不了自己的一份。」

龍城壁淡淡一笑：「臉上貼金總比臉上貼膏藥好些，而且也更受別人歡迎。」

唐竹權裂嘴一笑：「老子早就知道你不笨，可惜老子的老子總是對你存有他奶奶的偏見。」

龍城壁道：「你豈可如此評論自己的父親？」

唐竹權嘆了口氣，索性閉上了嘴巴。

龍城壁看了看桌上的兩個酒罎，罎中俱已空空如也。

他目注着唐竹權胖大的肚子，微笑道：「看來你的酒癮也差不多罷？」

唐竹權瞪眼道：「倘若老子不是心情不好，就算再喝一百斤也絕不會醉。」

龍城壁道：「你巴巴的趕到天涯集，究竟是爲了助高霸一臂之力，還是爲了喝酒？」

唐竹權呆呆的望着龍城壁，半晌才嘆道：「朋友有難的確他奶奶的不過癮，連酒也不能多喝。」

龍城壁道：「高霸與金星城主結仇，這種事本來不必咱們插手，但問題却是金星城現在根本已不再是金星城，而是成爲了別人的棒子。」

唐竹權道：「嚴巨是條老狐狸，但想不到老狐狸居然也會變成了一條老山羊，任由別人的宰割。」

龍城壁道：「他不能不屈服，你可知道在這半年來，他手下的精英高手和門下弟子總共損折了多少？」

唐竹權搖頭。

龍城壁伸出了一隻手指，緩緩道：「不多不少，恰恰一百。」

「一百？」

「不錯，」龍城壁道：「嚴巨雖然在近年來培育了不少精兵，但却在半年之內損折過半，這打擊當然是極其沉重的。」

唐竹權道：「如此說來，嚴巨根本就是身不由主？」

龍城壁道：「那也並非絕對如此，他現在仍然是金星城主，在表面上，他是擁有絕對權力控制一切的。」

唐竹權吸了口氣道：「能够令到嚴巨屈服的人，必然是個極其厲害的角色。」

龍城壁的眼瞳變得有點冰冷：「這人要對付的，絕非只是嚴巨。」

唐竹權道：「高霸莫非也是這人針對的目標？」

龍城壁沉默了很久，緩緩道：「如果我沒有猜錯，幕後之人要對付的主要目標，就是高霸。」

唐竹權瞧着他，道：「如此說來，這豈非是借刀殺人之計？」

龍城壁嘆了口氣，道：「這種手段在江湖上，本來就是司空慣見的事。」

唐竹權忽然沉吟半晌，忽然道：「司馬血已來到了這個市集，你可知道？」

龍城壁淡淡一笑，道：「我怎會不知道？他來到這裏是爲了要報仇。」

「報仇？」唐竹權愕然道：「他有甚麼仇？他的仇人又是誰？」

「邊白眉！」

「邊白眉？」唐竹權更是一怔：「他怎會與邊白眉結怨的。」

龍城壁的目光變得很深沉：「司馬血的朋友並不多，尤其是女孩子。」

唐竹權點點頭。

龍城壁嘆息一聲，道：「雖然他現在仍然被稱爲殺手之王，但他現在已不適合以殺人爲職業。」

唐竹權一怔。

龍城壁緩緩接道：「殺手無情，只有無情的殺手，才能成爲最傑出的殺手。」

唐竹權承認這是事實。

絕世的刺客，與殺手之間，是有分別的。

刺客殺人，並不一定爲錢。

但殺手殺人，絕對是利字當頭，因爲殺人就是他們的職業。

只要僱主付得起代價，殺手就必須去刺殺任何與自己無仇無怨的人。

這是一個殘酷的行業。

但現在的司馬血，已非昔日的司馬血了。

他絕不隨便爲錢而殺人，更不願意枉殺無辜。

他的心中已有正義的思想。

他的血本來就是熱的，他具有溫暖的人性，而並非冷血動物。

一個有正義，有熱血的年青人，又怎會無情？

他的相貌絕不難看，出手也比任何人豪爽，他要結識女孩子，本是易如反掌的事。

但他絕不濫交。

而且他一直都認爲自己是個殺手，是不應該擁有負累的。

他不能有家，不能有妻子，更不能有兒女。

但人若無家，他的生活又怎會幸福？

所以，雖然他一直都對這件事存有戒心，但當緣份降臨到他身上的時候，他終於認識了一個很活潑的少女。

這少女是漂亮的，也是熱情的。

而且，她個性坦率，天眞爛漫，唯一能令司馬血感到快樂的女孩子就是她。

然而，他們的緣份並不太深。

這個女孩忽然被殺。

殺她的人，就是邊白眉：同時，也就是邊百川的父親。

邊白眉爲甚麼要殺這個女孩子呢？

原來她是邊白眉家中的一個侍婢，但他却反對她與司馬血來往。

她不聽他的說話，仍然偷偷跑去見司馬血。

結果，當她與司馬血分手之後，邊白眉就用一根木棒把她活活打死！

對於司馬血來說，這是一段永遠都難以忘記的仇恨。

他立誓一定要替她報仇。

但司馬血一向是非分明，雖然邊百川是邊白眉的兒子，但他並沒有向邊百川下手。

他只是希望邊百川離開中原一年。

但邊百川沒有離開中原。

他永遠都不能離開中原，他永遠都得留在這裏！

（二）

小石屋有窗。

從這窗子向北方望去，可以看見一條很長，很靜寂的古道。

此際向外望去，道上連條狗也沒有。

但龍城壁和唐竹權都知道，高霸一定會從這條路來到天涯集。

高霸一定會去找嚴巨。

但嚴巨也一定會派人在這條路上，截殺高霸！

× × ×

龍城壁與唐竹權的消息都很靈通。

他們早已知道白寒血去找高霸決戰。

雖然這一戰，目前在江湖上還是沒有人知道，但龍城壁與唐竹權都一致看好高霸。

他們都認爲白寒血雖然武功不錯，但要殺高霸，仍然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這一次，龍城壁和唐竹權都沒猜錯。

但他們還是想不到一件事。

高霸的確遭遇到截殺，但地點却並不是在天涯集，而是在邊白眉的宅院之前！

× × ×

高霸雖然很想早一點找到呂鳳凰，但他的行動絕不急躁，他一直都很小心。

如果有人以爲高霸人如其貌般粗魯，那可是大錯特錯。

從霸王樓到金星城必須經過天涯集。

但在來到天涯集之前，又必須先經過邊白眉的市鎭。

這個市鎭現在幾乎已成爲了邊家的天下。

所以，這市鎭原名大鷹鎭，但早在數十年前便已被改稱爲邊家村。

邊家村的地方可不小，根本就不是任何村落所能比擬的。

它名爲村，其實，却比許多城鎭還更大。

高霸當然知道邊家村是藏龍臥虎之地，所以他經過這裏的時候，行動也特別小心。

當他到達邊家村的時候，正是晨曦時份。

他胯下的馬只已露疲態，牠想喝水。

高霸明知道這並非安全之地，但馬兒飢渴，總不能置之不理。

就算他不必靠牠趕路，他也絕不會任由馬兒陷於飢渴而不顧。

高霸終於在一座豪華巨宅不遠處，發現了一口井。

井中有水，井水甘冽清甜。

高霸絕不魯莽，雖然這是一口井，但他仍然視察過，看看井水是否有毒。

井水無毒。

人喝水，馬也喝水。

但當人馬都喝飽了水之後，高霸已被一羣來歷不明的紫衣人所包圍着！

（三）

雖然包圍着高霸的紫衣人爲數不少，但他們居然連一點聲音也沒有發出來。

就憑這一點，已足以他們感到驕傲。

事實上，他們很驕傲。

身爲邊家村邊四爺宅院的紫衣護衛，的確是很威風的事。

可是，他們現在沒有露出驕態，臉上也沒有平時那種威風凜凜的神色。

他們更不會在這個時候笑。

就算他們每人都檢到了三百萬兩金子，他們都不會笑。

因爲他們的少主人，就在昨天晚上，死在非殺不可的劍下。

× × ×

馬兒忽然嘶鳴。

在靜寂中，這一聲「希律律」的嘶鳴，令到氣氛更形肅殺。

二十四個紫衣人，二十四種不同的武器，同時針對着高霸。

高霸手中並無武器。

他的霸王棒不在。

但他的武功仍在。

能够成爲邊四爺宅院紫衣護衛的人，當然見識不小。

他們都知道霸王樓主是個怎樣的人。

所以，儘管他們平時很威風，也很驕傲，但現在他們却儼然如臨大敵，一點也沒有放鬆自己。

高霸却忽然笑了。

在靜寂中，他的笑聲彷彿有點蒼涼，又彷彿有點嘲笑的味道。

「你們既然已包圍着高霸，爲甚麼還不動手：」

沒有回答。

也沒有人動手。

但不久之後，高霸却聽到了一個人冰冷的笑聲。

「咱們包圍着你，並不一定要動手，但你若要衝出這二十四人所組成的陣法，就必須拚盡一切，才有兩分的機會。」

× × ×

笑聲冰冷，這人的聲音更是又快又尖銳，簡直可以令人每一根汗毛同時豎起。

高霸不喜歡聽見這個人的聲音，更不喜歡看見這個人的臉。

因爲這張臉雖然不算極醜陋，但却太黑，也太邪門。

他的眼睛是三角的，他的鼻孔是仰上朝天的，他的牙齒是又尖又疏的，就像一條毫無人性的野狗。

但他的衣裳却很考究，連脚上的一雙鞋子，也名貴得足以讓窮人白幹三年都買不起。

他的年紀約莫才四十出頭，偏偏手中却拄着一根只有老太爺老太婆才會用得着的木枴。

看了這一根木枴，高霸更不高興。

因爲這根木枴黑漆如墨，而且枴首雕刻着的並不是龍虎之類的形狀，而是一條惡毒的殺人蛇。

世間上的蛇種類極多，有些有毒，有些無毒。

有毒的蛇固然可以殺人，無毒的蛇也可以把人活活勒死。

但所有的蛇，都不一定會攻擊人類，牠們甚至往往避開人類，繞道而行。

但殺人蛇卻是蛇類中最可怕的一種。

這種蛇產量極少，因爲牠們喜歡吃的就是人肉。

這種蛇有毒，但毒性不太强。

然而，被牠攻擊過的人，卻很少能够倖免於難，因爲牠喜歡咬人的喉管。

拄着蛇形木杩的人，高霸雖然從來沒有見過他，但卻已憑這根木杩認出了他是誰。

他叫佘黑，外號卻是「黑蛇」。

江湖上，無論是誰看見了佘黑這個人，都難免會眉頭一皺，幸好近五年來，他已沒有在中原武林出現過。

有人以爲他被人殺掉。

也有人以爲他離開了中土。

但他現在又再出現了，面目儼然像是邊家村中地位極高的人物。

這又是令到高霸很不高興的地方。

雖然他早已知道邊四爺絕不是甚麼善男信女，但他也想不到，佘黑居然也在邊家村內。

（四）

井水雖然無毒，但高霸現在彷彿被困在井中。

二十四個紫衣人果然沒有動手。

他們的耐性很不錯，面上一點煩燥的神色也沒有。

高霸忽然嘆了口氣，緩緩道：「這果然是一個很厲害的陣法。」

佘黑嘿嘿一笑：「陣法的威力還未顯露，你就已知道厲害，總算還是個識貨的人。」

高霸又再嘆一口氣：「你們想困死高某，但高某卻不想被困在這裏。」

佘黑冷冷道：「你若要脫困，就得先動手。」

高霸道：「看這一座陣法，無論是誰在陣內先動，都一定會吃虧。」

佘黑道：「不錯，但你已再無選擇的餘地。」

高霸道：「但是，你還是算少了一件事。」

「哦？」佘黑哂然道：「你若要動手，不妨一試。」

高霸沒有動手。

但那二十四個紫衣人，忽然就倒下了三個。

× × ×

倒下去的三個紫衣人，他們沒有害急病，也沒被培器擊中他們。

但他們卻像元寶也似的，一個接一個的倒下。

其他二十一人都吃了一驚。

就連佘黑的臉色都有點改變了。

他看見了一把色澤暗紅的劍，和一個像在霧中般迷離的灰衣人。

「誰？」當佘黑說出這一個字的時候，他心中其實已猜到了對方是誰。

這人當然是名震天下的殺手之王司馬血。

司馬血來了。

他靜悄悄的來，也靜悄悄的出手。

他的劍一出鞘，在極短暫的時間內，就已有三個紫衣人被刺穿了喉管。

殺手之王的劍法自然很快。

二十四人所組成的陣法，頓然露出了一個缺口。

這當然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高霸一直沒有發作，是因爲他比任何人都更早發現了司馬血。

司馬血和他不能算得深交，但他們彼此都了解對方的爲人。

高霸相信司馬血絕不會袖手旁觀。

事實上，司馬血本來就是爲了高霸才來到這裏的。

邊四爺要對付高霸，司馬血早已經知道了。

但司馬血絕不能讓邊四爺得手。

邊四爺殺了他所喜愛的女孩子，這一段仇他非但一定要報，而且邊四爺的任何計劃，他都一定要加以破壞。

以牙還牙，以血還血！

這是司馬血對付江湖匪類一向法門。

× × ×

江湖上的形勢變了。

不但嚴巨成爲了別人的殺人工具，就連邊白眉邊四爺，他的處境也是一模一樣的。

這一點，司馬血可以江從佘黑這個人身上推測出來。

佘黑雖然與邊白眉都是同一類型的人，但他們以前曾經有過一段糾葛。

佘黑是強盜，邊白眉也是強盜。

強盜與強盜之間，爲了利益而發生衝突，那是司空見慣的事。

他們曾經鬧得很不愉快。

但爲甚麼他們現在又在一起呢？

原因只有一個，邊白眉已身不由主。

能够令到嚴巨與邊白眉屈服的人，他的本領當然絕不簡單。

但這人是誰呢？

司馬血猜不出。

但他卻已下了決心，無論如何，一定要把事情弄個水落石出。

而且，他已經站在高霸的一方，立誓要與邊四爺週旋到底。

× ×

佘黑不愧是江湖中成名多年的黑道高手。

雖然司馬血一出手，就已把陣法衝出一道缺口，但佘黑很快就已指揮其餘紫衣人，把這道缺口封住。

司馬血出其不意突擊得手，不能算是暗箭傷人。

因爲他與高霸本來就已是以寡敵衆，論形勢上，他們絕對沒有半點便宜可言。

佘黑手持蛇拐向司馬血連攻十六拐！

幽靈山谷　生人勿近

（一）

邊家村的激戰已開始。

高霸與司馬血雖然以寡敵衆，但他們都是高手中的高手，而且臨敵經驗，更是極其豐富。

佘黑沒有佔到任何便宜。

但司馬血與高霸也陷入了苦戰之中。

司馬血劍出如電，又再殺了兩個紫衣人。

而高霸的拳頭，也令到三個紫衣人折斷肋骨，倒了下去。

然而，佘黑卻纏得司馬血很緊。

二十四個紫衣人雖然人數減少了，但他們仍然不容易對付。

各式不同種類的兵器在翻飛追殺，倘非對手是高霸和司馬血，他們早已得手。

佘黑的蛇拐不斷撲向司馬血。

面對着佘黑這種高手，實在不容易應付，更何況還有其他紫衣人在旁？

司馬血若能先把佘黑放倒，形勢自可改觀。

但佘黑還未倒下去，邊家巨宅的大門忽然打開，兩列錦衣刀手魚貫步出，最後又再出現了一個皮袍老人。

司馬血的眼睛紅了。

因爲這個皮袍老人，就是邊白眉。

× × ×

邊白眉，也就是這間巨宅的老主人邊四爺。

他是邊家村的主宰，勢力之龐大，絕不在金星城主嚴巨之下。

雖然他名爲白眉，但直到目前爲止，他的眉毛還是黑色的。

他已經年逾花甲，但兩鬢仍然未見灰白。

他在宅院門前，大馬金刀的坐下。

在他的背後，還有兩個綠衣童子，他專門侍候邊四爺的。

佘黑見狀，怒道：「你們還不過來助戰？」

邊白眉冷笑。

他彷彿一點也不着急，不但自己沒有去動手，就連那些錦衣刀手，也是置若罔聞。

佘黑又驚又怒。

他沒有再發出求助的呼聲，只是奮力死戰。

可是司馬血的劍，卻令他感到越越難對付。

邊白眉冷冷看着佘黑，臉上的神態就像在隔江觀火。

這一來，連司馬血都忍不住了。

「邊老頭，難道你竟見死不救？」

他的口中在說話，劍下卻絕未放鬆佘黑。

邊白眉冷冷一笑，又盯了司馬血一眼，半晌才慢慢說道：「他若死在你的劍下，是最好不過的事。」

佘黑連肺都快給他氣炸：「他媽的反了！」

邊白眉冷笑說道：「你若能把司馬血一拐打死，那也很好，只怕你沒有這種本事。」

佘黑先是哼一聲，忽然又再哼一聲。

「哼！……吔……」

就在這一剎那間，司馬血的劍光已在他的咽喉上刺穿了一個血洞。

佘黑雙目圓睜，仍欲撲擊司馬血。

但司馬血卻連看也不看他一眼。

因爲他已經變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死人。

× × ×

佘黑倒下去後，邊白眉居然鼓掌。

「好！這一劍刺得好。」他目中露出了讚賞之色：「殺手之王果然名不虛傳，就憑這一劍，已足以讓佘黑這小子再死一百次。」

邊白眉並非謬讚。

佘黑死後，邊白眉又再下令所有紫衣人全部撤退。

高霸眉頭一皺：「莫非你們又改變了主意了。」

邊白眉說道：「老夫的主意從來都不容易改變，佘黑的眞正身份，你們又可知道？」

高霸搖頭。

就連殺手之王司馬血，雖然他對於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已有一個約略的概念，但眞實的情況如何，他還是並不十分清楚的。

邊白眉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你們可曾聽過幽靈谷這個方的名字？」

高霸與司馬血同時點頭。

幽靈谷是一個怎樣的地方，雖然他們都沒有到過，但千百年來，幽靈谷的名氣，絕不會在蜀中唐門，南宮世家之下。

故老相傳，幽靈谷是一個「生人勿近」的地方。

無論是誰，只要踏入幽靈谷半步，今生今世也就休想再離開那裏。

這並非恫嚇之言，也不能算是穿鑿附會，言過其辭之說。

事實上，就以近數百年來而論，江湖上有無數高手，闖進了幽靈谷之後，就再也沒有在江湖上重現過。

所以，當邊白眉提起了幽靈谷這三個字的時候，司馬血和高霸一面點頭，心中卻又是同時一凜。

邊白眉的臉色變得很嚴肅，他緩緩地說下去：「幽靈谷自從在一百年前發生過一次內閧，元氣大傷之後，近百年來此谷中人，已沒有再在江湖上出現過。」

高霸雙眉一挑，道：「難道現在情況又已生變？」

邊白眉又嘆了口氣，道：「不錯，五年前幽靈谷的老谷主病逝，由他的兒子接任谷主之職，這一位新任谷主，他的作風可與父親並不一樣。」

高霸目光閃動，道：「他是個好大喜功，野心勃勃的人？」

邊白眉道：「你說的不錯。」

他的目光正漸漸轉移到佘黑的身上，接道：「佘黑在五年前便已成爲幽靈谷的一份子，他在谷中的地位雖然不算太高，但在邊家村，他的威風卻幾乎連老夫都給壓了下去。」

高霸道：「如此說來，幽靈谷是派遣佘黑來控制邊家村的？」

邊白眉咬了咬牙，恨恨地道：「正是如此。」

司馬血忽然冷笑：「你不服氣，所以任由佘黑死在我的劍下？」

邊白眉沉吟半晌，道：「難道你認爲他不該死？」

司馬血道：「他固然罪惡貫盈，罪有應得，該死之又該死，但你也不是甚麼好東西！」

邊白眉吸了口氣，道：「你是來爲她報仇的：」

司馬血冷森森道：「血債血償，這筆血債你是永遠躲不了的。」

邊白眉長長的嘆息一聲，搖着頭道：「想不到殺手之王，也會爲了一個女人而大動肝火。」

司馬血冷笑。

「就算你殺死的不過是隻螞蟻，只要我看不過眼，你就得面對着我的挑戰。」

邊白眉突然狂笑，道：「好！老夫自出道以來，從來也沒有逃避過任何人的挑戰，你既已立下決心，老夫就算捨棄一條老命相陪，那又何妨？！」

從現在的情況看來，邊白眉好像很有種，反而司馬血有點咄咄逼人的樣子。

這正是老狐狸聰明之處。

他要讓世人知道，司馬血太絕情，而他的出手，却是被逼的。

可是，他眞的是被逼出手嗎？！

同時，他是否單獨一人對抗司馬血，來進行一場公平的決戰呢？！

（二）

站在兩旁的錦衣刀手的刀已亮出。

邊白眉仍然大模大樣的坐在那張椅子上。

這些錦衣刀手雖然還沒有發動攻擊，但從他們拔刀的姿勢看來，他們的武功應該猶在那些紫衣人之上。

剛才一戰的血腥氣味仍在，現在又再要爆發另一場兇險的激戰。

邊白眉忽然對高霸道：「高老弟，這裏的事你最好還是不要插手，老夫也不想與你爲敵。」

高霸吐出口氣，道：「朋友是越多越好，敵人還是越少越妙，邊四爺不想多豎强敵，高某亦心同此理。」

邊白眉哈哈一笑：「果然不愧是一代之雄，你的說話正合老夫心意。」

但高霸却接着說道：「可是有時候形勢所逼，就算明知是不妙之事，亦無法避開。」

邊白眉的笑容漸歛：「老夫不明白你的說話。」

高霸道：「你不必明白甚麼，只要明白一件事就已足够。」

邊白眉的笑容已消失得乾乾淨淨。

高霸忽然盯了司馬血一眼，然後才對邊白眉說道：「他是來助我一臂之力的，你若是要對付他，我絕不能袖手旁觀，除非……」

邊白眉沉聲道：「除非怎樣？」

高霸沉默片刻，道：「除非你與他單打獨鬥，來一場公平的決戰！」

邊白眉突然狂笑。

「單打獨鬥？！這裏是老夫的地方，老夫要殺誰，根本就不必親自動手。」

高霸的瞳孔漸漸收縮。

他早就料到邊白眉絕不會接受司馬血的單獨挑戰。

正如邊白眉所言，這裏是他的地方。

他若不趁現在殺掉司馬血，將來就更難有這種機會。

他的殺人命令即將發出。

突聽一人清朗豪邁的聲音，在半空中響起：「鷸蚌相爭，漁人得利，難道邊四爺心目中最大的敵人，竟是司馬血嗎？」

聽到這裏，邊白眉不禁爲之動容了。

他倏地厲聲道：「甚麼人？」

半空中的聲音回答道：「龍城璧！」

聲音在半空中。

× × ×

雪刀浪子龍城璧原來早已在一幢屋子的簷上。

司馬血雖然有點奇怪：「昨天你還是在天涯集的，怎麼忽然又會來到這裏？」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你能知道我已到了天涯集，我爲甚麼不會知你已來到這裏？」

驀地裏，一把粗豪的聲音彷如霹靂般響起：「對！說得對極了！」

邊白眉的臉色再變，忍不住脫口道：「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正是老子！」

在龍城璧的身後，又再緩緩冒出了一個龐大的身子，這人果然正是唐竹權。

邊白眉驟然怔住了。

他想不到這兩個令人頭疼的煞星居然也已來到邊家村。

他當然知道唐竹權和龍城璧都是司馬血的老朋友，一旦爆發起羣鬥的局面，這兩人絕不會袖手旁觀。

在這種情況之下，邊白眉當然不敢輕擧妄動。

龍城璧淡淡一笑，對唐竹權道：「如果你是幽靈谷的人，你是否希望邊四爺和司馬血打起來？」

唐竹權連想都不想，就應聲說道：「當然想，而且想得要命。」

龍城璧又問道：「如果你是邊四爺，你是否先會和司馬血拚命，然後讓幽靈谷的人入來『收拾殘局』？」

「哈哈！」唐竹權大笑，道：「老子若蠢得這麼厲害，恐怕早就已給老子扔進海裏。」

唐竹權當然不蠢，唐老人也絕不會把他扔進海裏。

常言道：「老婆是人家的好，兒子却是自己的强。」這道理就算不完全對，但最少也有八分正確。

唐竹權一面笑着，一面走到邊白眉的面前，道：「老子一向都覺得你並不糊塗，相信這一次你也不會忽然蠢得那麼厲害罷？」

唐竹權的說話，就像鎚子般敲在邊白眉的頭上。

這是當頭棒喝。

但捱棒子的滋味，總不會怎麼好受。

然而，邊白眉還是忍受下來，就算他心裏一萬個不高興，此刻也不是發作的時候。

他不但不能再發脾氣，而且還勉强要擠出一點笑容：「既然各位都認爲這一戰不宜在此時此地擧行，老夫亦自毋異議，但未知司馬大俠意下如何？」

他這一推，就把整件事情的重心，推移到司馬血的身上。

司馬血冷冷一笑：「這倒他媽的眞有趣，司馬血居然變成大俠了。」

邊白眉臉上勉强擠出來的笑容又再消失。

只聽得司馬血冷笑着接道：「你這條老命遲早都是我的，今天不殺你，將來還是大有機會，既然你不急，讓你多活幾天却不又何妨？」

他的說話很不客氣。

但這一戰總算沒有在邊家村中爆發。

幽靈谷的人知道，當然難免有一點失

望。

相反地，對於武林中正邪的形勢，產生了一種很微妙的變化。

幽靈谷正遭遇到挫折。

這一個挫折，就是邊白眉並沒有屈服，而且還使到佘黑在此地「完蛋大吉」！

（三）

正午，灰雲隔日。

金星城仍然和平時一樣，看來沒有甚麼不同。

城堡上的守衛剛剛換了班，磨刀狂又再捧着一瓶燒刀子，一面喝一面哼着連他自己都聽不懂的土歌。

他的土歌的確很土。

但更土的還是他這個人。

幸好他雖然土裏土氣，他的三十六路金剛拳和四十九招的天堂刀法却耍得很不錯。

所以雖然他爲人並不精明，但仍然成爲了金星城第二組守衛的領班。

有人認爲嚴巨選人不當。

但只有聰明的人，才能體會得到，嚴巨的選擇是絕對正確的。

磨刀狂雖然不太聰明，但是却極爲可靠。

可靠的人，在嚴巨眼中看來，是無價之寶。

磨刀狂相當可靠。

即使他喝醉了酒，也絕不會在別人面前吐露半句不該說的說話。

磨刀狂當然並非姓磨名刀狂，這三個字不過是他的外號。

這個外號也不是他自己取的，他自己給自己的外號是鎭城大將軍。

可惜他雖然是金星城的第二組領班，但他一點也不像個將軍。

既不像大將軍，就連小將軍也不像。

他只像個甚麼都不懂的鄉下人。

他生平有兩大嗜好。

第一：喝酒。

第二：磨刀！

× × ×

喝酒是一種樂趣。

但磨刀狂可以不喝酒，但却絕對不可以不磨刀。

他甚至爲了磨刀，可以連飯都不吃。

他的刀並不鋒利。

這正是這把刀奇怪的地方。

他磨來磨去，這把刀的刀鋒還是很鈍的，好像連鷄的脖子都不能割斷。

這種刀怎能殺人？

但任何人有這種想法，都是大大錯誤的。

這把刀雖然磨來磨去都是那麼鈍，但它仍然能殺人。

如果他不能用這把刀殺人，又怎會成爲金星城第二組守衛的領班？

現在，磨刀狂覺得很寫意。

今天是他領俸取薪的日子，雖然他的薪俸不太多，但已足够讓他舒舒服服的享受好些日子。

他沒有家，也沒有親人。

——他在這個世界上，似乎只是伶伶仃仃的一個人，除了十五年前娶過一次老婆，結果却又給小白臉騙財騙色，弄得人去財空之後，他一直都沒有甚麼親人與他來往。

幸好這個世間還有嚴老太爺。

嚴老太爺對磨刀狂很關心，他最困難的時候，把他從八級守衛晉升爲第二組的守衛的副領班。

現在，他的職位又晉升一級，他的薪俸和權力也就比以前更多。

但相對的，他的責任也更重了。

（四）

金星城雖然是嚴巨的地方，但在這裏進出的商旅隊伍，亦爲數不少。

這裏最令那些過路客難忘的，就是天妃閣。

天妃閣是一間酒家。

天妃閣的地方相當大，生意也極好。

雖然時間還是很早，但當磨刀狂來到這裏的時候，已經座無虛席。

天妃閣令人難忘的地方，並不是這裏的酒菜，而是這間酒家的厨子。

這間酒家的厨子是個怪人。

他的身材又瘦又矮，但偏偏却頭大如斗，驟眼看來，還以爲在大白天出現了一個「大頭鬼」。

他燒菜的本領相當不錯。

但他却有一個毛病，就是每天都要從厨房裏跑出來，隨便抓着一個顧客，問道：「酒家的菜燒得好不好？」

他沒頭沒腦的這麼一問，被問的人當然會爲之一怔。

大多數的人，都會回答：「很好！」或是：「不錯。」之類的說話。

但也有少數人例外。

因爲他這樣子沒頭沒腦的問人，難免會遇到一些老實不客氣，或者是故意頂撞的人。

雖然他的菜燒得很好，但當他遇到這種人的時候，他獲得的答覆就會和上述的人完全相反。例如：「差極了！」或是「原來菜是你燒的，怎麼這菜鹹得要命？」

當他遇到這些顧客的時候，麻煩就大了。

有麻煩的，通常都是那些顧客。

他們會被這個怪厨子像老鷹抓鷄似的，一手抓進厨房，然後被逼燒菜。

「你既然說酒家的菜燒得不好，你燒給酒家看看。」

那些顧客雖然有些是武林人物，但從來都沒有人能避得開怪厨子那一抓。好像無論是誰給他一抓，就一定得乖乖被抓進厨房裏似的。

被怪厨子抓進厨房被逼燒菜的人，他們都不是厨子？又怎能燒出好菜？

凡是燒菜功夫平平的，吃一拳。

凡是燒菜功夫差勁的，吃兩拳。

凡是燒菜功夫「不堪入口」的，吃三拳。

倘若根本完全不懂燒菜的人呢？！

那更糟，吃三拳，再加一脚！

這個厨子的武功詭異絕倫，從來沒有人能避得開他那一抓。

他揍人的拳力也不是開玩笑，吃他一拳的人，最少躺床半月。

吃他三拳，恐怕半年內亦難復原。

至於三拳再加一脚的嘛，嘿嘿！

一句說話：「完了！」

因爲根本就沒有人能捱得住他那一脚

，那一脚是絕對致命的！

——三個月前，大名府雙獅鏢局的總鏢頭，就是給這怪廚子在這種古怪的情況下，活活打死的。

雙獅鏢局在江湖上的名氣極其响亮，而總鏢頭更號稱天下第一獅，但這一來，第一獅倒變成第一屍了。

有人來找怪廚子報仇嗎？

有！

但可惜的是，他們同樣有去無回，枉自送命而已！

× × ×

雖然天妃閣的廚子這麼古怪，而且古怪得令人毛骨悚然，但這裏的生意仍然極其旺盛。

這一點並不奇怪，因爲在金星城，最佳的食肆就是天妃閣。

而且，就算怪廚子問你：「酒家的菜燒得好不好？」只要你大讚一番，那就包管平安大吉，不會受到無妄之災。

這件事早已傳遍江湖！

既然連天下第一獅都在這裏栽了一個天大的筋斗，敢說怪廚子燒菜本領不行人，當然就越來越少了。

（五）

磨刀狂來到天妃閣的時候，雖然座無虛席，但他畢竟是金星城第二組守衛的領班，地位相當高，所以當他走進去之後，立刻就有人堆着滿腔笑容，讓了一個座位給他。

磨刀狂雖然磨刀成狂，但對待朋友却絕不驕狂。

別人對他客氣，他對人家就更客氣。

讓座給他的人只是寒暄了一會，就結賬離去。

這一來，磨刀狂對面的座位反而空了下來。

但很快就有一個酒氣沖天的醉漢走了進來，他甚至連問都沒有問磨刀狂，一屁股就坐在座位上。

磨刀狂也不怪對方。

雖然他並不聰明，但却也不太小器。

這個醉漢的年紀並不大，臉上的神態好像甚麼也不在乎似的。

就算老天忽然掉下八千斤黃金，他也不會去檢，也不怕這些金子會壓死自己。

雖然這一個醉漢的禮貌並不太好，但磨刀狂居然對他產生了一種莫名其妙的好感。

也許這是醉漢與醉漢相逢，彼此「酒味相投」之故罷？

醉漢坐了下來之後，天妃閣的伙計就迎了上來。

磨刀狂要了一大盆切牛肉，再來五斤酒。

伙計又再問醉漢要些什麼。

醉漢淡淡地道：「先把最好的酒端上來。」

伙計一怔。

但他也不敢多說甚麼，雙手提了兩小罎酒，左也五斤，右也五斤，放在桌子中央。

磨刀狂拿起了五斤酒，心想：「再喝完這五斤酒，甚麼癮頭也够了。」

喝完酒之後，他又將「磨刀」去也。

伙計把酒拿上來後，正欲離去，却給那醉漢一手抓了回來。

伙計嚇了一跳，接着臉上露出了不滿之色。

那醉漢指了指桌上的酒，道：「這些酒是我的？」

伙計瞪目道：「當然是你的，難道嫌少？」

醉漢點頭，嘆道：「當然是太少太少了。」

伙計道：「這裏是五斤女兒紅，雖然入口香醇，但依然會喝醉人！」

醉漢哈哈一笑：「你怕我喝醉？」

伙計心中一陣嘀咕，心想：「就算你現在滴酒不喝，也已醉了。」

醉漢忽然放開了他，揮手道：「再去拿酒來。」

伙計道：「你要多少？」

醉漢伸出了一根手指。

伙計一呆，道：「這是甚麼意思？一根手指代表十斤酒嗎？」

醉漢搖頭，道：「不是十斤，是一百斤！」

伙計又是嚇了一跳。

這小子準是醉瘋了。

醉漢看着他，忽然又道：「我的酒量雖然不錯，但一百斤酒無論如何是喝不下的，但我還有個朋友，咱們兩個人加起來喝百來斤酒，倒是稀鬆平常之至的事。」

伙計仍然嘆了口氣，伙計的心裏想着甚麼，他居然還很清楚。

他緩緩地從懷中摸出一錠沉甸甸的銀子，一手拍在桌上：「這個大概已足够付賬罷？你既然怕我已醉瘋，又怕我沒錢付賬，這錠銀子儘管拿去，存放在櫃上。」

伙計不敢再多說甚麼，拿了銀子，匆匆「抬酒」來也。

一百斤酒可不輕，這伙計的氣力又不太大，而其他的伙計，也正忙得不可開交，倒教他「抬酒」抬的相當吃力。

醉漢笑了。

磨刀狂也笑了。

但他怎樣也想不出，這個醉漢怎麼能够把這一百斤酒喝掉。

雖然他說還有朋友來到，但兩個人每人喝五十斤酒，在磨刀狂的想像中，還是難以想像的事。

酒已擺在桌上。

但醉漢沒有喝酒，他又一手把那伙計抓住。

這一次，伙計眞的火了。

他突然吼道：「你想怎樣？」

醉漢淡淡一笑，道：「我並不想怎樣，只想要點小菜。」

他要點小菜，磨刀狂的臉色有點動容了。

磨刀狂心裏在想，醉漢這麼一鬧，難免不會把怪廚子引出來。

醉漢一口氣點了五個小菜。

他要的是貴妃鷄，辣爆青蟹，燉羊肉，北菰髮菜和八寶鴨。

他的酒量不小，胃口也不小。

不過就算他點五十樣小菜，伙計也絕不會覺得奇怪。

因爲他本來就已經認定這個人已經醉瘋了。

× × ×

江湖上可怕的廚子並不少。

昔年在長安九鳳樓的殺人廚子，他也是個可怕的廚子。

他經常宰人，經常吃人肉。

但他最後的下場却也和被宰吃的人一模一樣。

他吃人，結果到頭來却給另一個江湖怪傑吃掉了。

但王妃閣的怪廚子，又將會遭遇到怎樣的下場呢？

大醉漢子　怪異廚師

（一）

天妃閣中，仍然座無虛席。

磨刀狂的五斤酒差不多已喝光。

但那醉漢的一百斤酒仍然原封未動。

磨刀狂暗暗嘆了口氣，忖道：「看來這醉漢不但醉得有點瘋，而且吹牛的本事也着實不少。」

他心裏又在想，這醉漢的朋友，又會是一個怎樣的人物呢？

× × ×

最先端上來的菜，是燉羊肉。

燉羊肉是上好的，連磨刀狂嗅到那股香味也爲之心動。

醉漢拿起了筷子，忽然對磨刀狂道：「這羊肉很不錯，你也來嚐嚐！」

磨刀狂一怔。

這醉漢醉的倒有點可愛，醉得大方。

醉漢並非說了就算，居然眞的挾了一塊又香又滑的羊肉，放在磨刀狂的碗上。

他挾了一塊又一塊，連磨刀狂都有點不好意思。

醉漢吃了一口，頻頻點頭。

「不錯，眞不錯，最少比京城紫華軒的好八百九十七倍。」

磨刀狂沒有把這些說話放在心上，因爲他根本沒有到過紫華軒，更不知道紫華軒的燉羊肉好不好吃。

接着，貴妃鷄又來了。

醉漢也依樣葫蘆，把最香滑，最大的一條鷄腿放在磨刀狂的碗上。

磨刀狂正待推却，醉漢已搶先道：「不必客氣，反正錢已付了，而我又吃不下那麼多。」

磨刀狂一想，雖然覺得這種道理實在似是而非，但却也沒有反駁。

鷄腿比羊肉更香滑。

然後，辣爆青蟹也來了。

但這一次，磨刀狂不敢再吃蟹，甚至連剛吞下去的鷄腿也險些吐了出來。

因爲就在這個時候，他看見一個頭大如斗的怪人。

這人就是這間酒家的怪廚子！

× × ×

怪廚子快將五十歲了。

據說他出身很好，本是山西某大戶人家的獨生子。

但他却在情關內屢吃敗仗，使到自己的脾氣變得很暴躁。

直到四十歲以後，他索性跑到廚房裏學習燒菜，藉着燒菜來發洩自己抑鬱的情緒。

燒菜也能發洩抑鬱的情緒嗎？

這一點也許是別人不可想像的，但怪廚子的確有這種感覺。

他認爲自己在情場上並不得意，但在別的地方，定會獲得成功。

所以，他曾不斷苦練武功。

直到四十歲武功有成之後，他把絕大部份的時間去學燒菜。

燒菜是一種學問。

不是淺易的學問，而是任何人一輩子都無法完全學懂的大學問。

學無止境並非單指讀書與練武爲然。

燒菜看來容易，其實絕不簡單。

怪廚子雖然相貌令人不敢恭維，但他在武功和燒菜的成就，是相當驕人的。

磨刀狂最担心的，就是怪廚子會走出來，問醉漢：「酒家的菜燒得好不好？」

現在，磨刀狂担心的事偏偏發生了。

（二）

怪廚子雖然頭大如斗，但他的長相一點也不滑稽。

無論任何人看見他，心中都不會有「想笑」的感覺。

他廣額高顴，頭雖大而身軀瘦小，偏偏一雙手掌又比別人大得多，好像隨時都可以抓住任何人，更可以一爪就捏斷任何人的頸子。

這種人的長相就算再古怪十倍，也絕不可笑。

就算他的臉上有笑容，他的笑容也絕不會令人有親切的感覺。

連磨刀狂看見他心中也不免起了一個疙瘩。

但醉漢一點也不在意。

他彷彿完全沒有看見這個頭大如斗的怪人，又好像眞的有八九分醉了。

怪廚子走到醉漢的桌前，卻不先問醉漢，反而去問磨刀狂。

「洒家燒的菜好不好？」

磨刀狂嚥了一口唾沫，連忙點頭不迭：「好！好！這些菜好極了。」

怪廚子臉上露出了滿意的神色，接着又問那醉漢。

他問的仍然是那句話：

「洒家燒的菜好不好？」

醉漢忽然皺了皺眉。

他不答反問：「這些菜眞的是你燒的麼？」

怪廚子回答道：「不錯，究竟好不好吃？」

醉漢的雙眉彷彿打了個結，然後又對磨刀狂道：「剛才你說他的菜好極了，對嗎？」

磨刀狂道：「當然好極了，這位大師傅燒的菜，怎會不好？」

醉漢嘆了口氣，頻頻搖頭。

怪廚子的臉色沉下：「你搖頭幌腦的，算是甚麼用意？」

醉漢又長長的嘆息一聲，道：「那也不算甚麼，只不過我覺得他醉得太厲害而已。」

磨刀狂差點沒跳了起來。

分明是他醉，但現在居然反過來說自己醉得厲害，這倒「他媽的笑話之至」。

他正想分辯，但怪廚子卻伸出了蒲扇般的巨掌，掩住了他的嘴巴，不讓他說出半個字。

醉漢悠悠一笑，道：「只有醉得一塌糊塗，連自己父親貴姓都忘記了的人，才會認爲你的菜燒得『好極了』。」

怪廚子的臉色沉下，冷冷道：「你有沒有醉？」

醉漢笑一笑道：「你看我像不像是醉了？」

怪廚子道：「不像。」

醉漢道：「我沒有醉。」

怪廚子道：「你的確沒有醉，醉的只是這個只懂磨刀喝酒的飯桶領班。」

磨刀狂的頸子登時粗脹了幾乎一倍。

若不是他知道怪廚子武功深不可測，恐怕他立刻就會翻臉動手。

醉漢嘆道：「他是不是飯桶領班與我無關，但你的菜燒得這麼糟，卻直接影响了我喝酒的胃口，這才要命之至。」

怪廚子嘿嘿一笑：「好！你果然有胆色！」

「色」字才出口，他的巨掌已向醉漢的背上抓去。

（三）

磨刀狂雖然也有相當的胆色，但現在和這個醉漢相比之下，他的胆子簡直就比一顆芝蔴還細小。

醉漢臉上毫無懼色，但磨刀狂差點就要躲進了桌底之下。

怪廚子冷冷一笑，就在這一笑間，他的爪已在醉漢的頭上轉了三次。

磨刀狂也是會家子，他一看之下，就覺得這個醉漢有點不同凡响。

昔日天下第一獅在這裏栽筋斗的時候，磨刀狂恰巧也是座上客。

憑天下第一獅的武功，居然在一舉手之間，就給怪廚子像抓鷄也似的抓進了廚房。

天下第一獅不懂燒菜。

他不懂燒菜，結果就給怪廚子揍了三拳，另加一脚。

就是這麼三拳一脚，天下第一獅立刻就完蛋大吉。

但怪廚子今天似乎遭遇到了對手。

以往他每次伸手一抓，從不落空，被抓的人例必乖乖被他揪進廚房裏。

但這一次他抓來抓去，還是抓不着這個醉漢。

怪廚子怒道：「難怪你如此狂妄，原來眞有兩下子！」

其實他的出手的確很快。

但醉漢坐在那裏，居然雙腿紋風不動的，就把怪廚子的連串襲擊全部閃開。

磨刀狂的臉青了。

他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快速的身形。

怪廚子連番欲抓醉漢，俱告失敗，終於停止下來。

「想不到金星城內，今天竟然出現了閣下這等高手，看來洒家想逼你燒菜，並不容易。」

醉漢悠悠一笑道：「你不必逼我進入廚房燒菜，反正我對這種事一竅不通。」

磨刀狂搔了搔肥帮子，暗道：「這一次糟了，這個醉漢恐怕又要變成『天下第一屍』！」

怪廚子嘿嘿一笑，果然道：「既然你說洒家的菜燒得不好，但又不懂得燒菜，看來你只好吃洒家三拳一腿好了。」

醉漢「嗯」一聲，道：「任悉尊便，隨便動手好了。」

怪廚子果然動手。

他一個箭步衝前，右拳疾擊醉漢的小腹，他這一拳勁力十足，雖然沒有甚麼招式變化，但這也是最令人難以防範之處。

但醉漢居然連動也沒有動，就這麼樣坐在椅上挨了他一拳。

怪廚子的拳頭堅硬如鐵，而且這一拳打得又沉重無比，看來這醉漢必定會被打成重傷，甚至登時一命嗚呼，了帳畢命。

磨刀狂有點不忍。

雖然他和這個醉漢素未謀面，彼此談不上有甚麼交情，但磨刀狂還是不想看見這個醉漢就此死在怪廚子的拳下。

磨刀狂閉上了眼睛。

半晌之後，他的眼睛又再睜開。

他滿以爲醉漢必然倒地不起。

誰知這個醉漢仍然是好好的坐在那裏，連面色都沒有變。

怪廚子臉上開始冒汗。

他一向都以武林絕頂高手自居，而且還認爲自己的拳頭，絕對沒有人能承受得起。

但這一天怪事來了。

這個醉漢不知是甚麼來歷，竟然挨了自己一拳，還是若無其事的。

怪廚子咬了咬牙，突然又一拳，大力撞向醉漢的胸膛上。

這一拳的力度更兇猛。

但醉漢再挨一拳，仍然紋風不動。

這一來，怪廚子臉上的汗多得簡直可以泡茶了。

他還有第三拳，還有一脚可以「教訓教訓」這個醉漢。

但醉漢忽然站起來，在怪廚子的臉上打量一番，然後道：「你的鼻子上有隻大蒼蠅。」

怪廚子沒有摸鼻子。

他知道自己的鼻子上沒有蒼蠅。

既沒有大蒼蠅，也沒有小蒼蠅。

醉漢笑了笑，又道：「我最討厭的東西就是蒼蠅，每逢我看見別人的鼻子上有蒼蠅，都一定會把那隻蒼蠅活活打死。」

怪廚子的臉色一變。他當然知道醉漢要打的其實不是蒼蠅，而是自己的鼻子。

他的身子立刻向後暴退。

他退得快，醉漢的拳却只是緩緩遞起來。

磨刀狂暗道：「看來這醉漢打蒼蠅的本領並不怎樣高明。」

但是，他的眼睛一閃之後，形勢又變了。

怪廚子忽然雙手掩着自己的鼻子，殺豬也似的叫了起來。

他的確武功極高。

但這一次，他却賠了老本。

他抓人抓不着，打人又沒有讓人叫疼，反而自己的鼻子忽然間給這個醉漢「噗」的一聲打爆！

（四）

怪廚子雖然是個武林高手，但他吃了敗仗後，就變得比野狗還不如。

他的鼻子本來就不太好看，此刻更是一塌糊塗，就像隻爛柿子。

沒有人敢喝采。

但人人心中都喝采在。

當然，也還是有人爲了這一件事而眉頭大皺的。

× × ×

怪廚子的眞正來歷，知道的人只有嚴巨。

他在天妃閣中橫行無忌，當然是嚴巨默許的。

現在，怪廚子已敗了。

天妃閣的金漆招牌也彷彿已被這個醉漢拆了下來。

這個醉漢又是誰呢？

怪廚子也許不知道，但嚴巨却早已知道。

他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龍城璧的確曾經喝了不少酒。

但他沒有醉。

除了與唐竹權、衞空空這些「喝酒專家」拚酒之外，他很少會醉。

磨刀狂是金星城守衞班領，但在城裏發生的事他通常很少理會。

就以這一件事來說，就算他要插手干涉，又教他從何下手？

實在的說一句，他不配。

他的武功才智都不配去插手干涉這件事。

所以，他只能靜悄悄的退開。

因爲就在這個時候，他已看見嚴老太爺，在一羣青衣武士的擁簇下，來到了天妃閣。

× × ×

嚴巨是個威嚴十足的老人。

他的手下和弟子，都必須絕對服從他的命令。

磨刀狂悄悄的退開，但嚴巨却把他喝止：「站着！」

他的聲音並不太大，但是，在磨刀狂的耳中聽起來，却像是半空响起了兩個焦雷。

他當然不敢再移動身子。

他站着，就像一條聽話的獵犬。

嚴巨冷冷一笑，又道：「你過來。」

磨刀狂不敢抗命，只好走過去。

嚴巨板着臉，冷冷道：「你可知道與你同座的人是誰？」

磨刀狂搖頭，恭聲回答：「回稟城主，屬下不知道。」

「既不知道對方是何方神聖，何以竟與對方共桌吃喝？」嚴巨的聲音更冰冷。

磨刀狂的臉色驟然變得比紙還白。

他只好答道：「屬下一時疏忽，該死！該死！」

嚴巨冷冷道：「既知該死，爲甚麼還站在這裏？」

磨刀狂喘着氣，道：「屬下……」

「住口！」嚴巨沉聲道：「你的腰間有刀，你可以用這把刀殺死自己，也可以用這把刀殺了我！除此之外，你已別無選擇的餘地。」

磨刀狂的手在發抖。

他果然拔出了刀。

他的刀法雖然不能算是一流的刀法，但總算相當精練。

可是他却很明白，倘若憑自己的刀法，想殺掉嚴巨，簡直是痴人說夢。

何况他一向都認爲嚴巨是自己的恩人，就算他有把握可以殺嚴巨，他也絕不願意出手。

磨刀狂的神色黯然。

他只好引刀抹頸，自栽謝罪。

但他實在又有甚麼罪呢？

龍城璧暗暗嘆了口氣。

他當然明白嚴巨的眞正用意。

嚴巨並無非殺磨刀狂不可的理由，他這樣做只有一個目的。

他要引龍城璧主動向自己發生衝突。

嚴巨工於心計，不愧是條老狐狸。

但他豈非也已被幽靈谷所控制？

磨刀狂原本打算在天妃閣喝完酒之後，就回到自己的窩裏磨刀的，但現在他已不必「多此一舉」了。

他也眞狠，一刀就向自己的頸子上抹去。

他的刀天天磨，却不鋒利。

但再鈍的刀，也可以要了磨刀狂的性命。

可是，就在他這一刀險些抹在頸子上的時候，他的刀忽然被一股突如其來的衝擊力震開。

噹！

磨刀狂甚至還可以看見自己的刀，迸出了一蓬燦爛的星火。

他險些連刀也拿不住。

把他的刀震開的，原來是一塊石子。

一塊又圓又沉重的石子。

× × ×

石子又圓又沉重。

發出這一塊石子的人，他的身材看來也和這塊石子差不多。

那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金星巨變　天妃風雲

（一）

原來很熱鬧的天妃閣，依然很熱鬧。

但絕大部份的顧客，都巳退開一旁，中央剩出了最少五張大桌子。

唐竹權哈哈一笑，大搖大擺的走進來，道：「有酒有肉，却怎麼沒有人嚐？豈非不是太浪費了？」

他一面說，一面老實不客氣的拿起一雙象筷，挾了一塊大肥肉進口裏。

他雖然肥胖，但吃肥肉絕不皺眉，而且還吃的津津有味。

魔刀狂一怔。一時間，他也看不出這個大胖子是甚麼來歷。

直到這個大胖子喝酒的時候，他才猛然省悟，知道來人正是杭州唐門的大少爺唐竹權。

他握着刀，倒不知道應該如何是好。

突聽雪刀浪子龍城璧淡淡笑道：「你現在可以走了，你可以遠遠離開金星城，以後再也不要回來。」

磨刀狂更是一呆。

唐竹權立刻瞪起銅鈴的眼睛，喝道：「你還站在這裏看甚麼鳥？難道你眞的活膩了？」

磨刀狂當然並非活膩。他還想討個好妻子，再舒舒服服的活上幾十年。

他果然走了。他唯一担心的，就是嚴老太爺不肯放過自己。

但嚴巨並沒有繼續逼殺他。

他畢竟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而巳。

× × ×

天妃閣忽然變得很靜寂。

每個人還可以清楚地聽見，唐竹權喝酒和吃肉時所發出的聲音。

十八個青衣武士，在很短暫的時間內，把龍城璧和唐竹權重重圍匝。

唐竹權乜斜着怪眼，對龍城璧道：「這十八隻小烏龜只是幌子。」

龍城璧淡淡道：「你認爲眞正的强敵是誰？」

唐竹權嘆了口氣，道：「憑金星城的小兔崽子，小烏龜，當然難不倒老子，但老子却知道，幽靈谷的大兔崽子，大烏龜們也來了。」

龍城璧「哦」一聲，故意問道：「眞的？」

唐竹權道：「當然是眞的，這一次看來咱們相當不妙。」

龍城璧說道：「你認爲我們的處境很不妙，但是我却認爲更不妙的還是嚴老太爺。」

「嚴老太爺？」唐竹權吊高了嗓子，冷冷地道：「他現在正威風十足，怎會不妙？」

龍城璧嘆息一聲。

「難道你沒有聽過飛鳥盡，良弓藏這句說話？」

唐竹權笑了。

他淡淡的道：「嚴老太爺怎會像『良弓』？照老子看來，他最多也只能算是一頭走狗。」

嚴巨的臉色變了。

唐竹權的每一句說話，都像是無數銳利的尖針，狠狠的刺在他的心房上。

他突然暴喝：「殺！」

（二）

殺令巳出。

令出如山！

× × ×

但這十八個青衣武士仍然保持原來的姿態，沒有發出任何攻擊。

嚴巨的臉色又變了。

這十八個青衣武士，是他親手訓練出來的「金星十八傑」，是他最引以爲傲的嫡系戰士。可是，他們對於嚴巨的命令，竟然毫不遵從。

他們沒有動，但人羣中却緩緩冒出了一個看來窮酸不堪的秀才。

龍城璧目光一亮。

他當然一眼就巳認出這人是誰。

因爲他就是江湖上最可怕殺手之一——白銀殺手，非殺不可。

龍城璧雖然很少與一般殺手來往，但對於非殺不可，他還是很熟悉的。

非殺不可在未曾成爲殺手之前，一度曾與龍城璧經常見面。

可以說，他們是朋友。

但自從非殺不可成爲職業殺手之後，他們却一直都沒有再相見。

此刻老朋友相逢，本該是一件値得喜悅的事。

但非殺不可臉上並無喜悅之色，反而有點黯然神傷的表情。

但他這種表情也是假的。

他是個殺手，他的感情巳埋葬在這一門職業裏。

嚴巨看見了非殺不可的時候，臉上的表情也是變得很奇特。

他並不認識這個窮酸秀才，但這個窮酸秀才却似乎對「金星十八傑」具有極大的影响力。

他緩緩的說出了兩個字：「退下。」

他竟向「金星十八傑」發出命令。

嚴巨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接着，他更連自己的眼睛也懷疑是否出了毛病。

「金星十八傑」沒有依照嚴巨的命令去對付龍城璧和唐竹權，但這個窮酸秀才說了「退下」這兩個字，他們就眞的乖乖退下。

嚴巨鬚眉皆豎，厲聲道：「你是甚麼人？」

非殺不可冷冷道：「在下嚴巨！」

嚴巨楞住。

但他旋即仰天狂笑了起來：「你是嚴巨？」

非殺不可冷冷道：「正是嚴巨。」

嚴巨怒不可歇，指着自己的鼻子振聲道：「你若是嚴巨，那麼老夫又是誰？」

非殺不可冷冷的打量着他，良久才緩緩的說出了五個字。

「你是個死人！」

「人」字還在口邊，一道銀亮的劍氣巳凌空飛起。

嗤！

嚴巨雙掌也巳飛起，兩股威力龐大的掌力瞬即將會暴射而出。

但他的咽喉突然一涼。

白銀魔劍竟巳刺穿了他的喉管！

× × ×

剎那間，除了非殺不可之外，每個人的眼色都變了。

嚴巨的眼珠子更是向外凸出，臉上的神態說不出的驚詫，憤怒。

非殺不可一劍就在嚴巨的咽喉上刺了個透明的窟窿，他的劍法果然令人吃驚。

他出劍殺人極快，但當他把劍拔出來的時候，動作却很慢很慢。

血，自劍尖滴下，一滴一滴的落在地上。

嚴巨在一刻之前，還是威震江湖的金星城主，武林大豪，但他現在巳眞的變成了一個死人。

（三）

嚴巨死了。

但非殺不可爲甚麼說自己是嚴巨呢？

龍城璧沒有問非殺不可。

雖然他沒有問，但心中巳明白非殺不可的意思。

「嚴巨」只不過是個名字，眞正的嚴巨死了，非殺不可自然代替了他的位置。

所以，就算他以前不是嚴巨，現在也可以稱爲嚴巨。

非殺不可成爲金星城主。

× × ×

非殺不可成爲金星城主，並不能算是一件很意外的結果。

在不知道內情的人眼中看來，這結果可能會感到很意外。

但龍城璧連嚴巨親手訓練出來的「金星十八傑」，都不再遵從嚴巨的命令，顯見幽靈谷的勢力，不但早巳完全控制了金星城，而且更有把嚴巨除去的打算。

龍城璧很少看錯人，也很少看錯事。

這一次也同樣沒有看錯。

但有一件事最令他疼心的，就是非殺不可不但是職業殺手，而且更成爲了幽靈谷的劊子手！

× × ×

天妃閣中出了命案，而且被殺的人赫然是金星城主。

這當然是轟動全城的事。

天妃閣的顧客，原本還有許多人想看看熱鬧的，但却紛紛被那些青衣武士趕了出去。

天妃閣從喧鬧變爲平靜，但這種平靜却比雷行電閃，風起雲湧的情景更可怕。

幸好龍城璧與唐竹權的胆子都很大，他們根本就全無半點懼意。

非殺不可忽然嘆息一聲，目注龍城璧道：「多年不見，你還是那副老樣子。」

龍城璧淡淡地說道：「你覺得我沒有變？」

非殺不可道：「最少我看不出。」

「你呢？你是否巳變了？」

非殺不可聳聳肩：「不知道。」

龍城璧嘆道：「但最少有一件事，是你應該知道的。」

非殺不可側耳聽着。

龍城璧的目光凝注着他，沉聲道：「你在江湖上的名氣雖然響亮，但聲譽却不怎樣好。」

非殺不可一怔。但他接着却大笑起來，良久才淡淡道：「身爲職業殺手，聲譽當然不會太好。」

龍城璧吸了口氣，道：「但最少也不該弄得這麼糟。」

非殺不可冷冷的看着他，忽然冷笑，道：「你是我昔年的朋友。」

「但今日呢？」

「今日你却是我的仇敵。」

龍城璧長長嘆息一聲：「這豈非太殘酷一點麼？」

非殺不可冷冷道：「這十年來，你在江湖上幹過不少驚天動地的事。」

龍城璧道：「往事何苦提？」

非殺不可道：「現在江湖上，最少巳有一半人認爲你不但是個浪子，而且更是値得敬仰、信賴的大俠。」

龍城璧苦笑道：「浪子就是浪子，又怎會變成大俠？」

非殺不可道：「你不必謙遜，這巳是江湖中人一致公認的事。」

龍城璧道：「就算我眞的是甚麼大俠那又如何？」

非殺不可冷冷一笑，道：「大俠之所以能夠成爲大俠，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由於他具有儆惡懲奸的本領。」

龍城璧聳肩，不置可否。

他根本就沒有把自己當作甚麼名俠、大俠。他只知道自己是個流浪天涯，經年與寂寞、風霜、烈酒、風雪之刀爲伴的浪子。

非殺不可板着臉，冷冷的接道：「儆惡懲奸雖然痛快，但也得有機會才能盡展所長。」

龍城璧的瞳孔在收縮。

他的心也在收縮。

他當然明白非殺不可的意思。

「你現在巳有儆惡懲奸，揚名於世的大好機會！」

這兩句話非殺不可雖然沒有說出來，但龍城璧巳完全明白。

倘若非殺不可不是他的故友，風雪之刀必巳出鞘。

但現在，他却拍開一罎烈酒的泥封，仰首大喝。

（四）

冰冷的酒，從他的口腔一直流到咽喉、腸胃裏。

酒雖冷，喝下去就會變得像一團火般灼熱。

但龍城璧仍然覺得自己的心很冷。

他不願意和非殺不可交手，但偏偏這一戰又是難以避免。

速酒也彷彿是苦的。

非殺不可沒有陪他喝。

他們從前是朋友，但現在不是。

幽靈谷是江湖上一大禍害，此害不除，中原武林恐怕永無寧日。

他們一個在喝酒，另一個却在以手抹劍。

白銀魔劍看來是那末鋒利，它是否會把龍城璧的咽喉刺穿一個血洞呢？

唐竹權倒覺得有點不耐煩了。

他當然也看出龍城璧根本就不願和非殺不可交手，他正想代替龍城璧出戰。

但就在這個時候，天妃閣外突然傳來了一個人冰冷的聲音：「我來了。」

× × ×

「我來了。」
這是多麼平凡的三個字。
但這三個字若是出自殺手之王司馬血的口中，那就絕不平凡。
殺手之王司馬血果然來了。
除了他之外，還有霸王樓上高霸，一起走進天妃閣中。
非殺不可抬起眼，凝視着司馬血。
他輕輕的吐了口氣：「你現在總該明白，我爲甚麼要殺邊百川？」
司馬血淡漠地說道：「你要殺的人，絕不止邊百川一人，邊白眉也是你下手的對象。」
非殺不可冷然道：「不錯。」
司馬血道：「你不但要殺邊白眉父子，就連金星城主嚴巨也不肯放過。」
非殺不可冷冷道：「嚴巨已倒下。」
司馬血說道：「你豈非就是另一個嚴巨？」
非殺不可沉默了半晌，忽然目注高霸，道：「高樓主是來找嚴巨的？」
高霸嘆了口氣，道：「他死了？」
非殺不可點頭：「不錯，他死了。」
高霸茫然地瞧着嚴巨的屍體，不再說話。
非殺不可淡淡道：「聽說高樓主一直都在找尋呂鳳凰，可惜却苦無綫索。」
高霸承認。
非殺不可道：「難道你認爲嚴巨會知道她的下落？」
高霸拒絕回答。
非殺不可看着他，忽然道：「嚴巨把你引到這裏，是想把你置諸死地，難道你連這麼簡單的事都想不出來？他根本就不知呂鳳凰的下落……」
高霸倏地大聲道：「別再說下去！」
非殺不可冷冷地笑道：「看來你甚麼都不像，只像一個爲了女人而發傻的大呆子。」
司馬血立刻道：「我看你也是甚麼都不像，只像隻被人牽鎖着鼻子的笨狗。」
非殺不可臉色變了變，道：「也許我在萬全賭莊的時候就該殺了你。」
司馬血道：「現在也不太遲。」
非殺不可冷笑：「的確不算太遲。」
冷笑聲中，他的白銀魔劍已向前刺出，疾擊司馬血胸膛。

（五）

非殺不可的外表看來像個窮酸秀才，像個落拓失意的讀書人。
但他用劍的本領，遠遠比用筆高明得多。
司馬血本身已具有一股凌厲的殺氣，但非殺不可身上的殺氣，似乎比他還更濃厚。
白銀魔劍刺出的一剎那，非殺不可的口中亦同時發出一聲叱喝。
這一聲叱喝凌厲已極，他在氣勢上絕對不會比司馬血輸虧。
他的動作極快，一劍刺出之後，身形又再凌空飛起，剎那間又再刺出十九劍。
人與劍彷彿已混爲一體。
劍影重重，竟把司馬血的所有退路完全封死。
許多人都意料不到，這個如此寒酸，貌不驚人的窮秀才，竟然能發出這種威猛無儔的攻擊。
倘若他的對手不是司馬血，他每出一劍，都幾乎是必勝之劍。
司馬血畢竟是殺手之王，他在劍法上的造詣，自非泛泛之輩可以比擬。
非殺不可手中的固是寶劍，但司馬血的碧血劍也絕不輸虧。
碧血劍名震天下，這把劍殺氣之濃也是兵器中罕見的。

× × ×

非殺不可這十九劍刺出，氣勢之猛烈，實在是難以形容。
但司馬血的身形變動，絕不比白銀魔劍稍慢半分。
非殺不可連攻十九劍，都被他一一閃開。
司馬血身經百戰，但好像非殺不可這麼可怕的對手，還是相當少見。
非殺不可每刺出一劍，都幾乎把自己的所有一切力量豁了出去。
每一劍都是殺着。
每一招都絕不留下半點餘地，彷彿只要把對方斃於劍下，就算彼此同歸於盡，亦毫不在乎。
司馬血與他本無深仇大恨，但非殺不可的劍法一經展開，就只有四個字足以形容。
這四個字就是：
非殺不可！

× × ×

十九劍之後，非殺不可的劍勢稍趨緩慢。
但這並不是力弱的表現。
相反地，白銀魔劍的劍招更辛辣，劍鋒上蘊藏的力量也更是威猛。
劍在呼嘯。
非殺不可的叱喝聲還沒有停下，這個窮酸秀才竟然變得比豹子還更兇悍。
司馬血與敵人交手，一向都喜歡採取攻勢。
但這一次，他居然由開始到現在，都一直只是穩守，沒有反擊。
然而，能夠把非殺不可的劍招化解閃避，已是難能可貴的事。
唐竹權雖然武功極高，五絕指法尤爲一絕，但倘若要他如此堅守，恐怕也已有失。
非殺不可和司馬血都是劍中高手，這一幕龍爭虎鬥，的確扣人心弦，令人呼吸亦爲之摒息。

× × ×

劇戰正酣。
只見千重劍幕，雙方的殺着，俱已展開。
司馬血連守百餘招，終於反擊。
他劍出如電，奇招妙着此起彼落，連綿不斷攻出三七二十一劍。
這二十一劍恍似無形，又似無聲。
這正是毒蛇劍法中最精妙的「漣環劍中劍」。
非殺不可只覺得劍幕中，還有一股勁風撲面而來，連呼吸亦幾乎爲之窒息。
他眼快手急，劍勢回封連接二十劍。
但司馬血的第二十一劍，竟然一分爲七，分從七個不同的方向，閃電一般刺向非殺不可的咽喉！

非死不可　長生不生

（一）

「漣環劍中劍」最厲害的一劍，也就是最後的一劍。
在非殺不可的眼中看來，眼前竟似有七把碧血劍同時襲擊自己。
那當然只是幻覺。
世間上只有一把碧血劍，又豈會有七把碧血劍同時向他襲擊之理。
司馬血的劍不但奇快無比，而且變幻之巧妙，更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得到。
非殺不可面對着這「七把碧血劍」，唯一可以解救危局的方法，就是把所有的劍全部擊退。
白銀魔劍急劇揮動。
這是彈指間的事。但在這短得不能再短的時間內，勝負存亡已有了判決。
白銀魔劍連續「擊退六把碧血劍」。
可是，「兩劍相交」之下，竟然沒有發生半點聲響。
非殺不可心中一陣冰冷。
但他的咽喉更冷。
碧血劍的劍鋒是冷的。
也是殘酷、無情的。
非殺不可第一次嚐到劍鋒刺入身體的滋味。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任何人中了這麼一劍，都不會有機會再捱第二劍。
非殺不可已變成了「非死不可」！

× × ×

對於金星城來說，這一天的變化實在是詭異莫測，駭人聽聞已極。
一直統治着金星城的嚴老太爺，忽然就被一個窮酸秀才殺死。
這個窮酸秀才自稱已成爲金星城的新城主，但這個新城主更不像話，居然一下子就給人殺死了。
這兩件事說出來未免太兒戲，兒戲得簡直令人無法入信。
但江湖上的事往往就是這樣。
無論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這是事實。

× × ×

非殺不可不但是個殺手，同時也是幽靈谷的一份子。
這一點，江湖中人一直都不知道。
但等到他們知道的時候，非殺不可又已變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死人。
龍城璧看了看他的屍體，神情黯然。
他忽然問唐竹權：「這裏有沒有長生店？」
唐竹權搖搖頭，道：「老子有興趣的只是賣酒的地方，對於賣棺木的地方，一向都興趣不大。」
突聽司馬血道：「我知道這裏不但有長生店，而且店裏的棺木存貨極多。」
龍城璧一怔，道：「你爲什麼對這裏的長生店如此瞭解？」
司馬血淡淡道：「你莫忘了我是個殺手，一個以殺人爲職業的人，對於長生店總是特別留神的。」
他的說話彷彿似是而非。
但龍城璧沒有反駁，他好像已瞭解司馬血的絃外之音。

（二）

金星城不但有酒家，也有長生店。
這裏的長生店，看來和別的長生店沒有什麼分別。
長生店的老闆，是一個愛賭如命的賭鬼。
他從五歲便開始賭博，直到現在五十歲，這四十五年來幾乎沒有一天不在賭博中渡日。
但他愛賭是一回事，他的賭注永遠不會太大。
這一點，倒不能不令人佩服。
曾經有不少這樣的例子：
一羣人在擲骰寶，初時賭注由十兩起，但漸漸的，賭注加大了，由十兩變成一百兩、五百兩、一千兩甚至一萬兩。
但當別人已在賭一萬兩的時候，這間長生店的老闆還是堅持原來的注碼，不多不少，只押注十兩。
他不能算很富有，但十兩八兩的下注，就算天天輸一百幾十口也絕不成問題。
而且，他並不常輸，經常也有贏錢的時候。
他賭的不大，但却非賭不可。
除了賭博之外，他唯一的愛好，就是髹漆。他的漆當然是髹在棺木上。
現在，他又在長生店中，爲一副上好的楠木棺材髹漆。
難怪有人把他和磨刀狂相提並論。
磨刀狂喜歡磨刀。
但蕭澎却喜歡髹漆在棺木板上。
蕭澎就是這間長生店老闆的名字，認識他的人，却覺得這個人很不錯。
然而這間長生店的生意，却並不怎樣好。
因爲金星城的人好像特別長命，而且死亡的人也並不多。
蕭澎不在乎。
他甚至對人說：「敝店的生意越清淡越好。」
聽過他這句說話的人，無不讚好。
這並不稀奇，別忘記他的生意，本就是絕對沒有人願意光顧的。

× × ×

這一天，沒有賭局。
既無賭局，蕭澎又在髹漆在棺木上。
但就在這個時候，長生店門外突然有人輕輕敲門。
蕭澎充耳不聞。
長生店內還有伙計，他自會去應付。
大門沒有閂上，敲門的人似乎是多此一舉。
丁半駝一跛一拐的走出去，抬頭一看，來者不只一個，而是總共九個。
丁半駝是這間長生店裏年紀最大的老伙計，他工作速度雖然稍慢，但却是最勤力的。
丁半駝一怔。
怎麼忽然這麼多人來到這裏？
看樣子，他們都是武林中人，只見這九人都佩着武器，殺氣騰騰，好不厲害。
但丁半駝一點也不驚慌。
就算對方有九十個人來到這裏，他也不怕。
在金星城中，絕大多數人都以爲丁半駝是個孱弱老頭。
但丁半駝眞正的來歷，他們又怎會知

道呢？

× × ×

在門外的九人，其中一人，正是邊白眉。

邊白眉的手中，握着一把九尺長的大刀。

這一把大刀，是邊家村最沉重的一件兵器。

這許多年來，就連邊白眉都捨不得使用它。

丁半駝微微一笑，道：「幾位大駕到此，未知有何賜教？」

邊白眉冷冷一笑：「閣下似乎並非等閒之輩。」

丁半駝乾咳一聲，道：「小老兒乃不折不扣的草包，如何又會是並非等閒之輩，這位大老爺別取笑了。」

邊白眉嘿嘿一笑，金刀頓地，鏗然有聲。

「假如老夫沒有看錯眼，閣下就是二十年前在苗疆萬毒魔峽，把苗疆八毒殺個片甲不留的奪命神駝丁老四！」

丁半駝哈哈一笑：「明人面前不說暗話，老兄果然眼光不差，連丁某這種微不足道之輩也認識得如此透澈。」

邊白眉冷冷道：「老夫來到這裏，是要告訴你一個消息。」

丁半駝詫道：「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啊？」

邊白眉冷笑，揚眉道：「對於你來說是壞消息，但對於整個武林而言，這個消息却是好極了。」

丁半駝道：「請說。」

邊白眉道：「佘黑死了。」

丁半駝嘆了口氣。

「你來到這裏，就是要把這件事告訴丁某？」

邊白眉冷笑道：「你是佘黑的老朋友，難道你不想替他報仇雪恨？」

丁半駝道：「丁某已好多年未曾殺人了。」

邊白眉道：「這……今日又何妨破例一次。」

丁半駝搖搖頭，道：「不能。」

邊白眉道：「何以不能？」

丁半駝臉上露出黯然之色，道：「丁某昔年的身手，如今已無法重現。」

邊白眉一怔。

丁半駝忽然重重一咳，道：「五年前，丁某因練功走火入魔，全身武功盡廢，這件事情閣下當然不會知道。」

邊白眉更是一陣發呆。

丁半駝揮了揮手，轉身入店，黯然道：「丁某現在已是全無半點武功之人，你要找對手，恐怕會令你大失所望……」

他的聲音越來越蒼涼。

英雄與梟雄，他們的末路都是同樣蒼涼可怕的。

連邊白眉都有點替他可惜。

武功必須經過長時期的苦練，才能達到一定的成就，但一個人的武功竟被廢掉，那只是轉瞬間的事情。

以丁半駝這種高手，居然也會因練功走火入魔而喪失武功，的確太可惜了。

但就在丁半駝轉身入店之際，他的左手忽然向後輕輕一揚。

只見十二點寒星，分從三路襲擊邊白眉。

這一手暗器功夫不但清脆俐落，而且更在令人最意想不到的情況下打出！

(三)

丁半駝昔年縱橫江湖，絕少使用暗器的。

很多人甚至以為他對暗器這一種功夫，根本就不行。

但只有絕少的人，才知道丁半駝為甚麼絕少使用暗器。

他少用暗器，是因為他這個人狡智百出，他的招數甚至比暗器還更令人防不勝防。

既然如此，他又何必使用暗器。

然而，他的暗器功夫絕對不弱。

他這十二顆寒星，每一顆都足以勾魂奪魄，取人性命。

那是毒力極强的蠍尾針。

但邊白眉沒有被毒針擊中。

十二枚毒針無聲無息的發出，而且雙方的距離並不遠，看來邊白眉一定會死在毒針之下。

他能够避開這十二枚毒針，是因為他根本完全沒有相信丁半駝的鬼話。

如果他相信丁半駝所說的任何一個字，那麼現在他必然是一個死人。

邊白眉手中的大刀，雖然沉重，但他居然就用這一把沉重的大刀，把丁半駝所發出的蠍尾針完全擋開。

丁半駝冷冷一笑。

他的攻擊當然不只是那十二枚蠍尾針，接着而來的，還有穿心爪。

邊白眉刀勢急變，向丁半駝雙手削過去。

丁半駝兩爪一翻，居然向邊白眉的雙腕爪去，這一着連消帶打，勢子之快實在令人難以想像。

邊白眉一聲厲喝，奇招突出，竟然一口就向丁半駝左手咬去。

誰也想不到以邊白眉這種身份，居然也會有此一着。

這一着的確令人意外，就連丁半駝也萬萬意想不到。

丁半駝招式去勢已老，一時間竟然不及閃避。

邊白眉也不客氣，一口咬了個着實。

丁半駝痛得急忙縮手。

但就是這麼一縮，邊白眉的大刀已趁勢由左上方斜削而下，直砍他的胸膛。

丁半駝一凜。

說時遲那時快，邊白眉手起刀落，丁半駝胸膛登時被削開一半。

丁半駝臉色大變。

他瞪大了眼睛，怒道：「你……簡直是條……不要臉的老狗……」

邊白眉却毫不動容，伸手把大刀上的血漬抹掉，然後冷冷的看着丁半駝倒了下去！

× × ×

「好功夫！」

長生店內，忽然响起了一陣疏落的掌聲。

「邊家絕技，一口定乾坤，果然是武林中一等一的不世絕學，將來必定會為我輩平添一番異彩！」

鼓掌「稱讚」的人，當然就是這長生店的老闆蕭澎。

丁半駝已硬挺挺的倒在地上，但蕭澎仍然無動於中。

而且，他好像真的很欣賞邊白眉的「殺手招數」。

邊白眉冷冷一笑，道：「你是幽靈谷裏的老幾？」

蕭澎淡淡一笑，盯着邊白眉緩緩道：「你究竟是來買棺木還是來找晦氣的？」

邊白眉道：「老夫是來殺人的。」

「殺人？」蕭澎哈哈大笑：「現在你豈非已得其所哉，把一個手無寸鐵的老人斃於刀下？」

邊白眉沉聲道：「他手無寸鐵，但却渾身上下都是歹毒的暗器。」

蕭澎忽然嘆息一聲：「他在敝店工作多年，從來都沒有與任何人發生爭執，想不到到頭來還是無辜慘死在你的刀下。」

邊白眉完全面不改色，冷冷道：「幽靈谷雖然勢力早已根深蒂固，但要一口氣吞掉金星城和邊家村，還不太容易？」

蕭澎嘆息道：「看來幽靈谷非但不能吞掉甚麼，反而快要給別人吞掉了。」

邊白眉冷笑道：「這是先下手的强，後下手遭殃，與其坐以待斃，倒不如拚將一死闖出重圍。」

蕭澎點點頭，道：「你說的一點也不錯，可惜你還是忘記了一件事。」

邊白眉沉默着。

蕭澎又再嘆息一聲，道：「你雖然很容易就把丁半駝置諸死地，但你却忘記了二十年前，你曾經吃過一次敗仗，幾乎死在玉狼山下。」

聽了「玉狼山」這三字，邊白眉的臉色終於變了。

蕭澎的臉色倏地沉下，冷冷道：「你還是記得『玉面飛狼』藍一星嗎？」

說到這裏，蕭澎的聲音竟然變了，變得完全不像他自己的聲音。

他的聲音甚至不像男人，而是像一條飢餓、憤怒中的豺狼。

邊白眉的臉色倏地煞白。

「你就是……藍一星？」

蕭澎冷冷一笑，忽然伸手往自己臉上一抹。

一抹之下，臉下還有另一張臉。

那是一張冷酷、蒼白得全無血色的臉孔。

這人赫然正是二十年前曾在玉狼山下擊敗邊白眉的藍一星。

(四)

邊白眉的額上，已冒出了黃豆般的汗珠。

二十年前，玉狼山下的一戰，他至死也無法忘記。

那時候他已是名震四方的武林大豪，也是他自出道江湖以來最自傲的時刻。

但在玉狼山下，他為了與玉狼帮爭奪一把名劍，終於引起劇戰。

那一戰，他敗了，而且敗得很慘。

倘若不是他的手下冒着生命危險，把他從敵陣中救出，邊白眉早已死在玉狼山下。

昔年擊敗邊白眉的人，正是號稱「玉面飛狼」的藍一星。

邊白眉經此挫敗之後，在三年內幾乎沒有說過一句說話。

直到後來，江湖盛傳藍一星與幽靈谷中人火併，已死在幽靈谷主的劍下。

至此，邊白眉才鬆一口氣，又再漸漸回復常態。

但那一場可怕的噩夢，直到現在仍還是無法完全忘記。想不到藍一星居然沒有死，而且還變成了幽靈谷的一份子。

× × ×

狼頭杖是藍一星的獨門兵器。

現在，狼頭杖已在藍一星的手中。

狼頭杖只有尺許長短，首尾兩端都鑄着一隻形貌兇惡的狼頭。

狼在張牙。

狼在舞爪。

邊白眉的心却在發冷。

但無論怎樣，這一戰他已無法避免。

當然，在這二十年來，邊白眉的武功又已精進不少，尤其是秘密苦練的千斤斬魂刀，更已大功告成，火侯臻達化境。

邊白眉一聲暴喝，一刀擊向藍一星的右胸。

長達盈丈的大刀，在邊白眉的手中，就像一枝竹桿般輕盈。

大刀挾着雷霆萬鈞之勢，連人帶刀飛前向藍一星撲去。

藍一星冷笑：「來得好。」

這三個字才出口，他的人已把大刀閃避開，然後反手就是一杖疾點邊白眉的心窩。

邊白眉側身閃讓，左手提刀，右掌突然向狼頭杖抓去。

藍一星冷冷叫道：「大胆！」

杖勢一變，不再點向邊白眉的心窩，却向上移高半尺，點向邊白眉的咽喉。

邊白眉身子急急向後退。

但藍一星這一杖又是虛着，他真正致命的殺着竟然是他的一條左腿。

呼！誰也無法形容藍一星這一腿是怎樣踢出去的？

只見腿影一閃，邊白眉就突然彎下了腰，掩着了前額。

藍一星立刻退出戰圈，冷冷的對其他八人道：「他的頭骨已然盡碎，就算華陀再生，也無法把他的狗命挽回。」

邊家村的八位高手同時面面相覷。

邊白眉的大刀已跌在地上。他的人也支持不了多久，終於氣絕身亡。

藍一星冷冷一笑，又道：「這裏的棺材木多的是，隨便揀一副給他好了。」

邊家村八大高手臉色蒼白如紙。

突聽一人大笑道：「狼魔果然慷慨萬分，老子也想向你討一副棺木。」

無影幽靈　樓下有洞

(一)

這間長生店的生意一向都並不怎樣的好。直到今天，需要棺木的人雖然不少，但長生店仍然沒有一分錢的進賬。

幸好藍一星根本就不在乎。

這個「討棺木」的人，赫然是一個身材胖大得出奇的大胖子。

藍一星目光一閃，道：「杭州唐門的唐大少爺？」

大胖子嘿嘿一笑：「不錯！」

藍一星冷冷問道：「聽說令尊是個老頑固。」

唐竹權道：「對，老子的老子是個老頑固，這是連老子也不能否認的事實。」

藍一星道：「常言有道，有其父必有其子，看來你也和唐老人同樣頑固。」

唐竹權道：「也許是的。」

藍一星道：「唐大少爺討取棺木，未知有何用處？」

唐竹權道：「相信你一定會認識非殺不可罷？」

藍一星想了想，道：「那又如何？」

唐竹權嘆了口氣，搖搖頭道：「這傢伙有點不妙。」

藍一星沉聲道：「閣下的說話，也未免太兜圈子了。」

唐竹權瞪眼道：「老子說話有時候很爽快，但有時候偏偏却喜歡這麼兜圈子，目的是要把你的肚皮悶破，那又怎樣？」

藍一星一呆。

他與唐竹權素未謀面，當然不知道這個天下第一號大醉鬼的說話，往往能令人連昨夜吃進肚子裏的飯都噴出來。

他的道理，往往比女人的道理更夾纏不清，但偏偏又令人難以反駁。

藍一星談吐詞令並不甚佳，當然更不是唐竹權的「敵手」。

他只好板起臉，一言不發！

他一言不發，唐竹權又再繼續侃侃而談。

「非殺不可武功極高，連老子也相當佩服，他的劍法就算不是天下第一，最少也在天下第九萬九千八百零九名之內。」

藍一星聽得眉頭大皺，差點沒有連耳朵都撕了下來。

唐竹權又道：「他在殺手這個行業混得很不錯，可惜就是命運差了一點，正是既生瑜，何生亮——」

說到這裏，藍一星好像已有點明白：「你指的是莫非是司馬血？」

唐竹權裂嘴一笑，道：「想不到你還不算太笨，你猜對了，但你為甚麼不再猜下去？」

藍一星盯着他，半晌才道：「難道非殺不可殺了司馬血？」

「錯！」唐竹權冷笑道：「剛好相反，是司馬血殺了非殺不可。」

藍一星的臉色很難看。

唐竹權淡淡道：「非殺不可是幽靈谷的一名悍將，他死在司馬血的劍下，的確不妙。」

藍一星道：「你是到這裏來為非殺不可的討取一副棺木的？」

唐竹權搖搖頭，道：「不是為了他，而是為了你。」

「為了我？」

「老子打算先把你宰掉，埋葬掉，讓這個城市乾淨一點，然後才去埋葬非殺不可。」

藍一星冷笑。

「好！」他的臉色有點發青，但神態仍然異常鎮定：「藍某人早已想領教領教杭州唐門的不世絕學，難得唐大少爺有此雅興，正好向閣下討教一二。」

最後一句話還未說完，他的狠頭杖已突然出手，疾點唐竹權的小腹。

（二）

唐竹權的小腹實在不能算小。他的小腹簡直比別人的胸膛還大三倍。

藍一星一杖擊去，唐竹權居然既不招架，也不閃避。

藍一星一凜。

一杖擊下，沒有打空。

但這一杖却又好像打空了。

唐竹權的人沒有動，他的肚子也沒有動，但狼頭杖擊下去，却竟然毫無着力之處。

藍一星冷笑：「好氣功！」

他隨即把狠頭杖抽出，再向唐竹權的鼻子上戳去。

這一杖可不是開玩笑的，唐竹權也不敢再托大，側身讓開。

藍一星兩杖未奏膚功，竟突然施用暗器。

他的暗器，原來是暗藏在狠頭杖內。

嗤！嗤！嗤！

一連三聲異響，三枝小箭，從狠頭杖中閃電般的射出，襲向唐竹權的咽喉。

雙方的距離實在太短，藍一星這一着最少已有九分把握可以把唐竹權殺死。

但唐竹權沒有死。

他的手指雖然和他的身材同樣肥大，但其靈活的程度，却令人有不可思議的感覺。

三枝小箭，居然都給唐竹權的手指一一接下。

藍一星突然大笑。

原來小箭有毒。

不是尋常的劇毒，而是一種劇毒中的劇毒。

這種毒藥非但見血封喉，而且還可以從皮膚滲透到血液之內，一個時辰內立死無救。

唐竹權以手接箭，他已中毒無疑。

× × ×

藍一星的年紀雖然不算太老，但其狡猾之處，往往尤在許多老狐狸之上。

杭州唐門，雖然與幽靈谷並無怨隙，但幽靈谷要稱霸武林，這一個勢力龐大的家族，始終是一塊絆脚石。

尤其是現在杭州唐門與蜀中唐門的關係甚為密切，這兩大唐門二合為一，其力量就更不能低估。

兩大唐門與幽靈谷將來肯定無法並存於世。

既然如此，自然是先下手為强。

倘若能夠把杭州的大少爺擊倒，對兩大唐門將會是一個不小的打擊。

這一戰，藍一星已智珠在握。

唐竹權必已中毒。

× × ×

唐竹權接暗器的手法的確不錯。

但又有誰能料到小箭本身，居然有這種奇毒呢？

藍一星也認為唐竹權已中毒。

可是，這一次他料錯了。

唐竹權不錯是以手接箭，但他的一雙手，原來竟已戴上了其厚無比的人皮手套呢！

他是有備而戰，他的心思絕非像外表般糊糊塗塗。

唐門本是用毒的大行家，杭州唐門雖然少用毒藥暗器，但論到這一方面的本領，杭州唐門是絕對不比蜀中唐門輸虧多少的。

直等到藍一星知道唐竹權沒有中毒的時候，他已中刀倒下。

（三）

唐竹權沒有刀。

藍一星所吃的一刀，並非唐竹權所發，而是龍城璧的風雪之刀。

龍城璧、司馬血、高霸都來了。

龍城璧不喜歡以衆欺寡。

但對付毒辣的敵人却例外。

藍一星的暗器，實在太歹毒、太陰險了。

對付他這種人，龍城璧例必不客氣。

而且唐竹權手無寸鐵，他在形勢上是比藍一星輸虧的。

龍城璧突然而來，但他這一刀也並非從後面暗箭傷人，而是從正面襲擊藍一星的。

藍一星看見龍城璧，也看見龍城璧手裏的刀。

但龍城璧的刀實在太快。

當他看見這個人，和這一把刀的時候，他連閃避都來不及。

但這一刀並不致命。

龍城璧並非存心要取他的性命，他只想讓這個毒辣的惡魔乖乖躺下。

藍一星、非殺不可在幽靈谷中的地位雖然頗高，但他們絕非幽靈谷最主要的人物。

龍城璧、司馬血的決定是：深入虎穴，直闖幽靈谷。

這是解決事情最徹底的辦法。

× × ×

藍一星已被龍城璧制服，他的敗落是相當突然，也是令他無話可說的。

他無話可說，但龍城璧却要逼他說出幽靈谷的所在地。

藍一星雖然武功不錯，但骨頭却不怎麼硬。

在龍城璧的逼問下，他終於把幽靈谷的秘密吐露。

原來幽靈谷竟然在霸王樓之下。

高霸聞言，連連搖手，喃喃道：「這怎麼可能？幽靈谷怎麼會在霸王樓之下？那是我的地方……」

藍一星詫然道：「閣下是誰？」

「高霸。」

「霸王樓主高霸？」

「正是。」

藍一星嘆了口氣道：「難怪你不肯相信，但事實的確如此，幽靈谷雖然名為幽靈谷，但實際上並非山谷，而是山洞。」

高霸楞住了。

他不敢相信那是事實。

但更令他吃驚的，還是另一件事。

藍一星告訴高霸：「呂鳳凰就在幽靈谷中。」

（四）

呂鳳凰為甚麼會離開高霸？

據說呂鳳凰的同門二師兄，是一個文武雙全的劍客。

他叫段護。

段護一直都暗戀呂鳳凰，但呂鳳凰最後却嫁給了高霸。

段護當然很失望。

他與白寒血是好朋友，但他們却同時愛上了呂鳳凰。

可是，呂鳳凰沒有垂青於他們其中之一，所以在這一件事來說，他們都是同病相憐的。

然而，禍事忽至。

段護突然被人毒殺。

而江湖上却有人盛傳，毒殺段護的兇手，正是高霸。

接着，呂鳳凰就離開了高霸……

× × ×

卋年舊事，高霸無法忘記。

這些日子以來，他無時無刻不在想念呂鳳凰。

但現在藍一星却說幽靈谷就在霸王樓之下，而呂鳳凰却在幽靈谷中……

這又怎能令他相信呢？

可是，就算他絕對不相信，他也要去找尋一個正確的答案。

畢竟為了呂鳳凰，他已付出了太多、太多。

就算再付出更多、更大的代價，只要能夠再與她聚首，他亦絕不會吝嗇。

高霸本來就不是一個吝嗇的人。

× × ×

他們匆匆趕到金星城，但接着又匆匆離開。

然而他們在金星城所幹的事，却已足以震動江湖，並且影响到今後武林大勢。

他們沒有一個是平凡的人。

除了他們之外，又有誰正在向幽靈谷挑戰呢？

有！

武林中正義之師，是永遠不會滅亡的。他們當然想不到，在他們還未找到幽靈谷的所在之前，幽靈谷外已出現了「很熱鬧」的情況。

× × ×

藍一星並非胡說八道。

幽靈谷的確就在霸王樓下的山腹之中。世人一直以為幽靈谷是一座山谷，那是錯誤的。

以前不少人「勇闖幽靈谷」，結果俱是一去不回。

他們並非被困谷中，而是被困在山洞之內。

幽靈谷茶毒武林，遺禍之烈，實在驚人。

在武林中被人稱為老頑固、嫉惡如仇的杭州老祖宗唐老人，他對於這件事早就着手追查。

雖然幽靈谷一直都沒有對杭州唐門有所侵犯，但唐家的人仍然提高警惕。

與其眼巴巴的看着對方勢力坐大，遺禍武林，倒不如先向幽靈谷下手。

唐老人甚麼都不怕，他的勇氣絕不比五十年前減弱。

除了唐老人之外，對幽靈谷恨之切骨的，還有醫谷主許竅之。

幽靈谷與醫谷原本無仇無怨，但近年來醫谷的老醫士，却先後有四人被暗殺喪命。

這是一件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的兇殺案。

這四個老醫士，平素絕少與外界接觸，更沒有與任何人結怨，他們爲甚麼會被暗殺呢？

許竅之身爲醫谷谷主，他當然有責任把他這四宗命案的兇手找出。

不但許竅之全力追查這四宗命案，就連唐老人也不遺餘力，誓要把兇徒找出。

因爲那四名醫士之中，其中有一人也是姓唐，而且更是杭州唐門的一份子。

只不過他喜歡躭在醫谷裏鑽研醫術，所以才會成爲了醫谷的老醫士。

集合了杭州唐門與醫谷的力量，這四宗命案的兇手終於被查出。

兇手是幽靈谷的無影幽靈。

（五）

在霸王樓不遠處，有一條非常險峻的山路。

山路雖然崎嶇，景緻却很美麗。

在這條山路的西面，有一叢密林，密林內原來居然別有洞天。

穿過這一叢地勢崎嶇的密林，前面居然又有一條隱秘的小路。

沿着這條小路再向前走二十來丈，卽可發現盡頭處原來竟有一個龐大的山洞。

這時候，洞外有人。

那是一個灰袍老人，一個白衣書生，還有兩個手持巨斧的黃衣漢子。

灰袍老人是杭州老祖宗唐老人。

白衣書生其實也不像個書生，因爲書生最少不會腰懸金刀。

但除了這一點之外，又有誰能說他不是個書生，不是個讀書人。

他就是醫谷谷主——許竅之。

還有那兩個手持巨斧的黃衣漢子，他們都是呂鳳凰的師叔。

這兩個漢子雖然俱以巨斧作武器，但他們的斧頭並不一樣。

其中一人用的巨斧，是以木爲柄，斧鋒銹漬斑斑，好像連小樹都砍不斷似的。

但另一人所用的巨斧，却竟然是黃金鑄造，整柄巨斧金光閃爍，奪目已極。

用銹斧者，係上任丐帮帮主的表弟，他本是丐帮一份子，但却被表兄撵出丐帮，理由是這人根本不是個好乞丐。

如何才是「好乞丐」。

天曉得！

總而言之，他幹乞丐不成，却成爲了雙斧堡的副堡主。

他姓樂名不悲，除了三十六路開山斧之外，還有五十二式小天星掌力，也是霸道巳極的武功。

至於另一個也是身穿黃衣的漢子，他的身材並不魁梧，但手中的一柄黃金巨斧，却最少超過九十斤以上。

他是樂不悲的師兄，複姓歐陽，名天行，他練的也是三十六路開山斧，但功力却比樂不悲更勝一籌。

他是雙斧堡的堡主。

但他沒有架子。

不論大架子或者是小架子，都一概沒有。

歐陽天行和樂不悲都很愛呂鳳凰，呂鳳凰的武功也有不少是由他們傳授的。

在唐老人、許竅之、歐陽天行和樂不悲的努力追查下，終於比龍城璧等人更早一步到了幽靈谷的所在。

他們要找尋呂鳳凰。

同時，更要找無影幽靈算帳！

× × ×

幽靈劍手　無影無形

（一）

幽靈谷其實是幽靈洞。

洞內一片黑漆。

歐陽天行、樂不悲各自燃亮了一把火炬，逐步向前邁進。

唐老人、許竅之抖擻精神，也是不敢怠慢。

他們一直向前走。

洞內一片黑暗，但遠處却傳來一陣火光。

洞內並不曲折，彷彿只有一條直路。

火光漸近。

火光燃亮之處，赫然竟是一座豪華大廳！

× × ×

大廳燈光本來不算明亮。

但是他們來到大廳之後，廳中突然亮起無數慘綠色的燈光。

氣氛倍覺妖異。

但歐陽天行等人，俱已久歷江湖風險，他們並沒有眞正的感到畏懼。

但任何人置身在這等環境裏，却難免會覺得很不舒服。

他們雖不怕，但這種不舒服的感覺也同樣存在。

大廳高處，有一塊橫匾。

橫匾上沒有字，只有一具慘白色的骷髏骨頭！

唐老人冷冷一笑：「他們裝神弄鬼的本領倒是不錯。」

他的語聲還未落下，大廳外巳傳來了一個人陰森森的笑聲。

只見兩個穿着紫色繡花長袍、頭戴黑白相間的高冠的老人，一步一步的從大廳外走了進來。

這兩個老人不但衣飾相同，連臉孔的形狀也幾乎是一模一樣。

唯一有所分別的，就是其中一個滿頭白髮，而另一個却沒有頭髮。

唐老人冷冷一笑：「你們是誰？」

白髮老人冷冷一笑，道：「我們都是幽靈。」

「幽靈？」

「不錯，幽靈谷中只有幽靈才可以存在。」

歐陽天行重重「呸」一聲，道：「放屁！」

禿頭老人翻了翻白眼，目中兇光四射，直逼着歐陽天行冷冷道：「你是誰？」

歐陽天行冷笑道：「我是專殺幽靈的殺手！」

「專殺幽靈？」白頭老人盯着他，忽然笑了。

他的笑聲並不响亮，但却令人有毛髮悚然，如聽寃鬼夜泣的感覺。

歐陽天行雖然向來大胆，但仍然覺得這兩個高冠老人，令人心中產生一種說不出的寒意。

白髮老人又冷冷道：「我現在倒想看看你怎樣專殺幽靈！」

「幽靈」二字還在嘴邊，他的手突然就已幾乎抓在歐陽天行的頸子上。

歐陽天行金斧急揮。

但白髮老人的手却像蛇兒般向他的金斧纏去。

歐陽天行斧勢雖急且勁，想不到白髮老人竟然絲毫不懼，而且一出手就把他的金斧緊緊拏住。

歐陽天行一凜，正待變招，那知白髮老人的左掌來得更是兀突，居然在絕不可能的情況下，一掌重重擊在歐陽天行的小腹上。

× × ×

白髮老人的武功果然厲害。

歐陽天行連他的三招都擋不住。

樂不悲急急揮斧，但唐老人却伸手把他勸開。

連歐陽天行都不是白髮老人的敵手，樂不悲當然更非其敵。

幽靈谷中，有多少具有這等武功的高手？

倘若只有這兩人的話，唐老人仍然不怕。

但這等高手繼續出現，那麼情況可不大妙。

還有無影幽靈，他又是否會在這山洞中出現呢？

（二）

歐陽天行巳敗。

他受傷非輕，但他仍然站立原地，沒有倒下去。

許竅之眉頭一皺，連忙用碧血靈芝丸爲他療傷。

白髮老人嘿嘿冷笑：「專殺幽靈的殺手，原來武功不外爾爾。」

唐老人板着臉，忽然沉聲道：「你們在幽靈谷中，除了谷主之外，恐怕只有無影幽靈的地位比你們更高。」

白髮老人冷笑道：「這件事你看得很準。」

唐老人嘆了一口氣，道：「倘若老夫沒有看錯，你們該是三十年前便巳在中原武林叱咤風雲的褚氏雙煞。」

許竅之聞言，不禁動容道：「莫非是褚放、褚空兩位老前輩？」

唐老人冷冷一笑：「這種『老前輩』，世間上少一個總比多一個的好。」

許竅之不能不同意唐老人的說話。

事實上，與其稱呼他們爲老前輩，倒不如稱呼他們爲老魔頭更貼切一點。

三十年前，褚氏雙煞在中原武林，除了風雪老祖之外，他們誰也不怕。

直到風雪老祖不再涉足中原之後，褚氏雙煞也沒有再在江湖上露臉。

一般人都以爲他們巳經物化。

許竅之年紀不大，褚氏雙煞睥睨江湖之際，恐怕他還未出世！

× × ×

褚放一出手，就巳擊敗了歐陽天行，由此可見這兩個老魔頭的武功，比起三十年前又巳精進不少。

但唐老人雖然甘冒奇險，直闖幽靈山谷，他當然不會對任何強敵心存畏懼。

許竅之血氣方剛，雖然平時比較沉靜，但到了這種關節上，他也絕不會因爲出現了強敵而感到氣餒。

褚放、褚空兩人，給予許竅之的威脅和壓力，是相當沉重的。

唐老人突然冷冷叫出一聲：「殺！」

× × ×

殺字一出，他仍然紋風不動。

但許竅之的金刀巳出手。

這一刀迅快絕倫。

一蓬金黃燦爛的刀光，直向褚放的頭上罩去。

褚放陰惻惻一笑，身形一閃，已把許竅之的金刀輕輕避過。

雖然許竅之這一刀沒有命中目標，但他的刀勢並沒有改變。

褚放的左手，巳閃電般向許竅之的咽喉部位纏去。

他的手巳險些揑在許竅之的喉核上。

但許竅之突然猛側身，飛腿踢向褚放的心窩。

這一腿快、狠、準，而且更令人防不勝防。

連褚放都想不到這個年青人的腿法如此厲害。

倘若他還不閃退，卽使能够揑斷許竅之的頸子，他也難免會給對方踢碎心脈而死。

褚放年紀雖老，但他還不想死。

既不想拚個同歸於盡，只好放棄那一招揑喉的殺着。

他終於退讓。

他退讓，許竅之可不放鬆。

一蓬又一蓬的刀浪，不斷地向褚放湧過去。

褚放雖然武功極高，但剛才他不顧與許竅之拚個兩敗俱傷，現在却反而落了下風。

高手相爭，一絲一毫的錯誤足以影响整個戰果。

褚放一上來就巳輕易擊敗了歐陽天行，但他却沒有想到，歐陽天行雖然在江湖上的輩份比許竅之爲高，但論到武功，仍然是許竅之比他更強的。

褚放一時大意，終於爲許竅之所乘，把他逼的手忙脚亂。

姑勿論這一戰最後勝敗如何，許竅之能够把褚放這個老魔頭逼得手忙脚亂，就憑這一點巳足以令唐老人對許竅之的武功刮目相看。

許竅之、衞空空與龍城璧三人號稱江湖三大奇俠，其中以許竅之最獲得唐老人欣賞。

唐老人喜歡他那份穩重沉着的性格，對於龍城璧，却是認爲他放蕩猥薄，並不可靠。

浪子如湖水上的飄萍，他們沒有根。沒有根基的浪子們，又怎會可靠？

但這却是見仁見智的事。

最少，許竅之就認爲龍城璧雖然是個浪子，但却比任何人還更可靠！

（三）

褚放被許竅之逼的手忙脚亂，可算是大出意料之外的。

但就在他最狼狽的時候，褚空突然施放冷箭。

他的衫袖中暗藏飛刀。

他的飛刀突然出手。

颯！颯！颯！

三把飛刀，分別向許竅之的頭、胸、腹三處要害射去。

褚空昔年在江湖上，有「魔王之刀」的稱號。

他的「魔王之刀」，就是飛刀。

那不是尋常的飛刀，而是經過特別精心研製的飛刀。

這種刀鋒利異常，而且淬上奇毒，任何人中刀，一個時辰之內就會全身肌肉潰爛而死。

許竅之正在全心全意對付褚放，冷不提防褚空有此一着，登時變成兩難兼顧的局面。

那只是刹那間的事。

但就在這短短刹那間，許竅之已有了很正確的決定。

他無法再對付褚放，還是保存性命要緊。

叮！叮！叮！

三把飛刀，居然同時給許竅之的金刀震跌在地上。

在同一刹那間，褚放感到壓力大減。

但他絕對沒有放過反撲的機會。

他趁勢撲前，一掌向許竅之的背心拍去。

唐老人一聲暴喝，怒道：「以老欺少，以衆凌寡，還算甚麼老前輩！」

怒喝聲中，他的松木紅纓槍已如毒蛇般向褚放的腰間疾刺。

樂不悲也擧斧加入戰圈。

倘非唐老人及時出手，許竅之恐怕難逃中掌的厄運。

這一來，雙方陷入了激烈兇險的混戰中……

× × ×

正當洞內殺得天昏地暗的時候，龍城璧、司馬血、唐竹權與高霸也已來到了洞外。

藍一星沒有說謊。

他出賣了幽靈谷，保存了自己的一條性命。

唐老人進入幽靈谷並無阻擋，直到那座大廳才與褚氏雙煞發生激戰。

但龍城璧等人還未進入洞內，便已給十一個白衣人攔截了去路。

十一個白衣人，但却有十二把長劍。

因爲其中一個白衣人，他的手上共有兩把劍。

龍城璧雪刀橫胸，道：「你們是甚麼人？」

手持雙劍的白衣人冷笑道：「我們是幽靈谷的幽靈。」

龍城璧目光一閃：「據說幽靈谷中武功最厲害的是無影幽靈。」

手持雙劍的白衣人冷然道：「我就是無影幽靈。」

龍城璧淡淡道：「原來閣下就是無影幽靈，那很好。」

無影幽靈道：「等到你雙劍貫胸的時候，那就不好了。」

龍城璧道：「你對自己的劍法好像很有信心。」

無影幽靈道：「當然！」

龍城璧道：「如果在下沒有猜錯，你不但是無影幽靈，而且也是幽靈谷的谷主哩。」

無影幽靈沉默了一會，才道：「你的確沒有猜錯。」

（四）

無影幽靈靜靜的站在那裏，臉上帶着三分冷酷無情的笑容。

高霸突然大聲道：「你把她囚禁在甚麼地方？」

無影幽靈冷冷的看了他一眼，忽然嘆道：「你並不是個好丈夫。」

高霸冷笑：「這點與你沒有關係。」

無影幽靈道：「你若是好丈夫，就絕不該把段護置諸死地！」

龍城璧截然道：「閣下這句說話，未免是含血噴人。」

「含血噴人？」

「不錯，毒殺段護的絕不是高霸，高霸絕不會暗箭傷人。」

「你對他有如此信心。」

「高霸的性格如何，在下很清楚。」

「然則你認爲段護又是誰所殺？」

「是你。」

「我？」無影幽靈哈哈一笑：「我爲甚麼要殺段護？」

龍城璧冷冷道：「你殺段護，就是要把這條可怕的罪名，加在高霸的身上。」

無影幽靈道：「你的說話未免太過份一點罷？」

突聽得唐竹權大聲道：「一點也不過份，因爲老子已查出，你生平只看上一個女人，她就是呂鳳凰！」

× × ×

無影幽靈不再說話了。

唐竹權一直都沒有說過一個字。

但他一開口，就已把無影幽靈心中的奸謀完全剖露出來。

無影幽靈沉着臉。

他手中的一雙長劍，彷彿兩條惡毒的毒蛇，隨時都準備擇人而噬。

唐竹權一向都不怕這種人，雖然這種人比毒蛇還更惡毒百倍。

「老子先來領教閣下的幽靈劍法！」

× × ×

唐竹權果然第一個首先動手。

但無影幽靈却沒有上前應戰。

他身後的兩個白衣劍手分從左右而上，迎接了唐竹權的攻勢。

唐竹權嘿嘿冷笑：「這兩個兔崽子還不是來送死的？」

他口裏驕狂，手下却也絕不含糊。

但這兩名白衣劍手的劍法相當驃悍，他們根本就不理會唐竹權怎樣出手，一味只顧揮劍向前衝殺。

左方一人連刺八劍。

右方一人發出劍招次數較少，但每一劍都更兇悍、更狠辣。

唐竹權身材胖大，但身形依然異常迅速。

雖然對方劍招如網，但他的五絕指法同樣給予對方極大的威脅。

但這兩名白衣劍手彷彿完全不知道唐竹權的五絕指法具有強大的殺傷力，依然不顧一切的盡力拚搏。

唐竹權冷冷道：「好大的胆子。」

突聽得其中一人發出一聲悶响。

那是站在左方的白衣劍手，他的咽喉已被唐竹權的手指戳穿了一個血洞。

這一擊絕對致命。

但餘下來的另一劍手，却突然發出了極爲精采的一劍。這一劍，就連司馬血這位劍法上的大行家，亦不由暗暗叫好。

他的劍法一直都是勢兇力猛，但這一劍却彷彿輕如無物，無影無形的就刺在唐竹權的胸膛上！

幽靈幻滅　鳳凰于飛

（一）

劍光已穿過唐竹權的衣裳，直刺入他的腔膛。

這一劍絕對可以把唐竹權殺死。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唐竹權的左手突然向白衣劍手的劍鋒上抓去。

鏗！這一把精鋼鑄造的長劍，竟然就像脆竹般被唐竹權一手折斷。

白衣劍手這一劍固然精采，但唐竹權這一手功夫更是乾淨俐落。

連無影幽靈的眼色都有點變了。

唐竹權折斷對方的長劍，順勢一衝，突然用膝蓋猛撞白衣劍手的小腹。

這一撞之力，眞箇非同小可。

白衣劍手雖然驃悍，但他也捱不起這一擊。他的腸臟彷彿已被完全搗亂，身子蹌踉後退。

唐竹權沒有繼續追擊。因爲他雖然折斷了對方的長劍，但仍然還有半截劍尖留在體內。他已受傷。

唐竹權想不到這一戰雖然獲勝，但却贏得那麼驚險，由此可見，幽靈谷的劍手，絕不尋常。

× × ×

無影幽靈的目光，忽然盯在高霸的身上。

高霸冷冷道：「你一直都很想找個機會與我交手？」

無影幽靈道：「高樓主神功蓋世，能與閣下一戰，未嘗不是一件痛快的事。」

高霸冷笑：「既然如此，高某自當奉陪。」

無影幽靈道：「但你手中無棒。」

高霸沉着臉，道：「霸王棒已埋在地下。」

無影幽靈道：「據說高樓主的『霸王十七棒』，棒下從無活口。」

高霸道：「不錯。」

無影幽靈道：「如此說來，霸王十七棒的確是不世絕學。」

高霸不置可否。

他也和龍城璧一樣，不喜歡在自己的臉上貼金。

無影幽靈忽然嘆了口氣，道：「高樓主與本谷主這一戰勢在必行，但高樓主少了一根霸王棒，就算本谷主贏了這一仗，也是不大光采。」

唐竹權雖然已經受傷，但仍忍不住破口大駡：「你這種狗熊有甚麼光采可言？簡直大放厥詞，他媽的不知所謂。」

無影幽靈臉色一寒：「唐大胖子，這裏是幽靈谷，可不是杭州唐門，你還是少胡說八道，留點氣力，給自己療養傷勢好了。」

唐竹權冷哼一聲，不再說話。

龍城璧却道：「既然你認爲高樓主手中有棒才打得過癮，相信高樓主亦大可破例，把霸王棒拿出來，雙方來一個公平的交戰。」

此言一出，司馬血首先贊成。

高霸沉吟片刻，終於道：「既然如此，這一戰不如在霸王樓上進行。」

無影幽靈道：「你的霸王棒就埋在霸王樓之下？」

高霸道：「不錯。」

無影幽靈道：「好，本谷主就與你在霸王樓上，公平決戰！」

（二）

埋在地下的霸王棒又再重現江湖。

高霸握着霸王棒，心中無限感觸。

他想起昔日與呂鳳凰在一起的時候，他曾握着她的手，教她怎樣使用霸王十七棒。此情此景，何日才可再重現？

無影幽靈已在霸王樓上。

在這裏，他是來客，高霸是主人。

高霸向無影幽靈抱拳爲禮，凜然道：「請出手。」

無影幽靈忽然嘆了口氣道：「本谷主眞希望你不是我的敵人。」

高霸冷冷道：「但我是你的敵人。」

既是情場上的敵人，現在更成爲了戰場上的敵人。

高霸又再道：「請動手。」

無影幽靈吸了口氣，終於雙劍齊出，向高霸刺出了第一劍！

× × ×

冷森森的劍影，幾乎籠罩着整座霸王樓。

劍氣蕭蕭，殺氣奪人魂魄。

高霸身形穩如泰山，手中一根霸王棒，就像一條巨柱，儘把無影幽靈的劍氣擋拒。

無影幽靈劍勢更盛。

滔滔不絕的劍招，有如急風密雨般，把高霸的所有退路完全封鎖。

但高霸仍然守的很穩固。

倏地，無影幽靈的左劍突刺高霸的眉心。

好狠的一劍。

但高霸却以棒迎劍。

「叮」的一聲，迸出一蓬火光。

無影幽靈屢攻不下，劍勢忽變。

嗆啷一聲，無影幽靈雙劍交錯飛射高霸胸膛。

高霸一聲大吼。

「來得好！」

無影幽靈的劍快，高霸的霸王棒更加快。

一聲喫暴，雙劍居然脫手。

但霸王棒亦同樣冲天飛起。

無影幽靈冷笑，突然雙掌疾拍而出。

此時，兩人手中俱無兵器。

高霸當然亦只能以掌相迎。

叭！叭！

四掌緊貼，兩人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同時搖晃不已。

× × ×

他們這一戰，已由兵器相交成爲肉掌相搏。

他們拚的是內家掌力。

無影幽靈的掌力極爲陰寒，而高霸的

掌力却是以剛陽威猛爲主。

這一戰的勝負，將影响到高霸、呂鳳凰兩人的畢生命運。

高霸與無影幽靈交手的地方，是在霸王樓頂。

而龍城璧、司馬血和唐竹權，却在霸王樓之下。

霸王樓上的一戰固然激烈驚險，但霸王樓下的氣氛也是相當緊張的。

幽靈谷的白衣劍手，最少已有二十餘人來到這一座霸王樓之下。

霸王樓的一戰誰勝誰負，不但對高霸和無影幽靈有重大的影响，而且對於霸王樓下的局勢，亦有頗大的關連。

（三）

決戰終於結束。

高霸疲倦地站在霸王樓上，把無影幽靈高高舉起。

龍城璧長長的吐了口氣。

高霸終於擊敗了無影幽靈。

一團黑影從天而降，無影幽靈的屍體被拋了下來。

幽靈谷的白衣劍手同時臉色大變。

他們的士氣已遭到嚴重的挫折。

唐竹權大吼道：「樹倒猢猻散，你們還不快滾！」

「滾」字出口，幽靈谷的劍手果然狼狽四散。

久欲稱霸江湖的幽靈谷，終於在這一役全部崩潰！

高霸已勝。

× × ×

但他付出的代價並不輕。

無影幽靈的掌力至陰至寒，高霸忽然發覺到自己的一雙手快要變成殘廢。

但高霸絕不後悔。

爲了呂鳳凰，就算粉身碎骨，肉化飛灰，却又何妨：

他對呂鳳凰的痴心，殆無疑問。

無影幽靈的一切美夢，却已成空。

× × ×

在洞內那座神秘的大廳內，唐老人、許竅之、樂不悲與褚氏雙煞的決戰，也已進入了決定勝負的階段。

他們之間，以樂不悲的武功較差，但却是最爲勇猛。

他好像不要命似的，不斷的向褚放纏拚。

褚放大不耐煩。

樂不悲想要他的命，他也想先殺了樂不悲，省得碍手碍脚。

樂不悲雖拚勁驚人，但無奈武功的確不如褚放。

終於，他給褚放一掌擊在心窩上，登時吐血畢命。

唐老人的松木紅纓槍，也發揮了最强大的威力。

但褚空悍然不懼，他畢竟是江湖上成名已久的老魔頭。

唐老人縱橫天下，也絕少遇上這麼强勁的對手。

許竅之武功不弱。但與褚氏雙煞相比，仍然無法佔到半點便宜。

終於，許竅之也告受傷倒下。

唐老人孤軍作戰，更覺吃力。

褚氏雙煞氣勢更盛，強如唐老人，也無法同時應付。

松木紅纓槍的氣勢開始減弱。

杭州老祖宗的威風，看來就要被這兩個老魔頭完全毀滅……

× × ×

正當唐老人大感狼狽之際，褚放突然看見了一把色澤暗紅的長劍。

褚放目光一亮。

那是碧血劍。

雖然褚放近年來已絕少涉足江湖，但碧血劍他還是一眼就認了出來。

同時，他也知道碧血劍現在的主人，就是江湖上被稱爲殺手之王的司馬血！

司馬血果然來了。

他若來遲一刻，說不定唐老人也得血流五步，死在這一座神秘大廳之中。

司馬血一出現，許竅之總算放下了心頭一塊大石。

他担心的並非自己，而是唐老人。

許竅之就是這麼樣的人。

他自己也在極兇險的環境中，但他却去担心別人，而不是担心自己。

司馬血人來得突然，劍也來得同樣突然。

他一出手，就首先把褚空與唐老人隔開。

唐老人頓覺壓力大減。

褚空厲聲喝道：「你找死！」

司馬血置若罔聞。

刷！刷！

一連兩劍，毫不客氣的就向褚空的腦袋上削去。

他這兩招劍法，竟然是偷腦袋大俠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

褚空倏地一凜，倘若他的身手稍慢半分，現在恐怕已經腦袋搬家了。

褚放立時大叫道：「小心，他是司馬血！」

聽見司馬血這三個字，褚空的臉色不禁也變了。

「原來是殺手之王，果然有兩手！」

司馬血絕不客氣，刷刷連聲，又是兩劍。

這兩劍不再是砍腦袋劍法，而是他的獨門絕學毒蛇劍法。

殺手之王的劍法，當然絕非等閒之輩可比。

× × ×

唐門槍法，本是獨步江湖的絕學。

剛才，唐老人以一敵三，形勢大大不妙。

但現在以一對一，唐老人又再佔了勝算。

褚放連拚數十招，非但沒有佔到任何便宜，反而最後給唐老人刺傷了大腿。

褚放心中一寒。

他突然對褚空道：「留得青山在，將來還有復仇的機會，咱們走！」

三十年前就已威震中原武林的頂尖高手，終於也要棄甲而逃。

但他們剛欲逃離此地，龍城璧的雪刀已在恭候着。

「風雪之刀！」褚放眞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才認出了一把碧血劍，現在又再看見昔年風雪老祖揚威天下的風雪之刀。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姚玉虎

濮沌書生

淮海姚玉虎，以拳術鳴於時，凡遇好勝者，與之角，而姚輒斃之，以是仇家甚多，但懾其威，無法報復，姚因恣肆益甚，一日，有僧叩門而入，見姚合十曰：敝寺長老久耳盛名，欲瞻風采，特遣小僧，請駕光臨，姚初以素昧平生，却而不允，繼見來意誠敬，料無他患，遂許之，姚子魁武隨行。及寺，導者入報，俄見一老僧，狀貌奇偉，引數十僧徒出迓，魁武知非善類，告父防備。姚曰：彼好意耳，即不然，我何畏彼哉？既登大殿，老僧率徒下拜，咸稱老師，姚乃大悅，固請登閣酒食，魁武曰：殿上可宴，何必高閣，老僧曰：令公子胆怯，第恐僧等所謀，不敢請台從再登矣。姚自許勇敢，生平不知有怯字，命子他去。老僧曰：老師素以赤心示人，天下無匹，令公子思慮遠到，亦堪景仰。命左右進酒爲壽，席間討論武藝，甚爲投機。突聞鐘聲鏜鏜，老僧及其徒數十人忽皆出刀尺撲姚。姚急以手拒之，斃僧徒十餘，傷者無算。然已亦身被數創，卒爲老僧所算。魁武聞父爲害，欲與老僧鬪。然自知不敵，乃匿伏門次伺老僧出，以刀砍其頭，堅不動，刀反飛出尋丈，魁武大駭，急奔得脫，其後不知所終。

龍城璧淡淡道：「正是風雪之刀！」

褚空道：「你是龍城璧！」

「正是龍城璧。」

「好！既然你們都來了，褚某兄弟就算拚了兩條老命奉陪，又算得甚麼！」

他嘴裏說得响亮，但却同時使用暗器，欲殺出一條血路。可是他們的舉動，瞞不過唐老人，也瞞不過殺手之王司馬血。

他們的暗器一出手，唐老人的松木紅纓槍首先就向褚放的腰間狠狠刺去。

褚放急閃。但司馬血却早已和唐老人取得默契，褚放一閃，碧血劍也恰好刺在他閃退之處。

颯！

褚放一聲慘叫，中劍倒下。

褚空大怒，回身飛撲司馬血。但唐老人也在這個時候，刺出了最快的一槍。

褚空的心神又亂。他根本就沒有理會唐老人，同時更想不到唐老人的松木紅纓槍，竟然如此靈活。

褚放還未嚥氣，褚空又已倒下。

他的心窩中了一槍，血如泉湧，顯然再也無法活下去了。

（四）

霸王樓一戰，高霸苦戰獲勝。

雖然他的手一度殘廢，但後來却在許竅之悉心醫治之下，漸漸痊癒。但最令他興奮的，是他終於找到了呂鳳凰。

原來呂鳳凰離開了高霸之後，立刻就被無影幽靈所軟禁。

無影幽靈對呂鳳凰早存傾慕之心，但呂鳳凰却對他毫無好感。

無影幽靈向呂鳳凰提出要求，希望能與她成親。

她當然不肯。

於是，兩人就在這一個問題上，僵持了整整兩年。

無影幽靈也很有耐性。

他認爲呂鳳凰嫁給自己，是遲早間的事。

同時，他更認爲只要自己殺了高霸，成功的機會就會更大。

可是，他錯了。

爲了呂鳳凰，他不惜費盡心血，用盡陰險計謀。

但最後，他仍然無法得償所願。

而且，他還賠上了一條性命！

× × ×

幽靈谷，一直都被人視爲神秘、可怕的地方。

但它終於崩潰、粉碎了。

在這一場風波裏，最倒霉的當然就是金星城主嚴巨和邊家村的邊家父子。

還有，唐竹權也自認很倒霉。

他的胸膛捱了一劍，僥倖不死！

但許竅之却再三囑咐他，在傷癒之前，不能喝酒。

對別人來說，不喝酒並不是大不了的事。

但唐竹權却認爲這是「大災難」。

不過，無論這是大災難也好，小災難也好，他到底還是認爲這是值得的。

江湖俠客，往往就是這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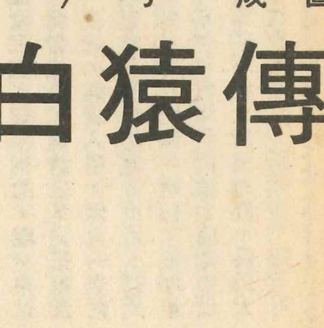
他們爲了別人的事而傷腦筋，甚至皮肉受損，但他們仍然認爲這是值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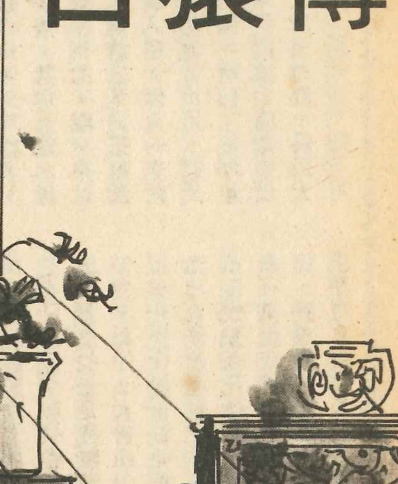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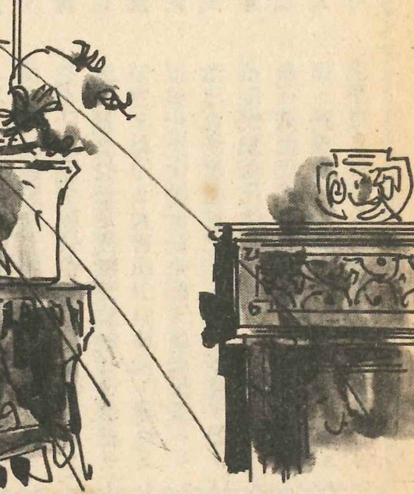
劍客列傳傳奇故事

白猿傳

司馬紫烟・文
子成・圖







為把血債討　手刃奪妻人

大梁武帝大同末年，天下重趨於亂紛，羣雄紛起，這時已建國的有北人拓跋氏，建國號魏，據有北方一帶，天下成了南北對峙的局面。

南方諸夷有進寇之象，南朝的蕭衍大帝命大將軍藺欽主掛帥印，發軍南征，在桂林郡大破李師古與陳徹等叛賊，副帥歐陽紇大將軍揮軍深進，直搗長樂，把苗人驅向深山，陳兵隘阻，然後準備慢慢化整為零，徹底殲滅他們。

歐陽將軍那時正當壯年，擊技蓋世，英雄無敵，馬上一枝長鎗，馬下三尺龍泉，儘管蠻苗兇悍，泯不畏死，但歐陽將軍手下無三合之對手，威名鼎盛，到後來，蠻人們都望風遠避，無人敢攖其鋒。

歐陽將軍不僅陣前英雄無敵，而且性情豪放，軍陣戎馬，不忘風流本色，他的大軍帳中，帶着大批的侍兒美姬，跟着他隨軍征討。而將軍夫人更是一代絕色，膚色潔白如玉，明眸皓齒，豐姿若仙，歐陽紇稱她為白玉，寵愛之深，幾乎一天都少不了她。

大軍進駐長樂後，歐陽紇勒軍深進，部屬中明瞭當地風俗的就勸阻他，要他把夫人留在長樂，不要深進。

因為當地的傳說中有一位生神，行踪飄忽，專門刦擄少女，而具有美色者，更是難以倖免。往往只感到一陣勁風吹來，門窗俱動，跟着眼前白影一晃，人就失踪了。

歐陽紇是個固執的人，但也是個有見識的人，他不相信這是神，也不認為是妖，而是人為的。

勁風動屋宇，是那個人的內功練得到家，鼓氣吹來掩人耳目而已，歐陽紇也有這個本事，他在深達十丈的井口，運聚內勁，鼓氣猛吹，可以把井水吹激起來。

白影一晃，麗人即杳，是那人的輕功卓絕，而歐陽紇一躍十幾丈，踏波可渡長河，相信也不遜於那個人。

自南征以來，他所向無敵，心中感到很遺憾，總想找個像樣的對手，聽見了這個傳說後，激動了他的好勝心。

而且，在他的內心深處，還有一重深意，他自負技藝蓋世，胸中韜略，不遜於前蜀漢名臣諸葛武侯。

諸葛征蠻，七擒孟獲而令蠻人奉若神明，而建祠奉祀，每到一處，看見了武侯祠，他心中就熱血沸騰，想要效法先賢，可是他身為副帥，上面還有一個藺欽在壓着，儘管軍事節節勝利，總顯不出他的功績來。因此他必須要有特殊的表現不可，苗疆中既有這麼一位神明，正是他立功異域的良機，他要生擒這個苗疆生神，使他的威名蓋過諸葛亮。

因為他是個不甘屈居人下的野心家。

表面上他把那部屬斥退了，說這種無稽之談不足為信，更不該惑亂軍心，暗底下他有了計較，所以仍然帶了他的夫人，而且一路上他與這位美絕人世的絕色艷姬

，公開並騎輕進。

他的存心以白玉的美色為餌，要引誘那個傳說中的異人前來自投羅網。

白玉是深愛他的，自然也知道他的計劃，而且自動地願意協助他成功，夫婦之間甚至有了密議，那是這些部屬們不知道的。

白玉並不是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弱女子，與歐陽紇結婚數年，隨軍征伐，不僅胆識過人，而且也練就了一身武功，夫婦倆一共訂了三項作戰的計劃。

一、入夜四周密布重兵，埋伏擊技好手，佐以強弓勁弩，能够將來敵生擒是為上策。

二、如果來敵能闖過重伏，在他逼近白玉時，她密藏利劍，出其不意而刺殺之，是為中策。

三、那就是行刺未果，來敵身手太高，白玉被刦走了，就沿途留下記號，以供歐陽紇携帶高手追踪而至。

這是最下策，但這也是歐陽紇最希望實行的一個計劃。

因為在傳說中，這個怪人在苗疆已經橫行多年，掠去了無數的女子，可以千計，歐陽紇經過秘密的調查，其中有五六百名屬於富家女兒或妻妾。別的不說，單以這些女子所佩帶的珍玉珠飾就是一筆可敵國的資財，何况如能深入這個怪人的巢穴，也許還有難以估計的窖藏。

如能生擒，或許還有機會逼問，如集殺死那就什麼都沒有了，被擄去的女子，從沒有生還者，苗疆的人，也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巢穴所在。

大軍行到苗峒前列營駐紮，歐陽紇就開始佈置了，他固然希望因妻子被刦而循跡探索，但這個想法却不能告訴妻子的，因此他在白玉所駐的大帳中，佈下了三十名心腹部屬，這些部屬都是他一手訓練的精兵，個個都有一身好功夫！

他頒下一道指示：「務必生擒！」

當天晚上，他自己另宿別帳，以方便那個專刦美女的怪物前來下手，羅網設好，靜俟獵物前來上鈎了。

天公也作美，陰風晦黑，雲濃掩月，正是個最佳的行動時光，歐陽紇自己也着了一身輕裝，腰懸利劍，守伺在一個秘密的地方。

刁斗上巡卒澈夜不寐，執行着瞭望的職務，報時的金鼓也如例鳴奏，更深夜殘時，埋伏的人都感到有點疲倦，因為沒多久，天就快亮了，大家都很失望，以為這一夜是白忙了，同時也認為這個羅網的計劃近乎荒唐。

誰敢到軍營中來刦人呢！

歐陽紇只帶了一個最親信的部將雷剛，兩人蜷縮在靠山的一個洞穴裏，他們之所以選擇這個地方是有戰略依據的。

歐陽紇早就偵察過了，那個怪人所掠去的婦女既然是從無消息，一定是建巢在山中，而他的大營面山而設，背臨絕壁，祇有一條山徑，假如那個怪人要來下手，來時也許會掩盡行跡，從別的地方攀緣而下，回去時要帶着一個人，就必須從這條山徑經過。

兩個人被澈夜的冷風吹得全身僵硬，正在打算回去時，突然大營中一陣騷亂，警號迭起。

歐陽紇精神一振，連忙推動雷剛道：「來了！」

兩個人站了起來，手執兵刃，分伺在山徑兩側，剛剛把身形掩好，一團黑影已撲了過來。

歐陽紇揮劍突出，直刺向黑影，那黑影的動作竟快得出奇，呼的一聲，縱了起來，掠過了歐陽紇的頭頂，飄落在十丈以外的山徑上。

歐陽紇怔住了，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手執長劍，忘了追上去。

他判斷得不錯，這是個人；不是傳說中的神，但他沒有見過這樣的怪人，一張瘦臉，雙目烱烱，長滿了白毛。

要不是穿了衣服，他幾乎懷疑這是一頭猿猴。

白玉是被他搶去了，揹在背上增加了一個人，這怪人的身形仍是如此輕捷，一躍十數丈，那幾乎是不可能的。

雷剛倒是追上去，不過追了一陣，就頹然地回來了，歐陽紇從迷惘中驚醒，連忙問道：「怎麼樣了？」

雷剛的臉上流露着難以描述的恐懼，道：「將軍，那不是人，恐怕眞是所謂的神。」

歐陽紇大聲叱道：「胡說，雷剛！虧你跟了我這麼多年，也練了一身武藝，竟說出這種幼稚的話來！」

雷剛訥訥道：「將軍，正因為卑職學過武藝，才會有這種想法，那傢伙的確已超過了人之所能，他揹着夫人，一越二十丈，掠過一道山澗，然後從絕壁上攀上去了。」

歐陽紇道：「絕壁！那一道絕壁？」

雷剛道：「就是我們日間偵察過，在前面山澗對岸的那一道。他掠過山澗，然後脚登在平滑如鏡的山壁，身子微斜，就這麼像走平地似的走了上去。」

歐陽紇沉思片刻才道：「他是走上去的？」

雷剛道：「是的！走上去的。那是陡立的山壁，他竟然斜着身子走了上去，將軍，這簡直太不可能了！」

歐陽紇冷笑一聲，突然飛身躍起，身子掠向一棵大樹，一腿微屈，一腿筆直，兩脚釘着樹幹，身形傾斜，居然也定在樹上，向上走了幾步道：「是我這樣子走的嗎？」

雷剛目泛敬色，道：「是的！就是這樣。」

歐陽紇飄落下來道：「那證明他還是個人，只是輕功很高超卓絕而已，並不是神仙，神仙是騰雲駕霧的。」

雷剛道：「是的！不過他走的是高達數百丈的絕壁，而且背上還揹負了一個人，那幾乎是不可能的。」

歐陽紇一嘆道：「此人生長在苗黎蠻荒之區，匿居深山，練習的機會多，在這一點上自然很高明，但也不見得有多了不起，武功並不止輕功一道，只要找到他，憑我手中的三尺寶劍，囊中的十枝雕翎，一定可以收拾他。」

雷剛吶吶地道：「將軍，他的劍術如何，卑職不得而知，但用箭對付他，恐怕是沒有用的。」

歐陽紇道：「何以見得呢？」

雷剛道：「卑職曾對他連發三矢。」

歐陽紇忙道：「混帳！夫人在他的刧持中，你怎麼可以隨便發箭，萬一射中了夫人，怎麼辦？」

雷剛惶恐地道：「卑職出箭很低，而且相距了二十丈，卑職自信不會失準！」

歐陽紇道：「不錯！三十丈內，你的箭可以射落飛雀，但此人輕功非凡，你恐怕難以射得中。」

雷剛苦笑道：「卑職三矢連發，倒是一箭不空，都射在他的腿上，但他的腿竟像是鐵鑄的，三枝箭都被彈開了。」

歐陽紇哦了一聲，臉上開始有了驚色，他知道這個部將，驍勇非凡，尤其是箭勁之强，並不在自己之下，弓挽百石，箭透重甲，居然射不傷那個怪人，可見這傢伙除了身輕如燕外，內家氣功也臻達了化境，那的確是個勁敵。

沉吟片刻，歐陽紇憤然道：「他居然公開刦營，擄去了我的妻子，不擒此怪，何以爲人。對我大梁軍威，更是一個大大的難堪，我一定要湔雪此辱。」

雷剛道：「是！可是這人的武功太高了，必須調集大軍，才能困得住他。」

歐陽紇苦笑道：「在大營中他都能來去自如，人多有什麼用，再說這麼高的山，大軍開拔得進去嗎？」

雷剛一愕道：「那該怎麼辦呢？」

歐陽紇想了一下道：「我們先回營再說。」

兩人回到大營中，圍守的部屬都上來了，歐陽紇將他們召齊一問，結果更丟人，他們連對方的形相都沒看見，只聽得白玉的使女發出一聲驚叫，然後人影一晃，就失去了踪影。

歐陽紇知道那人的身手，也沒有責怪他們，只吩咐加强戒備，而且嚴密告誡，不准將夫人失踪的事洩漏出去。

進入帳中，地下遺着一枝七首，那是白玉行刺對方不遂而留下的，七尖已折，可見這一刺並未落空，而且用的勁很强，但對方勁力更强，反而把刃尖震斷了。

歐陽紇很細心，在地下找了一遍，發現有幾根白色的毫毛，潔亮如銀，堅硬如針，顯然是白玉那一刺削斷的。

歐陽紇放心了，此人還沒有刀劍不傷的程度，在斷落的毛根處，還沾了幾點血跡，那個傢伙至少受了點輕傷。

這七首祇是一柄凡鐵，但歐陽紇腰間的長劍號稱「巨闕」，是春秋名匠歐冶子所鑄的名器，肉試可斷牛首，兵試可削鐵矛，憑此一劍，他相信還能對付得了那個怪物。

而且歐陽紇還有一個收穫，他見到了那傢伙的相貌，雖祇匆匆一瞥，他已有了極深的印象，於是他摒退從人，却召來了一名土著謀士。

這是一個世居此地的漢人，姓王名仲，被歐陽紇召爲嚮導。

王仲來的時候，歐陽紇憑着記憶已經勾畫出那怪人的一個大概輪廓，王仲來到軍中，行過禮後，歐陽紇把桑皮紙上用炭條勾畫的臉相推到他面前道：「王仲！你在此地居住多年，對苗夷的情形很熟悉，可曾見過這個人？」

王仲看了一下，點頭道：「見過，他是白猿。」

歐陽紇道：「白猿？他不是人？」

王仲忙道：「不！是人，祇是他的形相似猿，又長了一身白毛，大家以此名之，據說他是人父猿母雜交而生的一個怪物，已經一百多歲了。」

歐陽紇道：「這人住在什麼地方？」

王仲道：「這就不知道了，他是山上的獵人，平時潛居深山，每年春天就帶了許多獸皮下來，交換布匹食鹽等日用品，交易數量很大，做生意很規矩，不佔人便宜也不肯吃虧，力氣很大，百十條漢子都打不過他。」

歐陽紇道：「他是蠻人？」

王仲搖頭道：「不是，他說的是漢語，好像也讀過書，談吐很斯文，將軍爲什麼要找這個人？」

歐陽紇道：「因爲在苗疆擄刦女子的邪神就是他；剛在營中騷擾的也是他。」

王仲一愕道：「不可能吧，他一向很規矩的。」

歐陽紇道：「正因爲他一向規矩，所以才沒有人懷疑到他，可是本帥絕對不會看錯，剛才我就跟他照過面，而且他已擄去了夫人！」

王仲吃驚道：「那眞想不到，不過眞是他的話，就很糟了，他前兩個月才下山換去了一年所需的用品，要等到明年才會再下來，我們不能等那麼久。」

歐陽紇道：「不能，但我們可以去找他。」

王仲連忙道：「那可不行，誰也不知道他在那裏，山又深，茫無頭緒，上那兒去找呢，何況山上毒蛇猛獸很多，山勢險峻，大軍難行，還有毒霧瘴癘……」

歐陽紇道：「我不要帶大軍，只帶二十個親兵，携帶利劍長弓，蛇獸不足懼，可慮的是瘴氣，你是本地土著，因此你準備一下，看看需要帶些什麼藥品，我預備向元帥請一個月的病假，預計作一個月的深入，你跟雷剛互相磋商一下，決定搜索的路綫範圍，明天下午後開拔。」

歐陽將軍說的話就是命令，旣不容反駁，也沒有申訴的餘地，王仲只好行禮後退出去。

第二天午後，歐陽紇將軍務交代一下，他的兵卒部屬都是他親自訓練的親信，所以很放心地委人署理，就帶着二十名精選的家將登山啓程。

雷剛與王仲是按照白猿昨夜遁走的方向開始追踪的，他們沒有白猿的輕妙武功身法，但有着智慧與工具，用一條繩索縛在箭後，由雷剛展開神射的技巧，將一枝長箭射進對面的山壁，然後帶了另一根粗繩盪了過去，很快結成了一道單索橋。

王仲生長山區，是經常在山區活動的，行動矯捷，歐陽將軍的家將更是一批身手不凡的小伙子，藝高人胆大，渡過了山澗，又開始利用鐵釘插入山壁一級級地攀緣上去。

到天快黑時，他們全體都登上了峭壁，却又開始發愁了，回顧茫茫，滿是參天的古木與巍峨的山峯。

現在面臨到一個最大的問題，向那一個方向前進，除了他們登山的那一面無須考慮外，另外三個方向幾乎都沒有一絲綫索可循。

白猿的身手太高，這峯頂上，除了茂密的叢林外，沒有一點脚印，沒有一棵斷草。

王仲雖是土著，但他沒有到過這個地方，也無從辨別，不過他可以確定一件事，在西方是九黎蠻的苗峒 也正是歐陽紇大軍進逼的那一股蠻人，白猿與那股苗人是不睦的 絕不會是住在那一方向。

這把可追索的範圍縮小成了兩個可能，歐陽紇作了個決定，先向正北的方向推進。

第二天，大家整裝進發，好在每個人身上的行裝都很簡單，祇有一身衣服、生火的用具與食鹽、藥物以及酒。

他們沒有帶乾糧，因爲滿山都是野菓以及飛禽走獸，有着百步穿楊的神技，取食是很容易的。

可是行進很慢 因爲在密林中無路可通，荊棘叢生，必須用長刀砍出一條路來，每天能推進個十來里。

就這樣行了三天，計算里程，約莫巳入山五十里，歐陽紇下令回程，大家都感到很奇怪，巳經深入這麼久了，再回頭不是太可惜了。

可是歐陽紇的臉色陰沉得可怕，沒有人敢多說，照着他的意思回頭了，一直回到出發的地方，因爲有了路倒是很快，祇用了一天的時間。

北面試探過了，剩下祇有一個南方，這次歐陽紇隨和多了，沒有堅持要開路而行，遇到很難過的荊棘，他居然繞道通過，儘量找平坦的路走，兩天後，他們又推進了將近五十里，終於有所發現了。

在一道山泉旁，遺留着一隻鞋子，紅緞的繡花鞋，歐陽紇認得這是白玉穿着的，陰霾的臉上有了笑容，同時也說出與白玉的約定——如果她被刦，就留下追踪的記號。

現在終於找到了綫索，白猿是經過這兒的，不過雷剛却更憂慮了，他趁着休息的時候悄悄地晋見歐陽紇，說出了他的觀察：「將軍！這鞋子上沒有沾土。」

歐陽紇點頭道：「是的！夫人在營中時，地下都舖着獸皮，自然是不會沾到泥土。」

雷剛道：「可是入山五十里，鞋子仍然沒有沾土，證明白猿一直揹着夫人前進的。」

歐陽紇道：「當然，夫人雖曾習武，但輕功並不佳，如果她下來步行，早就有痕跡可循了。」

雷剛嘆道：「一直到這裏才發現遺屨，證明白猿非僅輕功卓絕，耐力也非常驚人，我們走了兩天才找到這兒，白猿却一口氣來到，這是他第一次休息。」

歐陽紇笑笑道：「可能，但祇要有了綫索，總會找到他的，而且現在巳經有了綫索。」

雷剛道：「卑職担心的乃是找到了他，要如何對付他的問題，照白猿的身手而言，實非人力所能敵。」

歐陽紇道：「何以見得呢？」

雷剛道：「將軍曾經刺過他一劍却被他跳起躲過了，以將軍之威，暴起發劍尚且不能得手……」

歐陽紇一笑道：「不錯，那天晚上，他躲過我一劍，身手是很快，但祇是一種逃避的天賦本能，我那一劍砍出，留下了很多破綻，他如懂得擊技，祇須閃身就可以避開了，但他却用了最笨的法子，可見他不懂得搏擊之術，我相信你們每一個人都比他强。」

雷剛道：「但就憑他這種跳躍身法，我們也奈何他不得。」

「不見得，輪流出擊，總有把他累倒的時候，他耐力雖佳，但奔出五十里後還需要休息，可見他並非英雄無敵，我有信心可以擊倒他。」

雷剛道：「卑職曾射中他三箭，對他絲毫無傷。」

歐陽紇道：「但夫人刺了他一七首，使他受了輕傷，可知他的四肢經常運動鍛煉，可以禦刀箭，但身上還是會受傷的，我腰間的巨闕寶劍，更可以制住他。」

雷剛道：「但他反擊時也很可怕的，王仲說過：他與人爭鬥時，根本不用武器，就憑一雙空手，能活生生抓碎人的天靈蓋。」

歐陽紇笑道：「我考慮到這一點了，所以我帶了另一樣制他的武器。」

雷剛道：「是什麼？」

歐陽紇道：「王仲說這白猿有個缺點，他喜歡喝酒，而且量很大，所以我要你們每人帶一袋酒，却不准你們飲用，那就是留着給他的。」

雷剛道：「他肯喝嗎？」

歐陽紇道：「據說他嗜酒如命，聞見了酒香，豈有不喝之理。」

「可是他的酒量極大，這點酒醉不倒他的。」

歐陽紇一笑道：「再大的量也會醉的，我在酒裏還下了迷藥，那會使他醉得更快。」

雷剛憂慮地道：「白猿很精明，恐怕不易上當。」

歐陽紇道：「我考慮到這個可能，那迷藥的性能很淡發作也很慢，他可能喝到差不多的時候，就會產生警覺不喝，我也不要他醉倒，祇要到這個程度就够了……那時他行動巳遲緩，我們的人都學過搏擊之術，縱然不能一下子傷倒他，至少也可以避開他的攻擊，等他的體力消耗得差不多時，我就可以從容出手對付他了。」

他說得充滿了自信，雷剛雖然覺得事情並不會這麼的理想，但歐陽紇的考慮巳經很周詳了，他實在找不到辯駁的理由，何況這件事並不僅限於將軍夫人被刦，也影響到上國的軍威。

這個搜索小組繼續向前推進，他們在第二天，又發現一條黑色的緞帶，縳在溪邊的小樹枝上。

歐陽紇認得這仍然是白玉的東西，同時在附近找到了一堆生火的殘跡與食餘的肉骨殘羹，證明白猿在這兒休息過很長的一段時間，說不定還在這兒度夜，因爲在火灰不遠處的一個樹穴中，他們還找到了舖得厚厚的乾葉。

歐陽紇祇帶了雷剛入穴去勘察，出來時臉色陰沉，因爲在枯葉上他們還找到了令人難堪的遺跡，那是將軍夫人被侮辱的

痕跡。

歐陽紇拔出長劍一揮之下，將一棵粗可三人合抱的蟠天古樹砍成了兩段，厲聲道：「不殺此獠，誓不爲人。」

這些家將都是他的親信，也深深了解主人的脾氣，他是個很深沉的人，喜怒極少形之於色。

但這次他是眞正的暴怒了，不過從他揮劍斷樹所表現的功力，却又使大家更形欽佩，連雷剛也安心多了，他看見了將軍眞正的功力，的確是無人能及的，因此對白猿所懷的凜懼，也減輕了不少。

第三天，發現白玉遺履的第三天，他們已不知入山有多深，但追索有了結果。

他們發現了遠處有炊烟，有着木架的村屋，聚集在山下的一片谷地上。

這無疑是白猿的巢穴了，大家立刻緊張起來，歐陽紇作調度準備，因爲他發現估計有了錯誤，白猿不是單獨而居的，從那些木屋看來，至少有百十個人。

同時也明白了白猿何以要擄刦那麼多的女子，除了他自己享用外，還要分配給他的部屬。

因爲白猿本身的功力非凡，他的部屬也一定不會差，人數懸殊，勢必要採取突擊的攻勢。

歐陽紇是個將才，善於用兵，而他的家將也都是身手矯健，武藝超羣的勇士，更是箭無虛發的神射手。

他選了雷剛與一個叫小羅的家將，作爲自己的助手，担任突擊，直撲村中，又將部屬分爲左右兩翼，掩近埋伏，等他們衝進村落時，立刻舉火焚屋，把人都逼出來，然後由埋伏的人以長弓勁箭，立予射殺。

分配停當後，他就帶了兩個人，以最快的速度衝進了村子。而且很快的就放起火來。

以後的場面簡直是慘不忍睹。

火起之後，由屋中跑出了男男女女的居民，漢苗雜處，各種人都有，也有着許多小孩子。

歐陽紇已經殺紅了眼，逢人就砍，劍光過處，血肉橫飛，兩邊的伏兵弩出如雨，一時，屍橫如山，血流成渠。

沒有過多久，近百條生命已去了五分之四，剩下來廿幾名婦人還是雷剛與小羅心存不忍而留下來的。

歐陽紇看見還有俘虜，不顧一切上去要殺戮時，雷剛與小羅把他拖住了。

歐陽紇怒叫道：「爲什麼要留下活口，我說過見人就殺，鷄犬不留。」

雷剛恭身道：「將軍請息怒，我們弄錯了，這兒不是白猿的巢穴，這些女子都是他擄來的。」

歐陽紇怔了一怔道：「男的呢？」

雷剛道：「男的都是白猿的子孫。」

「白猿的子孫，他眞有這麼多的子孫嗎？」

雷剛道：「是的！白猿出現人世已一百多年了，他眞正的年齡誰也不知道，白猿很喜歡小孩子，每次擄來的女子都先陪他住一年，一年之內仍未生育的，就送給他的子孫爲匹，在他所居住的山堡中只有女人與幼兒。那些嬰兒長到成人時，男的就送到山下來居住。」

歐陽紇更爲憤怒道：「像這種喪盡廉恥的人，與禽獸何異，更應該殺。」

雷剛道：「是的！白猿也知道他的行止爲世法所不容，因此他們聚居在深山之內，不授武功，僅事耕作，使他們無力出外，所以這些人與世無害，將軍又何必殺死他們呢？」

歐陽紇看着那些俘虜畏縮惶惑之狀，心中也軟了，何況這些女子個個都姿色不惡，嘆了一聲，道：「她們都是白猿的子女？」

雷剛道：「都做過他的妻子，然後再被分配下來，連她們自己都不淸楚究竟是什麼人的，不過這裏沒有白猿的親生子女，她們都是近幾年被擄來的，而且也表示過不願留居深山，要求我們帶她們回去，所以卑職才留下不殺。」

歐陽紇又問道：「然則白猿在什麼地方？」

雷剛道：「在山上，她們僅知道方向，却說不出是什麼地方，因爲兩地相距有數十里，都是百丈絕壁與深澗陰谷阻路，他們是由白猿送下來的，除了白猿，沒有人能上去，也沒人能下來。」

「山上還有多少人？」

「難以計數，白猿是個多妻者，山上經常有百餘名妻子與幾十個孩子。」

「他憑一個人的力量能夠養活這麼多人？」

「他們自己闢田耕作紡織，白猿祇供給他們食鹽等必需品，這兒氣候溫和，水土豐饒，謀生很容易，沒有競爭，沒有罪犯，無須法紀，倒是一片世外桃源。」

歐陽紇冷笑道：「看你倒是很羨慕此地。」

雷剛苦笑一聲道：「卑職正當盛年，自然還想多追隨將軍創一番事業，但到了晚年，卑職眞想在此隱居終老。」

歐陽紇道：「所以你要留下這些人，供你晚年作伴了。」

雷剛道：「如蒙將軍賜准，卑職感激不已。」

歐陽紇一笑道：「我可以答應你，但到了將來，你裂土分疆，備極富貴之後，那時恐怕就不想來了。」

雷剛生性恬淡，但他知道歐陽紇是個熱中功利的人，只得笑笑道：「到那個時候，卑職如果不想來，就讓他們在這兒自生自滅，也沒什麼關係。」

歐陽紇道：「那可不行，我要把這些女的帶出去作爲證人，讓大家知道，白猿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雷剛低聲道：「將軍！這萬萬不可，卑職在村中發現了無數的金銀珠寶，據說山上的窖藏更豐，如果把她們帶了出去，勢必要歸還本主……」

這句話是深深說中了歐陽紇的心事，可是他沉默片刻後才道：「我可以把它當戰利品，無須歸還的。」

雷剛道：「可是大元帥蘭欽也是個好貨的人，消息傳出去了，他肯放過分沾的機會嗎？何況按照慣例，戰利品要呈給主帥一半的，這次隨行的人，都是將軍的親信，祇要沒有外人，此行所獲就無人得知了。」

歐陽紇對雷剛的話一向是很信任的，

想了一下道：「好吧，由你去處置，還有，你問過夫人的消息嗎？」

雷剛道：「問過了，白猿在六天前帶了一個女子在此地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山，從所述的形貌來看，正是夫人。」

歐陽紇血淚往肚裏嚥 苦笑道：「六天，也不過比我們早了四天而已，如果我們不是第一次摸錯了方向，躭誤了三天，後脚就可以追上他，這傢伙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神。」

雷剛道：「但也不可輕敵，據卑職所知，白猿不僅箭術超羣，擊技功夫也很了得，他在山上所練的功夫，完全是正宗的武功搏擊之術與高深的內家吐納心法。」

這個消息使歐陽紇怔了一怔，隨即笑道：「那也不足爲慮，他沒有與高手對搏的經驗，這就差多了。」

雷剛嘆道：「這固然不錯，但他的火候却是無人能及的，他在人世出現，已經有兩甲子了，據這些女子的描述，他全無老態，只不過中年而已。」

歐陽紇一笑道：「那沒什麼，他是人猿雜生的異類，天賦異稟，不能以常人的準繩去衡度，我們也許勇力不如，但智力超過他很多，這就是我必勝之基。」

雷剛道：「還有一點，卑職不得不說，白猿在女性面前，別具一種魅力，將軍要對付他，萬不可全寄賴於夫人。」

這是歐陽紇最難堪的一件事，但他知道雷剛是個很細心的人，如果沒有特殊的理由，絕不會說出這種忤逆他心意的話，因此長嘆一聲，擺擺手把雷剛支開了。

村屋被焚了一半，還有一半是完整的，大家當夜就住在村子裏，雷剛選了兩個姿色最佳的女子來陪他。

生性風流的歐陽將軍這次竟破例地拒絕了，他心中充滿了對白猿的恨意，實在不想碰被白猿沾過的女人。

滿地的殘屍血腥刺鼻，使得歐陽紇心中煩惱倍增，難以排遣。

這個晚上又是月圓之夕，月光如銀，朗照山谷，歐陽紇獨自無法入睡，站在一個小山坡上，忍不住發出聲聲嘆息。

緊跟着嘆息後，他聽見了另一聲嘆息，那不是發自他的口中，他立刻警覺回身，心中就是一怔。

那是白猿，這次看得更清楚了。

五尺多高的身材，尖下頦，雙目深凹，精光逼射，瘦削的臉頰上長了一層短白的茸毛。

要不是穿着衣服，很可能就會被人認爲是一頭猿猴，即使穿着衣服，也使人想起、沐猴而冠的那句成語。

歐陽紇勉強抑制自己的緊張與憤怒，沉聲道：「你就是白猿，是擄去我妻子的賊徒。」

白猿也平靜地點點頭，以純熟的漢語道：「不錯！你就是歐陽將軍？很好，那天你刺我一劍很有份量，我當時沒時間，所以今天來看看你。」

歐陽紇已經把手按上劍柄，白猿却搖搖手道：「你別着急，今天我祇是來看看你，並沒準備跟你決鬥，明天到山上去，我們當着我那些妻子的面，好好地比鬥一下。」

歐陽紇單打獨鬥實在也沒有取勝的把握，而他的那些部屬，此刻正在極度疲乏之下睡熟了，即使他發出警號，也來不及圍堵了，白猿的輕身功夫是他深知的，假如沒有妥善的準備是不可能將他困住的。

因此他頓了一頓才道：「你只爲看看我而來嗎？」

白猿道：「不！我還要來謝謝你，替我解決了一個大困難，殺死了這些人。」

他用手指指脚下的屍體，歐陽紇又緊張了，白猿却笑道：「我是眞心道謝，人一天天的增多，這兒快養不下了，山上的小孩子也都快長大了，我不忍心自己殺他們，又不能放他們出去，洩漏我的秘密，正不知道如何安排，你替我殺了他們，實在太好了，這樣一來，至少有十幾年，我不必爲這個問題操心，爲了養活他們，確是我一個沉重的負担。」

歐陽紇聽見他說的是眞話，不禁怔然道：「你不是來報仇的？」

白猿笑道：「當然不是，如果我不要他們死，你們在屠殺時，我就下來了。」

歐陽紇忍不住道：「你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白猿笑道：「明天上山後，你就會明白多一點，我走了，爲了方便你們明天上山，我會給你們指示一條近路。」

說完那番話，歐陽紇但覺眼前一花，一陣微風，就失去了白猿的影子。

× × ×

白猿留下的指標。只是在絕壁上所劃的箭頭，但已經使歐陽紇他們省了很多的事，省了很多力，因爲他們已經有了正確的方向，不致沿途摸索走冤枉路了。

再者也給了歐陽紇一個有力的綫索，使他對白猿的武功深淺有了個較爲確實的了解。

白猿的輕功是很好的，可以說非常之高，高到塵世間無人能匹，但他並沒有像塵世間傳說中有飛天騰雲之能，在登臨絕壁時，他仍然需要踏足換氣。

歐陽紇登臨得很慢，他仍然是利用鐵釘繩索，慢慢地把身子提升上去，細心研究白猿留下的足跡，從深淺的程度，距離的遠近，他都作了一番研判。

他終於得到了一個結論，白猿的功力很深，深得令人不可思議，簡直已超越了人類體能的極限。

這是一個令人沮喪的結論，但是歐陽紇却並不絕望，因爲白猿的功力畢竟還沒有到深不可測的程度。

祇要能測出他深淺的程度，總是有辦法可以對付的，歐陽紇之所以能成爲一個常勝不敗的名將，並不光靠着勇力與運氣，他往往以少數的精兵，擊敗了强大十倍的敵人，那些完全得力於細心的觀察，深入的了解以及完善的策劃。

歐陽紇最服膺兵法上的一句話：「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尺有所長，寸有所短，以我之長，攻人之短，這是歐陽紇百戰鋒鏑，從未落敗的主要戰略。

現在他又將面臨一次新的戰鬥，一次別開生面的戰鬥，戰鬥的對象只有一個人——白猿——一個怪物。他感到很惶惑，因爲沒有一種策略適用於這次戰略。

「以我之長，攻敵之短。」這個原則

無法把握了，白猿的長處太多了，幾乎沒有可攻的弱點。

因此在上了懸崖後，他就停下來歇息，雖然他並不累，但他仍然要堅持如此，他永遠要維持自己的體力在最佳的狀態中，這是第一個原因。

其次，他要造成白猿的錯覺，對他體能的錯覺、既然無法攻敵之所短，他祇有一個消極的路子，暴露自己的弱點，作爲敵人可資進攻的所在，但這弱點是他自己故意暴露的，當然不是眞正的弱點。

他估計自己可以跟白猿決鬥兩百招而不落敗　但他要白猿相信自己祇有應付二十招的能力　他準備在二十招拚後就現出疲態　努力裝出硬撐的樣子。

因爲他知道白猿的獸性多於人性，而一頭猛獸，只要不是在極端的饑餓時，捕到了獵獲物，一定不會急急地忙着吞下去，總要儘情玩弄一番。

在對方認爲完全掌握住自己時，戒備之心一定很鬆懈，那就有他可乘之機了。

雷剛與那十幾名部屬都是跟隨他多年的伙伴，自然了解到主將的習性，而且完全能配合　當歐陽紇坐下來休息時，他們雖然都不累　但表現得都比歐陽紇更累。

無須要休息，但他們居然休息了兩個時辰，才開始繼續循着箭頭的指示前進，等他們到達白猿的居處時　已經是那一天的黃昏了。

白猿住在一個山谷的平地上，白猿在谷口等着他們，見面的第一句話就說：「你們來得太慢了，你們早就該到的，你們的體力應該很充沛呀。」

歐陽紇立刻一挺胸膛，道：「我們並不累，因爲我們要隨時保持足够戰鬥的體力，不能用在趕路上。」

每個人的胸膛都挺了起來，雖然這是眞正體能的表現，但使白猿看來，他們似乎是硬撐出來的。

白猿笑了一笑道：「你們不必裝了，有兩個人還在打呵欠，累就是累了，但你們放心，我是個君子，不會乘人之危的，今夜你們可以儘情休息，一切都等明天再說。」

歐陽紇的心在笑了，對那個打呵欠的部屬感到很滿意，他們顯然是具有表演的天才，一種屬於伶人與藝術家的天才。

白猿笑笑道：「我這個居所百年來從無外人進入，你們是第一批客人，我告訴那些妻子們後，她們都高興極了，已經準備了最佳的食物要招待你們，爲了不使她們失望，我們快點下去吧。」

他輕輕一飄，縱落谷底，歐陽紇等人却手足並用，攀着葛籐，降落深逹百丈的谷底，又穿過一道密林，眼前豁然開朗，使他們都看得呆了。

他們想像中該是一個野人的居室，縱然有一兩間屋穴，也無非是草木爲架，沾蓊蓋頂而已。

可是眼前所見，却是一個在人間都難得見到的富麗景象，在開滿了奇花異卉的草坪上，有着兩座石亭，有一道清澈的小溪繞亭而過，一道白石橫跨橋上。

約莫有三四十個婦人少女，散布在四處，無一不是絕色，她們的年歲從十五六到三十一二三不等，沒有老的也沒有醜的。

她們的服色就更怪了，有盛妝、有宮妝、有披着一襲輕綃，更有全身赤裸，一絲不掛的，但見了男人，却神態自然，沒有一絲羞澀之感，她們都把女性身上動人之處儘情而無隱地表露在外，却沒有猥褻的意味。

因此倒是使這批外來的男人們心裏萌起了慚愧之感，不敢逼視她們。

兩亭之間，有一座廣大的白石平台，台上舖着獸皮，陳列一座座典式古雅的木案，三人一席，擺着光彩輝然的酒爵與爛銀的食盤，盤中盛着烤熟的肉。

兩副座案僅設一席，是白猿與歐陽紇的，其他則是招待歐陽紇的部屬，三人一席，恰敷人數。

白猿邀客就席，歐陽紇忍不住問道：「這就是你的居所？」

白猿笑了一笑，得意地道：「還不錯吧。」

歐陽紇嘆道：「豈僅不錯，簡直是神仙所居，連帝王的享受都比不上，你眞懂得享福。」

白猿笑道：「所以我不想做什麼皇帝，如果我有這個意思，把苗峒的人聚集起來，進取中原，造成一個大王國，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歐陽紇不得不承認他的話，以白猿的一身修爲，加上他在蠻夷中被奉若神明的崇敬，眞要揭竿而起，不難造成一股所向無敵的巨大兵力。

因此，他指指那些石亭花圃道：「這都是你建造的嗎？」

白猿搖搖頭：「不！是前人留下來的，這是一個修道人的藏眞之所，我小的時候，被他收留在此地，他屍解登天之後，就留下給我了。」

歐陽紇又問道：「你們都露宿在這裏嗎？」

白猿用手搖指道：「不是的，那邊還有個洞穴，大部份的人都住在那邊，但這裏也可以住，這片山谷四季如春，不寒不熱，石亭可以避雨，住不慣洞穴的人，就住在這裏，在這兒住久的人都願意露宿，祇有新來的人才住洞穴。」

菜一道道地端上來，果然都是極爲精美的野味，但白猿自己一樣都不吃，他祇以山果爲糧，他吃的肉也是生的。

歐陽紇詫問道：「你爲什麼不吃熟肉呢？」

白猿笑道：「烟火之食雖美，但是最易促人壽數，我能活到這麼久，就是辟除烟火，使腸腑常保清氣，這是那個修道人說的，他說上古之民多長壽而無疾，就是不食烟火之故，疾病之生，每因烟火濁氣而生！」

侍宴的都是十五六歲的少女，而且都是裸不着衣的，歐陽紇的部屬在這些美麗而富於誘惑性的健美女郎伴侍之下，漸漸有點不克自持了。

白猿含着笑看看他們戲謔，居然面含嘉許之色，而且還加以鼓勵地道：「各位不要拘束，我這裏是最自由的，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歐陽紇看見那些部屬們一個個饑渴的眼光，心中不禁一怔，覺得白猿是個不簡單的傢伙了，他像自己一樣地懂得利用計

謀，而且更高明，這個時候，他如果強自壓制他們，所招來的祇有怨恨，說不定還會引起叛變。

因爲人慾的衝擊是最可怕的力量，歐陽紇笑了一下道：「你們可以去鬆馳一下，只是記住自己是作客的身份。」

末後一句是警告，叫他們不要忘記身上所負的任務，雷剛是懂的，含笑起立道：「將軍放心，屬下會管束他們的，主人盛情可感，我們做客人的也不能踰越。」

白猿一笑道：「將軍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歐陽紇也一笑道：「你也是的。」

兩人哈哈大笑，笑聲中居然各自萌起了一種惺惺之感，在這一瞬間，他們居然忘記了彼此間的敵意。

白猿大笑了一陣，又道：「今天我非常快樂，因爲以前我只是一個人享受，今天居然能與很多人一起分享，能够把美好的東西與人分享，遠比一個人獨享要愉快得多。」

歐陽紇自命是個很懂得女人的，可是他沒有這份超脫的胸懷，他的軍中除了一個美麗的妻子外，還有許多艷姬美妾，他從來沒有想到與人分享過。

沉默好一陣，他才問道：「我的妻子呢？」

白猿的目中也射出了奇光，興奮地道：「在石洞中，她實在是個很了不起的女人，也是我見過最美麗的女人。」

歐陽紇不禁怒道：「你別忘了她是我的妻子。」

白猿笑笑道：「不錯，但她也是我的妻子了。」

白猿復又笑了一下道：「將軍！不要激動，今夜是友好之夜，我不想跟你動手，我們不能心平氣和地談談嗎？」

歐陽紇怒道：「沒有什麼好談的，除非你立刻還我妻子。」

白猿笑道：「將軍！你眞是如此重視她嗎？」

歐陽紇斷然道：「當然！否則我怎會涉險深入來救她。」

白猿一笑道：「將軍！我說一句不怕你生氣的話，你對她的重視並不因爲你愛她，而是因爲尊嚴受到了損害，在你心目中，她究竟佔有多少重要的地位？」

歐陽紇不禁一呆，白猿又道：「聽說你來了，我本來要她來見你的，可是她不肯，她不忍心當着你的部屬，損傷你的尊嚴，所以這些話，我也在剩下我們兩個人的時候說出來，她在右邊第一個石穴中，你可以單獨去找她，好好地談一下，如果你能說服她跟你走，我絕不攔阻，因爲我已經準備把她送回給你了。」

歐陽紇不禁一愕道：「是眞的？」

白猿笑道：「當然是眞的，我對女人只在一開始用強，隨後我就尊重她們的意旨以定去留，白玉已經超過我定的期限，她有絕對去留的自由。」

歐陽紇道：「好！我問她自己去。」

白猿道：「將軍！有一個問題你却必須先作答覆，如果她確是自動願意留下來時，你又該如何決定。」

歐陽紇道：「不可能！絕不會有這種事。」

白猿笑笑道：「天下的事沒有絕對的，比如說在一個月前，有人告訴你說我要搶走你的妻子，你就認爲絕無可能，但我仍然把她給搶來了。」

歐陽紇不禁一怔道：「你怎麼會知道這些話的？」

白猿道：「對你這位夫人的艷名，我早有所聞，你的大軍一到，我就去瞻仰很多次了，你們的軍營警戒雖嚴，但我要去就去，要走就走，你一切的秘密商議我全知道。」

他嘆了一口氣道：「白玉驚才絕艷，她的美使我深深爲之感動，我雖然暗中看了不少次，也隨時有機會把她刼走，可是我一直不敢冒犯她，直到我偷聽到你與部屬的私議，也聽到你與白玉商量，居然想利用她爲餌來捉住我，這才使我下定決心要把她搶來。」

歐陽紇有被人摑了一掌的感覺，怒聲道：「你等我佈置好了才下手，就爲了要挫敗我？」

白猿搖了搖頭道：「你錯了，我只是爲了自己的理想而活着，從來不想成名，更不想跟人爭強鬥狠，否則我不但可以在蠻疆稱王，即使把你們中原的那個皇帝取而代之，也並非不可能。」

歐陽紇承認他的話不是虛誇，但口頭上却不肯服輸，冷笑一聲道：「你不過是仗着先天異稟而又得到了異人的傳授。但九五之尊，却不是憑仗武功能得到的。」

白猿一笑道：「我只是不感興趣，却不是做不到，現在沒有一個人能殺死我，但又是人人怕我，如果我想做皇帝，不要一個人帮忙也做得到，方法很簡單，我祇要憑仗我這身武功，跑到皇宮裏去，誰做皇帝，我就殺誰，那個位子沒人敢坐，我再坐上去，誰也不敢不擁戴我，將軍！這個辦法行嗎？」

歐陽紇心中一動，目中不禁流露出興奮的光芒。

白猿提出的這個法子聽來似乎無稽，却是最簡捷而有效的法子，而且是個最妙的方法。

他是個具有野心的人，目前這個副帥的地位是不能滿足他的，他急急要排擠的一個對頭是刻下執掌帥印的大將軍藺欽，那個不學無術的匹夫，但他眞正的目的，不是取得藺欽的軍權就會滿足了，他最終極的目標是除掉那個在龍廷中高踞帝位的梁武帝，登上天下至尊的寶座。

但藺欽乃是陳武帝的寵臣，掌握着天下一大半的軍權。

要想篡陳而自立，勢必先拔掉藺欽這塊絆脚石，取得他手中的軍權，再進一步去達到取代君權的目的。

可是藺欽既得君寵，黨翼又多，要擠掉他實在不容易，不想白猿無意間就教了他一個辦法——刺殺。

他想：藺欽武功平平，假出軍征伐之便，密遣好手，刼軍營中把他刺殺了，神不知鬼不覺，自己是征蠻的副帥，自然可以名正言順地接替他主帥的位子了，先把他西征的軍隊接過手來，班師之日，大權在握……

想到得意處，他忍不住雙手擊掌，白猿倒是爲之一怔，接着追問道：「你還是

要說出來，假如白玉不肯跟你回去，又該怎麼樣？」

歐陽紇頓了一頓，心中又在思量，此刻他一心一意都在想如何攫奪權勢，對白玉能否回來早已不在心上了，但是想到白玉被擄之事，軍中已有傳聞，一個人不能保妻子，怎能夠坐南面而有天下呢？

因此他堅毅地道：「即使她不肯回去，我也要帶她走，因為她是我的妻子？」

白猿不禁頓了一頓道：「這就為難了，她現在也是我的妻子了，我也不能失去她。」

歐陽紇怒道：「你有了這麼多的妻子，我却祇有一個。」

白猿道「可是我寧願要這一個而放棄其他的妻子，對那些女人，我都沒什麼感情……」

歐陽紇道：「你根本就沒有拿她們當作妻子看待，否則你就不會看着她們跟別的男人在一起而無動於中。」

白猿一笑道：「那你就錯了，我不干涉他們與你的部屬歡愛，是為了她們的快樂，我雖然不愛她們，却不是個自私的人，絕不阻止她們去追求快樂，因為追求幸福快樂是一個人天賦的權利，我很重視權利，所以……」

他的神色一莊道：「白玉覺得跟我不快樂，我不會强留她，她認為在這兒很快樂，我就盡一切的努力去保護她。」

歐陽紇大怒道：「她是我的妻子，應該由我來保護她。」

白猿又笑了道：「你保護得了嗎？：將軍，因為你是個很明理的人，我才願意跟你心平氣和地談一下，我發覺你並不是真正愛她，否則你絕對不會拿她來冒險作餌，作為誘捕我的工具了？」

歐陽紇臉上一紅，沉思片刻才道：「我必須見到白玉後才能決定，因為我不相信她會肯留下來。」

白猿道：「這是她自動表示的，你可以問她。」

歐陽紇道：「她不願意要你送回去，是因為她知道我一定會救她回去。」

白猿微怔道：「你是這樣想嗎？」

歐陽紇道：「是的，你這個地方如此秘密，從無別人知道，何以我們能找得到，因為她在路上留下了記號，這是我跟她約好了的……」

白猿笑道：「我知道，她全告訴我了，她說你一定會來的，你要來奪取我這兒的窖藏……」

歐陽紇又是一怔，白猿道：「走！我們去看她，當面聽取她的意見好了，那時你就會死心了。」

歐陽紇道：「也許她是在你的威脅下才說那種話的，當着你的面，她可能不肯說眞話。」

白猿道：「你怕不怕我的威脅：」

歐陽紇笑道：「當然不怕，怕我就不來了。」

白猿道：「那就行了，你既然不怕，又何必顧慮那麼多呢，老實話，我要跟着去，倒不是我的意思，而是她的請求，我是準備讓你們兩人單獨談談的，但她不敢，她怕告訴你眞話後你會當場殺了她。」

歐陽紇一震道：「她以為我是個什麼人了：」

白猿道：「她說你是個獨夫，得不到的東西，寧可自己毀了，也不肯讓別人得去。」

歐陽紇仰天發出一聲大笑，發洩心中的悲憤，因為這番話眞正地傷害到他的自尊了，他知道這眞是白玉說的，別的人不可能對他如此了解？

在部屬面前，他是個很體切仁慈的主將，那是一種籠絡人心的手段，因此祇有白玉才能如此深切而透澈的觀察與了解他。

笑了一陣之後，他才冷冷說道：「走，我們看她去。」

白猿在前引路，兩個人默然地走着，終於來到一排石壁前，鑿石為堦，通往很多狀如宮室的巨大石穴。

他們走向最右的一間，那是一間很大的石室，裏面鑿石為床，叠木為架，鋪皮為褥，確有仙人修眞洞府的意味。

然而到處都設着珊瑚瑪瑙等奇珍異寶，室頂懸着一顆大如鷄卵的明珠，發出了耀目的光輝，照得石室中如同白晝，也更顯得寶光燦爛。

那是一顆夜明珠，但這麼大的夜明珠的確珍奇罕見，歐陽紇的目光，立刻被珠光所吸引，仰頭凝視，良久不釋，直到有人輕輕地碰了他一下，他才驚覺，低頭一看，却是花容慘淡的白玉，手中捧着一個錦匣，塞在他手裏道：「這裏是一對明珠，比頂上的那一顆還要大，還要珍貴，你拿去吧，這是我贖身的代價？」

歐陽紇一怔道：「白玉，妳這是什麼意思？」

白玉冷冷地道：「將軍不是為此而來的嗎？妾身已經跟白猿說好了，這裏的珍玉珠寶都可以奉與將軍，用以換取妾身的自由，也是妾身報將軍的一片盛情。」

歐陽紇急道：「妳怎麼這樣說，我是為了救妳而來的？」

白玉苦笑一聲道：「妾身為君甘以身為餌，沿途留下了記號，盼君之心，如望雲霓，可是，你來到這兒後，對我竟視如未見，却去看着室頂的明珠，目中流露着一片貪色，這已經是最好的說明了，妾身在將軍心中的地位，還不如這一顆夜明珠為重，現在妾身以二倍之數奉上，將軍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呢？」

歐陽紇感到一陣羞慚，結巴巴地不知如何是好，良久才道：「白玉，妳別忘了妳是我的妻子。」

白玉道：「我沒有忘，可是白猿也答應要我做他的妻子，答應以後不再刦掠其他的女子，答應我有主權處理這兒所有的財寶，除了我這個人，他什麼都不要，我們準備把這兒的一切都留給你，我就跟他兩個人，到更深的山裏去過生活，你做得到嗎？你肯為我放棄一切嗎？」

歐陽紇不禁怔住了，一時未能作答。

白玉一聲嘆道：「將軍！你剛才祇要毫不考慮地答應一聲，我就跟你走了，而且白猿也答應我可以把這兒的一切都送給我，由我們帶走，可是你沒有答應！」

歐陽紇道：「白玉，我只是在考慮，這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所以我必須要考慮的。

白玉道：「我需要的是一個不經考慮的答覆，現在你仍然可以帶走一切，只是沒有我了。」

她似乎十分感到疲倦，冷冷地道：「明天我們走後，你再來收拾一切，現在請你出去，讓我休息一下。」

歐陽紇頹然若喪，垂頭退出石室，白猿跟在後面十分同情地道：「將軍！她說的話太傷你的尊嚴了。」

歐陽紇苦笑道：「不能怪她，是我太使她失望了，我們十年夫婦，她把我看透了，我對她却毫無了解，白猿，她應該是你的，也應該屬於這一片世界，你們也不必再搬地方了，明天我帶着人走。」

白猿怔了一怔道：「你不要這一片基業？」

歐陽紇道：「我要這兒幹什麼？」

白猿想想道：「深山之中雖可棲身，但沒有一處比這裏更好了，我的確是捨不得搬走，不過那些珍寶你可以帶走，留在這兒也沒有用。」

歐陽紇道：「你可以拿去換取各種用品，那比你帶出去的獸皮值錢多了？」

白猿一笑道：「我知道，但是我不願這樣做，讓人知道我擁有了珍寶，就會有人打我的主意了，現在人家只知道我是深山的獵人，不會把我跟轟動苗疆的山神聯想到一起去，所以我堅持請你帶走那些珠寶。」

歐陽紇深思片刻才道：「白猿，現在祇有一個問題，我要請你帮忙，明天我們要當衆決鬥一下。」

白猿道：「為什麼呢？」

歐陽紇道：「因為我不能告訴部屬，說白玉是自甘留下的，我寧可敗在你手下，那也好聽一點。」

白猿想了一下道：「好！我也想好好地跟你較量一下，因為我對你也感到有歉意，如果不是我，白玉對你的看法也許不會如此，我如果在決鬥中勝過你，心裏也好過點，我不願意挫傷一個人的尊嚴。」

歐陽紇感動地道：「白猿，你是個好朋友？」

白猿笑道：「但我不是一個容易擊敗的人，決鬥時，我一向是很認眞的，我不會故意輸給你。」

歐陽紇道：「我也不要你容讓，在爭取白玉這一方面我是認輸了，其他方面我可不認輸……」

白猿大笑道：「應該如此，這才是男子漢、大丈夫，將軍，那天在山下，你砍了我一劍，居然逼得我閃避，那是很不容易的，我很少在決鬥中閃躲對方，你那一劍所含的威勢，使我不敢硬接，我非常欽佩……」

歐陽紇大笑道：「白猿，你够意思，不管你的話是否眞心，但我已經決心交你這個朋友了，決鬥是明天的事，今夜我們應該好好地聚一下，走，喝酒去？」

白猿臉現慚色道：「將軍，這裏什麼都不缺，就是沒有好酒，我釀造的酒淡而無味，不像是男子漢喝的烈酒？」

歐陽紇不動聲色的地笑道：「沒關係，我帶了好酒來了，不僅你這兒的酒不能喝，連外面製的酒也都不够味，我的酒是從京師帶來的，都是百年以上的陳年佳釀，我是個很懂得享受的人。」

白猿的眼中射出了奇光，興奮地跟着他回到平谷上，歐陽紇把帶來的酒都集中在一起。

每個部屬都揹了一袋，每袋五六斤重，合起來幾近百斤，他平均地分配，一人一半道：「白猿這就是一場決鬥，先拚酒，看看誰的酒量大？」

白猿已經打開了一袋，聞着透鼻的酒香，已目中放光，口中生津，迫不及待地連聲叫道：「好！好！拚酒！」

他引袋向嘴，一口氣就灌下了一袋，放下袋子道：「將軍，我認輸，這酒太好了。」

歐陽紇笑道：「好酒更該一醉，大丈夫死尚不懼，難道還怕喝酒，醉死了也是人生一大快事？」

白猿道：「不，我不是怕醉，而是怕經此一醉後，我再也找不到這麼好的酒了，我捨不得一次喝掉，我要留下來慢慢地喝。」

歐陽紇笑道：「別怕，好酒我有的是呢。」

白猿道：「但是你走了之後我又怎麼辦？」

歐陽紇想想道：「我在軍中還留下幾百罎好酒，我全送給你，足够你一年之用，一年後我再來看你，給你送上更多的酒來。」

白猿道：「你還會再來？」

歐陽紇道：「當然會來，對於白玉，我還不放心，過一年我再來看看，如果她對你厭倦了，我還是要帶她走。」

白猿笑道：「只要她願意，我絕不勉强。」

歐陽紇道：「我也是一樣，白玉還有家人在京師，如果我用她的父母兄弟作為脅持的話，她不敢違抗我的，但是我不這麼做，對於女人，我是不願意用强迫手段的。」

這番話對白猿大生知己之感，又滿飲一觥，大笑道：「好，好男兒，好朋友，值得一醉。」

於是兩個人開始對拚，豪飲起來，歐陽紇是有心計的，他自己天生的豪量，有萬斛之量，何況他又早具預謀，在酒中滲了迷藥，他給白猿的那些酒袋都是有記號的，他存心想迷倒了白猿再下手除去這個敵人？」

因為雷剛的神射都傷不了白猿，他知道力非其敵，祇好在別的地方用心機了。

但是白猿的內功也的確驚人，一夜豪飲，兩個人把酒都喝光了，白猿仍是沒有迷倒，最多步伐有點遲滯而已。」

他的酒跟歐陽紇的一樣，但酒性之烈却超過很多倍，歐陽紇雖是十分清醒，但也未免暗裏吃驚了。他豪於飲，但如果與白猿相較，還是差了一截，如果他喝的是白猿的酒，早已人事不知了。

乾完了最後的一觥，白猿站了起來，身子微微搖晃，笑道：「痛快，痛快，我一生中從沒這麼痛快過，將軍，你的酒意如何？」

歐陽紇冷靜地站了起來，十分穩定地道：「毫無酒意！」

白猿看看他，不禁佩服地道：「這場

我輸了。」

歐陽紇笑道：「你輸了，我也得不回我原來該有的。」

他又制止白猿說什麼，比了個手勢，又說：「我們的決鬥也可以免了。」

「爲什麼？」

「因爲我應回到我原來的世界去？」

白猿道：「這裏的一切都是你的。」

歐陽紇跳上山崖 沒有停歇，一直去到那個前夜住的荒村，那十幾個女子還在等着。看見歐陽紇回來了，又想上前問訊，又不大敢的樣子。

歐陽紇却變得很和氣 把她們召集了過來，盈和地問了她們一些話 徵詢她們的意見，問她們是否願意回到外面的世界去，那些女子起初是要出去，可是聽歐陽紇說他準備留下一部份男人在這兒則又表示不想離開了。

這是歐陽紇意料中的答案，因爲他根本就不打算帶她們離去，他要留下這些女子在此，實現他預期中的計劃，他也知道，白猿雖然要求留下一批男子，却不會讓他們住在深山的禁區中，一定還是要安頓在此地。他等了半天，快到黃昏時，雷剛帶着他的部屬來了 隨着還有一大批的女子。

白猿已然把這個地方作爲安頓他部屬的所在，只留下了幾個年歲較老的女子給白玉作伴，其餘的都遣送下來了，他的十六名家將中，願意留下的有十個，這是歐陽紇昨夜就指定好的，該做些什麼，他也早就做了指示，所以當着那些女子，他什麼也沒有說。

白猿托雷剛帶來了深山中大部份的窖藏，更轉達了白猿對他的友情與謝意。

一切都在意料中，歐陽紇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帶了幾個人開始循路出山回去了。

在路上，雷剛才道：「將軍，白猿的爲人不錯。」

歐陽紇臉色深沉地道：「雷剛，你將來是否打算再到這兒來過一輩子。」

雷剛道：「是的，屬下確是有此一打算？」

歐陽紇道：「我也有這個打算，所以我才安排這些人在此爲我們將來鋪路，詳細究研白猿，找出一個能致他於死地的方法。」

雷剛微微一怔道：「將軍，他對我們沒有敵意……」

歐陽紇道：「是的，但是你知道他有幾歲了。」

「他自已也不清楚，總在百歲之外了吧！」

「他還能活多久？」

「這也很難說，也許還能活個百來歲，他是人父猿母所產的異類，壽命總是長得多。」

「不錯，我們死了，他還能活很久，他是個不甘寂寞的人，將來我們的女兒很可能還有機會嫁給他。」

雷剛臉色動了一動道：「他對白玉夫人用情很深，保證不再找別的女人。」

歐陽紇笑了一下：「這句話目前是可信的，但你能相信他多久呢？」

入山搜索的隊伍回營了，並沒有帶回白玉夫人，歐陽紇顯得很頹喪，隨行回來的六名家將每個人都分得了價值萬金的窖藏，封住了他們的嘴，因此對入山的情形，誰都問不出一點消息來。

× × ×

白猿來了，只見到雷剛，似乎有點失望地問道：「將軍還在恨我？」

雷剛搖頭道：「將軍根本就不恨你，只是最近有點麻煩，心情很壞，不想見任何人。」

「什麼麻煩？」

雷剛道：「諸苗避入深峒，久戰無功，大元帥蘭欽對他很不諒解，更因爲他失妻的事，認爲他有辱軍威，準備解除他將軍的職務。」

白猿道：「這倒是我牽累他了。」

雷剛一嘆道：「他是個事業心很重的人，所以才淡薄了家室之情，使夫人歸向了你，誰知道因爲這個緣故使他的前程也受了打擊，他的心情怎麼好得起來呢？」

白猿想了一下道：「我很抱歉，就是不知道如何才能爲他盡力。」

雷剛道：「你恐怕沒有辦法，蘭欽本是個庸材，完全嫉妬他的才華，才借這個藉口打擊他，所以將軍準備摒擋一切，移交給人，把我也遣散了，我跟將軍的情誼很深，也不願在別的傖夫手下致力，白猿，我想到你那兒去。」

白猿笑道：「歡迎，歡迎，谷中的男人太少，來得再多我也歡迎的，尤其是你們學過武功的，你們有自己謀生的能力，也能自己出山，用不到我來養活，我更歡迎了……」

他們把酒搬了上去，痛飲一番，雷剛也醉了，一覺醒來，白猿已笑哈哈提着一顆人頭，正是平南大將軍蘭欽的首級，笑着道：「歐陽將軍的困難解決了，現在還有第二個問題，我要你的帮助，算是酬報將軍的盛情吧？」

於是他帶着雷剛與留下的十名家將，深入苗峒，一連刺殺了十幾個蠻人的悍首，挑着首級招降。

蘭將軍平白的丢了腦袋，軍心正在惶惶之際，副帥歐陽將軍却大軍連捷，在短短的十幾天之內，盡服諸苗，捷報傳到京師，梁武帝龍心大悅，一面厚旨犒賞，拜歐陽紇接替蘭欽的大將軍，降旨班師。

雷剛一直留在苗疆中與白猿爲伍，陪着他整天喝酒，白玉第二年懷孕，無法規勸白猿，他大部份的時間都在下面的谷中流連着。

酒越喝越多，也越喝越烈，更因爲白玉有孕在身，不能遂燕好之私，白猿在酒力的迷亂下終於忘記了對白玉的規誓，又跟那些女子們夜夜春宵，縱慾無度起來。

雷剛是奉命誘惑他墮落的，起初還有點歉意，但是見到白猿沉湎下去時，他知道歐陽紇的猜測沒有錯，白猿的人性中還有着獸性，那是無法遷移的，縱然白玉能約束他一陣子，終究還是要獸性畢露的！

他精純的內功在酒與色雙重的侵蝕下，漸漸的衰退了，人也開始有了衰老的現象，他身上那一層細軟的茸毛也慢慢地脫落，不過他仍然有着過人的精力，一縱數十丈，刀劍不傷。

雷剛知道事機已成熟，借着汴酒的機

會出去，通知了歐陽紇，這時梁武帝已經爲陳所篡，歐陽紇也征南有功，陳文帝封他爲陽山郡公，都督交廣十九州，聲勢顯赫，威被百越。

但他得到了雷剛的通知後，微服簡從，只帶了從前的六名心腹家將，來到了桂林郡。

輕車熟路，他重新翻臨了絕谷，却已經是分手後的第三年了。

白玉生了一個男孩子，相貌仍是像白猿，一付猴頭猴腦的樣子，白猿很不喜歡，倒是留在谷中的那些男子們，生了一羣小孩子，有男有女，個個眉清目秀的。

因此白猿留在府下的時間，反而比上面多了。

歐陽紇翩然而臨，白猿十分高興，但是歐陽紇看了他的衰老之狀，反倒有點不忍心殺他了。

白猿又喝醉了，抱着幾個女子亂鬧，醜態百出，歐陽紇長嘆一聲道：「白猿，你知道我這次爲何而來？」

白猿醉態可掬地道：「當然是來探視故人的。」

歐陽紇道：「不，我是來殺你的？」

白猿一驚，酒意全退了，滿臉不信的神色道：「你來殺我？爲什麼，我沒有對不起你的地方呀？」

歐陽紇道：「是的，除了你搶走了白玉外，你並沒有什麼對不起我的地方，而白玉對我恩斷義絕，我也不想再搶她回來了，何況後來你還帮我殺了蘭欽，征服了苗峒，猶甚於怨。」

白猿道：「那你更不該以怨報德呀？

歐陽紇道：「我要殺你，只因爲你比我強，而我却是不肯屈居第二的人。」

白猿想了一下道：「你現在殺得死我嗎？」

歐陽紇嗆然一聲，抽了蟠龍寶劍，來到一根粗有丈許的石筍前，道：「白猿，你能擊倒這根石柱。」

白猿上前搖了一搖，石筍微微晃動，他放手一嘆道：「我的功夫減退了很多，以前我可以拔它起來的。」

歐陽紇微微的冷笑，手起一劍揮出，那根石筍斷爲兩截，歐陽紇跟着一掌，把上半截石筍擊得粉碎。

白猿看得臉色大變，歐陽紇這才傲然道：「我現在是否殺得死你？」

白猿低頭不語，可是歐陽紇道：「我不會殺你，因爲你已經比我弱了。」

白猿臉色一陣激變道：「將軍，那是我的劍嗎？」

歐陽紇道：「是的！我敦請名匠，把它開了鋒，原是想用來第一個對付你的，想不到已經用不着了，我現在赤手空拳也能殺死你。」

白猿臉色又變了一變道：「將軍，那劍能借給我一看嗎？」

歐陽紇想了一下，即將劍遞了過去道：「可以，那怕你拿着它，也奈何不了我了。」

白猿捧着劍，旋開後面的劍柄，裏面竟是空的，倒出一塊素娟，上面寫了一行字跡，他苦笑道：「這是那位異人坐化前留給我的，他說此劍發刑（金旁）之日，就叫我看看裏面的偈語，我把劍給你的時候忘記了這回事？」

歐陽紇一怔道：「上面寫的什麼？」

白猿苦笑道：「蟠龍發刑（金旁），白猿命盡，那異人早替我算好了命運。」

歐陽紇一看那塊素娟，不禁怔住了。

白猿道：「我還是第一個試劍鋒的人，一切都是天命，將軍！我現在只求你一件事，把白玉接回去！」

歐陽紇點點頭，白猿舉起了蟠龍劍，刺進了自己的肚臍，鮮血激射，他的人慢慢地倒了下去。

大家都怔住了，沒想到白猿會自殺，連歐陽紇也感到很意外，終於一嘆道：「天生之，天殺之，這不是人力所能爲的，把他收葬在此地吧，你們也該回去了。」

可是每個人都沒有表示，連雷剛也在內。歐陽紇道：「怎麼？你們都不回去了是嗎？」

雷剛道：「將軍！屬下等入山時，爲梁之臣，出去後却是陳之民，短短不過三年，已經江山變易，富貴浮雲，實在沒有什麼意思，請將軍准我們終老於此吧。」

歐陽紇想了一下，覺得也對，這些人已經失踪了三年，一旦重回軍中，勢必牽出他當年的事跡，那究竟有點不太好，於是也不再堅持了。」白玉也沒有回去，歐陽紇在陳國位極人臣，可是他久居南方十幾年，始終不肯他調，文帝卒，宣帝立，疑他有異心，徵爲左衞將軍，遷升京師任事，歐陽紇不就，舉兵反陳，兵敗被殺。

白猿的那個兒子倒是非常聰明，白玉把他托給歐陽紇的朋友江總，寄在歐陽紇的名下爲子，叫歐陽絢。

歐陽絢長成後文名日噪，就是形貌像是猿猴。唐人長孫無忌與之不睦，乃作此文，託名江總以爲譏諷，後世以爲江總的白猿記，實爲長孫無忌之僞作。

這些都不可考了，但揣度情形，倒是託名僞作的成分很大，因爲白猿這個故事太荒誕，不可能眞有此事的，我們也祇能把我它作一篇傳奇小說看，不能作爲歷史小說讀的。「

（全文完）

兩期完技擊鬥智故事

余破浪・文
子　成・圖

大殺三方（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城南帮帮主崔翳子的妻子姜艷娘，處心積慮，想謀帮篡位，她以非常手段，不惜將親夫錮禁，又以重金網羅拳擊高手白高山爲之使驅策，擴張勢力。城北帮首腦方家三傑，本來也想羅致白高山收爲已用的，但在人才爭奪中，方家失敗了，城南帮與城北帮原是兩個水火不相容的帮會，然而崔翳子垮了台，城北帮三傑非但不感到高興，反而引爲隱憂，因爲姜艷娘更難對付。現在夜深了，通往城北的小路上，出現一個神秘的黑衣人……

恩怨情仇　是是非非

（一）

槍膛裏已裝滿了子彈。

小杜有潔癖，他不但人乾淨，手槍和子彈也同樣乾淨。

他殺人的手法，更加乾淨俐落。

在十八歲的時候，他在法國留學唸書，結果書唸不成，却練成了一手極快、也極準的槍法。

巴黎雖然以香水、女人稱著，但也有不少槍法一流的好手。

敎小杜練槍法的，是一個釀酒商人。

這商人每天清早，例必在葡萄園的一隅練槍。

葡萄就是槍靶。

每射中一顆葡萄，就喝一口葡萄酒。

如此練槍，當然逍遙寫意得很。

但小杜練槍，却從不以葡萄爲靶子。

他的靶子是一具人像，他射的目標是前額、咽喉、心臟。

他練槍目的不是要來射葡萄，而是要殺人。

他父親叫老杜。

老杜也是個殺手，但他不懂得用槍。

他用的是飛刀。

他的飛刀很快，也很準。

但飛刀再快，也快不過方老大的槍。

方老大也是個槍手，而且槍法比眨眼的速度不遑多讓。

所以，老杜行刺方老大的時候，終於失手，死在方老大的槍下。

老杜死了，但他的兒子仍然跟着老子的路徑走，成爲了一個職業殺手。

他剛從法國回來，就已接到了一宗買賣。

這一宗買賣正合小杜心意。

因爲僱主要小杜去殺的，正是方家三傑。

既可賺錢，又可復仇，一舉兩得，又何樂而不爲呢？

× × ×

十二點零三分。

雖然絕大多數的人已在這個時候墮入

夢鄉，但方家賭坊內仍然熱鬧非常。

方家賭坊是城北唯一的賭場，這裏的修飾佈置，却不像賭場，而是像皇宮。

身上沒有大量金錢的人，又有誰敢跑到這裏押注？

小杜穿過了那條黑暗的小路，再走五分鐘，就已來到另一條大街上。

大街的盡頭，就是方家賭坊。

小杜昂然闊步，向賭坊直走。

他的衣袋裏只有一塊大洋，兩把槍。

對於他來說，這已足够在賭坊內賭個痛快！

× × ×

每逢晚上十一點之後，方老二例必在方家賭坊裏主持一切業務。

雖然他是個老粗，但老粗也有老粗朋友。

不少在江湖上混混的人，都與方老二有很不錯的交情。

他們也是方家賭坊的賭客，而且他們的賭注絕不會比任何人細小。

例如周唐就是其中之一。

周唐表面上是個木材商人，但令他變成百萬鉅富的並不是木材，而是軍火。

他的木材生意做得很大。

但他販賣軍火的營業額，却遠在木材百倍之上。

像他這種軍火大亨，腰纏萬貫，就算輸十萬八萬塊，也絕不是怎麼一回事。

周唐與方老二的交情一向很不錯。

在五年前，周唐的軍火販賣險些出了岔子，全仗方老二用盡九牛二虎之力替他解圍。

這件事，周唐絕不會忘記。

方家賭坊能够有今日如此熱鬧的場面，周唐亦盡了一番力量。

最少有五個百萬鉅富，是由於周唐的關係，不在城南賭錢，而轉移陣地來到了方家賭場。

這當然令到城南帮大感不快。

當小杜來到了方家賭坊的時候，周唐在牌九桌上抓了一副好牌。

他推庄。

他抓的一副牌是天槓！

這一桌賭的是小牌九，莊家統殺！

小杜沒有籌碼，他只有一塊大洋。

他突然把這一塊大洋拋在桌上。

衆人俱是一呆。

這一塊大洋拋在桌子上，算是甚麼意思？

是押注？

還是搗亂？

在骰寶枱上，一塊大洋還可以賭一口，但在牌九桌上，一塊錢的作用，恐怕連抽頭都不管用。

周唐臉上的笑容瞬即消失得乾乾淨淨了。

小杜淡淡一笑。

「你不必生氣，我不是來搗亂的。」

周唐冷笑：「我相信你不是來搗亂，憑你這副樣子還不像有這麼大的胆量。」

小杜慢慢道：「我並不是來搗亂，只不過想找一個人。」

周唐目中發出了寒光：「找誰？」

小杜道：「方二爺。」

周唐冷笑：「你認識方二爺？」

小杜搖頭：「我不認識方二爺，因爲我根本從來沒有見過他。」

周唐沉聲說道：「假若我就是方二爺呢？」

小杜淡淡道：「你若是方二爺，你就死！」

周唐大笑：「你果然不是來搗亂，而是來殺人的。」

小杜笑了笑，神態還是那麼鎮靜：「你說對了。」

周唐的笑聲倏地停頓下來，冷冷道：「我就是方老二！」

小杜的笑容也漸漸消褪。

「你眞的是方老二？」

「當然是眞的。」

「你不後悔？」

「我本來就是方老二，爲甚麼我會後悔？」

「你一定會後悔的，因爲你死得很冤枉。」

「哦？」

「閣下旣然一口咬定自己是方老二，那麼你就死！」小杜的眉宇間忽然露出了令人不寒而慄的殺機：「就算你本來不是方老二，也一定會死，因爲你必定是他的好朋友。」

周唐嘿嘿一笑。

他突然衝前，一拳就向小杜的鼻樑上打去。

雖然近年來他的小腹已向外凸出，體型也比以前肥胖得多，但他這一拳還是又快又重，威勢駭人已極。

但這一着他却錯了。

他是方家賭坊的豪客，他根本不必出手的。

方家賭坊的打手最少已有五六個圍了上來，他若沒有動手，他們必已開始對小杜採取行動。

但周唐一出手，他們反而爲之一怔，沒有動手對付小杜。

周唐一拳打出去，一聲巨響也同時爆出。

每個人都呆住。

包括周唐在內。

刹那間，每個人都陷入了驚呆的狀態中，但却以周唐驚呆的情況最爲顯著。

他的臉上，突然多出了一個洞。

這個洞就在他的鼻樑上，這個洞當然是血紅色的。

「啃！」

周唐在驚呆中倒下。

他直到嚥氣的一刹那，還不肯相信這是事實。

（二）

六個剛圍上來的打手，突然向後面退縮。

他們平時如狠似虎，兇巴巴好不嚇人，但現在却反而給小杜的槍嚇倒了。

他們也許並不怕小杜。

他們怕的是這一把槍。

小杜盯着周唐的屍體，喃喃笑道：「我早就說過，你一定會後悔的，因爲你本來就不是方老二。」

賭坊中突然響起了一個人冰冷的聲音：「你怎知道他不是方老二？」

小杜沒有回頭。

他若回頭，他的腦袋就會給另一把槍的子彈轟碎！

在他的背後，有一根槍管對準了他的後腦，小杜雖然沒有回頭，但他已可以感覺得到，自己正面臨着死亡的深淵。

小杜淡淡一笑，道：「雖然我沒有見過方老二，但他臉上的特徵，我還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背後冰冷的聲音又道：「方老二臉上有甚麼特徵？」

小杜沉吟着，半晌才緩緩說道：「他顎下有一顆黑痣，左耳下還有一塊長型的胎記。」

背後那人不出聲了。

小杜又說道：「這兩件事我有沒有說錯？」

「沒有。」

「周唐也沒有這兩個特徵，而且他更不像個老粗，所以他絕不會是方老二。」

「既然知道他不是方老二，你爲甚麼還要殺他？」

「剛才我已說過，就算他不是方老二，也必定是他的好朋友，爲了避免他以後爲了報仇而找我麻煩，我只好把他先行幹掉。」

背後那人冷冷一笑：「你果然是個混蛋！」

小杜道：「我也許是個混蛋，但方老二却命中註定要死在混蛋的槍下。」

背後那人又冷笑道：「你可知道我是誰？」

小杜微微一笑：「方勝香？」

「正是方勝香！」

小杜嘆了口氣。

但嘆氣之聲猶未落下，他的人突然蹲下，手中的槍閃電般射出了一顆子彈。

沒有人能看見從槍管裏射出來的子彈，究竟是怎樣的。

子彈的速度實在太快，當耳朵聽見槍响的時候，子彈早已射到了目標之上。

小杜這一槍的目標，應該是射向方勝香。

但是實際上却偏偏不是射向方勝香，而是射向方勝香背後衝過來的一個青衣漢子。

這一個青衣漢子是方家賭坊的副總管，他叫林棉。

林棉的手中有一把尖刀，他撲過來並不是殺小杜，而是殺方勝香。

方勝香冷冷的看着林棉倒在自己的脚下。

「你爲甚麼要暗算我？」

林棉沒有回答。

死人當然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但小杜却知道。

他冷冷一笑，道：「他要暗算你是早有預謀，他選擇這個時候出手，是因爲他認爲你已全心全意在對付我，怎樣也料不到背後還有一把刀子要取掉你的性命。」

方勝香道：「我料不到，但你却反而知道了？」

小杜道：「我是個殺手，至少警覺性會比你强。」

方勝香道：「如此說來，我在你的面前好像只是一個飯桶。」

小杜道：「你不是飯桶，最少你的槍法未必就會比我遜色。」

方勝香又說道：「你知道我的槍法很好？」

小杜道：「就算我不殺他，他是否能夠把你斃於刀下，也是大有疑問。」

方勝香道：「你剛才豈不是說警覺性比我强？」

小杜不再說話了。

他們的手中都有槍。

但他們誰都不敢先開槍。

在這種情況下，先開槍的人雖然可以把對方射殺，但也難保不會同時死在對方的槍下。

旁觀的人手中都已沁出了汗。

原本鬧哄哄的賭坊，竟已變得鴉雀無聲。

方勝香忽然問他道：「你可認識白高山？」

小杜搖頭。

方勝香又道：「你可知道白高山已成爲了姜艷娘的走狗？」

小杜冷冷道：「我根本就沒有聽過白高山這人的名字，又怎會知道他的事？」

方勝香嘆息一聲：「白高山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材，可惜他不知好歹，竟然與姜艷娘這女人耗上，無異是引火自焚。」

小杜冷笑：「你不必在我面前說這些事的，同時，我也絕不會對這些事情有興趣。」

方勝香笑了。「你眞的沒有興趣？」

小杜的臉色微微一變。

方勝香的說話，就像是一柄錘子敲在他的胸膛上。

方勝香冷冷道：「你來到這裏，就是要殺咱們三兄弟，這本是連你父親都不能完成的任務。」

小杜不能否認。

方勝香竟已知道了他的來歷。

「姜艷娘利用你們父子來對付咱們，你父親已失敗身亡，你又何必重蹈覆轍；何況咱們殺你父親，是被逼動手的，他要殺咱們，咱們又怎能坐以待斃？所以，方家根本就沒有對不起你們杜家！」

小杜的背脊忽然濕透。

方勝香的說話，並非胡說八道。

他的說話很有道理，每一個字都是小杜的當頭棒喝。

無論在怎樣的情況下說來，方家的確沒有對不起杜家。

小杜的父親雖然死在方老大的槍下，但那是絕不能怪罪於別人的。

方老大純粹是自衞。

常言道，父仇不共戴天。

但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用冷靜的頭腦去分析，這一段「血海深仇」根本就是報無可報。

方勝香忽然長長嘆息一聲。

他揮了揮手，對小杜道：「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別再在這裏用手槍唬嚇別人，這裏是龍潭虎穴，再纏下去，你的一切都會在這裏完結。」

小杜忽然把槍丢在地上。

他冷汗如雨，垂着頭，離開了方家賭莊……

長夜將盡。

（三）

黎明已快降臨到人間，但窗外的天空却更漆黑了。

昏黃暗淡的燈光，斜照在她的臉上。她的頭髮很亂。

髮雖亂，但一點也不難看，反而更動人，令人覺得有一種野性的魅力。

她在床上，白高山就在她的身邊。

這一夜，是旖旎的，也是罪惡的。

姜艷娘畢竟是崔大鬍子的妻子，但做丈夫的變成階下囚，妻子却在這裏與另一個男人相好。

在世俗的眼光看來，這是無可原諒的罪惡。

即使在白高山來說，他也一樣認爲是如此。

他佔有了大鬍子的女人。

但這個女人絕不是尋常的女人。

她是一條雌老虎。

連丈夫都可以一手毀掉的女人，其兇惡的程度又豈是「雌老虎」三個字足以形容？

房內很靜寂的，只有他們兩個人的呼吸聲。

但就在這個時候，窗外忽然冒出了一張冷冰冰的臉。

姜艷娘失聲道：「小杜！」

「不錯，是我。」

他的一把槍已丢在方家賭坊裏，但現在他的手中還有另一把槍。

槍管穩定，握槍的手更穩定。

只有穩定的手，才能射出最準確的子彈，這一點就算不懂開槍的人也該可以想像得到。

姜艷娘淡淡一笑：「你能夠闖到這裏，可見你的本領的確不小。」

小杜道：「但就算我的本領再大，也沒有辦法把方家三傑殺掉。」

姜艷娘淡淡一笑道：「你的任務雖然暫時未能成功，但將來還是大有機會的，你不要放棄，更不要對自己的信心打了折扣。」

小杜冷冷一笑，目光有如刀鋒般盯着白高山：「你就是那個叫白小子？」

白高山道：「你看我只像個小子？」

小杜道：「我看你甚麼都不像，只像個男妓！」

「男妓？」白高山笑了：「你認爲我那一點像男妓？」

小杜冷笑：「這不是像不像的問題，而是你根本就是個男妓。」

白高山的臉色也開始沉下：「你的說話未免太過份了。」

小杜冷冷道：「你可以不聽。」

白高山說道：「可惜我的耳朵沒有毛病。」

小杜道：「你的耳朵的確沒有毛病，你的毛病在你的心臟部位。」

白高山冷冷道：「你打算一槍射向我的心臟？」

小杜咬牙道：「你以爲我不敢？」

白高山嘿嘿地說道：「你不會這樣做的。」

小杜臉上微現怒色：「你憑那一點認爲我不會這樣做？」

白高山道：「你是個職業殺手，在沒有人付出酬勞的情況下，你絕不會輕易開槍殺人。」

小杜吸了口氣：「你好像很清楚我的性格？」

白高山道：「就算知得不多，最少也略有所聞。」

小杜沉吟着，忽道：「你可知道我爲甚麼要來到這個城市？」

白高山道：「報仇。」

小杜道：「爲誰報仇？」

白高山說道：「第一，爲你的父親報仇。」

小杜道：「還有呢？」

白高山臉上露出了黯然之色：「爲白霜霜報仇！」

小杜的手指忽然觔觔作响。

「你怎知道我回來是爲白霜霜而報仇？」

白高山嘆了口氣，道：「她年紀輕輕，就已在戀愛的漩渦裏弄得一塌糊塗，她在你和方勝香之間的夾縫裏，不知如何選擇。」

小杜沉聲道：「我若不是去了法國，她一定是屬於我的。」

白高山點點頭，道：「也許如此。」

小杜默然。

白高山接道：「可惜最後她却給淫賊糟蹋了，而那時候你還在法國。」

小杜咬着牙，神態已變。

白高山道：「你可知道我是誰？」

小杜道：「我只知道你姓白，叫白高山。」

白高山道：「我不但是白高山，也是白霜霜的胞兄。」

小杜愕然。

「眞的？」

「當然是眞的。」

小杜長長吸了口氣，手中的手槍一閃而沒。

「你爲甚麼不早一點說？」

「現在說了豈非也是一樣？」

小杜嘆息一聲，道：「昔年的淫賊，你可已查出是誰？」

白高山搖頭。

「我不知道。」

沉默了許久的姜艷娘突然道：「你們不知道，但我却知道。」

白高山與小杜同時脫口道：「是誰幹的？」

姜艷娘冷冷一笑，忽然指着小杜：「那淫賊就是你！」

「是我？」小杜一怔，突然大笑：「那時候我還在巴黎……」

姜艷娘截然道：「別再玩弄把戲，其實你早已回來，一直都在暗中監視白霜霜，初時你希望白霜霜能夠受得起攷驗，拒絕方勝香的追求攻勢，但到最後，白霜霜還是投向方三公子的懷裏。」

小杜冷笑：「妳的故事並不動聽。」

姜艷娘說道：「這不是故事，而是事實。」

她又道：「到最後，你妒火如焚，再也不能忍受下去，就在一個深夜，蒙着臉把白霜霜佔有。」

小杜忽然覺得一陣寒冷。

他保持沉默・讓姜艷娘繼續說下去。

「當時，你沒有料到白霜霜竟然會爲

了這件事自盡。但等到你知道這件事的時候，一切都已太遲，再也無法補救……」

小杜「哼」一聲，怒道：「胡說！」

姜艷娘冷冷笑道：「你以為自己從巴黎秘密來到這裏，是一件神不知鬼不覺的事？你錯了，就算你能瞞得過全世界的人，也絕對無法瞞得過白蟻黨！」

「白蟻黨？」小杜的臉色有點靑了。

「不錯，是白蟻黨！」姜艷娘淡淡道：「白蟻黨徒打架和殺人的本領並不濟事，但却消息靈通，就像是木樑裏的白蟻，堪稱無孔不入。」

小杜吸了口氣：「白蟻黨為甚麼對我的事這麼感興趣？」

「他們有興趣的不是你的事，而是金錢。」

小杜冷冷道：「是誰付錢要調查我的行踪？」

姜艷娘淡淡一笑：「你並不笨，總該猜出來罷？」

「是方勝香！」小杜冷冷一笑：「一定是方勝香！」

突聽一人冷冰冰的說道：「正是方勝香！」

花花公子　代雪沉寃

（一）

在黑暗中，方勝香的臉色看來還是那麼蒼白。

小杜的手裏雖然有槍，但方勝香的槍管却已對準了小杜的後腦。

方勝香冷冷道：「俗語有云，擧頭三尺有神靈，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小杜明白他的意思。

方勝香冷笑一聲，又道：「在賭坊裏我沒有與你動手，是因為我知道你一定會來到這裏，旣然要動手，還是在這裏動手的好。」

小杜道：「你現在不必動手，只要一扣扳機，我就是個死人。」

方勝香冷叱道：「這樣子死法，你未免太痛快，也太便宜了。」

小杜瞳孔收縮，道：「難道你要把我活活抽筋剝皮，方洩心頭之恨？」

方勝香搖搖頭：「我不是野獸。」

小杜道：「你要怎樣？」

方勝香冷冷說地道：「把你的手槍拋掉！」

小杜果然把槍用力一丟。

「噗！」他的手槍消失在黑暗中。

方勝香也把手槍丟掉。

小杜轉過身子，冷笑道：「現在我和你都沒有槍，你是否還有信心殺我？」

方勝香甚麼話也不說，突然一脚飛起，踢向小杜的咽喉。

小杜側身閃避，一拳向方勝香的左脅下擊去。

但方勝香這一脚只是踢出了一半，就改變方向。

他的腿根本就沒有全力出擊，眞正的殺着却在他的右手。

叭！小杜的臉上吃了一掌。

方勝香不再留情，又再一拳打在小杜的小腹上。

小杜疼得彎下腰。

方勝香拳如雨下。

他彷彿已穩操勝劵。

但就在這個時候，小杜的左膝突然重重向方勝香的腰間撞去。

方勝香雖然一直都在進攻，但這一下子居然還是沒有提防到。

小杜一擊得手，方勝香身型猛被撞向後退八尺。

小杜雖然也給方勝香打得滿天星斗，但這種反撲的機會他是絕對不會輕輕放過的。他再撲前，左拳如炮般轟向方勝香的臉龐。

方勝香側身一閃，小杜的拳頭就在他的耳朵擦過。

方勝香的一隻耳朵差點沒有給甩掉出來。

小杜拳腿交錯反擊，把方勝香逼得透氣不過。

直到方勝香被他打得連頭都抬不起的時候，小杜突然從襪管裏掏出一支小巧的手槍。

這把槍雖然小巧，但它也和其他的手槍一樣，可以射殺敵人。

白高山急呼：「小心！」

「心」字還在口邊，槍聲已起。

× × ×

小巧的手槍仍然在小杜的手裏。

槍聲不是響了一下，而是兩下。

但第一聲的槍響，並不是小杜的槍，而是方勝香的槍。

小杜還有槍。

但方勝香亦然。

小杜的槍法很快，而且更是在絕對有利，絕對具有把握的時候施放。

那時候，方勝香處於劣勢。

但就在決定生死勝負存亡的刹那間，方勝香的槍還是比小杜快了一點點。

快的不多，只是一點點。

但這一點點却已足够決定他們畢生的命運。

小杜的槍也發出了子彈，但這一顆子彈却是射向天空。

他慘笑倒下。

「我畢竟還是……可以……死得很痛快……」

方勝香沒有盯着他，却茫然地看着槍管裏冒出來的白烟。

他忽然也笑了。

但誰也分不出，他究竟是在笑，還是在哭？

白霜霜的寃仇雖獲伸雪，但方勝香呢？他在別人的眼中看來，豈非仍然是個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

（二）

黎明終於降臨到人間。

方勝香就在旭日初昇的時候走了。

姜艷娘沒有留住他。

城南帮的人也好像完全不知道這一件事。

但他們當然不可能不知道。

這是城南帮的重地，倘若他們連發生在自己地方上的事情都不知道，那簡直是笑話之又笑話的怪事。

白高山忍不住問姜艷娘：「妳豈不是很憎厭姓方的人？妳為甚麼對他一直都採取容忍的態度？」

姜艷娘沒有回答。

她又再熱情如火，甚至比烈燄還更令人感到灼熱。

白高山忽然明白了。

姜艷娘本來就是城北方家在城南帮的臥底！

她嫁給崔大鬍子，也是方老大處心積慮所佈置的一着棋子。

除了方家三傑之外，別人都蒙在鼓裏，連崔大鬍子這樣精明的老江湖都被她所欺騙。

姜艷娘對丈夫施下殺手鐧，是時間上的問題而已。

× × ×

——白高山實在很聰明，最少比他的外貌聰明十倍。

——但有一點他還是沒有猜出的，就是方老二並不知道姜艷娘的眞正底細。

——他不知道這件事，是因為方老大對這個二弟沒有多大的信心，生怕他會洩漏秘密。

所以，方老二若遇見姜艷娘，他一定不會放過她的。

他實際的情況，又是否如此呢？

這一點，就算白高山再聰明百倍，也絕對猜不出來。

——「人心難測」，這是千古不移的定理！

× × ×

方勝香帶着十分悵惘的心情，離開了城南。

雖然白霜霜的仇恨已獲伸雪，但他一點也沒有感到喜悅。

「報復」的本身，並不能給人帶來喜悅。

他覺得自己的脚步有點不穩，好像喝酒過多的樣子。

他覺得自己的眼睛也有點模糊。

在模糊不清的視綫中，他忽然看見了方老二。

方老二還是那副粗魯不堪的樣子，他的腰間經常都斜揷着一把刀，一把斧頭。

方勝香走過去。

方老二嘆口氣，道：「自從昨夜你去了城南，我一直都担心着。」

方勝香道：「我沒事。」

方老二道：「那條雌老虎為甚麼不敢動你？」

方勝香搖頭。

方老二又道：「你眞的不知道？」

方勝香道：「我眞的不知道。」

方老二道：「但我却知道。」

方勝香目光一閃，道：「你知道？」

方老二道：「她不動你，並不是因為不敢，而是不捨得。」

「不捨得？」方勝香淡淡一笑道：「我又不是她的香寶寶，她為甚麼不捨得動我？」

方老二忽然沉下臉，冷冷道：「姜艷娘眞正喜歡的男人絕不是崔大鬍子，也絕不是白高山，而是你！」

「我？」方勝香不禁一呆：「她喜歡我？」

方老二道：「她對你的感情遂深如海，難道你一直都沒有察覺得到？」

方勝香吸一口氣，無言。

方老二又道：「她故意在你的面前和白高山親熱，其實是意氣用事之擧，她只不過是要你吃醋。」

「我沒有吃醋。」

「正因為你沒有吃醋，她恨你之深更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由愛生恨，本是情海波濤中常見的怪事。

但怪事太多的時候，人們反而往往見怪不怪。

方老二嘆了口氣，接道：「她對你又愛又恨，但總括來說，還是愛多恨少。」

方勝香臉上的表情，彷彿如夢初醒。

但他根本就沒有在夢中，他比任何人都更清醒。

姜艷娘對他的感情怎樣，他早已了然於胸。

但他一直佯作不知，因為他的心裏，只有一個紅顏知己。

那是白霜霜。

雖然白霜霜已死了，但她仍然活在他的心中。

鐵骨功與鐵骨拳

麥海雲

中國功夫有許多門派，北方武術當中有一門派叫做鐵骨功，不但把自己的骨頭練到有如鋼鐵那麼堅强，而且利用自己的骨頭去撞對方的骨骼，以此取勝，這一派功夫有些絕招傳流到南方來，稱做俠家拳，就因為本來這種功夫的高手很喜歡行俠仗義，故此變成俠家拳。

這一派功夫還沒有練習拳脚之前首先要把骨頭練習到非常堅實，普通的練功方式，例如打沙包，打木樁之類，不够堅强，他們還要深造一點，於是打銅打鐵，所謂打銅打鐵，並非硬打，而是有彈性的打擊，練功之際，他們把一條六尺長的銅柱，粗如手臂，柱內是空心的，有如竹筒，把它懸掛起來，離地三尺，然後用橋手以及手腕分別向它劈打，上邊劈下來，下邊抽上去，由於銅村本身很圓，而且吊在高處，低垂下來，彈力相當强，不會因此就會影響到手臂腫痛，不然的話，打在固定的銅柱上面，那隻手就會痲痹不堪，故此練功也要有分寸。

再進一步，他們就把空心的銅棍向自己身上敲打，特別是骨節打多幾下，務求全身骨骼堅如銅鐵，此外他們還把牛骨煲成濃湯，練功之後飲下肚中，充實骨頭的硬度，甚至大腿小腿也是如此，那些人橫脚掃向空心的銅柱，小腿擊中它，發出錚錚的聲响，非常厲害，練習這鐵骨功的人，配上了那個門派的拳脚，的確是很凌厲的，殊非普通拳師所能敵，可惜「鐵骨拳」今已失傳。

★ ★ ★

永遠的活在心中。

方老二又喃喃道：「活在福中不知福，這實在是個傻孩子。」

方勝香一笑置之。

但方老二接着而來的行動，却令他大吃一驚。

方老二竟然一斧向他的咽喉上狠狠劈去！

（三）

斧光一閃，方勝香幾乎死在這一斧之下。幸好他畢竟還是方勝香 方老二這一斧雖然又快又準，而且令人防不勝防，但方勝香仍然能够及時把這一斧閃開。

他驚呼：「我是你的親弟弟！」

方老二冷笑道：「你和老大心懷不軌，早就想把我除掉，別當俺眞的是個老粗，甚麼事情都不知道！」

方勝香悚然一涼：「大哥呢？」

方老二嘿嘿冷笑：「他想殺俺，但還是俺的斧頭快一點。」

方勝香只覺得手脚冷冰。

他厲聲道：「你殺了大哥？」

方老二冷冷道：「俺不幹掉他，就會給他幹掉 正是——」

他還沒有說完，方勝香的槍已拔出。

但他的槍剛拔出，他的手背就已給一顆石子擊碎。

嘿！

槍跌在地上。

方老二冷笑：「你輸了。」

× × ×

方老二不但斧頭快，擲石子的手法更快。

手槍雖然具有强大的殺傷力，但只要子彈無法發射，又與廢鐵何異？

方老二冷冷道：「我知道你還有一把刀。」

方勝香承認。

那是一把長僅八寸五分的小金刀，是白霜霜送給他的最後一份禮物。

小金刀在他的衣袋中，一直都被保存得很好。

方老二的說話咄咄逼人：「你可以用刀殺我，你若殺下了我，就只好認命。」

方勝香的刀終於亮出。

他終於與方老二決一死戰。

這是人間無數悲劇之一，也許更是悲劇中的悲劇。

他們本是骨肉兄弟，但為了權力名利，竟然揮刀相向，誓不兩立。

難怪許多人都說，世界上最可怕的動物，就是自認為萬物之靈的人類。

也許有些人已簡直不能算是人。

他們都是魔鬼。

× × ×

這是哄動整個城市的一戰。

當這一戰進行得正激烈的時候，白高山已不再在溫柔鄉裏。

雖然他一直都對姜艷娘存有戒心，但到最後關頭，他仍然給姜艷娘所擒。

他躺在姜艷娘的床上，而那張床竟然暗藏機關。

床的下面，是一個深洞，洞內有張巨網。

床板忽然向兩旁收縮，白高山就像一隻野獸般掉進了這個陷阱之內。

姜艷娘嬌笑着：「乖乖的住在下面，千萬別光火！」

白高山沒有光火。

因為他全身上下，只穿着一條短褲子，在渾身寒冷的情況之下，又怎會有火氣發作？

他只覺得冷。

但更冷的人還是崔大鬍子。

連白高山都沒有想到，崔大鬍子竟然一直都在這張床的下面。

下面是地牢。

崔大鬍子就被困在這座地牢的一間小屋子裏。

他在房子裏。

崔大鬍子眼中忽然露出一絲憐憫之色，喃喃道：「想不到世間上甘心被騙的還不只是我一個。」

白高山苦笑道：「你就是崔帮主？」

崔大鬍子也在苦笑。

「你看我現在還像個甚麼帮主？」

白高山嘆了一聲道：「你的確不像個帮主。」

崔大鬍子道：「現在咱們情況相當不妙，那潑婆娘隨時都可以把咱們宰掉。」

白高山問道：「她為甚麼不先把你宰掉？」

崔大鬍子道：「是為了寶藏。」

「寶藏？」

「不錯，是一筆價值連城的寶藏。」

白高山道：「假如你死了，她就不可以得到它？」

崔大鬍子道：「當然，所以她是絕對不敢殺我的。」

白高山道：「這件事一定是個很大的秘密。」

崔大鬍子點頭。

白高山的眼睛發出了光，道：「既然如此，你為甚麼要把這個秘密告訴給我知道？」

崔大鬍子忽然露出了一絲神秘的笑容：「就算你知道所有一切的秘密也無妨，你絕對不會洩露出去的。」

白高山道：「為甚麼你會認為我絕對不會把秘密洩露？」

崔大鬍子忽然冷冷一笑，道：「死人又怎會洩露秘密？」

他忽然從房子裏走了出來。

房子沒有拴鎖。

本來鎖得很穩固的屋子，忽然就像沒有掩蓋的鷄籠一樣，崔大鬍子竟然可以行動自如。

白高山的心底冒出一陣寒意。直到現在，他才發覺自己小覷了崔大鬍子。

不但他如此，姜艷娘所犯的錯誤更加嚴重百倍！

連場火併　鳥倦知還

（一）

地牢裏仍然是那麼黑暗。

但白高山仍然可以看見，地牢的四周，已無聲無息地出現了一羣灰衣漢子。

崔大鬍子淡淡一笑：「那婆娘一直以為我擁有一個價值連城的寶藏，所以不捨得殺我，但她却不知道，這些年來我雖然賺了不少錢，但開消也大，根本就沒有甚

麼積蓄。」

白高山抽了口冷氣。

崔大鬍子的每一句說話都合情合理，但除了他自己之外，又有誰能知道是眞是假？

崔大鬍子忽然嘆息一聲，又道：「其實那婆娘暗中與城北帮勾結，是非常愚蠢的事 方家三兄弟又豈是易與之輩？」

白高山知道崔大鬍子的說話並不能算是太過份。

但無論如何，姜艷娘能令到崔大鬍子身受此險，已是一個相當厲害的脚色。

崔大鬍子沉着臉，忽然冷叱道：「把刀拿來。」

立刻就有一個灰衣大漢，把一把鋒利無匹的大刀交給崔大鬍子。

崔大鬍子握穩了刀，突然就向白高山的頭頂上削去！

這一刀好快。

眼看白高山的腦袋立刻就要被削開兩截，但刀光一閃之下，他的腦袋仍然保持無恙。

崔大鬍子要削的不是白高山的腦袋，而是那張巨網。

巨網被削斷，白高山又再恢復了自由之身。

崔大鬍子淡淡一笑，說道：「我沒有寶藏，也沒有秘密，所以你也不必變成死人。」

白高山明白他的意思。

崔大鬍子絕不是甚麼善男信女，他替白高山解圍，當然是具有目的的。

崔大鬍子忽然壓低了嗓子，在白高山的耳邊輕輕道：「從現在起，你就是城南帮的副帮主。」

× × ×

當白高山掉進那張巨網的時候，他懷疑自己是否還有可能見到明日的陽光。

現在，他又回到光明的世界。

但這個世界是否像陽光下的景象同樣光明？

方勝香與方老二的一戰，已分出了勝負。

但是這一戰的結果，其實都是不分勝負。

方勝香的頸子幾乎斷了。

方老二的咽喉也被金刀刺穿了一個洞口。

當白高山看見這兩具屍體的時候，忍不住轉過身子嘔吐。

他簡直不能相信這個世界是屬於人類的。

他在懷疑，自己是否處身在魔鬼統治下的地獄。

但崔大鬍子非但沒有嘔吐，而且還縱聲大笑。

他的笑聲是響亮的，也是愉快的。

「好！幹得很好！省了俺許多許多手脚！」

他忽然拍拍白高山的肩膊，道：「看你的相貌，並不像娘娘腔那類人，怎麼連死人都看不慣？」

白高山沒有說話，又再轉身避開了崔大鬍子。

崔大鬍子當然很高興。

一直與他作對的方家三傑，居然兄弟鬩牆，自相殘殺，他不費一兵一卒就已佔領了城北所有的地盤，這簡直是一件令他連做夢都想不到的事。

但就在他最愉快的時候，他的後腦忽然迸出一蓬血漿！

× × ×

黑槍！

叱咤風雲，不可一世的崔大鬍子，竟然在這個時候捱了一記黑槍。

他手下的臉色全都變了。

雖然他們都是久經風浪的江湖漢子，但主帥突然遇到這種可怕的襲擊，又怎令他們不為之駭然。

當他們還沒有弄清楚子彈是從那一個方向射出來的時候，白高山的身子已忽然像豹般躍起。

砰！

又是一聲清澈的槍响。

白高山的右肩上也濺出了一支血柱。

但他向前的衝勢依然沒有絲毫減弱，幾乎就在同一時間，他的右腿已飛踢開槍者的胸膛。

槍聲再响。

但這一槍却已是無的放矢，射向了半空。

白高山的右腿已把開槍者的肋骨最少踢斷三根。

槍聲，慘呼聲，同時响起。

開黑槍，把崔大鬍子射殺，把白高山擊傷的人，赫然竟是姜艷娘。

姜艷娘竟然也有槍，而且槍法還相當不弱！

可是，她還是無法把崔大鬍子和白高山分別射殺。

姜艷娘被白高山的這一脚踢得無法站立。

崔大鬍子的手下雖然極度震驚，但憤怒的程度却猶在驚懼之上。

他們紛紛亮出了武器，都向姜艷娘襲擊。

姜艷娘也有不少心腹份子，但在這個時候，願意眞心替她拚命的人，却只有一個。

那是一個已經年老力衰的老看更。

可是，他腰間那一把木棍剛拔出，就已給一窩蜂湧上來的灰衣漢子剁為肉醬。

其他人睹狀，無不四散奔逃，姜艷娘的命運也和老看更一模一樣。

白高山也走了。

他頭也不回，掉頭就走。

這個城市實在太不像話。

這個世界也實在太黑暗，太殘酷。

他寧願回復以往那種生活。

但在這短短時間內所發生的事情，却是他永遠都無法忘記的……（全文完）







雌虎狂龍故事

馬雲·文
子成·圖

反謀殺（一）

名流遭勒索　香閨藏肉票

「鈴鈴鈴……」

電話鈴聲響了一陣又一陣，令人聽起來實在有點兒心煩。

「誰？」方太太終於忍不住再一次放下手頭上的家務工作，跑去接聽。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在此之前，電話響過了好幾次，但每當方太太拿起聽筒時，對方一言不發，便將電話綫掛斷。

方太太只有一個人留在家裏。

這是下午四時三十分左右。每天這時候，方太太總是最忙的，因爲她必須準備好一些下午茶點，讓她的丈夫方丹錫回家享受一下，然後又得預備好晚餐。

最初她還以爲電話是她丈夫撥回來的，結果是什麼聲音也聽不到。

她以爲這一次亦毫不例外，想不到電話的另一端却傳出了聲音來。

「是姓方的嗎？」那邊有個男人問。

「是的，你是誰？」方太太反問道。

「我是你丈夫的朋友。」

「請問貴姓？」

「不要理會我的姓名。反正我是來報喪的——你丈夫死了！」

方太太雖然吃了一驚，却還是問道：「先生，你究竟是那一位？你可不是開玩笑吧？」

「開玩笑？哈哈哈……」那人在電話中發出了連串的笑聲：「你可以不相信，不過，相信我這電話掛上了之後，警方自會找上門來了。」

對方不但不似開玩笑，還不懷好意；再加上他不允說出自己的姓名，令到方太太內心非常不安。

方太太想作進一步的查問，但電話已經掛斷了。

於是她在想：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這不是愚人節，在她的記憶中也沒有一個如此喜歡惡作劇的朋友。

她越想越不對勁，立刻撥了一個電話到她丈夫的辦公室去。

「喂，方先生辦公室。」接聽電話的照例是秘書陳小姐。

「我是方太太。」方太太又問：「方先生在嗎？」

在方太太的心目中，方先生一定在他的辦公室內。因爲方太太看過了壁上的電鐘，時間只不過是下午四時三十七分。

但是她丈夫的秘書陳小姐却說：「方太太，方先生今天有事早走了。他約了朋友，回頭會給你電話，這是他臨行時告訴我的。」

「他什麼時候走的？」

「大約四點左右。」

「他有沒有說約了什麼人？」

「沒有。」陳秘書又說：「不過，他似乎是接聽了一個男人的電話之後才匆匆離去的。臨走之前，他吩咐我做一些日常覆信工作，又說回頭會給你電話。看來那約會十分重要而事出突然，所以他才顯得十分匆忙的樣子。」

「嗯——」方太太開始意味到：一些意料不到的可怕事情已經發生了。

她仍然強作冷靜地吩咐陳秘書：「如果方先生有電話回來，請轉告他，我有急事要找他。」

「我明白了，方太太。」

電話聽筒又一次擱好。

方太太彷彿處身於墓穴之內，既寂寞，又可怖！

事情來得太過突然，事前全無跡象可尋。

她無法知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也不知道以後有什麼發展。

她獃在電話機旁邊，一言不發地，嘴唇却不斷在張闔着。

這是連她自己也無法察覺得到的小動作。

她的忠想正墮入黑穴之內　既深沉，又可怕。

突然之間又是一陣電話鈴聲：「鈴鈴……」在她的聽覺上，有如一枚炸彈。

她匆忙，她驚慌！差些兒連聽筒也無法抓得穩。

「誰？」方太太神經質地驚問道。

「是姓方的嗎？」又是一個陌生的男子的聲音。

「是的　這是姓方的。」方太太反問對方：「你找誰？」

「你可是方丹錫的家人？」

「是的，我是他妻子。」

「我是警方交通意外組的羅督察，方太太，你丈夫駕車失事，重傷入院，目前正在公立醫院急救室來一次好嗎？」

不幸的事終於發生了。

在方太太的心間，耳鼓裏，都像有一枚巨型炸彈正在引爆。

到底是意外還是陰謀？那神秘電話來得太早了，看來不似是湊巧吧。

× × ×

方太太匆匆忙忙地由街車跳下，以快速的步伐進入急救室去。

一名警員及時將她攔截。

一名警官目光銳利，機警地過來問道：「你可是方丹錫的妻子——方太太？」

「是的。」方太太急不及待地問：「我丈夫呢？」

「方太太，請你冷靜一點聽我說，方丹錫先生因傷勢太重，已不治逝世……」

警官的話還沒有說完，方太太已痛哭失聲，硬要衝進急救室去。

警員、護士和醫院裏的雜工，合力將她隔在外面。

方太太在極度衝動下埋怨，怪警方通知得太過遲了。

警官向她解釋：警方是獲得醫生的指示之後，立即以電話通知她的。但是，警方最少撥了三四次，然後才可以接通她家中的電話。

方太太這時候才醒覺：當時她可能正在接聽那神秘男子的電話，也可能正與陳秘書連絡。因此警方才接不通她家中的電話。

警官看見她的情緒稍爲冷靜下來，才示意她身邊的人，將她扶入急救室之內。

一名護士小姐將一塊白布揭開，躺在那兒動也不動的，正是她的丈夫——方丹錫。

她三番四次要撲過去，總是給女警和護士小姐們制止住了。

她痛哭流淚，直至昏了過去。

然而她的昏迷只是給予救護人員又再次忙亂了一陣。

對於她丈夫之死，她的感覺上仍然是一個「謎」。

× × ×

根據交通失事現場的情況：方丹錫顯然犯上了駕駛不小心的毛病。

當他的車子開上一條傾斜度十分大的天橋時，他似乎沒有將車減慢。

也許當時他要赴一個十分重要的約會，也許他忘記了那是又斜又彎的天橋。

於是車子在高速下來不及轉彎，就此衝向天橋旁邊的欄杆。

欄杆斷折，方丹錫連人帶車，撞向十多呎下的一幅護土牆，當堂車毁人傷。

當方丹錫重傷送院後，警方在他的名咭中找到了他家中的電話號碼。

結果，方太太雖然獲得了警方的通知，却並不滿意。她並非怪責警方通知得太遲；而是她不相信這是「交通意外」。

方丹錫傷重斃命。

他死前已陷於昏迷狀態；因此，即使方太太能「及時趕到」，在醫院的急救室中見他最後一面，相信也聽不到他半句「遺言」。

儘管如此，方太太仍希望知道他死前接到誰的「催命電話」。

在方太太的想像中，那神秘人物顯然有計劃地害死她丈夫。因此，陳秘書口中的「男人」一定是曾經致電給方太太的那一個。

方丹錫一定也認識那個人，否則，他是沒有理由匆匆赴約的。

方太太已將自己的遭遇和想法，通知了警方。

警方一名上管十分同情方太太，答允對此事展開調查。

因此，汽車和出事現場均被警方封鎖起來，嚴禁閒雜人等接近。

即使在一般交通案件中，失事汽車也須要接受警方的檢驗。

不過，這一次警方表現得更爲重視而已。

× × ×

方太太又出現在警局一位高級警官的辦公室之內。

她是應邀前來錄取口供的，因爲她丈夫的失事汽車已被驗出「脚掣失靈」。

本來這是最常見的一種交通意外，但方太太的投訴警方又不能不理。

由於方太太的投訴，方丹錫的女秘書陳若明，也被邀請到警局中來；警官要她複述當日接聽電話的情形。

陳若明把那個男子形容得十分神秘。就憑方丹錫聽了那人的電話之後即匆匆外出，陳若明認爲他們必有約會。

因爲陳若明把綫路接駁進了經理室之後，就不再聽到他們的談話，所以對方是誰，約會在何處：等等，她也一概不知。

陳若明的口供對於這件事似乎毫無帮助。

他們的約會在何處，對方姓什名誰，陳若明一點也不知道。

警方暫時只能把這一切情形作參考。因爲失事汽車脚掣失靈，也沒有明顯被人破壞的證據。

× × ×

方太太由親友陪同，滿面淚痕地離開警官辦公室。

就在走廊之上，她的哭哭啼啼情形讓姜玲玲見到了。玲玲於是立刻向她的男友石勇追問。

偵探部連日以來正紛紛討論此事，石勇所以也知道此事的一些來龍去脈。

玲玲聽了石勇的話之後，忍不住問：「然則，警方目前將該案列爲那一類案件處理？」

石勇道：「此案顯然與我無關，但據我所知，警方大概不會自找麻煩。」

「你的意思是：當作交通意外？」

「是的。最少這是表面上的事實，每天這個都市都有許多交通意外。假如無端端將它列入謀殺案，只有增加懸案的數字而已。」

「怎算得是無端端？」姜玲玲很不高興地，瞪住她的男朋友。「最少就已經有人投訴，只不過是你們怕麻煩而已。」

石勇也知道這位女朋友的脾氣，他苦笑道：「算了吧，反正這又不是由我作主的。」

石勇又對玲玲道：「今天我請你到這兒來，却有着另外一件事拜託。」

「別嚕嘛了，現在又不是叫你演戲給我看。何必諸多做作？」

石勇這才笑了笑，請她在辦公桌前的椅子上坐下來。

他們是一雙情侶，警局裏的人都知道。他們經常携手辦案，連石勇的上司也欣賞他們之間的合作。

石勇將一個文件夾打開，一邊又向玲玲解釋道：「這是一宗勒索案。布列警司特別提醒我，必須小心處理這宗案。」

布列警司就是石勇的上司。他是英國人。當他還未提升爲警司，石勇也只不過是一名探員的時候開始，他們便一直合作。先後也破了不知多少大小案件。

姜玲玲道：「必須小心處理，這是什麼意思？難道其他案件就可以不小心處理麼？」

石勇解釋道：「不，只是由於事主不但是本市一名有地位的富商，同時也是布列的私人朋友。他報案時特別要求警方不要向外發佈任何消息。」

「有錢人都是特別要面子的。」姜玲玲說，「他叫什麼名字？」

「午時富。」

「噢，本市的風頭人物。」

「是的，等會兒我們就要去拜訪他。」石勇說道，「布列警司叫我找你同去，一男一女總好過兩個男人出現在那富有之家。」

「他想得眞周到。」姜玲玲道，「可不知道他會不會也替其他人想得如此周到呢？」

「算了吧。」石勇道，「讓我們先用電話連絡一下。這位名流本來約好了時間的，只怕他太忙，又忘記掉了。」

石勇說話的時候，已經撥動桌子一角的電話撥盤。

× × ×

午時富，四十五歲左右的年紀。他的樣子令人一看就有一種安詳的感覺。

像午時富這種外型的人，最容易給人一個印象就是：爲人仁慈、樂觀；那稍爲肥胖的身裁以及國字面口，已是一般人心目中「大富大貴」的相貌。

尤其是在外國人的眼中，這種形像更加容易被人接受。也許這正是英國人心目中所謂「典型紳士」吧！

石勇把姜玲玲介紹給午時富認識。

午時富道：「這件事本來不想麻煩你們，但對方的語氣十分不友善，我怕我的生命受威脅，所以還是先備個案。」

石勇道：「你可否先將事情的經過說一次？也許我們了解過程之後，會易於着手調查。」

「是的，那就讓我先說說接聽第一個電話的經過。」午時富道，「那天晚上，我剛赴一個宴會回來，正想上床休息。突然家中的電話响了起來，是找我的，但我記憶中並不認識這個人。」

石勇一邊做着筆記，一邊問道：「男人還是女人？」

「男人。」午時富道，「一個陌生男人，語氣十分粗俗。」

「當時他在電話中說了一些什麼話？」石勇問。

午時富道：「他首先要脅我，不准我報警，然後對我說，他們須要五十萬元濟急，三日之內會另外再給我電話。」

「有沒有用什麼名義？例如他們是什麼帮會之類。」石勇提示着說。

「沒有。他只說『我們一班兄弟』等錢用。」午時富又說：「我後來立即通知布列警司。」

石勇道：「是的，我們早已派人在府上四周佈防，閣下大可以放心。不過，若非迫不得已的約會，閣下還是暫時推掉它，以策安全。」

午時富苦笑道：「在下是個忙人，每天要去的地方實在太多了。一下子要我寸步不離家，的確不慣，也不可能。老實說，我今天若非與你們有約在先，只怕現在你想找我亦難。」

「我也知道閣下是個大忙人。不過，我們亦無意限制你的活動。只要你同意，我們會派人保護你。同時亦請你合作，每次準備要到什麼地方去，最好先通知我們。甚至要見一些什麼人，最好也讓我們知道一下。這對你的安全非常重要。」

「好吧！」午時富無可奈何地，舒了一口氣。

當石勇和午時富交談時，姜玲玲却在屋內各處觀察。

她忽兒到窗前，忽兒又溜到屋後，目的無非爲了明白這兒的環境。

這是一幢位於半山區的花園洋房。主要建築物只有兩層高。

午時富在社會上很有名氣，所以這裏的排場也十分講究。

石勇和姜玲玲被招呼在樓下的大客廳之內，午家上下人等，可能是早已奉了主人的指示，都紛紛廻避。

姜玲玲覺得，如果有人要在這裏殺害午時富，實在不是一件太過容易的事。

這裏有一幅高逾過丈外的圍牆，牆頭之上還有鐵絲網，也鑲了碎玻璃。

此外，宅內外最少養了三條大狠狗；四處牆角還有射燈。

因此，假如刺客要闖進來，必須有十分周詳的計劃。何況以上只是見得到的，可能還有見不到的電眼、警鐘之類。

午時富向石勇交代了被人用電話勒索的經過之後，又問石勇：「爲什麼布列警司不來？」

石勇道：「他很忙，所以才叫我來。不過，我會回去向他報告的。」

看情形，午時富對布列警司只派石勇他們來，似乎感到不滿。也許他認爲像他這麼有地位的人，應該派更高級的警官來才是。

姜玲玲看在眼裏，聽在耳中，忍不住看了這位名流幾眼。

午時富一直在有意無意之間偸眼看姜玲玲　可能是由於她太美麗，也可能是他心裏另外有一種想法。

就在這時候　午家客廳裏的電話又响了起來。

假如在平時，一定先由下人去接聽，例如女管家，或者女傭人。但是今天，午時富却要親自去接聽。因爲客廳裏面只有他是這裏的人。而石勇和姜玲玲兩個都是客人。

午時富剛將聽筒放近耳畔　面色就開始變。

他只說了一句：「你是誰？」以後就一直沉默下來。

石勇和姜玲玲都開始注意他面孔上的表情變化；毫無疑問，他聽到了一些他不願聽的話。

電話只講了不足兩分鐘就掛斷。

石勇幾乎不待午時富放好聽筒就問他：「是不是又是他？」

午時富點點頭：「又是那個陌生人。今次他迫得我更緊。」

「剛才他說了一些什麼呢？」石勇問道。

午時富說：「他把三天的限期改爲兩天，因爲他怪我報了警。」

「他知道我們在這裏？」石勇驚奇地瞪住午時富。

午時富又一次點點頭。他的表情極之呆木。

然後，他又喃喃自語地說：「奇怪，他怎麼知道你們在這裏？」

石勇道：「布列警司已很小心處理你的投訴。他所以不派更多人和更高級的警官前來，正是不想讓外間人洞悉此事。」

姜玲玲忍不住插嘴道：「人家存心對付你，自然每一步都十分留心你的行動。你先不要懷疑警方，最好還是先檢討一下你自己。例如你有沒有對親友提及過被人勒索的事？」

「沒有。」午時富答得又快又爽。「除了內子之外，就是布列警司。」

「那麼，尊夫人有沒有可能對外露了口風？」姜玲玲道。

「嗯——」這一次，午時富不敢立即回答了。

玲玲道：「現在消息既然外洩，只有靠你自己了。」

「這是什麼意思？」午時富瞪住姜玲玲。

石勇代爲解釋道：「以後須要靠你和我們警方合作，因此我十分希望你一切約會事先通知我們，若非安排妥當，切勿隨便赴會。」

午時富原則上同意了石勇的建議，但他只點點頭，不作聲。

姜玲玲可能由於細心的關係，總覺得這位名流似乎心事重重。

她若有所思地說：「午先生，可否讓我跟尊夫人談幾句？」

午時富眉頭一皺：「怎麼？你難道不相信我的談話麼？還是想印證一下？」

姜玲玲道：「不！只是爲了多了解一下。這對你一定有好處。」

性格本來十分衝動，但現在已變得沉實的探目石勇却在旁說道：「其實我們的目的很明顯，只希望找出誰在勒索你。」

「他會再有電話來的。」午時富又對姜玲玲道：「如果你想見內子，我可以把她叫出來，讓你們談談。」

姜玲玲笑了笑：「如果你認爲方便的話，那當然最好不過。」

午時富轉到了裏面去。

姜玲玲趁着這時候對石勇道：「你覺得他的爲人如何？」

石勇怔了一怔：「你覺得他有什麼不對勁嗎？」

「不！只是覺得他非常狡猾。」

「你打算從他太太的身上知道一些什麼？」

「嗯——」姜玲玲剛想說話。

可是，午時富這時已帶着一個女人由裏面走到了客廳來。

那是午太太——午時富的妻子；一個比午時富更加肥胖的女人。

午時富把她介紹給二位人客認識之後，主人家夫婦和人客便分成兩堆，男與男，女與女的，分別各據一方，細談起來。

姜玲玲覺得這位「名流夫人」事前顯然受到她丈夫的警告：不得隨便說話。因此，姜玲玲也只可以旁敲側擊地，問她一些關於他們日常的生活細節。

午太太透露他們有個兒子在美國讀書，那是最大的一個兒子。二十歲。

午時富還有一子一女在這裏，只不過目前已經上學去了。

姜玲玲又問午太太：「你丈夫有什麼仇人嗎？」

「沒有。」午太太答得爽快，她絲毫也沒有考慮過。

姜玲玲立刻笑道：「你丈夫在外面做事，接觸面十分廣闊，你在家裏又怎麼知道他有沒有開罪過什麼人？」

午太太「嗯」了一聲，然後又貶了貶眼，說道：「你似乎懷疑我的說話的眞實性。」

姜玲玲道：「不！我只是以事論事。像午先生這麼有名氣的社會名流，生意做得大，認識的人又多，多自然就複雜了。此中難免有業務上的對頭人，以及某些妬忌他的人。」

午太太果然認眞地想了想。

然後她才對姜玲玲說道：「這點，你應該問他，因爲我很少理會到他在外問的事。」

姜玲玲心裏想：這女人好聰明，一句話可以推得一乾二淨。

到底是她眞的不知道，還是她被她丈夫警告過不可胡亂說話？

就在這刹那間，姜玲玲忽然想起了一些什麼，問道：「令郎和令千金在什麼地方？」

「都上學去了。」午太太說，「不過他們並不知道他們父親被人勒索的事。」

姜玲玲一邊摸出紙筆來，一邊對午太太道：「請將令郎與令千金的學校和地址告訴我。」

午太太怔了一怔：「怎麼？你想找他們？」

「是的。」

「但是——」午太太頓了頓，有點猶疑地說：「我不想令他們担心。可以不驚動他們嗎？」

午太太說到這裏，又將視綫望向她丈夫那邊；午時富正與石勇交換着意見。因此，午時富沒有理會他妻子。

姜玲玲道：「午太太，讓我坦白說句，我正爲他們担心呢！」

午太太彷彿意會到了，呆了一呆，喃喃地說道：「你担心他們可能成爲目標之一？」

姜玲玲點點頭。

午太太也着急起來，一再看看牆壁上的電鐘。

她終於忍不住走了過去，跟她丈夫說出了姜玲玲的意思。

石勇當然也聽到了。他知道姜玲玲並非故作緊張。

午時富十分担心。

他將二名兒女學校的地址，告訴了石勇和姜玲玲二人。

石勇立刻致電他上司，將玲玲的想法說了出來，讓布列警司作主。

布列警司本來打算將這件事保密，因爲這也是事主——午時富的主意。

但是，事態已到了無可隱瞞的地步了。布列只好通知警方的無綫電台，讓正在巡邏中的警車，立即採取行動。

× × ×

石勇和姜玲玲二人陪伴住午氏夫婦匆匆駕車到大學校門外。

午時富次子安達，就是在這所大學攻讀的。他們來此的目的自然是爲了看看安達是否平安無事。

在他們未到之前，警方的巡邏車已首先到達。一時之間，如臨大敵，連學校方面也給他們嚇了一跳。

石勇的車子還未停下來，已有人走了過來，那是一名警官。

英籍的巴林警官是奉了布列警司之命，帶人匆匆趕來的。

巴林警官對石勇道：「午安達早已離開了大學堂。連學校方面也不知道他去了那裏？」

石勇暗地吃了一驚。

石勇知道姜玲玲一向細心，她並沒故作驚人之語，而是對許多事情都有預感。

午時富夫婦由另一輛車子下來，聽說他們的次子不在學校，也感到十分不安。

大學不似中小學，學生可以自由來去。但根據午安達所選讀的課程，當時他應該正在學校裏聽教授講課才對。

正因爲這樣，所以各方面均感到有些不妙。

石勇等人又匆匆利用警車上的無綫電話，與總部連絡。

根據總部消息，午時富的女兒茱廸當日下午並未上學。

茱廸是在一間中學攻讀「中三」的。該校是全日制，所以午間茱廸習慣在外面吃午飯，但下午茱廸並未回校上課。

午太太差些兒暈了過去。

午時富也急得咬牙切齒。這時他才知道姜玲玲的担心絕非多餘。同時他也急於要找布列警司。

其實，即使布列警司不來，也够警方人員忙個不了。

石勇找到一名大學生，他叫洪亮。

洪亮是與午安達一齊在這裏攻讀工商管理系的——這也是午時富爲他的次子特選的科目。目的當然就是希望子承父業。

但是，根據洪亮說，午安達並不太喜歡這一科。

石勇聽得出他的意思，立刻又問：「午安達是否經常缺課。」

洪亮支吾地點點頭。

石勇似乎可以悄悄舒了一口氣。

他又問：「他有什麼愛好？」

洪亮想了想，欲言又止。

石勇道：「坦白告訴你，我們有理由懷疑他被人綁架去了。」

洪亮這才說道：「據我所知，他有個女朋友蘇絲。」

「同學嗎？」石勇問。

洪亮尷尬地搖搖頭。

「在外面認識的？」石勇又問。

「是的，我也勸過他小心點，因爲我們都知道他父親很有名氣，」洪亮說着，望望正在不遠處站住的午時富。

午時富正由巴林警官陪着，他雖然沒有過來，却聽得清楚。

石勇因爲怕洪亮說話時有所顧忌，所以示意午時富不要過來，想不到洪亮和石勇的說話，偏偏就是讓午時富聽入耳中。

午時富心裏儘管如此難過，却不得不仔細聽下去。

洪亮又說道：「蘇絲是紅燈區一名吧女，這裏許多同學都知道。」

「吧女？」站在一旁一直不作聲的姜玲玲不由自主的怔了一怔。

她回頭張望過去，只見午時富的面上紅了一陣，儘管他故意作成聽不到似的，但面孔上的尷尬表情，却是有目共睹。

石勇却沒有去理會這一切，追問道：「你可知道蘇絲在那一間酒吧工作。」

洪亮也明白到事態嚴重，不敢猶疑，答道：「蘇絲小姐是紅燈區『異性吧』的紅人。」

石勇向身邊的姜玲玲道：「讓我們先去看看，說不定只是一場虛驚。」

但姜玲玲心裏却有另外一種想法，道：「我想與你分道揚鑣。」

石勇當然明白她的意思，於是讓她到茱廸就讀的學校去。

× × ×

將近下午五點了。

紅燈區這時候很靜。

這種地方通常要晚上才會開始熱鬧起來，越夜越熱鬧。

石勇找到了那間「異性吧」——這是一間很有點名氣的酒吧。

由於時間尚早，裏面的人客幾乎絕無僅有。

石勇表示了身份之後，開門見山地，查問蘇絲的居處。

一名女老闆翻出了一本註册簿，抄下了蘇絲的地址給石勇。

在這過程中，石勇的助手陳九，却在門外拉住一名男子查問。

那男子是酒吧方面僱用的打手。

酒吧是相當複雜的地方，所以通常總會僱用三兩名打手，以防有人借醉行兇。

陳九從這名打手的口中，知道蘇絲的確有個「恩客」很年青，據說還是個大學生。

石勇得到了蘇絲的地址之後，便與陳九匆匆驅車離去。

陳九一邊開車一邊對石勇說：「午安達經常到這種地方混，可能正是累死他父親的主要關鍵之一。」

石勇也說：「是的，萬一午安達不在蘇絲的香閨只怕他凶多吉少呢！」

陳九道：「我似乎從報紙上看過一段講詞……」

陳九還未有說完，石勇已經說道：「是不是午時富的什麼家庭教養與社會道德論。」

「對了。」陳九說道：「你眞是好記性。」

石勇苦笑道：「那是他在獅子會的演講，假如報紙將這一段新聞刋出之後，我眞不敢想像人家對他的看法。」

「住慣了這裏的人也見怪不怪，講一套做一套，原是這裏一班大人物的慣性做法。」

陳九與石勇二人相顧一笑。

× × ×

車子開到一幢大廈門外。

這是一幢多層大廈，樓下入口處有一名看更人把守。

石勇和陳九首先向這名看更人員了解一下蘇絲，希望可以事半功倍。

但是，看更人却說：「先生，你看看那一列列的信箱就知道這裏究竟有多少人居住，幾十個單位住了千幾百人，叫我如何一一記清楚？」

對於這一類人，石勇也知道毫無辦法，因爲他沒有理由迫對方合作。

本來看更的話也的確是道理，大厦單位多，住得人也多，要一一細記清楚，實在不易。但是，有些看更人却對每一個住客瞭如指掌。問題只是他們肯不肯合作。

警方人員與坊衆如果能够充份合作的話，罪案當然減少，所以高層人員和社會名流們，都大聲疾呼，希望市民與警方合作。

然而，當市民們看見街上警員吹毛求疵地抄車牌，捕小販的熱烈情況，與警方辦公室內那些官員的冷冰冰面孔，市民內心的一股熱情亦往往因此而冷却下來。

高高在上的警方高官們，自然不知道這種種「怪現象」。

石勇和陳九走進了電梯，照酒吧老闆娘給予的住址，蘇絲應該住在四樓，那是電梯按「3」字的「D」座。

石勇看看腕表，心裏似乎有一種預感，那就是蘇絲可能不在家。

這個時間很可能是她上班的時間。那麼，他們可能又要撲了個空。

如果石勇早想到這點，應該帶多一個至兩個人來，然後留下他們候在酒吧裏。

電梯很快就升到了「3」字。

石勇發覺「D」座在後面，照方向去推算，應該向後街。

按了門鈴，石勇已作好心理準備，所以即使全無反應，他也不會意外。

但是，這一回却是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

門後竟然有了反應。

有人開了門，但鐵閘依舊關上。

出現在鐵閘後面是一個披上一襲粉紅色睡袍的女人，很年青，也很美麗。

她彷彿剛剛睡醒，頭髮很亂，眼亦惺忪。

石勇出示了他的警員證：「對不起，我是警方派來的。我可以進來談談嗎？」

「什麼事？」門後的女人出奇地瞪住了石勇他們。

「你可是蘇絲小姐嗎？」石勇隔住鐵閘問。

「是的，我就是蘇絲。」

「那麼，你一定認識午公子吧？」

「午公子？」

「就是午安達先生。」

「嗯——」

「他在嗎？」

「不！他不在！」

「你今天未見過他？」

「是的，今天我未曾見過他。」蘇絲反問道：「他出了事麼？」

「我們也不知道。」石勇又試探地說：「你幾時見過他？」

「讓我想想——」蘇絲撥撥頭上的亂髮，「昨天晚上。」

「什麼時間？」

「不，應該是今早凌晨，三點左右，我剛打烊回家休息，他要進來，但我是不許。」

「我現在也想進來跟你談談，可以嗎？」石勇想像到屋內不似只有她一個人。

「不！不可以。」蘇絲很認眞地說：「除非你也以爲我犯了什麼罪，拿出手令來，否則，我這裏不能隨便讓陌生人入來。尤其是男人。」

「你似乎很正經。」石勇心裏有氣，若非還有些理智，他眞要破口大駡。

「正不正經是另外一回事，難道你敢說我不正經麼？」蘇絲也想發作，圓眼睛睜得大大的。

石勇改變語氣問：「午安達是否跟你很要好。」

「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知道他常常去酒吧捧妳的場，是嗎？」

「幹我們這一行，自然有許多人客捧場，否則，我們就要吃西北風了。」

「我想請你合作一些，告訴你，午公子目前下落不明。」

「下落不明？」蘇絲又是一怔：「你的意思是——」

「爲表清白，我勸你還是讓我們入來看看。」石勇始終以爲裏面有人。

「爲什麼你不相信我？」

「要我相信你，你應該讓我入來看清楚，老實說，我懷疑他可能躲在你的閨房之內。」

蘇絲終於忍不住笑了：「不錯，我房內的確有個男人，但不是他，除非你有手令，否則，我有權保護我男友的體面。」

石勇終於也明白了她爲什麼不肯開門的原因。

他說：「好吧！既然你這麼說，我也沒有辦法。如果你有午公子的消息，記得致電與我們聯絡。」

「這個倒可以。」

蘇絲幾乎話未說完，就把門關上了。

石勇歎了一陣。

陳九很不服氣：「回去取一張手令來好嗎？這種女人非教訓一下不可。」

石勇打個手勢叫陳九跟他落樓，禁止他再說話。

落樓的時候，石勇才低聲吩咐陳九：「等會兒你在門外小心監視，看看蘇絲的男人是誰。」

陳九這才明白，石勇原是似退爲進。

× × ×

蘇絲剛將大門掩上，就急忙轉身入房內。

房間裏果然有個男人，他半倚着身子，躲在被窩之內。

他非常關心地瞪住正將房門小心掩上的蘇絲。

蘇絲本來可以不將房門掩上的，因爲這個住宅單位只有一廳一房。外面的大門既然關上了，房門根本不必再掩好。

這裏只有他們倆，到底還怕誰？只不過是蘇絲的一種下意識舉動而已。

那男人是個年青人，十八九歲左右的年紀，相當英俊。

他並非別人，正是石勇他們要找的午安達——午時富的次子。

午安達顯然也聽到了剛才石勇和蘇絲隔住鐵閘的談話。

佢只以爲蘇絲拒絕石勇入來，無非爲了維護佢的面子而已，却未想到蘇絲另有目的。

的確，如果石勇在蘇絲的香閨找到了這位公子，佢將不知如何向父親交代：萬一給午時富知道，這位名流的面子更加不知如何保存了。

基於此，蘇絲的做法，在午安達方面來說，的確十分感激她。

午安達突然有如從噩夢中驚醒似的，匆匆由床上跳下來。

他以非常迅速的動作，穿回衣服。

當時蘇絲正將房間裏的窗簾小心地拉攏，然後又往街道上窺伺着。所以，她並未想到午安達巳穿回衣服。

當她發覺時，她就睜大了雙眼問：「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午安達道：「我當然要走，萬一回頭他們眞的拿手令來，我豈非插翼難飛？」

「你這無胆匪類。」蘇絲半開玩笑地說：「你這麼幼稚，如何出來玩女人。」

蘇絲又把午安達拉了過來：「你試往下面看看，他們在等你呢！」

午安達湊近窗前，往下俯視街道，果然見到有個人剛鑽進汽車裏去。

那輛汽車停在對面路邊。

午安達問道：「那就是剛才來過的人嗎？」

「是的。」蘇絲道：「那個是其中一個。」

「你肯定是他們？」

「你沒有留意嗎？那是不准停車的，但車子却沒有開走。」

果然，行人道上來了一名軍裝巡警，正彎腰與車中人交談。

這是四樓。

蘇絲和午安達在這上面當然聽不到他們談一些什麼。

但是，從高處望下去，那軍裝警員不但未有「抄牌」，還十分友善。

至此，午安達不得不相信了蘇絲的見解。

蘇絲把窗簾放下，道：「你現在不可以去。」

午安達道：「但是，他們正在四處找我啊。」

蘇絲看見他焦急成這副樣子，差點兒又忍不住笑了起來。

「安達，你不是說過你很愛我嗎？」

蘇絲忽然以玉臂勾搭住午安達的肩膊。

陣陣幽香透進了午安達的鼻孔內，令到他又有難以抑制的衝動。

假如在平時，他會毫不猶疑地，將她推倒在繡榻之上。

但是，現在他還保持着幾分理智。

想起警探找到這裏來，一定有錢索可供追尋，何況下面仍有警探等住呢！

所以午安達即使更急色，此刻他也會變得冷靜，何況由昨夜到今天下午爲止，他巳享盡了溫柔呢。

不過，午安達却不由自主地，點點頭：「你應該比誰都更明白，我很愛你，蘇絲！」

蘇絲吻了一下他的額角：「是的，安達，我又何嘗不愛你。但是，你仍在求學時期，可不是嗎？」

「是的。但我很快畢業了。」

「畢業之後又怎麼樣？」

「跟妳結婚。」

「結婚？」蘇絲忍不住笑了，「你父親一定答應了？」

「嗯——雖然我還未知道，但我想，他阻止不了的。」

「傻瓜，別妙想天開了，你父親是什麼人？名流、紳士，他決不會讓自己的兒子跟一個吧女結婚的。所以我早說過了，我你只是無花菓。」

「但是，蘇絲，請你相信我，我眞的愛你！」午安達怔怔地瞪住她。

蘇絲輕輕嘆一口氣：「傻瓜，生活是現實，愛情又怎麼可以當飯吃？」

「你的意思是——」

「我們很須要一筆錢。」

「錢？」

「是的。只要我們有一大筆錢，就可以雙雙離開這裏。」

「離開這裏，到那兒去？」

「到沒有人認識我們的地方去，一齊實現我們雙宿雙棲的夢想。」

「但是，我那裏有這麼多的錢？」午安達道：「除非等我畢業之後——」

「別發開口夢了，你畢業之後又怎麼樣？就算你畢業之後仍然還是失匙夾萬。你父親不會將財權交給你。」

「嗯——那麼——」

蘇絲又回到了窗前，俯視街道上的情形。

那輛汽車仍然停在那兒路旁，那名軍裝警員早巳走開了。

蘇絲折返床邊，從地氈上拾起一份午報，揀了一段「內幕新聞」給午安達看。

新聞標題是：

「傳說一名富商被勒索」。

既屬「內幕」，又是「傳說」，內容自然是掩掩飾飾，不敢直言。以免引起法律問題。

這是一份頗具權威的午報，是報販午後才派到這兒來的。

蘇絲道：「當初我也想不到這裏說的是什麼名流、紳士，經剛才那二名警探來過了之後，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這裏說的是你父親。」

「我父親被人勒索？」

「是的。」蘇絲道：「我相信一定是他，裏面的報導，有很多脗合的地方。」

「爲什麼我一點也不知道。」

「也許他不想令你担心。不幸的竟然是湊巧你今天不去聽課。」

蘇絲一邊說，一邊很認眞地沉思着，又說：「不過，這也好，這可能是我們發財的機會。」

「你說什麼？」

「我忽然靈機一觸，有個順水推舟的辦法，可以上演一幕漁翁得利。」

「你的意思是——」

「你先找個地方躲起來。」

「你要我眞的失踪。」

「是的，直至你父親付錢爲止。」

「但是，警探巳經懷疑你了。」

「那又怎樣？」蘇絲很鎭定地說：「你以爲我未見過警探麼？我不怕！你怕什麼？」

「嗯——」午安達眨着雙眼，疑惑地瞪住蘇絲：「你想怎樣？」

「暫時我還未想到怎樣進行，總之我認爲這是大好機會，不好好把握，眞是浪費。」

蘇絲說着，又走向她的衣櫃，取出了一些絲巾，帽和大衣等物。

午安達在旁問道：「你要出去？」

豈料蘇絲却指住那一堆衣物對他說：「這些都是給你穿的。」

午安達怔了一怔，問道：「你叫我扮女人？」

蘇絲道：「要不是這樣，你如何能避過門外警探的耳目。」

午安達想想覺得也是道理。

其實時至今日，男人和女人在外型來看，並無太大的差別。

單單是髮型，從後面看上去就難分彼此！何況今日的男仕們還挾着手袋，穿的也是高踭鞋，高腰褲再加上花花綠綠的衣服，又怎麼會有分別。

午安達在蘇絲的協助下，果然打扮得十足一個女性似的。

午安達只有十八九歲，蘇絲可能比他還要大上一兩年。

蘇絲一邊協助他化裝，一邊叫他離開這兒之後，按址去找一個人。

那是蘇絲的朋友。

蘇絲還怕他健忘，用紙寫好了，交他袋好。

× × ×

陳九奉了石勇之命，獃在車裏等午安達出來。

他未見午安達，但石勇却交了一張電子影印的圖片給他，那是石勇從大學註册檔案中，取出了午安達的照片，利用學校的電子影印機印出來的幾張副本之一。

由於當時所有警方人員均未見過午安達，所以石勇才想出了這個辦法來。

大學方面也明白到事態嚴重，所以表現得十分之合作。

陳九本來還想舒舒服服的坐在汽車裏，但後來想想，覺得自己的目標可能暴露了，因爲一名相識的軍裝警員經過時，曾過來與他搭訕。

他終於把車子開走。

陳九把車子開往街口一個收費停車位，停好了之後，又折返那大厦附近。

他將衣領扯高，還把一副太陽眼鏡架上，看上去的確又有些不同了。

他由大厦門前經過，偷眼望了入內。

本來陳九探員的目的，只志在看看電梯內有沒有人走出來。

豈料這一看却看出了一些意料不到的事。

看更人正在鬼鬼祟祟的，從一名瘦削男子手中接收了一些東西。

陳九立刻加倍留心二人的動態。

只見那男子匆匆走進了電梯裏去。他可能就是住在這幢大厦上面的。

看更人也轉身走進了那間小房——管理處去！

陳九不再猶疑，一個箭步搶了入去。

「站住！我是警探。」陳九摸出了他的證件在看更人面前揚了揚。

豈料那看更人却氣定神閒地說：「警探又怎麼樣？我認得你。你不久之前不是來過了嗎？不過我早巳告訴過你，我什麼都不知道，也不認得什麼小姐。」

他似乎還未醒覺，所以令到陳九趁機採取行動，正是這一點點反感，假如剛才他的態度好些，與石勇他們合作，也許陳九不會對他如此不客氣。

陳九出示過他的證件之後，沉着臉色：「我現在懷疑你幹非法勾當，我要執行任務，搜你的身。請你現在就擧高你的雙手。」

「嗯——你說什麼？」

「我說廣東話，你難道還聽不明白麼？」陳九衝過去，一手搭住他的肩膊，用力一推，吆喝着說：「背轉身，雙手扶牆，雙脚分開。」

那看更人身不由主地，轉過身去。

陳九先要看看他身上是否藏有武器，然後才搜他的衣袋。

二閻王傳奇故事

柳殘陽·文
子　成·圖

血痕

（三）



在陳九的心目中，以爲剛才那男人交給他的可能是一小包的海洛英。又或者他將毒品交給對方，對方給他錢。

但是，陳九從看更口袋裏搜出來的，竟然只是一些紙——寫了一些數目字的小紙片。

既然沒有搜出毒品，陳九這一回可能白費了氣力了。不過，還好陳九是個相當機警，也十分了解本地環境的探員。

他忽然想起本地人喜歡下注外圍賭檔，向狗和馬的身上博彩。

現在，那些紙片上寫的數目字，顯然就是每一場狗、馬的編號和下注的銀碼等等。

狗、馬外圍賭博在香港是犯法的，賭徒們只可以在「英皇御准」的投注站下注，但也只限於馬而已，如果要賭狗，就唯有光顧地下外圍——即非法外圍檔。

年來警方雖然大力撲滅此等外圍賭檔，但許多賭徒仍有大把門路下注。

因爲外圍非法賭檔不但有「九折」優待，還可以先下注，後付欵。

贏了固然不必付，還有錢收；輸了可以慢慢拖欠，有些還「八五折」優待。

因此，時至今日，市面上仍有不少非法外圍檔口存在。這已是公開秘密。

陳九是什麼人？他一看那些字條，心裏早已明白這是「狗馬纜」。

他冷然一笑，對那看更道：「這是什麼東西？可不是間諜密碼吧？然則，我只好把你交到政治部去，那你可能遞解出境，假如你承認收受狗馬外圍，倒還可以商量。」

陳九這時已讓看更人面對住他。

看更人彷彿聽出了「弦外之音」。

他苦笑一下，從口袋中摸出了一張百元大額的鈔票，塞向陳九的手心。

陳九登時面色大變：「你幹什麼？嘿！好傢伙，竟敢賄賂我？現在我要加控你一條行賄警務人員的罪名。」

看更人這一驚非同小可。

他幾乎要跪下來哀求：「請你別這樣，我家有妻兒，還有高堂老母，只因負担太重，單靠這份看更可也維持不了，這才迫住代人帶帶外圍狗馬，賺些佣金作爲外快！如果你將我落案，我一家人將活活餓死。」

陳九本來就不想難爲他，何況他目前亦非爲了「查外圍賭博」而來。

因此陳九道：「本來我可以給你一個機會，只因爲你太令我反感；你是這兒的看更，爲什麼不知道住客的底細？這裏雖然人出人入，但蘇絲晚晚打烊回家時，例必三四點——」陳九說到這裏，又回頭望向那度大閘：「這裏既然有鐵閘，當然晚晚都給你鎖上了，對嗎？住客凌晨三四點回來，自然少不免按門鈴，叫你起來開閘讓他們入來。憑此可以斷定，你對蘇絲一定有很深印象。」

「是的。」這回看更人終於低頭了，「我承認當夜班時，常常見到蘇絲小姐夜歸。」

「她身邊是否經常有個男人？」陳九又問。

「是的。」

「經常一個，還是常常換人？」

「經常不同。不過，最近我只見她和一名很年青的男仕出雙入對。」

「是不是這一個？」陳九這時候才出示一張影印出來的副本，「請你小心點認認。」

那看更只瞥了一眼，就點點頭：「正是他！他和蘇絲小姐十分親熱。」

「今天有見過他嗎？」

「有，他的確來找過蘇絲小姐，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他可能還在蘇絲小姐的家中。」

「爲什麼你早不坦白對我們說？」陳九又有些生氣了。

「先生，若非迫不得已，我眞不想理會別人的私事呢。」

「在你這種自私的人來說是私事，但在我來說却是公事！」

陳九生氣地瞪了他一眼，轉身走入那間小小的管理處辦公室去。

他撥了一個電話。

陳九向布列警司報告，叫他迅速再派一些人手前來協助。

然後，陳九又要看更人把大厦大閘門鎖上。

最後，他才登樓再回到蘇絲的香閨裏去。

（未完）

新篇預告：

罕見的佳作　秦紅的鉅鑄

「决鬥三十年」

下期刊出　敬請留意

曾有某些文藝界人士批評武俠小說缺少文學價值，最近我們從秦紅先先的「古堡捉龍記」，「銅牆鐵壁走蛟龍」，「還君明珠血雙流」及「劍客的末路」等幾部作品上發現他正在扭轉這種態度，而且非常成功，他的創作不但保持着武俠小說的趣味性，而且重視故事的完整，深入刻劃人性，提高作品的意境，表現出明確而感人至深的主題，尤其可貴的是他突破了傳統的窠臼，不再局限於「郎才女貌」的格式，因此好評如湧，深受讀者的喜愛，邵氏公司也因此與他一口氣簽了五年的合約，我們相信秦紅先生已將武俠小說帶到另一個新紀元。

「决鬥三十年」又是一篇罕見的佳構，它描述兩個分別雄霸南北武林的武術大家爲爭奪「天下第一名位」而進行無休止的决鬥，可是到了第三十年，其中之一因中風而半身不遂，豈知决鬥並不因此中止，反而是另一場驚天動地的决鬥的開始。……

他們是怎麼進行决鬥的呢？他們决鬥的意義在哪裏？最後是誰打敗了誰？

相信讀者諸君讀完了這篇小說後，會露出會心的微笑！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黎莫野幾招之下，已把追殺他的沙翔、柴進等十幾人，統統制住了，這回輪到他要索取他們的命了，但在柴進等人的苦苦哀求下，他答應各人以不同的價錢贖命，而且又以沙翔的命最值錢，索銀一萬兩，柴進雖然十分心痛這些錢財，但他也不能眼看他的手下被黎莫野殺掉，在無可奈何之下，柴進只好乖乖地立刻回城取來一萬三千多兩銀票交給黎莫野，黎莫野取得銀票後，頭也不回地離開了。

喬裝七門人

救出小蝙蝠

黎莫野早就料到要找「小蝙蝠」焦奇雪恨不是一樁容易事，却未料到還眞個找他不着，這些天來，他把焦奇經常出現的左近幾個鎮集全搜遍了，焦奇的住處，甚至焦奇習慣去的若干場所他也都探查過，全無這「小蝙蝠」的踪影，而從焦奇住處的冥靜深寂、塵垢遍佈的情形看來，他似乎已有好一陣子沒回家啦……

向某些有關係的綫路打聽，亦皆不知道焦奇的下落，就好像他突然在這人間世上消失了一樣，便這麼一陣風、一縷烟般的形跡不見了。

黎莫野不禁十分煩躁，心火也就益發上升，他暗裏咬牙，賭咒非把這背義賣友的雜種揪出來痛加懲治，决不甘休。

是掌燈時分了，黎莫野踏着石板路上模糊又晃閃的光影，蹩着滿肚子的悶氣，獨自踏進這家開設在冷僻街角上的小酒舖裏。

一個白淨淨的小伙計立時滿面堆笑的迎了上來，還沒開口，黎莫野已先一屁股坐在臨窗的座頭上，連眼皮子也懶得抬。

「四兩『二鍋頭』，切一盤滷牛肉，另帶半斤焙餅，別忘了附一碟子生葱。」

小伙計哈着腰，輕聲輕氣的回應着張羅去了，黎莫野目光凝視在面前洗刷得相當乾淨的白木桌面上，心裏猶在思忖着焦奇的去處，越想越惱，恨不能現在就遇上焦奇——挫着牙，他幻想着咬下焦奇身上一塊肉的滋味。

於是，有條身影映入他的眼角，那影子先是從窗外匆匆晃過，又遲遲疑疑的退了回來，由走路的姿態及撲鼻的一陣脂粉香氣，很容易便令人判明對方的性別。

黎莫野不感興趣的仍然低垂着視綫，腦子裏想的也依舊不離焦奇那殺千刀的傢伙。

那女人似乎小心的端詳着黎莫野，她忽然十分興奮的喘息起來，極輕極快的走進店裏，靠到黎莫野的桌邊。

黎莫野厭煩的一揮手——在此等心情之下，他那有尋樂子的念頭？

揮出去的手尚未放落，那女人已經低聲的開了口，聲音雖是儘量抑壓着，却有

恁般溢於言表的喜悅：「果然是你，黎爺竟是你啊？」

微覺訝異的側臉看去，黎莫野不禁裂嘴笑了：「小玉珠，可眞巧了，找妳找不着，却他娘偏偏在這間野店裏碰上頭！」

小玉珠看起來可眞有點小玉珠兒的味道，嬌嬌細細的，圓圓潤潤的，身段婀娜，皮白肉細，連鼻子、眼睛也是小小巧巧的，就好像能擺在掌心搓揉，擱在懷裏窩着熨貼一樣。

在黎莫野對面坐下的小玉珠扯了扯裙角，又將圓荷荷的鏤花領朝上拉了拉，輕聲道：「你去找過我？到『留香閣』？」

黎莫野皮笑肉不笑的點點頭：「不到『留香閣』到那裏？裏頭的人却說妳老早不幹了，去什麼地方也都不淸楚，我還以爲妳也發了橫財，遠走高飛啦……」

小玉珠表情迷惑的道：「我也發了橫財，我發了什麼橫財呀？」

神色一沉，黎莫野放低嗓門，却惡狠狠的道：「少給我來這套過門，小玉珠，焦奇那雜種倒我的戈，暗地串了一齣『窩裏反』害得我差點送掉這條老命，銀子不曾攢得半文，連皮肉帶肉都叫那干王八羔子刮去六兩，姓焦的見利忘義，爲財賣友，妳是姓焦的老相好，裏外一綫拴，他拿了昧心錢，妳還會少得了沾葷染腥？」

小玉珠急切的道：「你誤會了，黎爺，你完全誤會了，我就是爲了焦蝙蝠的事才來找你的——」

黎莫野臉色獰厲，語氣也更顯凶酷懾人：「若是妳替焦奇那邪龜孫來求情，就是代他同我談什麼條件，我勸妳最好不要開口，一個鬧翻了我，我會先把妳活劈了出氣。」

呆了呆，小玉珠眼眶濕濕，十分委屈的噎着聲道：「黎爺……你們之間不是一向處得很好嗎？你……你和焦蝙蝠不一直老伴當嗎？我不明白你是爲了什麼，突然就翻了臉……」

咬咬牙，黎莫野憤恨的道：「老伴當？老個鳥的伴當，我要生啖了姓焦的王八蛋，我要把他大卸八塊？」

小玉珠怯懼的，可憐兮兮的望着眼前這雙目如火的男人，畏瑟的道：「就算焦蝙蝠不知那裏得罪了你，黎爺，也請你賞我這個臉，別和他一般見識，饒過他這一回，等我找到他，我再叫他向黎爺你賠罪吧！」

哈哈一笑，黎莫野道：「小玉珠，妳他媽演得好戲，姓焦的撈滿了黑心錢，早不知竄到何處風流快活去了，或許妳知道，或許妳不知道，但我決不指望妳會主動去爲我找他出來，我若橫得下心，就逼妳引路去擒那雜種，若橫不小心，遲早也能叫我自己遇上，到了那時，焦奇別說磕頭請罪不行，要想賠他那條命，我還得挑揀挑揀叫他怎麼個死法！」

小玉珠形容慘然，淚水盈眶：「我眞不知道你們之間發生了怎麼回事……黎爺，我也想當面向他問個明白，但是……總得找着他的人才行啊？」

黎莫野悻然道：「別在這裏瞎扯談，妳豈會不明他的下落？」

拚命搖頭，小玉珠的眼淚順頰滾落，淒哀無限：「我已經好些天不曾見着他了，黎爺，焦蝙蝠自來沒有三日以上不到我那裏的情形，縱然有時要做買賣，他也必說明了期限，每次亦都按時回來，只有這一遭，他竟不聲不響的走了，連句話、連個字也沒留下！」

黎莫野哼了哼，道：「這有什麼奇怪，他連我都能出賣，甩了妳也不算多大的稀奇事！」

小玉珠微仰着臉，在那張小巧圓潤的面龐上是一片深切誠信的神情，沾着淚，溶着悲楚，都是如此的堅定又摯眞，她沉緩的道：「黎爺，我和焦蝙蝠在一起，已有六年多了，打從我剛進入這一行，還是個半生不熟的青澀梅子時，他就看中了我，我們一直相好到如今……黎爺，六年是段漫長的日子，這也够看淸楚人心裏頭的眞情假意了，焦蝙蝠對我是眞好，我不騙你，我感覺得出來，我雖然是個低賤的青樓女子，他却把我當閨閣小姐一樣的尊重，也當明媒正娶一般的嚴肅，像任何一個體貼的丈夫呵護妻子那樣的來愛我、疼我，黎爺，他對我確是全心全意的……」

吁了一口氣，黎莫野沒有做聲，只是靜靜的凝視着這個小女人，小玉珠含着淚掀動了一下嘴角，又幽幽的道：「焦蝙蝠早就想替我贖身，但一直沒湊够數目，他那樣的人，那樣的營生，黎爺你也明白，一時間怎能聚集偌大的一筆錢？日子拖下來，他好痛痛苦，我更覺得像在受煎熬，不光是身子，尤其是煎熬着這顆心……」

如果小蝙蝠焦奇眞是這麼個痴情法的話，小玉珠說得可一點也不錯——窰子裏的姑娘，一旦心有所屬，日子熬過去了，便是逍遙快活的光景了，在沒贖身從良之前，就不能不接客，試想自家心裏業已有了主，兩情相悅之下，身子却仍得由那干狎客來糟蹋，此般滋味，在男女雙方來說，兀是何其不堪？

黎莫野腦子裏，不禁浮起焦奇的那副形像來——黑黑的、瘦瘦的，個子細小，蓄着兩撇鼠鬚，一雙眼珠子雖說銳亮，却不住骨碌碌的溜轉，除了那雙耳朶的耳墜子多肉肥厚，還勉强帶點福相之外，其他一切俱不中瞧，甚至，還帶着幾分賊頭賊腦的味道。他搖搖頭，眞是人不可貌相，說什麼他也不信焦奇居然還是個「多情種子」。

抽噎着，小玉珠道：「黎爺，你好像仍不相信焦蝙蝠的感情？」

乾咳一聲，黎莫野慢吞吞的道：「瞧妳這神情，都不由我不信，老實說，焦奇從來沒跟我提過，我也一直以爲你們是姘着玩，焦奇是個混混而妳又是幹的生張熟魏這門子買賣，若叫我認定你們是山盟海誓當了眞，我可連想也沒想過……」

拭着淚，小玉珠沙沙的道：「我們是眞的，黎爺，好幾年前我們就是眞的了，焦奇雖說跟着你搭檔，在沒成事實之前，他怎好啓齒？我……我更說不出口啊！」

黎莫野想說什麼，却又閉上了嘴，小伙計用一隻大托盤把他叫的酒菜端了上來，更乖乖的替小玉珠也添上一份杯筷。

撕下一塊烙餅往嘴裏塞，這位「二閻王」一邊含混不清的說：「妳還沒吃晚飯吧？」

小玉珠興味索落的道：「吃過了，黎

爺……」

黎莫野拿起酒壺，在自己酒杯中斟滿了，一仰頸子，「咯」的乾盡，他長長吁了一口氣，伸出兩隻指頭，拈了塊鹵牛肉又放進嘴裏，津津有味的咀嚼起來。

不安的搓揉着手中那條小絲絹，小玉珠的目光期盼，聲調焦切的道：「黎爺，先前你說了——你說小蝙蝠他……他出賣了你……」

黎莫野眼珠子一瞪，道：「一點不錯，險些就要了我的命，我說小玉珠，妳到底是眞不知道，還是他娘的故意在我面前裝佯？」

急急搖頭，小玉珠道：「我眞不知道，而且，焦蝙蝠也決不會出賣你，黎爺，他不是這種人。」

黎莫野重重放下酒杯，火爆的道：「事情只有我兩個曉得，『踩盤』的是他，『探路』的也是他，結果却走漏了風聲，對方早就埋伏，大批好手，佈妥了天羅地網，專等着老子一頭往裏鑽，小玉珠，這要不是焦奇那雜種擺我的道，莫不成還是我自己嫌命長，故意朝坑裏跳？」

怔忡了好一會，小玉珠喃喃的道：「不對，……這其中必有蹊蹺……」

黎莫野又大口乾了杯酒，雙眉糾結，面色淸赤：「明擺明顯的事還有鳥的個蹊蹺，小玉珠，妳無須再替妳那相好的辯說，我他娘斷斷不會輕饒了他！」

小玉珠深思着，謹愼的道：「黎爺，但是，就算是他，他又爲了什麼呢？」

黎莫野沒好氣的道：「那干灰孫子和焦奇不沾親，不帶故，姓焦的坑我賣我，除了貪圖幾個昧心錢，還會爲了什麼？」

小玉珠輕聲道：「黎爺，你們那票買賣聽說油水很肥，如果得手，大概每人可以分得多少？」

略略一算，黎莫野道：「老規矩三七分帳，若是弄成了，我可得五萬來兩銀子，焦奇也有兩萬出頭的進帳……」

小玉珠陪着笑道：「既是如此，黎爺，你琢磨着，便當做焦蝙蝠賣了你，對方是不是肯付給他比二萬多兩銀子更多的代價？」

黎莫野不禁楞了楞，「全勝鏢局」所保的那票紅貨，合總約值七萬兩銀子之譜，便有人向他通風報信，預示險兆，他們也不可能抽出三成以上的賞頭來做酬謝，別說鏢局子沒有這規矩，事實上也賞不起，此外，「全勝鏢局」的當家鏢頭郝彪更非這等慷慨好施的角色。

觀顏察色，小玉珠又趕緊道：「鏢局子保一趟鏢，免不了擔驚受險，而去掉開銷後還能賺得幾文？他們若獲有驚兆在先，自忖如是扛不過，寧好退鏢也不會賠上底帳做犒賞，黎爺，總共七萬兩銀子的紅貨，他們賺上天也賺不了二萬多兩呀！」

不自覺的點着頭，黎莫野呢喃着道：「是賺不了這麼多……」

小玉珠跟着道：「就是這話，他們既不可能給予焦蝙蝠更高的價碼，焦蝙蝠便算鬼迷了心，也不會去幹那種蝕本又結怨的傻事，何況你們更是老交情呢？」

怔怔的望着小玉珠，黎莫野迷惑的道：「妳說得不無道理，然則事情走了水，我差點中了圈套却也是千眞萬確的，假如不是焦奇在其中玩花樣，莫非他們倒會未卜先知？」

臉色有些灰暗，是那種惶急憂悚的灰暗，小玉珠惴惴的道：「我……我到處找尋黎爺你，原就爲了這樁事……」

腦子裏突的閃過一抹靈光，像在混沌中映明了某些事物，黎莫野目定定的望着對面的小女人，神情上表明了許多他內心的意念。

不禁哆嗦了一下，小玉珠忐忑的道：「黎爺……你……你別那樣子看我……」

抹了抹嘴巴，黎莫野低沉的道：「剛才妳說過，我們這次買賣油水很足，而且妳還知道我們下手的對象是鏢局子所保的紅貨，小玉珠，我可從來未曾向妳提起過這些事，我問妳，妳是怎麼曉得的？」

艱澀的噘着唾涎，小玉珠吃力的道：「你……你猜得着！是嗎？黎爺，你會猜得着的……」

哼了哼，黎莫野咬着牙道：「十成十又是焦奇那王八羔子嘴不關風，洩漏了機密！」

低下頭，小玉珠幽幽的道：「你也不能全怪他，黎爺，男人心裏有什麼事，不朝枕頭邊上說幾句，又去向誰提呢？憋在肚皮裏該有多難受？」

差點一拍桌子，黎莫野硬生生收回了揚起的手掌，氣冲牛斗的道：「他娘的，這算什麼鳥話？幹我們這一行最要緊的就是守得住口，橫得下心。否則行動之前通通漏了底，我們去找誰發財？不賠上老命才怪。再說，一個大男人，肚子裏連這點小事都擱不下，端學那碎嘴子的娘們亂嚼舌頭，益加顯得不成氣候，上不了枱盤，虧妳還有臉在這裏替他辯解？我要是和焦奇有一樣的毛病，別說一顆腦瓜，十個人頭也是叫人家摘去了，妳他娘倒以爲這也算有理？」

小玉珠委曲的道：「就算我說錯了……黎爺……你也別對我那麼凶嘛……」

悻悻的斟酒，杯酒灌下，黎莫野喘喘噴着酒氣道：「天老爺，我居然和這麼一個碎嘴子搭檔了好多年，更居然能苟活到現在，也眞叫神佛保佑，祖上積德了，至今猶有命在，猶能喝酒吃肉，總算不幸中之大幸，小蝙蝠，往後，如果你還有往後的話，你就另請高明，再尋伙伴吧，老子是敬謝不敏了！」

小玉珠驚惶的道：「你是說，黎爺，你不管焦蝙蝠了？」

嘿嘿一笑，黎莫野道：「我管他個鳥，除了要撕爛他那張漏風走水的臭嘴之外，我再也想不起在他身上還有什麼未了之事了！」

小玉珠帶着哭腔道：「黎爺，除了我，焦蝙蝠沒有再向另外任何一個人洩漏過這件事，眞的，我可以向你保證，在燈光前賭咒，黎爺，他只對我說過，只是對我說過而已，你不能不管他，不能任由他這麼不明不白的失踪，黎爺，他到底不曾出賣你，到底是你多年來的老拍檔啊……」

黎莫野又喝了口酒，他微閉雙眼，徐徐吞嚥着那辛辣的液汁，喉結輕微的顫動着，於是，他若有所悟的放下酒杯，沉重的嘆了口氣。

小玉珠淚水盈眶的噎着聲道：「黎爺，我求你寬容他，包涵他，幫助他……」

黎莫野平靜的道：「小玉珠，我看須要寬容及包涵的人，不只是焦奇 已，恐怕還得加上妳自己！」

窒礙呼吸着，小玉珠淚水順頰而下，她終於啜泣着道：「是的，黎爺，我該死，我太不小心，是我害了焦蝙蝠，也害了你，我恨我自己，我對不起你們啊……」

目光向店裏掃視了一遍，黎莫野放低了聲音：「妳無須激動，小玉珠，鎭靜下來，或者我們可以研究一下。」

猛的抬起臉龐，帶着那斑斑淚痕，小玉珠的哭腔裏有着掩隱不住的興奮：「眞的？黎爺，你答應應去找焦蝙蝠了？答應寬恕我們了？」

擺擺手，黎莫野道：「慢來慢來，我要先把事情弄明白，才能決定該做什麼，如何去做。」

拭着淚水，小玉珠急切的道：「這都是我的錯，黎爺，是我不够謹愼……」

黎莫野道：「當然是妳的錯，這件事由焦奇告訴了妳，就算我們三個人知道了，我不曾洩露，焦奇除妳之外亦未另語他人，剩下來，紕漏還會出在誰身上？」

小玉珠悔恨的道：「是我不好……」

黎莫野道：「妳約莫也該想得起來這漏子是怎麼攪的吧？」

小玉珠點頭道：「本來我早就忘了，我做夢也沒想到自己在無意間竟闖了這麼大的禍，就在焦蝙蝠私下告訴我這個秘密後的第三天晚上，有幾個鏢局子的趟子手到『留香閣』來消遣，由於其中有兩位老客，便也叫了我的盤子，大家本來就熟，一開始就鬧起酒來，那晚我是喝多了，客人裏有個叫『快腿』錢六的小子楞黏纏着要在我那裏過夜，他那一干狐羣狗黨又在一邊起哄，我說什麼也不肯，錢六先是着惱叫罵，後來又充闊裝瘋，嚷着要贖我回去做小，我被逼急了，脫口頂了一些話，他們好像楞了一歇，都再沒有糾纏我，一個個悄悄溜走了……」

黎莫野道：「妳都記起了妳對那姓錢的說過些什麼話？」

小痴珠苦着臉道：「那晚上我實在喝得不少，說了些什麼不能全記起來，打出了事，我自己一回想，才越想越覺不妙，我只記得當時很氣憤，好像嚷叫着你們不要仗着幾個臭錢看扁了人啦，愛賣、不賣由我高興啦這類話……」

黎莫野笑笑的道：「只怕還有吧？」

臉上紅了紅，小玉珠吶吶的道：「另外，好像……好像我還說過，說你們這干二混子用不着扮人王，焦蝙蝠和他那老拍檔這幾天就要刮你們鏢局子的肥油，我……我還嚷着說，只就在這幾日，焦蝙蝠就會大鑼大鼓，彩衣花轎的抬我回去，才不稀罕你們這幾個短命錢……」

嘆了口氣，黎莫野道：「這已足够了，我說小玉珠，妳不知道妳說的話乃是在發我們的催魂帖哪……。」

小玉珠慚疚的垂着頭道：「當時我不覺得什麼，直到出了事，直到焦蝙蝠過了該回來的日子還不回來，我才感到事態嚴重，才意會到自己惹了大禍……」

黎莫野低沉的道：「他們有沒有再去找過妳？」

小玉珠道：「沒有，而且事後我越想越慌，越想越怕，『留香閣』我也再待不下去，好在求得媽媽替我遮攔圓轉着，我自己先搬到外面避避風頭，也得替不知吉凶下落的焦蝙蝠想想法子……」

黎莫野道：「妳想了些什麼法子？」

小玉珠愕然道：「當然是找你呀，這是我唯一可想的法子！」

黎莫野道：「除了我，妳就沒有另外的法子了？」

咬咬下唇，小玉珠道：「你把當成什麼三頭六臂的角兒啦？我才認得幾個人？可又有幾個人眞的把我們當人看？我也跑過好些地方，央求過平時似乎處得不錯的某些爺字號人物，但他們不是推諉敷衍，就是板下臉來搖頭，黎爺，這干人除了想和我上床，誰還會把我的事當做正經事辦？我眞看透了……」

黎莫野見怪不怪的道：「青春年華，，風姿猶存，眼下妳看得透，還不算晚，若待到鬢霜皮皺的光景才能確實體悟，除了一根繩子早上吊，那還有一步退路讓妳走？」

小玉珠摸着胸口。臉色煞白：「黎爺，你說得好可怕……」

拈了一根生葱，「卡嗤」的去了半截，黎莫野細聲道：「人活着，沒有多少事是順理成章、美滿和樂的，妳且慢爲將來害怕，只是如今，妳終身無靠，未來的良人如鷺下海，不見踪影，就是第一樁可怕之事！」

小玉珠央求着道：「黎爺，你一定要救救焦蝙蝠，一定要救救我，我們兩條命拴在一起，全指望黎爺你的援手，黎爺，你千萬要發慈悲——」

黎莫野把剩下的半根葱塞進嘴裏，吮了吮手指：「娘的，妳以爲我又是什麼三頭六臂的角色，竟有這大道行！」

小玉珠惶急的道：「黎爺，你名高望重，手眼通天，誰不知你是綠林的一霸，江湖的一鼎，你氣壯意豪，智勇雙全，誰不曉得你是黑道的巨擘，一等一的強梁，若是你也救不了我們，我們除了吊頸，那還有一星半點的生望？」

嘿嘿笑了，黎莫野瞇着眼道：「平素只見妳騷裏騷氣，不是媚眼亂拋，就是投懷送抱，膩得人發軟、發慌，不想這張小嘴都竟也如此伶牙利齒，能說會道，捧得我他娘虛飄飄的像騰雲駕霧，我活了這些年來，我居然不明白自己已有恁般聲價，此等地位，眞個太叫我窩心了……」

小玉珠囁嚅的道：「這都是焦蝙蝠告訴我的，黎爺，而且我也見過許多場面上有頭有臉的大爺，人前人後只要一提到你，都禁不住有股子畏懼、欽羨之色……」

黎莫野笑道：「算了，少給老子灌這壺迷湯，姓黎的自來不愛此套——」

頓了頓，他指指桌上殘食：「眞不吃點什麼啦？」

小玉珠不安的道：「我不餓，黎爺，焦蝙蝠的事——」

站起身來，黎莫野高聲招呼店小二結帳，還道：「酒醉飯飽，小玉珠，我們走吧。」

偪促的跟着站起，小玉珠又不禁眼眶

發紅：「但……但是，焦蝙蝠他——」

雙目一瞪，黎莫野道：「妳他娘囉嗦什麼？我們光坐在這爿鳥店裏就能把妳那姘頭找出來嗎？」

說着，他沖着正脅肩趕來的店小二丟下一角碎銀在桌上，頭也不回的大步離店而去。

小玉珠先是僵窒片刻，又立時會過意來，趕緊追向門外，一邊驚喜交集的叫：「等等我，黎爺，你等等我……」

追得恁般急法，腰扭臀擺，花枝亂顫，眞他娘的浪翻荷柳，風曳桃楊……

× × ×

尋查「小蝙蝠」焦奇的下落，現成就有一條綫索——那晚上曾到「留香閣」打了半宵茶圍的「快腿」錢六，黎莫野先把小玉珠送回去安頓妥了，這才摸到錢六的住處去。

聽小玉珠說：錢六是「雙龍鏢局」的趟子手，平素也無甚嗜好，就是有點「寡人之疾」，年歲四十好幾了，娶個老婆才只二十出頭，這還不足，找着機會就在外頭找野食，算得上是號狠字輩的角兒。

錢六在當值或走鏢的空暇裏，只有兩處地方好去，一是回家，一是鑽進了那個風流窩，他的家，小玉珠知道，現在，黎莫野自然也就知道了。

鎭北角那家油坊後頭，有條小胡弄，胡弄底倒數第二家，便是錢六的公館，兩明一暗的磚瓦房子，圍得有人肩高的竹籬，環境還相當清幽呢。

黎莫野非常滿意這股子清幽，而且他運氣也着實不差，他揀了這一大早趕來，正好碰上一位細瘦却結棍、窄臉長腿的仁兄推開那倒數第二家籬門擠了出來，這人的長相，除了小玉珠口中形容的錢六，還會有誰？

那人反手拉攏了門扉，先是使力搓揉着面頰，又仰起頸頸深深呼吸了幾次，然後才急匆匆的朝胡弄外走去。

站着一棵齊着人家院牆根長出來的榕樹後面，黎莫野親親熱熱的叫了一聲：「我說錢老六，你可眞叫早哪。」

那錢六低頭疾走，猛被這一招呼，不禁嚇了一跳。

天色還帶點混沌，晨霧細濛濛的遮掩着人眼，他轉過頭來，打量着發聲的所在，脚步却仍在移動。

「早，早，老哥你也早——」

黎莫野笑吟吟的倚着樹幹道：「還只將將天光哩，你就趕着當差去拉？」

錢六隨口敷衍着，並沒有停下來寒喧的意思：「拿人錢財，就得聽人使喚，沒那多的舒坦自在法，老哥你慢着溜腿，我且先走一步——」

身形微晃，黎莫野已來到錢六左側：「急什麼哪？錢老六，人說你的腿快，倒還眞個不慢，連幾句話的工夫都躭不得，就這麼趕着開溜？」

從上一句話到這一句話之間，雙方的距離未免拉得太過突兀，也太過快速，錢六到底是個見過世面，有幾分經驗的人物，黎莫野這一湊近，再加上詞鋒帶刺，錢六立時有了警惕，他驟然偏開一步，雙眼圓睜：「朋友，你是什麼意思？」

兩臂環胸，黎莫野笑容可掬：「別緊張，我沒有惡意，只是想找你打聽一件事體不已，錢老六，犯不着把氣氛弄僵了，好不好？」

錢六戒備的道：「我並不認識你，你會有什麼事問我？」

黎莫野放低了聲音道：「請你帮個忙，我是向你打聽一個人。」

錢六生硬的道：「誰？」

黎莫野的嗓調更低了：「『小蝙蝠』焦奇，你知道麼？」

臉色很快變了變，却又即時鎭定下來，錢六冷冷的道：「有過數面之識，沒什麼來往，更談不上交情了，怎麼樣？」

搓搓手，黎莫野陪着笑道：「我想請問你，知不知道焦奇現在在什麼地方？」

自自然然的一搖頭，錢六道：「他在什麼地方我如何知曉？他不會告訴我，我也沒工夫去打聽，朋友，你找錯詢問的對象了，我很忙，請讓個路……」

黎莫野仍然笑笑道：「你是當眞不知道？」

表情一硬，錢六的聲音也泛着狠厲了：「朋友，你是找碴不是？我吃飽睡足了，沒事來和個嚼舌頭逗樂子。」

黎莫野和悅的道：「我既然大清早巴巴的趕來攔你大駕，自也就多少有八分把握，要不，放着那麼些人面子不去問，又何必非來打擾你不可？我說錢老六，你好歹帮我個忙，將事情抖明了，彼此會落個和氣——」

雙眉豎起，兩眼怒瞪，錢六火爆的道：「他娘的個皮，你是什麼玩意，居然威脅起我來，你可曾打聽打聽我姓錢的是幹什麼吃的，牛鬼蛇神，兔子王八見多了，豈會受你來唬？」

黎莫野心平氣和的道：「不用嚷嚷，錢老六，摸不清你的底，我不會來，吃不定你，就更不會來了，總之一句話，老友記，今天事情不交待清楚，恐怕你是行不得了。」

猛的退後兩步，錢六右腿一抬，手腕翻處，業已自靴筒子裏拔出一柄雪亮鋒利的匕首來，他左掌前拒，兇神惡煞般咆哮：「我把你個不開眼的三混子活剝了，冲着我錢六爺，你竟敢賣弄那套半生不熟的刁橫門道：「你他娘是吃多豬油濛了心，將你家六爺當成了楞頭青作賤，你且看我怎生來收拾你這賤種！」

黎莫野嘆了口氣，道：「眞叫敬酒不吃吃罰酒，錢老六，給你三分顏色，你倒楞要開染坊啦，擺出這等架勢，莫不成就能嚇跑了我，撐強了你？」

大吼一聲，錢六手上的匕首兜頭刺下，這却是虛招，右脚暴起，急踹黎莫野小腹，打譜是要一傢伙踢翻這大清早就觸他霉頭的貨。

黎莫野聳了聳肩，笑道：「果然來了不是？」

口中慢吞吞的說着話，他的動作却決不含糊，連正眼也不看那劈頭而來的雪亮七首，只一翻腕，便拎住了對方踢來的脅足，揚手上抬，錢六業已是四仰八叉的一個觔斗。

在地下猛一翻滾，錢六又灰頭土臉的躍身而起，再次紅着一雙眼衝來：「我與你這潑皮拚了——」

七首揮閃着，寒光熠熠，黎莫野怪裏怪氣的斜乜着，那般輕鬆自在又不徐不緩的一伸手，就在冷芒亂舞中巧妙不過的握住了錢六手腕，他踩着優美的步法微一旋身，錢六就已悶嗥一聲，連人帶傢伙摔了個黃狗吃屎。

抨扎着仆倒，仆倒了又抨扎的好不容易挺立起來，錢六已是鼻青眼腫外加筋扭骨挫，他喘吁吁、顫晃晃的撑在那裏，兩眼全泛了黑。

黎莫野搖頭道：「叫你不要逞能，你偏不聽，這倒好，苦頭吃大了吧，看你那副可憐相的模樣……」

喉嚨裏嗥叫着有若一頭傷獸，錢六挺臂直撲——這一刹，他才驀地驚覺他手上那把七首早已不知甩到何處去了，勢子却停不下來，他就這樣姿勢已滑稽的衝到黎莫野面前。

黎莫野咧嘴一笑，笑容綻現的同時，抖手六記耳光，打得錢六來不及的東倒西歪，黎莫野脚尖輕挑，錢六便重重跌坐於地。

一個人是經不起幾次三翻摔跌的，錢六眼下只覺得血氣湧蕩，心臟急跳，全身骨架子彷佛全散了一般，除了喘氣，也只剩下喘氣的份了。

蹲在一邊，黎莫野的表情十分悲憫：「罪過！罪過！錢老六，犯得上麼？又是大馬爬，又是狗吃屎的一個勁在地下折騰，你不肉痛，我還心不忍吶，爲了什麼受這等作賤呀？你。」

嘴角溢着涎沫，錢六抹了一把，臉上又多出一道黑，他翻起着一雙眼珠，鼻孔急速噏合，喉結也在不停上下的顫移！

「你……你……他娘……少來這套……貓哭……耗子……的把戲……你……你家六爺……技不如人……認命認栽……若想逼迫……六爺……說什麼……你……你却是……是少做那……那清秋大夢！」

黎莫野伸手拈去錢六髮稍上的一根草莖，又仔細的彈掉他衣襟上一抹灰塵，相當溫柔的道：「錢老六，是道上跑過幾天的，都不免好充英雄，表硬氣，這個我不怪你，如今我只有兩件事要告訴你，說完了，是好是歹，你自家斟酌便是。」

滿頭灰土、一臉青紫的錢六猶喘着氣道：「就算……就算你說下個大王來……亦休想……想從我嘴裏套出半個字！」

黎莫野漫條斯理的道：「沒那多的三皇五帝向你細表，錢老六，我只是講兩樁事實給你聽，你琢磨着，挑揀那合宜的路子去走吧。」

吐出一口帶血的濁痰，錢六也不知是身上那裏痛得抽搐了好幾下：「六爺……恁情是豁出去了！」

笑了笑，黎莫野安詳的道：「待你聽完我的話之後，錢老六，你再決定是否豁出去也不算遲；第一樁要告訴你的是，如果你不盡心盡力，老老實實回答我的問題，我就會要你的命，而且會使你非常痛苦的步向死亡；第二，你吐露 情的後果必不致死，若你楞要裝硬骨頭，不在乎賣上一條老命來三緘其口，我也只好成全於你，但我要你想想，值得麼？只是爲了那個大佬倌、活祖宗扮這份孝子賢孫？」

錢六咬着牙道：「你——敢殺我！」

黎莫野目光四游，低緩的道：「濛濛天光，寂寂四野，狗不叫，鷄不鳴，人們都在好夢未盡之際，錢老六，我宰了你又含糊什麼？連個鬼也看不到，而你必然明白，我有絕對的把握將你按照我所喜歡的方式處死！」

不由自主的打了個冷顫，錢六像在和什麼掙扎：「你……你要攪清楚，我可是『雙龍鏢局』的老伙計，假使我出了什麼事，鏢局子不會就此甘休的，他們必定全體出動，號召同道，廣散眼綫，那怕抄翻三尺地皮，也要將那兇手找出來……」

十分有趣的笑了，黎莫野道：「就算他們罩得住我，拎得出我來，錢老六呀，你也早就屍寒墓拱，萬事成空，到了那時，誰還記得你，誰會懷念你？更對你這等大忠大義的盛舉有何補償！相反的，你那年紀輕輕、花不溜丟的小娘子必先難耐寂寞，改嫁他適，你辛苦積攢下的財富亦將易主別屬，至於人間世上，的百般綺麗、萬種風流，你更是別想沾邊了，豈有死人能享陽世艷福者乎？而你的僱主、朋友們却仍照樣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玩盡天下可玩之雌貨，說不定酒酣耳熱或玉人在抱的辰光，還嘲笑你是個最不識時務、最愚昧呆蠢的傻鳥呢……」

搖着頭，錢六神色晦暗，喃喃自語：「不……不會這樣，他們不會這樣……」

黎莫野低聲道：「想想看，至少你眼前命在旦夕，却絲毫不假——錢老六，你指望他們那個來替你立一座忠義碑？」

說着話，他右手食指不輕不重的戳上錢六腰脅間，就在錢六痛得一縮身之際，他淡淡的道：「好吧，就從這裏開始，讓我先打斷你一根肋骨——。」

額頭上汗珠滾滾，一張面孔更是灰裏透青，錢六猶自硬着頭皮再作强持：「我告訴你……『雙龍鏢局』可不是好惹的，我們鏢局子……。」

黎莫野面容平板，聲調也一樣平板：「姓錢的，你開口『鏢局子』，閉口『鏢局子』，你以爲你們這些間鏢局子算是什麼鳥毛玩意？拿着鏢局子去唬唬一干鷄鳴狗盜之徒猶尙自可，擺在我面前却嫌臭得慌！鏢局子、鏢局子，我他娘就是專吃鏢局子的祖宗！」

心腔子收縮了一下，錢六有些畏懼了：「請問……尊駕是誰？」

黎莫野道：「我就是『小蝙蝠』焦奇的搭擋！」

深深吸了一口氣，接着又深深吸了一口氣，錢六直着一雙眼，囁嚅着道：「你……黎……黎爺……你不是在重圍之下，負創甚鉅……拚死突逃遠颺了嗎？」

「呸」了一聲，黎莫野怒道：「老子負什麼傷創甚鉅？又往那裏遠颺去？老子健壯得活脫一條牛，正是轉回來找那般雜種算帳索債，你且等着看那一個王八蛋才急待『突逃』吧！」

在錢六明白對面這位主兒的底蘊之後，他知道不說實話是不行的了，先前他的決心業已有了動搖，如今則根本就崩潰下來，他原不相信人家眞會宰他，連摔帶滾之後，他已疑慮對方果將下手，到現在，他則毫無猶豫的確定此斷非恫嚇，『二閻王』黎莫野要殺個人，尤其似他這般的小

角色，委實就和吃根生葱一樣平淡無奇。

唇角抽動着，錢六努力擠出一抹苦笑來，嗓調瘖啞的道：「黎爺……小的眞是有眼不識泰山，竟不知大駕就在面前……黎爺，早知是你老，也就用不着勞動你的口舌手脚，小的……小的定然有問必答，實情實報……」

嘿嘿一笑，黎莫野道：「這幾句話，倒是像人說的話，錢老六，只要你確然是『有問必答』，『實情實報』，你這條命就仍舊是你的……先一會，我還眞他娘打算廢掉你這狗操的了！」

錢六暗裏一哆嗦，嘴巴就變得不爭氣了：「黎爺開恩，黎爺慈悲……」

「嗯」了一聲，黎莫野喝問道：「人呢？」

呆了呆，錢六愕然道：「人？什麼人呀？」

臉色一沉，黎莫野道：「你又再玩花樣？什麼人？當然是『小蝙蝠』焦奇，我還會問你什麼人？」

錢六連忙點頭：「人，人叫『全勝鏢局』郝老爺子帶走了，早就帶走了……」

黎莫野沉聲道：「這是怎麼回事？『全勝』那邊憑什麼把焦奇弄走？」

嚥了口唾沫，錢六畏瑟的道：「是……是他們得悉……得悉焦奇正在探他們的底，有準備下手開扒的模樣，所以……他們才先採取行動，把焦奇暗中押了去……去審問……」

哼了哼，黎莫野道：「『全勝』的人又是如何得悉焦奇有此企圖的？」

窒噎了一下，錢六吶吶的道：「江湖上人多口雜，風傳雨播，什麼都播揚極快……小的這麼捉摸，定是焦奇不小心漏了口，才會把消息傳進了『全勝』那干人耳中……」

古怪的一笑，黎莫野緩緩的道：「我看不是焦奇對外漏了口風，恐怕是『留香閣』的小玉珠酒後失愼說溜了嘴吧？而傳這消息的人也不像是圈子外的朋友，似乎亦乃鏢行中的同道，譬喻錢老六你？」

頹然垂頭，錢六沙沙的道：「黎爺，你說過，我只要說實話，你就放我一條生路……」

黎莫野道：「不錯，我說過，我也保證言行如一，但却要在你不違背信諾的情形下！」

舐着嘴唇，錢六艱辛的道：「不瞞黎爺，那前去通風報信的人，就是小的同幾個伙件……」

黎莫野道：「你開始誠實了，我知道是你們幾個——那天晚上到『留香閣』尋樂子的幾個，否則，你以爲我憑什麼找上你？」

錢六苦着臉道：「可是，我們並非直接去向『全勝鏢局』密告，事實上我們那時還不能確定焦奇的目標何在，我們在聽到小玉珠漏出的口風後，便回去稟報了我們『雙龍鏢局』的趙總鏢頭，經過趙總鏢頭的推斷研議，認爲在那段日子裏附近同行走鏢及鏢貨較重的只有『全勝』一家，因此就秘密通知了『全勝』的郝老爺子，由郝老爺子親自帶了人來，暗裏將焦奇擄倒了綑走，約莫是後來焦奇挺不住刑，便把你們的計劃全吐了出來……」

黎莫野板着臉道：「要不是『全勝』事先得了消息，知道了我和焦奇的計劃，那天我豈會弄得恁般灰頭土臉？說來說去，你錢老六第一個該死，焦奇要了霉種，是第二個該死？」

發抖了，錢六哀告着：「黎爺，你老高抬貴手，是你老說過放我生路的啊！」

黎莫野恨恨的道：「不用這麼個窩囊法，我保留你一條性命便是——錢老六，你可得說實話，焦奇眼下的確還在郝彪手上？」

錢六指天發誓：「黎爺，千眞萬確焦奇是被郝老爺子綑走的，只是如今人在何處，會不會仍在『全勝鏢局』之內押着，小的就不敢斷言了，但至少郝老爺子知道他的下落則毫無疑問，黎爺，小的所言句句是實，字字不虛，若有半句誑話，便叫小的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黎莫野狠厲的道：「要是你敢誆我，錢老六，就算你有十顆腦袋，我也能一顆不漏的給你摘下來！」

倒吸着凉氣，錢老六悸懼的道：「小的明白，黎爺，小的明白……」

一點錢六鼻尖，黎莫野道：「另外，如果你把今天的事再給我洩露出去，則你就儘早替自己定妥棺材吧，那怕你窩進老鼠洞裏，我也能將你掏出來碎屍萬段！」

錢六面青唇白的道：「小的不敢，黎爺，小的一定守口如瓶……」

黎莫野大馬金刀的道：「你要攪清楚，似我這等高手，要宰殺一個人是十分簡單的，像你一類的九流貨色，宰殺起來更加易如反掌；錢老六，你若還想活下去，還想抱着老婆過日子，你就乖乖的給我放老實點，今日之事只當不曾發生過，否則，你的好光景也就到了盡頭啦！」

錢六抹着滿頭的冷汗，舌頭打着轉：「你老放一千一萬個心……黎爺，小的決不吐露一字一句，只當做小的從未見過你老一樣……」

微微笑了，黎莫野頷首道：「這才是益壽延年之道，你走吧，錢老六，可得記住怎生編造個理由來解釋你這一身一臉的瘀傷！」

錢六一瘸一拐的往回路進去，連頭也不敢轉動一下，黎莫野在想：錢六這副狼狽相，除却是挨了一頓好揍的事實外，又如何才能編出個令人相信的其他理由來？

× × ×

「全勝鏢局」在「九里坡」可是個赫赫有名的所在，任是問個半大童子，也能給你指出鏢局的位置來。「九里坡」有着大大小小七八家鏢局，「全勝」乃是首屈一指的大鏢局，不但在「九里坡」，就算附近幾百里的地面上，提起走鏢這一行道，「全勝」的招牌也是朝前掛的。

黎莫野是晌午趕到了「九里坡」，匆匆打了個尖，便潛至「全勝鏢局」附近探風摸底，鏢局子佔地極廣，屋宇櫛比，氣宇宏大，看得出是家生意不差的鏢行，而且，帶着幾分傲然自詡的意味。

令黎莫野有些迷惑的是，「全勝鏢局」在今天似乎顯示出不尋常的忙碌，只見大門啓開，形形色色的人物穿插進出，一忽兒飛騎來了撥人，一忽兒又有些急巴巴的上馬離去，那些身着同式衣衫的鏢局伙

記們也裏外窮張羅，一個個滿頭大汗，倒眞像有什麼大事發生了一樣。

總不會是對方知道了自己要來吧？黎莫野隨即又否定了這個想法，如果「全勝」的人得到消息、防範亦只是暗中進行，豈會似這般亂哄哄的像趕早市？再說，他也諒定錢六那霉包沒有擧發他的膽量！

心裏在納悶，黎莫野一時之間倒決定不了如何下手了，「全勝鏢局」目前是這麼個忙亂的場面，一般來說，混雜的情勢可以提供行動的掩護，却也相對的增加了尋求目標的困難，利弊之間，他却須好生琢磨一番，如若驚動了對方，就益發不好辦事了。

黎莫野從「全勝鏢局」的右側牆外那條巷子走了出來，他低着頭，步履從容的來到面對鏢局大門的一家小茶館裏，茶館和鏢局大門只隔着一條街道，那邊的情形可看得十分清楚。

先泡上一壺茶，要了一碟瓜子，一碟花生，他這才慢慢的啜了一口茶、鏢局門外，又有十餘騎潑風也似的捲到，馬上騎士，個個形貌精悍，擧止穩練，却也是個個風塵僕僕，面露倦乏，他們拋蹬落地，也不理上來接轠的鏢局伙計，管自急步進門。

隣桌上是兩個服飾頗爲體面的中年人，不過擧止談吐間仍帶着三分江湖氣，那十餘騎士才一進入「全勝鏢局」大門，兩人中那較胖的一個已不禁搖頭嘆息：「看來山君自己手下的得力弟兄也沒追着人，唉！老來碰上這等的窩囊事，可眞够他消受的了……」

另一個把視綫收回，喝了口茶，才低着聲道：「人追不追得上是另一回事，其實就算追上了，只怕也扳不轉那顆心嘍，老夫少妻，本就不是樁好事，年紀相差這一大把，不是光用金銀財寶和錦衣玉食便樣樣湊得攏的；山君在道上風雲叱吒了這許多年，領袖七門，方面稱尊，却就在這一點上看之不透，若是他早能放得開，撇得下，又何來今日這等難堪？」

胖的那個雙手相疊，語氣惋嘆：「看樣子山君這口鳥氣是絕然嚥他不下的，扳不轉心來至少也得洩怨，依我的推斷，吳思思這遭怕是難以活命了；那娘們幾年前我見過，可眞是美艷絕倫，嬌嫩得令人恨不能一口水合着吞下，想想這就要香消玉殞，實在叫人打心裏頭痛惜……」

另一位慢吞吞的道：「吳思思是否活得成還不敢斷言，山君對她向來是情深義重的，那拐着她私奔了的沙翔則萬無生理，却可篤定，要是一旦被山君逮住，你看吧，姓沙的那等死法可就够凄慘了……」

將這兩人斷斷續續的談話拼湊起來，再與「全勝鏢局」現下的忙亂情況一印證起來，黎莫野不禁頗覺訝異的發現了一個事實——「七門山君」祁蘭亭的寵妾吳思思棄家潛逃了，偕其一道逃亡的，尙有一個「龍形掌」沙翔，也就是祁蘭亭手下的總管事，「四大金剛」之一，乖乖，好一幅典型的畸情現世圖！

顯然沙翔與吳思思兩個逃走的路綫是指往這個方向，祁蘭亭乃利用「九里坡」「全勝鏢局」的地方作爲他臨時調度指揮的所在，看來這位山君是眞的激怒了，似乎已發動了他全部力量，在追索那雙男女呢。

祁蘭亭的影响力委實不小，他的潛勢不僅在江湖黑道上，甚至連鏢行這門營生也在奉承他、巴結他，只看「全勝鏢局」如此賣力的配搭法，就可體會出祁蘭亭在某些方面的份量了。

黎莫野想到了吳思思，嗯，思思，那個思思，原來她是姓吳的。於是，翠綠透明的水波宛如又在眼前蕩漾，白色的紗幔輕輕拂動，腦海裏的那副胴體仍然恁般光緻細白，窈窕可人，那鳳眼、那瓊鼻、那紅唇，恍惚間全向自己迎了上來。

用力甩甩頭，黎莫野忍不住微笑了，那思思，那「七門山君」口裏的心肝，心中的寶貝，居然拋捨了這老傢伙逃之夭夭啦，而串演另一位主角的，竟是那沙翔，不錯，氣質風度均佳的沙翔；祁蘭亭只怕要瘋了，男女兩個，都是他貼身的人，一個是寵妾，一個是親信，却偏偏搭成了一雙，更雙雙背棄了他，這種事，想想，如何叫他受得了！

拿起蓋碗杯來，又輕輕啜了一口茶，黎莫野重又考慮到如何進行援救焦奇的問題上，這才是他主要的目的，沙翔與那媚死人的吳思思，乃是祁蘭亭的煩惱！

他在思忖，如果焦奇還押在「全勝鏢局」裏，事情就棘手得多，因爲「全勝鏢局」目下正是高手雲集，祁蘭亭的人到處都是，他若露了行藏，對方將不管他的企圖爲何，定將羣起而攻，湊在這個節骨眼上去和祁蘭亭憋扭，不啻是火上加油，後果堪虞，最好是焦奇人在別處，這樣下起手來就大大的方便了，然則，他也只能想想而已，焦奇的下落何在？只有祈於上蒼帮忙了。如今，黎莫野盤算着，首先要把焦奇的確實行踪摸出來。

目定的望着「全勝鏢局」的大門，望着那人出人進的一片忙亂，他心裏有了計較，雖說他的主意連他自己也覺得不大牢靠，好歹却總是個值得一試的法子。

付過茶資，他側着臉走了出去，先到一家藥材店買了點須要的藥材，又到另家成衣舖選購了兩套衣衫，然後，他踏進街尾的那間小客棧裏。

辦法是人想出來的，不管成不成，總得試試，黎莫野心忖想：他可不能再窩在這裏乾耗，那得耗到何年何月呀？

×　　×　　×

當黎莫野再次出現於「全勝鏢局」的時候，不但沒有人認識他，連他自己也幾乎不認得自己了，原來黝黑的一張面龐，在經過藥物的染抹後已經變得薑黃，那雙灼亮的眼睛由於橫過鼻樑的一道褐色疤痕，也被扯得向下垂搭着，顯得毫無精神，連帶的他那原本挺拔的鼻準看起來似乎塌多了，一襲黑衣改換成一套藍衫，黑軟皮靴亦易之以薄底鞋，前額一幅藍巾壓在雙眉之上，他這模樣，活脫便是另一個人。

面部的僞裝使他感到極不舒適，藥汁染塗過的皮膚有着痲癢僵硬的反應，那道以顏料、黏膠、糯米漿混合製成的疤痕也像一條大蚯蚓般貼粘着怪膩味人，但爲了行事方便，却只有楞受着，他唯求儘早得手，也就謝天謝地了。

「全勝鏢局」門前仍然人出人進，顯

得十分緊張忙碌，黎莫野大步踏上石階，邊向兩個身穿玄色勁裝匆匆下來的鏢局伙計粗聲發問：「兀那兩個，李老三往北邊去搜的一組回來了沒有？」

兩名鏢局伙記立時站住，神態十分恭謹的道：「回這位大哥的話，小的們不知往北去搜的一組回來了不曾，但『四大金剛』中的葉子尊葉爺、甄鐵英甄爺却巳先後回來，另外還有十幾隊人馬在四處巡截，稍過一歇，山君七門下的五位門主也要親自出動了……」

大剌剌的一點頭，黎莫野以極爲不耐的語氣道：「李老三這混頭，到這時還不朝面，我這隊兄都等得腦袋盡冒烟了！」

一個鏢局伙計忙陪笑道：「還請大哥屋裏歇息、歇息，那位李爺約莫這陣子也該到啦……」

揮揮手，黎莫野昂然入門，門裏是好寬好闊的一片青石板舖設的塲子，沿着塲子四週有整齊高敞的長廊及單間，而一排排、一幢幢的屋宇便在塲子另一邊往後延伸出去。

週遭亂雜雜的，鬧哄哄的，各式各樣的人物全有，看來參加這個搜捕行動的成員，還不止是「七門山君」和鏢局子的人，好像另外尙有一些其他碼頭的帮閒角色呢！

來到長廊邊一處設置有茶水桌椅的所在，黎莫野先坐了下來，並冲着他旁邊正在牛飲的一個黑胖大漢咧嘴一笑。

那黑胖漢子也連忙點頭，一面放下手上的大酒碗，抹着唇角的茶汁打哈哈：「辛苦啦，兄弟，才回來吧？」

黎莫野扮出個氣憤惱恨的表情：「那一對狗男女，眞他娘做得好孽，只爲了他兩個人，却累得我們成千上百的一大羣東奔西跑，頂着日頭啃着風沙，娘的，一朝要逮住了，我不一個個在他身上咬一口，就算是他兩個湊出來的！」

黑胖漢子頗有同想的道：「說得可是半點不錯，我這兩天裏業巳跑了三四百里，毒日頭把人烤得出油來，屁股上也磨起了老繭，這還只是稍稍喘口氣，趕到傍黑，我們這一隊人又要上路了！」

黎莫野挨近過去，親熱的道：「這位老哥是——？」

黑胖大漢一拱手：「兄弟我是山君七門之下木字門十二頭領之一，『黑面熊』喬守道。」

黎莫野也抱拳道：「在下姓閻，跟着府裏李二虎當差跑腿，喬老哥叫我閻老二就行！」

那喬守道拉着板櫈移近了些，態度十分熱絡：「原來兄弟你是府裏護衞大頭領李二爺的得力帮手，啊哈，我一看就知道你是山君身邊的人，要不是山君的心腹之屬，怎能調在他老人家左右聽使喚？兄弟，以後還請你多關照哪……」

黎莫野笑容可掬的道：「不敢不敢，喬老哥爽直豪邁，正是我一向所欽慕之輩，只要用得着小弟我之處，但憑吩咐，我是無不盡力！」

喬守道笑呵呵的道：「相見恨晚不是？我說兄弟，山君的底下人實在太多，光是府裏上上下下也有近百，若是沒這多人，我們大概早認識了……」

黎莫野道：「可不？就算府裏的人，也不見得個個都熟呢。」

左右一看，喬守道放低了聲音：「兄弟，山君打從昨晚趕來這裏就沒露過面，爲這事他老人家一定氣得不輕吧？」

黎莫野先嘆了口氣：「這還用說？一個是他的心肝寶貝，一個是他的心腹屬下，都串在一起給了他這大難堪，叫他這一口鳥氣怎生下嚥？這兩天他肝火旺熾，業巳粒米未進了……」

雙手用力搓扭，喬守道一副赤胆忠心之狀：「這兩個沒心沒肝的東西，對恩主如此圖報，我恨不能現在就活剝了他們的皮！」

在對方多肉厚實的肩頭上重重一拍，黎莫野讚道：「喬老哥，山君手下就該多幾個像你這般的忠耿兄弟，若那姓沙的有你一半天良，也不會做出此等可恨可恥的醜事了！」

一挫牙，喬守道道：「放心，兄弟，這對狗男女跑不掉的，他們前天午夜往這邊逃來，昨日一早，我們巳是偵騎四出，追兵處處，更巳通告所有黑白兩道的同源協助追緝，眼下這百里方圓，就日夜不停有十幾隊人馬在巡搜，眼綫密佈之外，往各地通路碼頭也全派上了人，除非長了翅膀，水陸兩途他們是別想通過了！」

黎莫野道：「就怕沒能截住他們，我担心在封鎖各條通路之前，他們巳經先行潛逃出去——」

喬守道搖頭道：「這不可能，莫說我們的各隊人馬乃是抄在他們之前合圍堵截，只是昨天午時，還有人發現這對狗男女在離此三十里許的「小龍莊」打尖，那辰光，我們的人早把這百里方圓往外的通路全封死啦！」

黎莫野道：「但願能儘早搜出他們來，也好叫大伙歇口氣，這等要命的熱天，咳！」

忽然挽上黎莫野的手臂，喬守道拉着他便道：「且不管什麼時候才找得着人，走，兄弟，我們到膳堂塡飽五臟廟去，從一大早折騰到如今，還沒吃晌午飯，我請你喝幾杯！」

黎莫野忙道：「我剛巳吃過了——」

喬守道笑道：「那就喝兩杯！『全勝勝局』對山君可巴結得緊，這件事一出，姓赫的不但賣力帮忙，更把地方謄出來供我們使用，連大房也不分黑白的加班，把膳堂臨時擴大，好像開流水席一樣，隨到隨吃，就是他娘不帶酒，好在我有兩壺上好『二鍋頭』存在膳堂管事那裏，咱們去找他拿出來暈上一暈再說！」

黎莫野且隨着喬守道來至塲子右側，穿過一條甬道，就聞着一股子飯菜香。嗯，靠牆邊那間大屋子裏正有不少人在吃喝着，喧嘩之聲活脫是在趕早集，外面更搭起了一排涼棚，增擺着桌椅，幾撥吃得光臉油嘴的漢子正離座而出，有些尙冲着喬守道打招呼。

就在涼棚之下，喬守道拉着黎莫野在一張桌邊落坐，屁股尙未及擺正，他巳用力敲擂桌沿高叫：「兀那老疤眼，快將我的『二鍋頭』端上來，這大半天沒聞着酒香啦！」

一陣呵呵的大笑應聲而起，屋內走出

個五十來歲、矮瘦精乾的人物來，他習慣性的眨動着左邊那隻疤眼，一手提着一錫壺老酒，來到近前高高揚起：「老遠就看見你來啦，我就猜到你存不住貨，兩壺酒這已替你備着，可別喝多了誤事哪！」

喬守道一把將那人拖着坐下，指着黎莫野道：「來來來，老疤眼，我來給你引見一位兄弟，這是我們山君府裏護衞大頭領身邊的第一號紅人，閻老二閻兄弟！」

那人趕緊拱手，笑得十分巴結：「在下姓周，單名一個魁字，在我們鏢局裏幹二管事，難得有這個機緣來替山君與各位好兄弟效勞，有什麼須要，還請閻兄弟不客吩咐……」

黎莫野還禮道：「不敢當，我們這一來，可眞爲貴鏢局增添麻煩了！」

周魁忙道：「那裏話，那裏話，這是應該的，應該的，就怕招待不週，還請各位多加包涵……」

哈，一笑，喬守道道：「老疤眼在『全勝鏢局』當二管事已多年啦，我們才認識了兩天，他也愛喝兩杯，和我是一見就投緣，這兩天來交情可深着吶！」

周魁笑道：「是老喬看得起我，要不，我那高攀得上呀？」

喬守道做作的揮了揮手，道：「不用他娘來這一套，我說老疤眼，先弄點吃的來吧！」

周魁道：「菜已吩咐過了，例常的三菜一湯之外，我交待多上一個冷盤，不够再添，這就快上了。」

等杯筷酒菜端了上來，三個人一巡酒之後，黎莫野已目光回轉，有意無意的道：「人若拎回來，這裏可有地方關？」

吞下嘴裏的一塊大肥肉，喬守道失笑道：「怕是不用囚禁，棺材倒須先準備兩副！」

周魁接口道：「地方有的是，就在後院那口枯井旁邊，只如今還押着個姓焦的混混呢！」

不由心頭大大一跳，眞個得來全不費工夫，黎莫野却一派淡淡然的道：「你們這裏又不是衙門，更不是山寨，人犯與肉票全和鏢行沾不上關係，却押着個活人做什麼？」

喝了口酒，周魁壓低了嗓門：「這姓焦的是個專門踩盤的黑路人物，本事不見强，探風掏底却是一等一的好手，何處走鏢，何處藏銀，他都能給你摸得一清二楚，再把所知道的遞轉出去，聽說是給他一個武功甚高的搭檔——便由他那搭檔下手刦掠，兩個人配合得極爲巧妙，也不知有多少同行吃了他們的大虧！」

「哦」了一聲，黎莫野道：「姓焦的却又如何落在你們手裏了呢？」

得意的笑了起來，活似這個功勞乃是他自家立下的，周魁道：「活該姓焦的口風不穩，在他與他那搭檔企圖打我們鏢局主意之前漏了消息，我們的眼綫可有多少？只一丁點風聲，我們已全盤把情勢掌握，更佈下天羅地網，姓焦的先被生擒，他那搭檔也身陷重圍，落了個殘傷而逃！」

一拍手，黎莫野喝彩道：「漂亮，『全勝』的招牌果然硬紮！」

喬守道却不解的問：「既然如此，你們還扣着那姓焦的幹嗎？要不就送官究辦，要不乾脆暗裏宰掉算完，留在此處是怕糧食耗不掉？」

呵呵一笑，周魁臉透紅光：「所謂『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哪，我說老喬，姓焦的那個伴當十分難纏，且已逃了出去，我們總鏢頭的盤算是留着姓焦的做餌，引誘他那伴當回來救他，則正好一網打盡，永絕後患！」

喬守道連連點頭：「不錯，這倒是個高明手法了！」

黎莫野漫條斯理的挾了一箸菜塞在口中咀嚼，又漫條斯理的道：「然則你們爲何尚不行動？又用什麼法子令姓焦的那個伴當得到消息前來落網？」

周魁揚着一雙疏眉道：「本來這幾天就要散佈消息，當然內情方面略加渲染，就會使得姓焦的那個伴當不得不爲其出頭，可是山君的事湊巧發生，不能不擺在前頭先辦，只待山君的事情告一段落，我們便接着處理這樁公案了！」

黎莫野道：「你們確定姓焦的那個伴當一定會來？」

周魁抹了抹嘴，是一副「篤定」的神情：「他會來！咱們鏢局子一向人面廣，路子多，只要朝外一吆喝，喧嚷說這姓焦的在此地如何受盡折磨，又如何咬牙硬撑，好歹一肩承担，然後再把姓焦的將要移送府衙大牢的日期略加透露，風聲四傳之際，他那伴當除非昧了天良，否則，豈會不來？誰也知道，只要姓焦的一入牢門，這個罪可就大了，不死也得在裏頭呆上一輩子，他同伙的那位只要不想揹上臨危抽腿的臭名，就非來搭救不可！」

黎莫野搖頭道：「怕不見得，這年頭，慷慨赴義的角兒可是少之又少囉，伙伴的性命固然重要，而自家的老命都更不易輕捨，道義名節應是沾汚不得的，但一朝和生命起了抵觸，約莫還是留着這口氣來得要緊些……」

哈，笑了，周魁道：「就說兄弟，你的話一點不錯，可是用在姓焦的那個伴當身上，就全差了，別的人也許會苟生圖活，臨難退縮，姓焦的那個同伙却決不會，那是個又橫又拗又不知死活的東西，偏偏更把江湖義氣看得比天還大，只要他聽到風聲，便一定會來，而我們必會叫他聽到風聲！」

喬守道瞪着一雙牛蛋眼道：「娘的，那個人是誰？」

周魁輕聲道：「是『二閻王』黎莫野啊！」

重重一哼，喬守道的眼珠子瞪得更大了：「什麼玩意？『蛤蟆腦上插鷄毛』，他算那一種鳥？老子一口水能生吞了這王八蛋，叫他來，不知死活不是？爺們便玩個死的給他看！」

周魁陪笑道：「就怕他不來，只要一見人影，老喬，包叫他是豎着進，橫着出的！」

黎莫野啜了口酒，笑吟吟的道：「我閻老二，更是渴望見識一下這『二閻王』到底是什等樣三頭六臂的人物！」

周魁誇張的一拍黎莫野肩頭，像發現了什麼稀罕事兒：「啊哈，兄弟，你叫閻老二，姓黎的號稱二閻王，你二位的名號只前後顚倒一個字，却是站在對立的兩邊

，這可眞叫巧！」

黎莫野平淡淡道：「名號顚倒一個字不算巧，要那『二閻王』眞是我，才叫巧呢！」

周魁與喬守道都不禁失笑，雙雙舉起杯來邀着黎莫野乾了，待喬守道又風捲殘雲般掃盡桌上的菜飯，這才算結束這頓午膳。別過周魁，喬守道頂着一張叫酒勁沖成豬肝色的面孔，一邊撫着他碩大的肚皮道：「兄弟，隨我一道去歇會吧！我可委實乏了，傍黑還得再出去繞上一圈呢！」

黎莫野道：「我還有點事，得先去稟報葉子尊葉爺，喬老哥，等你回來咱們再聚吧！」

點着頭，喬守道毫不掩飾的張大口打着呵欠：「操他個親妹子，放着正事沒法幹，却讓那一雙狗男女攪得天翻地覆，這不叫作賤人是什麼？」

黎莫野笑道：「但盼能早些逮着人，大伙也就鬆快了。」

望着喬守道大狗熊一樣肥壯的背影搖晃着離去，黎莫野心裏暗暗嘀咕：「要是你們能以鬆快得起來，我他娘的就是你舅子……」

× × ×

要找那周魁所說的地方很容易，果然就在「全勝鏢局」最後頭靠着後牆的位置，這是一座顯然未經悉心照料的院落，佔地不小，却相當荒蕪，蔓生的雜草掩過院中的路徑，矮樹成叢，密密的糾結着，若是有人打後面進來，只怕决想不到這裏乃是「全勝鏢局」堂皇宅院的一部份。

那口枯井就在一叢矮樹的旁邊，從枯井過去十來步，便可發現一幢石砌的房屋，這幢石屋沒有窗口，僅有的一扇狹窄小門又是生鐵所鑄的，灰暗泛着霧斑的石塊，襯着週遭環境的僻寂，很快就會使人連想到這幢石屋是來做什麼用的。

附近沒有人看守，石屋外面也是一片靜蕩，黎莫野直覺的感覺到將會順利得手——他的運氣好，「全勝鏢局」被祁蘭亭來攪暈了頭，否則，就是「全勝鏢局」認爲尚未到警衞森嚴的時候，他們還不曾將焦奇囚在此處的消息散佈出去呀。

走到石屋近前，黎莫野不輕不重的在鐵門上敲了三下，過了好一會，門裏才響起一個沉濁的聲音：「誰呀？」

黎莫野以一種極不耐煩的音調道：「我是山君派下來的，這間牢房立時要派上用途，得先來檢視一遍，別他娘到時候鎖不住活人，誤了我們山君的大事！」

門後響起了栓門拉動時的金鐵磨擦聲，隨即拉開了一條縫——黎莫野此時業已篤定了，只這一條縫，他已有把握突破救人——門縫後露出小半張臉，帶着麻點的白臉，用那隻湊在門縫中的眼睛打量着他：「呃，你剛才說，你是山君那邊派下來的？」

雙臂環胸而抱，黎莫野大剌剌的道：「一點不錯，我奉命來檢查這間牢房，是否眞個堅固得如郝爺所說，可以囚住我們想囚的人！」

門縫子拉開了些，那人有些狐疑的道：「你們想把誰關進來，我怎麼沒得到通知？」

黎莫野重重的道：「我們要把誰關在這裏，你無須知道，至於你有沒有得到通知，這是你們的事，我只是奉命而行，怎麼樣？你是放我進來察看，還是跟我一起去見山君，親自向他老人家問個明白？」

那人猶豫了一下，乾笑道：「請問，呃，你至少也該有塊放行的符牌吧？」

勃然大怒，黎莫野厲聲道：「『全勝鏢局』只不過是一爿走鏢保貨的鏢局子，你却當成了深宮大內？在這一畝三分地裏出入居然還要符牌，眞是他娘的笑話！我告訴你，我是山君府的護衞大頭領李二虎所屬，此番親隨山君到來辦事，行止全憑山君吩咐，不知你們鏢局子這套臭規矩；你要開門我就進去，你若不開門我自會轉報山君，找你們姓郝的說話！」

立時把鐵門拉開，那位臉上生着麻點的仁兄趕緊搶了出來，連連抱拳陪笑：「老兄息怒，老兄千萬息怒，在下是職責攸關，不得不多問兩句了，斷斷沒有其他意思，既是山君吩咐，老兄你儘管請便，在下一準聽命行事也就罷了……」

哼了哼，黎莫野大步踏進鐵門之內，石屋裏光綫昏暗，冲着而來的是一股子潮腐氣味，他皺皺眉，瞇起眼往四週察看，禁不住暗自搖頭——外間擺了兩張竹床，一張木桌，桌上還亂七八糟的堆着些油汚碗盤，剩菜殘肴，湯湯水水，滴瀝得桌上桌下髒得不堪，地面是泥地，站在上頭都感到有些膩黏，屋頂開有一口小小的天窗，窗口還鑲嵌着鐵條，在白天，這就是唯一透光的所在了。

顯然裏面還連着另外一間房子，却仍有一扇鐵門緊鎖隔離，看情形，囚人的地方是在這裏頭。

黎莫野朝那垂手站在一邊的仁兄道：「這裏看守只有你一個？」

那人忙道：「一直是兩個人，我那伴當臨時有事出去一下，我這裏且替他照料着，橫豎沒什麼要緊，兩個人一個人，都應付得過去……」

黎莫野指了指隔離內外兩面的鐵門：「打開！」

怔了怔，那人搓着手道：「裏頭還關得有人，雖說仍有一道鐵柵欄隔着，總是不大方便，老兄，這裏面和外間大小差不多，其實也沒什麼可看的……」

黎莫野沉下臉道：「是否有查看的必要，應由我來決定，否則萬一出了紕漏，這個責任你負還是我負？」

麻臉仁兄自己估量負不起這個責任，尤其眼前這位「老兄」的霸氣他更是承受不住，只有唯唯諾諾的堆着笑顏：「是，是，老兄既然這般謹愼法，在下也只有從命。」

黎莫野向着鐵門一噘嘴：「開門。」

那人撩起長衫下擺，自腰間摸出一串鑰匙來，選出其中一隻，「克察」將鐵門啓開，門內兩尺，果然橫着一道鐵柵欄，由屋頂兩個拳大氣洞透入的微弱光綫，可以模糊看到柵欄後的角落處蜷臥着一個軀體，那人躺在一張草蓆上，對於鐵門的開啓似乎毫無感覺，連腦袋都沒轉動一下。

麻臉仁兄微躬着腰道：「裏頭就是這麼個光景了，可還有什麼要看的？」

忽然笑了笑，黎莫野道：「兄弟，你尊姓大名？」（以下轉入第九十七頁）

司馬洛傳奇故事

黃金鬼島（五）

馮嘉・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華登博士說服了司馬洛，同意與他合作，同時也邀米高、賓尼、馬卡、奧圖參加找尋黃金的計劃，雖然華登博士不願意他的人參加，但拗不過司馬洛。這一決定之後，華登博士，賓尼和奧圖便各自先後說出自己所知有關這批黃金的故事。奧圖因雙目失明，與尤嘉先回去等候消息……

弱肉强食　適者生存

「為什麼要阻止我們呢？」司馬洛說，「既然你並不關心我們的安全，那我們是死是活，你也不在乎了。反正奧圖又不能去，他是還會有危險的。假如我們活着回來，他那一份是分定的了。假如我們有什麼不測，那就算是大家的運氣不大好的吧。不過不要緊，奧圖本來就是得不到那些黃金的。這一點你也是知道的呀！」

尤嘉無可不可地聳聳肩，奧圖則嘆一口氣：「我還是很希望有機會參加這件事情的。不過以我現在的環境，我是不能夠的了，所以我就祇能夠祝你們好運了。」

「假如你再沒有什麼補充的話，」司馬洛說：「我們還是把你送回家去吧，奧圖。你需要休息！」

「很可惜我再沒有什麼可以補充的了，」奧圖說，「不過，希望你們儘快回來，儘快讓我得到消息。我想知道。」

「我們當然是會儘快通知你的，」司馬洛說，「不過，你當然也得記住一件事情，閉上咀巴，不要對什麼人提起這件事情。」

「我會的。」奧圖說。

「馬卡送他們回去好了。」司馬洛說道。

尤嘉與馬卡扶着奧圖走向門口，不過她的眼睛却向司馬洛瞟了兩次，司馬洛相信這可能是表示她有些話要講的，於是便陪着他們出去。果然尤嘉讓馬卡把奧圖扶上車，而自己走到司馬洛的面前來，有點畏縮地說：「我還沒有機會多謝你！」

「這不算什麼。」司馬洛說。

「你是一個好人，」尤嘉說，「就是可惜你太重視那些黃金了。」

「你也是一個很好的女孩子，」司馬洛說：「就是可惜你不懂得一個男人的硬的方面，正如奧圖所說，他也希望參加，雖然他不參加也是可以分到一份的，你跟奧圖多談一些吧，我相信這個問題他是會對你解釋清楚的！」

尤嘉輕撫了一下他的手，低聲說道：「我並不是恨你的人。也許我是主觀太强了。」

「等我們辦完了這件事情之後，我再回來跟你談吧。」司馬洛說：「目前你好好地照顧着奧圖就是了。」

她回到了車上，車子開走了。司馬洛則回到了屋內。華登博士馬上就開口說：

「你怎能夠肯定奧圖會守秘密呢？」

「也許假如讓你來做主的話，」司馬洛說：「你會認為最佳的辦法就是把他殺掉了。」

「現在不是我做主，」華登說：「所以我就要問你了！」

司馬洛聳聳肩：「這個問題是不值得担心的。他在給你捉到了之後不還是守口如瓶嗎？現在，他一定更知道不能夠把這件事情洩露出去了。他和尤嘉都知道他們是沒有抵抗能力的，假如把這件事情宣傳出去的話，可能還會對他們的生命有危險。你有時總得信任人家的呀！」

「我是從來沒有信任人家的習慣的，」華登博士說：「不過這一次，我也許可以破例了。起碼我可以信任你了。」

他們幾個人一時之間又沉默下來，似乎找不到話題。

終於還是米高先開口。米高說：「我們怎樣到那座島去看看呢？假如沒有去看過，我們是不能夠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的。但假如去看的話，我們又怕會沒命！」

這個問題似乎沒有人能夠提出答案。後來還是華登博士說：「讓我來想想辦法吧，這個應該是我的專長了，自然，我們大家都是應該來一起動動腦筋的。我們花一天晚上來試一試吧，明天早上我們再詳細商量如何？」

「那今天晚上我們又在什麼地方過夜呢？」米高問道。

「這裏吧！」華登博士說，「作我的客人吧。這裏的地方也不錯呀！」當米高以死魚般的眼睛看着他的時候，他又微笑

補充：「用不着担心的。我們現在已經是朋友了。即使不是朋友，也應該算是互相需要的，請相信我，現在是我需要你們多過你們需要我。我不能夠一個人去做這件事情，假如我把你們除去而再去找另一些值得信任的人，這也是一件很笨的事情。我怎能找到比你們更值得信任的人呢？而且，我們既然是需要合作的，你們就得起碼試試信任我了。總得試一試的！」

「很好，」司馬洛說，「我們今天晚上睡在這裏吧。在這裏過夜也是有一個方便之處的，我們在睡之前可以一起多談一些，也許會談出一些主意來。假如各自回去，分開了，就沒有談的機會了。」

「這正是我的意思，」華登博士說，「而且，假如你們不反對的話，我希望就用這個地方來作為我們的總部。反正是已經租了下來了。」

「很好。」司馬洛說。

「我們應該吃點東西，喝一點酒，」華登博士說，「多明麗，假如你不介意，厨房裏——」

「我介意！」多明麗瞪着他說，「為什麼你不去拿？」

「假如你不担心我放毒的話。」華登博士說。

「我去好了。」多明麗說。

華登博士格格地笑起來。

「媽的！」賓尼說，「你這個人有一種並不可愛的幽默感！」

「我還有那幾個打手關在那房間裏，」華登博士說，「我看也不需要他們了。我把他們打發回家如何？」

「很好，」司馬洛又說，「反正這件工作也是不適宜聘請什麼人來幫手的。」

於是華登博士去把那幾個大漢打發了，而多明麗則從厨房裏把食物和酒拿出來。原來華登博士這個人對於吃是很講究的，他有很多名貴的食物，包括酒，都不是這裏可以買得到的。他解釋說：「這是我自己帶來的，人生最要緊的事情是什麼？就是吃。沒有得吃，賺錢更多都是多餘的了，本來第一個奮鬥的目標就是吃得更好，但是有許多人却忘記了這個目標，緊張得胃都壞掉了。」

「你講了這許多天花龍鳳，還是這一句最有道理！」多明麗說道。

對於吃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司馬洛當然是最贊成不過了，他早就已經埋怨這個地方除了海鮮之外沒有什麼好吃的，使他咀裏淡出鳥來，現在華登博士的私人食物，倒是可以讓他換換口味的。

他們吃着談着，一時也談不出一個結果來，不過華登博士則是對米高特別感與趣的。似乎他對米高其實知道得不多。最先的時候他祇知道米高是一個很能打的人而已，米高在其他方面還有許多種本領，他都不知道，於是他問得很詳細。

尤其是對於米高在電視台時的工作經驗，他更是特別感與趣。華登博士這個人，咀巴活動起來的時候，倒眞是很多話講的。

但是雖然如此，他似乎終於把可以講的題目消耗盡了。終於，他打了一個呵欠說：「假如你們不介意，我得睡覺去了。這也算是一天了。」

司馬洛和賓尼沒有意見。華登博士去洗澡上床了，留下他們五個人。似乎沒有什麼話題好談的。馬卡雖然仍然因為可以參加這件事情而感到興奮，不過他也是要睡覺的，於是他說了一句對不起，也睡覺去了。留下司馬洛和賓尼，看着多明麗正在為米高服務。米高就伏在沙發上，上身的衣服都脫光了，而多明麗則在他的背上那些巨大豐厚的肌肉上揑着，搥着和劈着。米高剛才經過一場大戰，需要人為他鬆弛一下身上的肌肉，而多明麗似乎很懂得這樣做。也許他們是合作慣了的，也許是米高敎她的。

司馬洛終於說：「我看我也得上床去了！」

「我也是的。」賓尼說。

他們似乎都覺得繼續逗留在房中是有點不方便的。

「晚安！」米高說。

這間屋子正如華登博士所說，有的是房間。由於這裏地皮不值錢，所以屋子可以蓋得很寬大，而且整座租回來，也不需要花很多錢，當然，住酒店也不是沒有好處的，就是服務方便。這些事情的取捨，則是要看一個一個人的愛好不同了。

司馬洛覺得住在這裏也是不錯的，山是山頂，幾乎有點涼意了，這比較冷氣設備更加舒服了，當他正要矇矓入睡的時候，他却聽見房門輕輕扭開了。他把眼皮張開了一綫，可以看到進來的人就是多明麗。雖然房間裏沒有開燈，但是廳中的燈是還沒有熄的，所以看得見是她閃進來，而且看見她是用毛巾包裹着身子的中段。她走到床邊來，低頭看看他。

司馬洛說：「我還沒有睡着。」

「那最好了，」多明麗說着在他的身邊坐下來，解毛巾，抹頭上的頭髮，「我剛剛洗了一個澡。」那毛巾是她唯一的蔽體之物。

「我可以嗅得到。」司馬洛說：

「你怎可以嗅到這個呢？」多明麗吃吃笑起來。

「肥皂的氣味，」司馬洛說：「一個人洗過了澡之後總有一陣肥皂的氣味的。但是為什麼告訴我呢？」

「我並不是來告訴你這個，」多明麗還是笑着，「我祇是來跟你談談吧了。」

「你要談些什麼呢？」司馬洛問：

多明麗把毛巾棄掉了，伸手在他的胸膛上輕撫着。為了配合這個地方的天氣，司馬洛的上身也是沒有穿着衣服的，她的手摸上來就相當敏感了。

司馬洛執着她的手說：「唏！小心一點！米高也在這間屋子裏，而且即使他不在——」

「又不是我一個人跟你講的！」多明麗說，「我也跟你講過了。這種事情跟米高是沒有關係的。」

「對了，」司馬洛說，「但你有問他嗎？」

「沒有，」多明麗說：「我是自由的，假如要問他，那成什麼樣子？而且我知道祇要我不是被迫的，他就不會反對了。那天他也祇是以為我是被迫才會來找麻煩的吧了。」

司馬洛放開了她的手，她的手又繼續活動起來了。

那是一種很富於挑逗性的動作。

司馬洛身上覺得熱起來，血液的流動也遽然加速，就像發動了一副額外的馬達似的。他的呼吸也馬上急速起來了。他並不捨得推開她的手。但他說：「為什麼這樣呢？」

「我們那天白天幹得不大好，」多明麗說：「那時我們還不互相瞭解，我祇是在完成一件任務，你則是心有懷疑的。」

「我並沒有告訴你有懷疑呀。」司馬洛說。

「我感覺得出來的，」多明麗說：「我以前的職業就是需要迎合男人的心理，我當然要了解男人的心理才能夠迎合。」

「但現在為什麼呢？」司馬洛說。

「我想補償一下。」多明麗說。

「為什麼呢？」司馬洛問。

「因為我想……」多明麗說。

「雖然我並不反對，」司馬洛說：「但是，我記得你講過你對男人已經不感興趣了！」

「這還要看是在那一種情形下，」多明麗說：「以及是那一種男人。很少碰得到不討厭的男人，你是一個並不討厭的男人，而且還是一個相當難得的男人。我又不是死了的人。」

「多謝你。」司馬洛說。

「我知道你是會把這件事情做得很好的。」多明麗說：「是嗎？你這個人是不會把一個女人當作一副機器的，你說是不是？」

「我當然是不會的。」司馬洛說。

「我也是很會做這件事情的，」多明麗說：「不過，你也顯顯本領吧，讓我看看你究竟做得多麼好！」

司馬洛的手開始動起來，他說：「這也是對的，男女本來就是應該平等呀！」

他的手也開始技巧地動起來了。

這一次，他可以感覺到多明麗是並沒有說謊。他可以感覺得到她有真正的反應。有些反應是做不來的，譬如溫度以及分泌！而且，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她也實在不需要作裝。

司馬洛也不是反對她和米高加入，又並沒有說不肯分給他們一份，她是不需要這樣額外地對司馬洛獻媚的。

她的技術，再加上她的興趣，使她果然成為了一個十分理想的高手，他們有了一段相當美滿的時光。後來，當他們都滿足了自己及對方的需要的時候，他們都軟軟地躺在那裏，不願意動了。

她終於說道：「今晚上，我要睡在這裏。」

「米高怎麼樣了？」司馬洛問。

「別老是提他好嗎？」多明麗說：「他跟這件事並沒有關係，那完全是兩件事情。」

「很好！」司馬洛說：「既然你一再保證，那我也不担心他了。」

「不過我倒想問你一個問題。」多明麗說：「那個尤嘉又如何了？」

「尤嘉怎麼樣了？」司馬洛問。

「你對她很感興趣。」多明麗說。

「這個嘛」司馬洛微笑：「我得承認，我對她的確是相當感興趣的。她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不過恐怕很難得到了，好比珠寶公司的橱窗裏一件名貴的珠寶，雖然你是很想得到它的，不過當你看清楚那個價錢的時候，你就要考慮清楚了。究竟自己付不付得起那個代價？我就知道我是付不起那個代價的。」

「我也是打算對你這樣講的。」多明麗說：「既然你自知付不起這個代價，那麼你還有什麼其他的打算？」

司馬洛笑着不答。

多明麗又說：「雖然她是先看見你的，但是我是先碰到你的呀！」

司馬洛笑起來：「怎麼，原來今晚上你就是為了這個而來的嗎？」

「有一部份是的。」多明麗說。

「你們女人眞是奇怪，」司馬洛說：「你們總愛担心一些我們男人連做夢都想不到的事情。即使我想買，這件東西未必肯賣呀！」

「你以為吧了，」多明麗說：「我們女人有着一種雷達的本能的。我們可以感覺得到。我知道她對你是有興趣的！」

多明麗的觀察力果然是相當敏銳的，也許正如她所說的，因為她是一個女人吧。司馬洛嘆一口氣：「我認為這其實是一件不需要担心的事情，假如她是感興趣的話，她跟我的看法也是一樣的，雖然喜歡這件東西，也得研究一下自己究竟買不買得起。假如付不起那個代價，那還是看看就算了。」

「這就是你的打算嗎？」多明麗問。

「是的，」司馬洛說：「這就是我的打算了。即使剛才你進來的時候，我也是考慮的，譬如米高的反應如何。假如米高會因為這件事情而不安的話，我也不會接受了。」

「這就是你的打算，」多明麗點點頭，「那我就很開心了。」

司馬洛又笑起來：「假如你担心這許多事情，那你怎能入睡呢？還是別想得太多了，睡覺吧！」他輕撫着她的頭髮。

多明麗點點頭，他們都閉上了眼睛，她比他先睡着了。也許經過這種事情，一個人是比較上更容易入睡的吧。

×　×　×

他們都是起得最遲的兩個，雖然他們也不算是起得很遲，當他們起床的時候並不是日上三竿，太陽雖然已經出來了，不過還是剛從海面的水平綫上升起來而已。不過他們出去的時候，則發覺華登博士和米高及馬卡等都已經在廳中了。米高對他們微笑：「我認為不好把你們叫起床來，所以只好等了。我們還沒有吃早餐，多明麗，你是這屋子裏的女人，我認為早餐應該由你去辦理。」

「好吧，」多明麗說，「我馬上就去辦妥！」

她和司馬洛都顯得有點難為情，於是她就正好拿這個作藉口逃進裏面去了。司馬洛看見桌子上放着幾張草圖。他走過去，華登說：「我已經有了一個初步的計劃，我們正在討論，不過，我們當然是要等你的最後意見的。」

「你什麼時候有這些計劃的？」司馬洛問道。因為昨夜制服了華登博士之後，他曾經搜過這裏，他並沒有發現有這些草圖。

「我是今天早上做出來的。」華登笑笑說。

「你這個人好像不需要睡覺。」司馬洛說。

「我喜歡工作，」華登博士說：「當有一件值得落力的工作做的時候，我就可以睡得很少了。我初步的計劃就是盡可能利用我們現有的人才，而我發覺米高是很有用處的。」

米高有點難為情的抓抓自己的後腦：「我並不是因為我可以出力才這樣說，我是實在認為華登博士這個計劃是相當不錯的。」

「從現在開始，叫我華登好了，」華登說：「我並不是什麼博士，你們也知道的。」

司馬洛坐下來，大略地聽過華登講過他的初步計劃。他微笑：「你的計劃的確是很好的計劃，很迎合我的心意，事實上我也是有差不多的看法的，我認為我們可以合作得很好。」

「謝謝你，」華登微笑，「剩下來的問題就是資金，以及如何可以找到我們需要用的東西這兩個問題了。」

「你沒有錢嗎？」司馬洛問道。

「我並不是十分富有，」華登說道：「我祇是一個江湖客，一個賭徒，但賭徒是需要賭的，所以我總有一筆資金存起來，以便值得賭的時候搏他一搏，現在就是值得搏的時候，所以在資金的方面是不成問題的。但當然，既然我們是合作，我也希望資金方面共同負担的了。」

「這在我是不成問題的，」司馬洛說：「我也隨時可以拿到需用的現錢。」

「那就最好了，」華登說：「剩下來就是關於用品的問題。」

「這個我是有辦法的，」賓尼說：「祇要有錢，那不論是明買或者暗買，我都有辦法的。我，加上馬卡，我們可以買到許多平時不容易買到的東西，而且不會有人追問的。」

「那更好了，」華登說：「既然是這樣，那我們就祇剩下最後一個問題了。」

「還有問題？」米高說。

「司馬洛先生還得作最後的決定，」華登說。「要他決定了採納我這個計劃，我們才能夠作初步的行動的。」

司馬洛微笑地說道：「我什麼時候說過不採納你這個計劃呢？事實上，假如沒有你的話，我們都不知道怎麼辦好，華登博士。」

「祇是華登，」華登舉起手來，「你又忘記了，我早已經不是博士了。」

「我絕對支持你的計劃，華登。」司馬洛說道。

「那很好，」華登說：「既然我們是決定了行動的，那我們就得盡快採取行動了。」

×　×　×

沒有人知道桃花島為什麼稱為桃花島。這座島上並沒有桃樹，起碼並不是桃花特別多的，而在空中望下去，亦是看不出這島的形狀有什麼地方是與桃花相像的。不過地方的名字是很難講的，名字總有一個來歷，不知道來歷的時候會對那個名字的由來感到莫明其妙，但是知道來歷的時候就會恍然大悟了。但是連賓尼都不知道這個名字的來歷，所以他們是莫明其妙的。不過也好在他們並不是要考究這島的名字，所以名字是不重要了，總之沒有走錯地方就行了。

這天中午時份，天氣良好，陽光普照，天上幾乎是一點雲都沒有的，而海面也是平靜得很。這座本來很荒涼的小島熱鬧起來了。一艘相當古舊的貨船在僅僅可以讓肉眼看到的距離之外停住，司馬洛他們在船邊上用望遠鏡向那座島上瞭望着。

望遠鏡把距離拉近了，他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座島的岸邊。這是熱帶的地方，光禿禿的島是甚少的，除非整座都是岩石，而這座島上就是毫不例外地有着十分茂盛的森林。天氣和地域是適宜各種樹木生長的。

他們看不見這島有什麼不對的地方。看不見有人，雖然他們的船是一早就已經停在那裏的了。假如有人躲在茂密的樹林裏監視着他們，那他們是不容易察覺的。

司馬洛他們故意在那裏停留了一個早上，等着。但很明顯，假如島上是有人的話，這些人是絕對沒有意思與外來客接觸的，不然的話，這些人是早已出現了。

他們是決定了以中午為最後的時限，因為那時是光綫最好的時間。他們看不到什麼，祇是看到有些鳥在島的上空飛翔着。本來一座海島是應該有鳥在飛的，這並非不尋常的事情，不過倒有一點使他們感到不尋常的，那就是正在飛的鳥似乎太少了。

司馬洛可以從望遠鏡中看到為什麼這樣。因為在空中飛的都是獵鷹，獵鷹是專門搏殺其他鳥類果腹的。有了這些獵鷹在飛着，別的鳥兒都要躲起來了。

「很可能別的鳥兒都給牠們殺掉了，」司馬洛說：「這些是獵鷹。」

「不能夠逃到別處去嗎？」米高問。

「逃到什麼地方去？」司馬洛說：「周圍都是海，最接近的另一座島也不是普通的鳥飛得到的！」

「總不會都吃光吧？」米高說：「這樣大一座島，飛鳥一定不少的。」

「當然不會是一隻不留了，」司馬洛說：「不過愈來愈少是可以肯定的。這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嘛，適者生存，強的吃弱的，強的愈來愈多，弱的也愈來愈少了！」

「這東西倒是眞可怕的，」米高說：「那些人的眼睛就是給牠們啄去的了！」

華登也是正在看着的，現在他開口說：「你知道嗎？我對於鳥，也是頗有研究的！」

「現在我一點都不覺得出奇了，」米高說：「你似乎對什麼都有研究的！」

「我們西方人對於鳥的興趣比你們東方人大得多的，」華登說：「我在孩子的時候，我的老頭子教我觀察鳥類。我們往往一大清早就起床，拿着望遠鏡跑到樹林裏看上幾個鐘頭，就是為了看鳥兒的生活情形。那主要還是老頭子的愛好。他也告訴過我不少關於鳥的事情，我還沒有忘記掉。他也對我講過關於獵鷹了。」

「唏！」米高說：「你忘記了我也是西方人嗎？」

「你的老頭子却沒有看鳥兒的興趣。」華登問。

「我連我的老頭子是誰都不知道，」米高有點傷感地說：「不過你剛才提到獵鷹，你有什麼新的知識，可以告訴我們的嗎？」

「即使獵鷹這樣兇的鳥也是不會向人襲擊的，」華登說：「人是比牠們大得多的動物，也比牠們兇得多了！」

「那你認為奧圖是說謊的嗎？」米高問。

「不，」華登說：「我的意思是，除非這些獵鷹是由人訓練過的。」

「我們却沒有看到人。」米高說。

「我們也不能肯定沒有人在那島上，」華登說：「他們祇是不肯出現吧了。除非你願意相信什麼鬼神的理論。」

「那個我也是不相信的。」米高說。

「總之，」華登說，「這倒是一個玩獵鷹的天堂，因為獵鷹是飛不到別的地方去的，一定留在這島上，不怕會走失。」

「那又如何？」米高問道。

「我祇是這樣說說吧了，」華登說：「總之，現在既然時間已經到了，我們也得出動了！」

「是的，」米高說，「我們現在去看吧！」

華登放下望遠鏡，說：「我們走！」

他與米高一起離開船邊，走下艙底。

而司馬洛與賓尼，則沿着甲板走到船尾，船尾那裏是一處露天的貨艙，在那艙頂就停着一部直升飛機。亦不是很大型的，正給用纜索牢牢地繫着，以免它在船因海浪撞擊波動的時候會亂碰亂撞。不過現在波平浪靜，就沒有這危險了。

華登與米高動手把那些纜索解開了，然後兩個人都爬上了直升飛機。

華登坐上了駕駛位，對上面的司馬洛和賓尼揮揮手，然後直升飛機的引擎便轉動了。這部小型的直升機靈巧地升上了空中。

這直升飛機照例是斜斜地兜了一個圈子，然後增加高度，向島上飛過去。

「這個華登，」賓尼說：「他的確是一個特別的人。似乎眞的沒有什麼事情是他不懂的！直升機，他一樣能開得動！」

「是呀，」司馬洛說：「你留在這裏，我進去看看！」

司馬洛進去了，祇留下賓尼在船邊，用望遠鏡在張望着。

那一架直升飛機向島上直飛過去，華登在半路上叫道：「準備，米高，你的眼睛！」

「天！」米高說：「你以為那些東西敢向我們襲擊？這是一架直升飛機呀！」

「你的眼睛是你的！」華登說着從袋裏取出一副護目鏡來，套在眼睛上。那看來祇是普通的騎摩托車的防風護目鏡而已，假如是的話，也應該夠了。假如有這東西的話，以前來的人就不會失去眼睛了。就是這樣簡單。這也是華登想出來的辦法。他們果然是有備而來的。而米高雖然提出疑問，他也並不想吃眼前虧。他也把他的護目鏡戴上了。

直升飛機很快就飛臨了這座島的上空。他們並不知道島上究竟有些什麼，所以不敢飛得太低。他們祇是在相當高的地方盤旋觀察着。假如島上有人要向他們襲擊的話，那就得要有大炮才行了。但是假如他們有大炮的話，那麼似乎他們早就向他們的船轟擊了。

那些獵鷹首先給直升機的來臨驚開了，牠們祇是在遠處盤旋着，好奇地觀察着，到底是兇悍的鳥類，並不因為飛機比牠們更大就躲到樹林中去不出來。

「看不到有什麼不對！」米高叫道：

從空中望下去，那座島的確是像從未有人踏足過似的，而那些森林也像是處女森林。不過經過了這許多年，森林中的戰爭瘡痍是都已經給新長出來的樹木掩蓋住了。

「你還是小心那些鳥吧！」華登說。

「我知道，」米高說：「我是正在看着牠們的！」

當然，米高就是看也看不了那麼多的。因為那些鳥是流動的，不停地在飛旋着，每一個方向都有。

跟着米高叫道：「老天！來了！」

他看見有一隻鷹忽然像一枚炮彈似的向飛機直迫過來。有一隻領頭，另兩隻也跟着了，不過餘下來那些則是還採取着觀望的態度。

「媽的！」華登咒罵着：「我祇希望牠們不要把飛機的引擎軋住！」

鳥雖然是脆弱的東西，但是飛機的引擎也是精密的機器，有一點東西軋在縫隙裏也會引起故障的，所以飛機場的跑道上的鳥也非要趕走不可，否則就是巨大的噴射機也會給引致失事的。

那三隻鳥直撞過來，米高已經抓起了一根棍子，準備着。不過那三隻鳥却並不是對人襲擊，而是對飛機襲擊。

「托！托！托！」三聲响。牠們撞在飛機的身上。飛機的身是硬的，決不能夠硬碰的，牠們都因此而頭頸折斷，直跌下去了。

「老天！」米高難以置信地說。

「這樣也好，」華登說：「讓剩下來那些知道厲害，就不敢再來了。牠們雖然兇，却是並不笨的！」

「看看那勇氣！」米高說。

「這勇氣都是人類訓練出來的！」華登說。

「那下面眞的有人嗎？」米高說。

「這個就是我們要查出來的。」華登說。

他把飛機的方向略為改變。

那架直升飛機慢慢地移動，再朝着它的船的「基地」那邊飛回去，不過是移動得很慢的。華登說：「米高，你有沒有看見那片空地？那片草地？」

「看見。」米高回答。

「就停在那裏好了，」華登說，「那裏是一個理想的地方，辦得到嗎？」

「沒有問題。」米高說。

「我們要下去了，」華登叫道：「小心一點！」

「我知道了！」米高也叫道。

那架直升飛機開始加速，以那塊草地為目標，而米高則把飛機內的一件東西用繩子吊着，垂到下面去。

那是一件很古怪的東西，是一件電器是毫無疑問的，不過究竟是什麼電器，那就要他們自己才能夠知道了，外表看上去，這就像是一個那種所謂現代雕塑家的作品，把爛銅爛鐵弄成一團，改一個完全看不出所以然來的名字，就是一件藝術作品了，這一件藝術作品則像是用許多攝影機的零件砌成的，下面有四隻長長的腳架，總算可以知道哪一頭是上，哪一頭是下——假如那四隻腳架是準備用以站立在地面上的話。

直升飛機以斜綫向那片空地降下去，而米高則把繩子越放越長。

飛機飛到相當低了，也很接近那片空地了，就慢下來，以使那給繩子吊着的東西有機會停止它的幌動，當直升機在那片草地的上空停住時，由於速度控制得好，那件東西的幌動程度就不大，很快就定下來了，米高繼續放繩子，直至那件東西落到草地上了，四隻腳架着地站立在那裏。

「行了，」米高叫着，就從身上拔出刀子，把繩子割斷了，放棄了在直升飛機之外的那一截，繩子跌下去了，直升機又迅速飛高。

「噓！」華登說，「這樣總算安全無恙！」

因為他們並不願意飛機降到可以遭受槍擊的高度，而剛才那一降，也算是一種賭博了。不過他們輸的機會是比較微的，因為一座島的地方有那麼大，不會是每一處都有人的——假設是有人在那島上，島上的人無法預測直升飛機會在哪一個地方降低，而他們又沒有可能有追趕直升機的速度，所以直升飛機在低空畧停那一段時間，危險性應該是不大的，假如他們低飛的地方剛好就是會受到襲擊的地方，那他們的運氣就實在壞透了。

他們的運氣並沒有那麼壞。

「好了，」華登說：「我們現在可以回到船上去了。」

米高在華登旁邊的位子上坐下來，有點羨慕地看着華登：「你常常都是做這種事情的嗎？」

「什麼事情？」華登反問。

「我的意思是，」米高說：「這種冒生命危險去做的事情。」

「是的，」華登說：「可以說我是已經死過許多次了，但是這種冒險的滋味眞不錯吧？我相信女人是不會明白的。」

「唔！」米高微笑着：「我祇能說，我慶幸自己不是女人！」

華登暗暗笑起來，米高再瞥了他一眼，米高忽然發現，他自己是相當喜歡這個人了。

那架直升飛機放下了那件奇怪的東西之後，便向那艘船直飛回來，他們仍然是降回那露天的艙底，兩個人一下來又馬上用纜索把直升飛機縛好了，然後他們匆匆爬上甲板。

賓尼還是在那裏守望着。

華登對賓尼問道：「你可有看見什麼嗎？」

「我看得見的你們也看見了，」賓尼說。

「我是說司馬洛，」華登說。

「我怎麼知道呢。」賓尼說：「我一直守在這裏，又沒有機會進去，你們進去看看好了。」

「對了，」華登微笑，「你既然已經看見了，那你最好也把眼鏡戴上！」

「我已經準備好了，」賓尼放下望遠鏡，轉過來看着他們，他果然是已經把護目鏡套上了，不過為了方便使用望遠鏡之故，護目鏡是托高在額上的，需要的時候他祇要推下來就行了，不錯，他也看出了那些獵鷹果然不是普通的鳥。

華登帶着米高進入了裏面，在一間幽暗的房間裏，司馬洛正坐着看電視，不過他看電視的情形則是比較特別的，他的面前放着五副小型的手提電視機，而銀幕上顯出來的畫面都是大同小異的，都是曠野的景物，再遠一點是樹林。司馬洛說：「還沒有什麼動靜。」

「我看祇是時間問題吧了。」賓尼說：「祇要等一等，就可以看出變化了。」

他也坐下來，揮揮手：「米高幹得眞不壞，他是一個天才。」

米高有點忸怩地說：「這是你想出來的主意，當我在電視台做事的時候，他們常常說，最要緊的是能夠想出新鮮的好主意來，做事的人是不重要了，有了一個好主意，誰都能夠做，沒有主意，就是有再多人手也沒有用，你們要喝點什麼，讓我去拿吧。」

「讓我去給你們拿好了，」華登吃吃笑着。

這幾副電視機就是米高的傑作了，他們放到島上那隻奇形怪狀的東西亦是米高製造的，那東西實在就是一副電視直播錄映機，可以看到五個角度，而它所看到的景物就給轉播到這五副電視機上，假如有什麼人走近的話，他們就可以從電視機上看到了，這是一個不必踏足在島上而可以看到島上發生什麼事情的方法，主意是華登想出來的，不過假如沒有米高負責解決技術上的問題的話，這件事情就不容易實現了。華登的確是很懂得如何利用米高的專長的。

華登替他們每人拿出來了一杯飲品，坐下來說：「我們需要的是時間而已，我相信我是一定可以看到什麼的。」

「希望在電池用完之前可以看到，」米高說道。

「我相信那些人並不是不想出現，」華登說：「他們是需要一點時間才能趕到來的，我們這個東西的電力是可以支持兩個白天的，不是嗎？」

「是的，」米高說。

「那就不必太担心了，」華登說：「需要担心的祇是他們在夜間來臨。」

「你似乎十分肯定那島上是有人的。」米高說道。

「假如不是有鬼，」華登說：「那就是有人在做古怪了，我是不相信有鬼的，既然不是有鬼，就是有人了，就是這麼簡單。」

華登悠閒地坐在那裏，似乎對他這個主意是有充足信心的，司馬洛和米高兩個則是比較緊張，眼睛總是不能夠離開那幾副電視機。

後來司馬洛轉向華登，說道：「你這

個人的辦法真不少，我仍然相信假如你要殺死我們的話，總可以想出辦法來的。」

「也許吧，」華登說：「不過我却是從來沒有考慮過要這樣做，爲什麼殺死合作得那樣好的人呢？」

司馬洛笑着沒有做聲，華登又說：「而且我也說過很多次了，我其實是不喜歡殺人的，殺人有什麼好處呢？」

「我也相信，」司馬洛說：「所以我們就能够合作得這樣好了，現在我們不是合作得很愉快嗎？」

「我就是這樣感覺，」華登說：「不過殺人的問題是你提起來的。」

「我祇是這樣講吧了。」司馬洛說。

華登微笑：「我看我們得找一個人到上面去替一替賓尼了，不能够老是讓他呆在上面的。」

「我上去好了，」司馬洛說：「萬一這電視東西出了什麼問題的話，還得要勞煩你們兩位來搶修，而且我也不怕會錯過什麼，反正是有錄映設備的，我回來的時候重播，還是可以看見的。」

「很好，」華登說：「其實我們眞是需要多一些人手的，可惜又不大方便多帶人來。」

華登講得倒是不錯的，這樣大一艘船，由他們四個人來控制，實在有忙得不可開交之感了，現在船雖然停下來了，却是另有一些事情值得他們忙的，又要在甲板上看守，又要看着電視，還要解決吃的問題，但是沒有辦法，他們這件事情是不能讓太多人知道的。方明麗不能帶來，因爲她不大有保護自己的能力，假如把她帶來的話，那很可能就有愈幫愈忙的情形出現了，因爲還得要爲她的安全着想。

至於馬卡，假如帶到這裏來，當然是會有幫助的，但是馬卡却得留在那邊的島上，照顧着多明麗，尤嘉和奧圖，以防萬一，他們也不想有後顧之憂。

司馬洛到了甲板上，對賓尼說：「好了，現在輪到你下去看戲了。」

「看到什麼嗎？」賓尼問。

「還沒有！」司馬洛說：「我們還是在等着，我祇是不想你在這上面太單調，讓你去換換口味吧了。」

「不要緊，」賓尼說：「看着空空如也的電視機，也不見得是怎樣有趣味的事情，不過，我倒是要下去了，既然我的肚子都覺得餓了，你們一定也不會很飽，我得下去弄一頓午飯來醫醫肚子了。」

「這是一個好主意，」司馬洛說：「你去辦好了！」

賓尼下去了，司馬洛則接替了賓尼的工作，用望遠鏡向那海島上望過去，但是沒有看見什麼新的動靜。

下面那隻電視錄映機也並沒有發生什麼作用，那電視眼祇是看到原來的空洞景物，當然電視機上的景物是縮小了很多的，假如空地的邊緣上的林中有什麼小動靜的話，他們一時是不會看到。

也正如賓尼所講，看見一副空洞的電視機，是更加沒有趣味，所以華登和米高也吃不消了，華登和米高都要先後到甲板上來散散步，調劑一下心情。

就在他們吃完了晚飯之後，黃昏的太陽已經開始斜了的時候，華登就注意到情形有點不對。他說：「那些鳥，牠們飛的情形有點不尋常，而且增多起來了，我們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你以爲這是怎麼回事呢？」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華登說道：「但是我們還是留在這裏應變的好，叫米高一個人留在下面看着電視機吧，」他把眼罩罩好了。

司馬洛和賓尼也是依樣葫蘆的做了，對於這些事情，他們是很相信華登的意見的。

而華登也果然講得沒有錯，忽然之間，那些鳥就來了，成羣地來。

好像一陣黑雨似的。

他們不由得感到毛骨悚然。司馬洛這人是很少感到害怕的，現在，他也感到害怕了。雖然他相信自己的安全是不足慮的，但是這樣細小的動物，却有着這樣的勇氣，這一點則是使人不由得心怯的。

「好，牠們來了，」華登說，「準備，給牠們一些好看！」

他們是已經有準備的，那就是他們有鳥槍。每人身邊都有兩把鳥槍，而現在他們就每人把一把鳥槍舉起來。鳥槍顧名思義，用來射鳥就是最好的了。這是因爲射出來的是鐵砂，一射出去就散開了，射擊的範圍很大，除了容易擊中目標之外，並且還是容易擊中衆多的目標。現在就是這樣了。那些獵鷹成羣而來，假如用手槍去逐隻射擊，那是眞麻煩死了，但是用鳥槍，則何祇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首先開槍的就是華登。他是有豐富的射鳥的經驗，他知道那些鳥什麼時候進入他的槍的射程。現在牠們就是進入了射程了。

司馬洛和賓尼也是跟着放槍。

這裏並不單祇華登一個人是專家。

他們一連串放槍。

那些鳥也成羣地跌下去了。

牠們還沒有飛到船上，就已經跌進海中。

司馬洛他們是不肯給牠們什麼機會的。牠們跌下去，跌下去，而他們一槍又一槍地放射，這一把槍中的槍彈射完了，就跟着抓起另一把槍，射擊。

那些一陣黑雨似的鳥都掉下去了，給槍彈射得零星落索。雖然牠們是很會佈陣的，分開幾個方向飛來，還是逃不過槍彈的分散射擊。忽然之間，牠們就祇剩下幾隻，掉頭向岸上飛回去了。

米高在下面叫道：「喂，上面發生了什麼？」

「不要上來！」司馬洛叫道。

米高顯然也猜出他們上面正在發生什麼了，他吃吃笑着叫道：「對了，給牠們一些顏色看看吧！」

他們向最後幾隻鳥也放了一排槍彈，又掉下來了幾隻，剩下來的也就寥寥可數了。

華登吃吃笑着：「這也算是給他們好看了，這樣多來，這樣少回去，看看他們明天再拿什麼來見我們！」

「明天牠們再來一羣就麻煩了！」賓尼說。

華登嘆一口氣：「總而言之，這是一

件相當殘忍的事情。要訓練這樣多的獵鷹，而且要牠們服從，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老天！」賓尼說，「就是沒有一百隻也有五十隻那麼多！你眞的肯定牠們是由人訓練的嗎？」

「當然了，」華登說，「這些並不是合羣的動物，假如不是受到指揮的話，牠們怎麼會成羣而來呢？」

「這是眞的，」司馬洛說，「這些都是孤單的動物，現在却合羣起來了！」

「這眞是不可思議！」賓尼說。

「上面有什麼不對嗎？」米高在下面叫道。

「沒有，」華登吃吃地笑着，「我們差不多把牠們全部消滅了！你有看到什麼嗎？」

「沒有！」米高叫道：「現在天也太黑了，我們沒有夜眼！」

他們沒有夜眼，祇是因爲他們沒有帶來吧了，並不是沒有夜眼的設備，譬如紅外綫，甚至更進步的黑光之類，都是存在的，祇是他們却不容易到手，而就是拿得到手，亦無法裝在那隻電視球上的。那是高度精密的儀器，米高沒有把握裝得好，也沒有這個經驗。那不是電視台用到的。

「我希望他們不會在夜間才來。」司馬洛說道。

「來什麼地方？」華登問。

「兩個地方都是不好的，」司馬洛說，「假如他們是在夜間到那電視眼的地方，那就不大好了，假如他們到這裏來的話——」聳聳肩。

「好了，」華登說，「既然天是已經開始暗下來了，我們留在這上面也不大好的。讓我們到下面去吧。」

他們都回到下面去了，就讓甲板上空着。還是賓尼去準備晚餐，由於華登很欣賞他的烹飪。華登這個人對於飲食十分講究，然而要他自己去下廚的話，他却是不會的。

他們就在那些電視機的面前吃着。

這天晚上是有月亮的，因此那電視眼也並不是完全無效，不過效果是極差了。這東西跟攝影機是大致相同的，在不同强度的光綫之下，就需要作一些調整才能够看清楚，就如攝影機的需要調整光圈。不過那電視眼既然是遠在那座島上，他們不能够到島上去調整光圈的，米高祇是把綫的吸收度固定在一個在白天的多數時候都可以清晰地收視的程度，但是在月光之下，這却不足以應用了。

在月光下，假如他們走到甲板上，他們還可以相當清楚地看到海面上的情形，甚至可以看到那座島的輪廓。但是通過電視眼，他們則是看不到這些的。

司馬洛說：「這眞麻煩，又不是什麼都看不到，祇是看得很不清楚。假如什麼都看不到，那我們倒是可以放心去睡覺的，現在這樣，我們却得留下一個人來看守着了。」

「不要緊，」米高說，「我可以負責這個任務的。」

「但是你也不能够完全不睡覺呀。」司馬洛說，「這件事情，還是讓我們輪班來負責好一些了。」

他們也一致決定這樣。不過，在他們還沒有上床之前，事情的發展却替他們解決了這個問題。米高忽然叫道：「看！」

他們看見其中一架電視機那很不清晰的螢幕上有一些東西在動，是兩個影子。很快地變大。那是兩個人之類吧？但是光綫實在太差了，他們把眼睛張得眼球也快要跳出來都沒有用，電視機所接收的就是這麼多了，不比眞正的景物，眼睛比較好的人在夜間就可以看見得多一些。

「是人！」米高說，「有人來了！」

「總之我不相信是鬼，」華登說，「我是不相信那種事情的！」

假如那是人的話，他們之所以在電視機中那樣快地變大，乃是因爲他們是正在迅速接近。很可惜他們的收錄設備之中是並不包括收音設備在內的，因此他們也聽不到有什麼聲音了。假如要有收音設備的話，重量就要大爲增加了的。那些黑影就像直逼眼前。

跟着，整座螢幕，都發出閃電似的震紋，什麼都看不見，然後就亮起來了，每一架電視機都雪花閃閃，就像他們現在是收看到雪景似的。米高大聲咒罵起來。

「唏！」賓尼叫道：「究竟發生了什麼呢？」

「發生的就是他們把我那東西打碎了。」米高說道：「一番心血都完了！」

是的，螢幕之所以亮起來，就像是電視台的節目都已經全部播完了，再沒有什麼可以收的，假如你還是把電視機開着的，就是祇能够收到這一片空白了。他們現在就是已經接收不到什麼了。那電視眼是完蛋了。

華登却是不明他那樣悲觀的。華登說：「我們起碼看到了那些是人，你的東西是已經發揮了很良好的作用了！」

「但是我們根本沒有機會看清楚，」米高埋怨着說道：「怎知道是人是鬼？」

「讓我再放一次，研究清楚吧，」華登說：「我們總算並不是完全沒有可以研究的東西。」

那隻電視機是有自動錄映設備的，可以看得見的，都自動錄下來了。他們可以把錄得的畫面再放一次。米高把最後那一段再放出來一次，然後又再放一次。一連放了好多次，都是一樣的。模糊的黑影迅速接近，跟着就是畫面亂閃，之後接收就中斷。

華登看着司馬洛，問道：「你對這個可有怎樣的看法呢？」

司馬洛伸手抓着後腦：「我們暫時當然是不能把這個當作鬼魂出現的，因此我認爲是有人過來把這東西打碎了！」

「我也是這樣想。」華登說。

「爲什麼要等到入黑才來呢？」米高說，「怕我們看見他們嗎？」

「很可能是這樣。」司馬洛說。

「媽的！」米高說，「假如是這樣，那我們的對手就不會是野人之類了。他們知道我這東西是有什麼用處的。他們怎麼知道呢？就是你們看見了，也不會猜出這是一件什麼儀器吧？是不是？」

「當然，」司馬洛說，「這也可能是一種巧合。他們是在遠處監視着，看了一段時間都沒有什麼動靜，就趁着黑暗過來

動手了！」

「也許我應該把這東西設計得美麗一點，」米高說，「那麼他們就會把它當作寶物收藏起來，而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東西了。」

「總之你這東西也並不是白白浪費掉的，」司馬洛說：「剛才我們可以隱約看到一些向上的動作，那可能就是一個男人把一根棍子舉起來之類。跟着就壞了，那就是棍子擊下來，把我們這東西擊破。」

「這又如何？」米高說，「我們還是沒有機會看到那是什麼人。」

「這當然是相當重要的，」司馬洛說，「不過我們也有機會看出了另一個重要之點，那就是，這些人是並沒有槍的。」

「我也是這樣想。」華登說。

「爲什麼？」米高問道。

「很簡單的一件事情，」華登說，忍不住把司馬洛正在講的話題搶過來接下去說了，「假如他們是有槍的話，他們早就向這東西開槍了，爲什麼要拿棍子來打呢？即使他們不想在遠處放槍，也可以在走近的時候放槍，何必要用棍子打那麼吃力呢？」

「唔，對了，」米高說，「雖然我們是不會聽到槍聲的，但是我們也沒有看到放槍的閃光。假如放槍，那當然是會有閃光的。」

「這正是我們的看法。」司馬洛說。

這一次則是賓尼有問題提出來了。賓尼說：「那爲什麼以前到島上的人都無聲無息地不見了呢？那些都不是沒有抵抗能力的人，但是他們都沒有機會叫出一聲，便就此失踪了。起先我還以爲他們中間是有一個神槍手之類，躲在樹上把他們一個一個解決了，但是假如是有一個神槍手的話，那麼祇要放兩槍就可以輕易地把我們這東西解決了。」

「這一點是要後來才能够繼續研究了，」華登說，「明天吧。現在，我們還是去睡一覺吧。」

「看來也祇好這樣了，」司馬洛說，「今天發生的事情是已經够多了。」

「媽的，」米高說，「我們應該放一隻炸彈下去，這樣，他們來打的時候，一棍打下來，就把他們都炸死了！」

米高還是在心痛他那件心血結晶品被搗毀了。華登在門口回過頭來看着他，說：「唏，這倒不是一個很壞的主意。我們可以存起來作爲備忘的！」

華登出去了，他却並不是馬上就到他所睡的房間去，而是到了船艙的另一個部份，那裏面有幾隻巨大的籠子，籠子裏面養着好幾隻巨大的鷹。司馬洛也跟着他進去。

在暗淡的燈光之下，華登小心地觀察了牠們一遍，然後得意地哈哈笑着：「牠們眞强壯，健康狀態十分良好。」

「牠們不會暈船的嗎？」司馬洛打趣地問道。

「不會，」華登說，「你也可以看得到的，牠們並沒有任何暈船的現象。」

「你不準備餵牠們吃點東西嗎？」司馬洛又問道。

「我就是要牠們肚子餓，」華登說，「肚子餓才有用呀，太飽就不想吃東西了

，是不是？」

司馬洛嘆一口氣：「你學會了怎樣看護動物的習慣，你這是虐待牠們了！」

「我對牠們並沒什麼好感，」華登說：「牠們祇是爲了殺生掠奪而存在的。」

「就像你？」司馬洛問道。

華登回過頭來看着他，裂開咀唇微笑：「是的，就像我。不過不同的地方就是我是屬於我自己的。人都是愛自己的。我怎麼能够恨自己呢？」

司馬洛也忍不住笑起來：「你這個人，有時倒是坦白得相當可愛的。」

「我不像你，」華登說，「我是自私得很放心的，所以我能够睡得很放心，好了，我們去睡吧。」

× × ×

第二天天氣仍然是那麼好的，他們在朝陽之下小心地登上甲板上。海面並沒有什麼不對，而那座島也仍然在原處，並沒有消失了。當然，偌大的一座島是不會就這樣失去的，不過經過了一連串的怪事，他們却不能够不有所懷疑了。在這個地方，似乎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的。那是晚間的事情，日間，在陽光之下，他們的想法又有所不同了。夜間總是疑慮比較多的時間。

他們拿起望遠鏡向島上望過去，那座島倒是有一點不同了的，那就是島的上空的飛鳥比昨天要多得多了。那是因爲那些獵鷹已經少了，剩下來的可能已經寥寥可數，於是其他的鳥就可以放心出來活動。也許這還是那些鳥兒們長久以來第一次有這樣的自由。在這之前，牠們究竟是如何活下來的，那可就不得而知了。總之這島上的鳥並不是全部都死掉的。

「我們昨天晚上的工作做得很不錯，」華登說：「米高那個炸彈的主意倒是不錯的，不過目前，我們先把他們的飛行武器來一次最後的掃蕩再算吧！」

他走到下面去了，當他再上來的時候，他兩隻手中已經托着兩隻那種巨大的鷹。那兩隻鷹就站在他的前臂上，由於身體是龐大而沉重的，華登也托得相當吃力。

在陽光之下，牠們側着頭，閃着眼睛，盡量讓自己習慣那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接觸過的光綫，這是另一種獵鷹，也是在這一區之內的，曾經受過初步的訓練。他們是花了不少錢買回來的。

他們買這些鷹的目的就是爲了對付島上那些鷹。其實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方法：以强攻强，以毒攻毒，把那些鷹放出去，讓那弱肉强食的天演公理自行發揮就是了。而現在，情形是更加適合他們這樣做了。這些巨鷹的唯一顧慮就是以寡敵衆，但經過昨夜那一場大殲滅之後，就連這一重顧慮都沒有了。

華登說：「好了，你們去吧！」

他把手臂抬起，再一沉下去。司馬洛知道這一下也是講技巧的，要力度運用得恰到好處，才會使那些鳥明白是要牠們飛起來。但華登是什麼都懂的。

那兩隻鷹本來就已經躍躍欲試，現在既然華登有所指示，牠們便飛起來，直向那島上飛去。目的地的方面倒是用不着指示的，祇有一個最好的目的地，就是那座

島。天然的本能以及飢餓都是驅使牠們向島上飛過去。

華登也不等牠們到達便又回到下面去了。他還有其他的鷹需要放的。

司馬洛和賓尼及米高都用望遠鏡看着，跟隨着這二隻巨鷹的飛行路綫。他們看見牠們快將到達的時候，島上那些餘下的獵鷹便起而迎擊了。假如島上那些獵鷹是由人訓練的話，那麼這一次的迎擊却可能不是因爲受到命令的，這是一種本能，是保衞自己的地盤的本能，有人來入侵牠們的地盤，牠們便要起而抵抗了。但是强弱懸殊，大家都是同一類，一接觸之下就分出勝負了。那些小的鷹跌下去，逃進林中，大的鷹追下去，都不見了。但過了一會，大的鷹就再飛起來了，在那空中勝利地盤旋着，那小的鷹則沒有再飛起來了。牠們的一部份可能已經成爲了大鷹的果腹之物，而另一部份則祇好躲起來了。

華登則陸續把其餘的大鷹都放出去。

米高得意地哈哈笑着，「這眞好，這是給他們的一個教訓！」

「眞是令人神往的動物，」華登嘆息地說着：「天生出來的殺人機器，看牠們是多麼矯捷，多麼勇猛！」

「牠們雖然對我們有用途，」米高說：「但，這並不就是表示我們是喜歡牠們的！」

「他們也是自然循環的其中一個環節，」華登說：「牠們雖然嗜殺，以別的鳥類爲食物，但牠們的繁殖力並不强。那些給牠們吃的鳥却繁殖得很快，吃也吃不完，所以彼此的數目就是這樣保持着平衡。

好了，我看牠們是不會回到船上來的了，牠們已經找到了最佳的棲身之所！」

米高放下望遠鏡看着他：「你這個人眞奇怪！聽你講話，有時眞懷疑你是一個詩人或者什麼的了！」

「詩人是我想做的，」華登說：「不過很可惜我結果却是做了相反的人！」

米高微笑。華登沒有再說話，他們都祇是用望遠鏡去看着。假如那島上有人的話，他們是遭受到了徹底的慘敗了，他們的領空權已經給對方完全佔領了。雖然船上的人不能够指揮這些巨鷹，但是他們也是不能加以指揮的。

「我還是什麼都看不到。」米高說。

「我也希望看到什麼，」華登說：「不過既然看不到，我們就祇好等着下一步的發展了！」

「像昨天那樣嗎？」米高說。

「是，」華登說：「像昨天那樣。我們不是有的是時間嗎？」

「很好，」米高說：「我們等吧！」

他們還是照舊等下去。還是像前一天那樣，等到入夜。

他們還是沒有看見什麼，而他們亦並沒有企圖登岸。這還不是登岸的時候，時機還未曾成熟。他們看不見什麼，亦沒有發生什麼。天黑之後，他們便回到下面去。這一天晚上，他們是連電視都沒有得看的，也祇好提早上床睡覺去了。

他們都是睡在同一間艙房裏面的。雖然這船上還有比較舒服的艙房，但是沒有一間這樣大的艙房可以讓他們幾個人睡在一起，於是他們就選擇了這間艙房。這間艙房本來是水手們住的地方。他們並沒有水手。他們自己就是水手了。

假如有人奇怪爲什麼他們不分一個人出來在上面的甲板上當值守夜，答案這天晚上就出現了。大約凌晨二時，司馬洛就給一陣「軋軋」的聲音吵醒。

他馬上從床上坐起身來。他的三個同伴的感應亦是很快的，用不着司馬洛把他們叫醒，他們也都醒了過來，而且爬起身了。

「有人來了！」司馬洛說。

「對了，」華登說，「我們出去看看吧！」他說着跳下床，抓起一把長槍和一把手槍。

司馬洛及米高，賓尼都是照樣做了。他們的武器都是集中存放在這間房間裏的，而事實上他們的警報系統中心亦是在這間房間裏。

司馬洛是第二個出去的人，在他前頭的華登已經不見了。

他們每一個人都從不同的路登上船上的甲板。

那陣「軋軋」的聲音就是對他們發出警告，告訴他們有人正在企圖登船。他們之所以不需要派出一個人在甲板上面負責輪班守衛，乃是因爲米高已經在上面佈好了防禦系統。那祇是幾條電綫，繞過船邊。當有人企圖登船，觸及那些電綫的時候，警報系統就響起來了。有人企圖登船是無論如何必須從船邊爬上來的—除非那是會飛的人。來人觸及電綫，不會觸電，也沒有什麼感覺，不過却是會使那警報系統響起來，喚醒在艙房裏睡着的人。

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主意。假如留一個人在甲板上守夜，很可能會在不知不覺間受到偸襲，很可能會打瞌睡而睡着了，但是電綫則是不會睡着的，忠心可靠，有就報告，沒有就不報。

司馬洛到達了通上甲板的最後一個樓梯口，就與華登相逢。那時他們祇要再登十呎的樓梯，就可以到達甲板上了。不過他們並沒有這樣做，他們暫時停下來，向上面望。本來在通常情形之下，在那裏向上望，他們就祇可以看到一塊天空而已。

但是他們是有特殊的設備的。

在甲板上面的牆壁上裝有一塊窄窄的鏡子，他們就可以憑這鏡子而看到相當大部份的甲板上的情形——假如有充足光綫的話。

現在的光綫也不差，今夜，天上還是有月亮的。

司馬洛說：「我的天！」

華登說道：「你會講日本文嗎？我不會？」

「會是會一點的！」司馬洛說：「不過恐怕他們也不是來談話的了！」

「看來的確不像。」華登說。

「是日本人嗎？」司馬洛問。

「看來像別的嗎？」華登問道。

他們看見有兩個人已經爬過了船邊，登上了甲板，這兩個人是長鬚長髮的，身上的衣服也襤褸得幾乎不成衣服了，尤其是他們一定是游泳而來，已經海水浸濕了，他們手上拿着的劍則是亮幌幌的，那是日本東洋劍，那就是爲什麼華登認爲他們是日本人。

而他們拿劍的姿勢和走路的姿勢也是像的。日本人的動作有他們特別的一面，尤其是當他們拿着他們自己的東洋劍的時候。

此外也還有另外的理由使司馬洛相信他們是日本人。

司馬洛說：「我們還是不要上去了，」他對身邊一隻傳聲器裏說：「米高，賓尼，你看見我們所見到的嗎？」

「看到了。」賓尼和米高的聲音都一齊從那揚聲器中傳出來，這揚聲器也是他們預先佈置下來的設備之一，他們有兩個出口可以登上甲板的，米高就在這個出口處裝上揚聲器，這樣就可以互通消息了，而且米高和賓尼亦是按照原定的計劃，到了另外那個出口。

司馬洛說：「我們不要出去了。」

「爲什麼？」米高說：「我們有槍，而且我是不怕他們的！」

「我想看清楚他們有多少人。」司馬洛說。

「而且我們也想活捉，」華登說：「讓他們下來最好了，他們拿着那種刀子，在空曠的地方最佔便宜了，讓他們到了這下面來，就無從發揮了。」

華登是講得對的，可以想像到這些人拿着長劍，在空曠的地方亂揮一通，但是在下面，船的內部，空位總是有限的，他們的劍要揮動起來就很多障礙了。」

「他們似乎有四個人。」司馬洛道。

「是的，」賓尼說，「在我這邊看來也是這樣的，我們現在是一對一吧了。」

「這倒是不大公平了，」司馬洛說，「我們拿的是槍，他們拿的是劍。」

「我們最好不要太樂觀，」賓尼說：「這些日本人是不怕死，我們却怕死。」

「你也認爲他們是日本人？」華登問道。

「是的，」賓尼說：「我也認爲他們是日本人，而且我也懂得講日本話！」

那四個奇怪的人好像四隻大老鼠似的光着脚，在甲板上走來走去，巡視了一番，都找不到人，便分爲兩批，向這兩個出口走過來，每批兩個人。

司馬洛和華登兩個人都退後，退到走廊的轉角，轉到了一處小小的空間，那裏是那二個人下來的必經之路。

那兩個人的光脚的脚步聲隱約地傳下來了。

司馬洛低聲說：「你也會一點日本話吧？」

「起碼我懂得怎樣叫他們不要動，」華登說：「假如他們看到了槍都不明白我們的意思的話。」

「他們很可能不明白你的意思的。」司馬洛說道。

跟着那兩個人就出現在面前了。

司馬洛與華登都是一手長槍一手短槍指着他們，柔聲地用日本話說道：「不要動！」

那兩個人是一定聽得懂的，因爲他們發出一聲大叫的時候亦是用日本話。他們却好像不知道槍有什麼威力似的，舉起劍直衝起來。

「不要！」司馬洛大叫道：「把劍放下！」

他再開口而不開槍，已經是可以很充份地表明他的意思了，那就是他是不願意開槍的，但是那兩個人却不接受他的意思，還是繼續衝過來。由於空間有限，司馬洛與華登都沒有時間再講話了，他們祇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開槍，因爲對方根本不講道理，再一秒鐘，刀子就要劈到他們的身上來了。

兩把鳥槍都轟然而響了。沒有辦法，在這樣短的距離之內，手槍可能制止不住的。

那兩個人簡直整個飛起來，向後面跌回去，跌在地上。

司馬洛說：「你留心着上面。」

他這樣說着，便走上前去檢驗一下那兩個人，其中一個已經馬上死去了，而另外一個則是奄奄一息，再也沒有講話和動作的能力，相信他也是還有幾分鐘而已，這世界上也沒有什麼醫生能救他了，而且這裏離開醫生也是太遠了。

而在另外一邊，情形也是差不多的，米高和賓尼與那另外兩個人相遇，他們的戰場比較寬闊得多，而賓尼因爲曾經打過與日本對抗的仗，仍然沒有忘記那時學到的日本文，他講起日文來亦是流利得多的，即使那兩個人不懂得槍的威脅也應該聽得懂他口頭上的警告的，但也是沒有用！

他們一退再退，沒有辦法，賓尼祇好開槍了，「轟」的一聲响，鳥槍又是把他的對手轟得簡直翻了一個跟斗。

然而另一個還是不顧一切地勇往直前，揮劍向米高劈下去。

「放槍呀，媽的，」賓尼叫道。

他是不能夠代替米高放槍的，假如他向那邊發射的話，誤中米高的機會就會很高，但是米高却是表現出藝高人胆大的姿勢，在一個似乎不可能閃避的死角一閃閃了出來，避過了一劍，跳到另一邊去。

那個日本人的打扮雖然襤褸，動作則是一點也不慢的，他發出着戰鬥的呼聲，把劍一翻，又再度向米高進攻，而米高還是退却，一面揮動着那把鳥槍，把鳥槍作爲棍子用。

他當然是想把這個對手活捉了，而事實上他們本來也是這個目的，在逼不得已的時候才開槍吧了，賓尼在旁邊看着也沒有什麼辦法，他已經叫了米高，不要冒險，快點開槍了，米高還是不肯聽，他不能夠代替米高放槍，又不能夠動手去帮，因爲米高很可能在不支的時候隨時放槍，而他不要留在米高的火綫之上，而且他也知道這種東洋劍法是神出鬼沒的，最著名的一招就是頭也不回，劍從腋下向後一穿，就刺進了後面的敵人的身體，這在電視上都可以看到了，而且亦是眞的。

賓尼不上前助攻的另一個原因就是還要提防着上面會再有人下來。

在有限的空間裏，他必須小心行事。

那個日本人的劍却是舞得出神入化的，雖然米高不是弱者，看來也漸漸不支了，而這一次米高看來並不是假裝的。

「開槍呀！」賓尼焦急地叫道，「他實在不想米高受傷。

但是已經太遲了，那人的劍揮過，米高的肩上就出現了一片鮮紅，踉蹌地倒向後面，那人舉劍上前要劈下去，賓尼慌忙

跳向旁邊，找一個不會傷及米高的角度放槍，但那人對於塲地不熟，天花板是特別矮的，而他的劍舉得太高了，在能夠劈下去之前劍在天花板的一根水管上撞了一撞，使他失去了優勢，而米高的鳥槍就貼着地面一掃，掃在他的脚踁上，那人的雙脚離開了地面，重重地跌在地上，還要再跳起身。米高的槍再揮動一次，這一次則是擊在那人的臉上，那人連劍也放了，倒在地板上，軟弱地抖顫着，米高跳起身，好像打棒球似的把那劍擊開了。

「你受了傷？」賓尼關心地說。

米高低頭看看，伸手摸一摸，微笑着，「不要緊，祇是給揩了一下，皮肉裂開了而已，我是流得起這些血的，祇要用手按着就行了，你還是看看他們怎樣吧。」

他們也正是要看看這邊怎樣，經過一番聯絡，他們過來了。

他們也到船面上去觀察過了，來的果然就是祇有那四個人，沒有別人了。

而四個人之中三個都死了，祇剩下一個給米高擊倒了的人，他是仍然活着的，不過看來也不會活很久了，米高是擊得那麼重，他們雖然盡可能給那人以醫療方面帮助，但是那人的眼睛還是張不開，他的腦部受了很大的震動。米高說：「我眞抱歉，我本來是應該打得輕一點呀，不過他是那麼兇悍，差點連我的性命也給他取去了。」

「不要緊，」華登說：「沒有人能够怪你的，我們開槍不是更糟了嗎，我們連嘗試使其他那幾個活下來都不敢。」

「老天！」米高說：「他們究竟是一些什麼人呢？眞奇怪。」

「日本人，」華登說：「大戰時留下來的日本兵士，你也不是沒有看過這種新聞的，在荒島這樣多的地方，這種人是最多的了，他們與外界失去了聯絡，他們並不知道戰爭早已過去了，你知道日本人的民族性的，天皇沒有下令投降，他們就抵抗到底爲止了。」

「他們正是這樣的人，」賓尼說：「他們的鬍鬚和頭髮已經多年沒有機會修剪過了，而且他們身上穿着的仍是舊日的軍服，這許多年來已經毀爛不堪了，他們還是盡可能保存着，穿在身上，他們就是不肯換，以前到島上的人無疑地都是給他們殺掉了，但是他們仍然不肯穿上那些死者的衣服，因爲他們還是軍人，不穿着軍服，那就是有違軍紀了。」

「但是你們的故事並沒有提過說有什麼兵士留在那島上呀。」米高說。

「也許他們是從另一個地方漂流到那裏，」華登說：「那個時候，情形是那麼混亂，誰有機會把這些事情研究清楚呢？我看我們的疑問是已經得到解答了，就是有他們在這島上作怪，有人登上去，就給他們殺掉。」

「他們的本領也眞不差，」司馬洛說：「上去的都是有槍的人，却連叫救命的機會都沒有就死掉了。」

「你看過他們用劍就知道了，」米高說：「在毫無防備的情形之下給他們跳到中間來，亂揮幾劍，就甚麼都完了。」

「而且他們還有那些鷹，」華登說：「他們其中一個人懂得怎樣訓練獵鷹，替他們行獵，也可以讓他們作爲武器。」

「現在，」司馬洛說：「剩下來的一個問題就是，他們究竟還有多少人？」

「這的確是一個問題，」華登說：「希望剩下來這個人能够告訴我們一些事情吧。他是要死了，不過他很可能有迴光反照的時候。」

「假如他們到了島上，」米高說，「那麼我們那些黃金——」

「他們拿到了也沒有用的，」華登說，「他們又拿不走，又不能使用。假如拿得走的話，他們也用不着衣衫襤褸地活在這裏了！」

他們把那個三個死去了的人放到海中，爲他們舉行了簡單的海葬儀式。而到了天亮的時候，活着的那個也終於開口了。

他仍然張不開眼睛，他祇是在叫喚他的同伴們。賓尼過去跟他講話，因爲賓尼對這些人是有着長遠的經驗的。

賓尼說：「你的朋友們，都已經死掉了。」

那人緊咬着自己的嘴唇。

「你記得發生了什麼事嗎？」賓尼問道。

「你爲什麼不把我殺掉？」那人說，「假如你不殺我，我就要殺你了。我是不會投降的。」

「你沒有機會殺我了，」賓尼說，「你活不久了，你不如趁着還有一口氣的時候做一些好事，對我們講幾句眞話吧！」

「我是一個軍人，」那人說，「我不會投降的，我就是死，也要爲天王盡忠而死！」

「爲什麼你不告訴他戰爭早已經過去了呢？」米高對賓尼說。

他雖然聽不懂那個日本人所講的話，但是司馬洛是一直在旁邊翻譯着的，所以他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現在那個日本人也聽不懂他們是在說着什麼。

「沒有用的，」賓尼搖搖頭說：「他不會相信的，我們也沒有許多時間去向他證明，而且他不知道的話，也許反而對我們更爲有利的。」

他頓一頓，又對那個日本人說：「我們要登陸你們的島上了，我要知道你們在島上有多少人。」

那人輕蔑地笑起來：「我們在島上有三百精兵，以我們的士氣，我們三百人就可以抵得你們一千人了！」

「我知道，」賓尼說，「我很佩服你們的勇猛，不過我們還是要打過才知道勝負的。但是，我們並不是來殺你們的，我們祇是來拿那些黃金，假如我們能够和和平平地商量一下，那我們就可以不必再傷害人命，而那些黃金亦够我們分享了！」

那個日本人的眼皮抖動着，一時似乎要張開眼睛來了，但是結果他的眼睛還是張不開。他說：「黃金，什麼黃金？」

「那島上的黃金，」賓尼說，「我們要的不過是那些黃金吧了。你們是軍人，你們是不需要那些黃金的。」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那人說。

「那島上有一座軍火庫，」賓尼說，「在一座山洞裏，你們沒有找到嗎？」

（下期續完）

長篇武俠故事

劍氣白雲

蕭逸・文　子成・圖

雙雄殲殺戰　祗為女紅顏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青萍想到要死，不由縱身湖裏，昏迷中被白如雲救起不知……好幾天不見白如雲，青萍正納悶他也不知跑到那裏了，後來由南水口中知道，白如雲是為了她而在懲罰自己，竟把自己泡在寒冷的湖水中，粒米不進，哈小敏痴情的愛白如雲，送了飯食給白如雲，竟給白如雲嚴厲拒絕，哈小敏的一切青萍全知，此刻她不但無法帮哈小敏，連自己對白如雲也有了感情，她在不知覺中竟然也帶着飯食划舟去找白如雲，這使白如雲驚喜不已，白如雲也覺得青萍已漸漸接近他。

白如雲固執的搖搖頭，剛毅的說道：「不！我決定的事，向來不更改的！你想，我關着這麼多犯人，每天懲罰他們，我自己犯了錯，難道還能不受罰麼？」

青萍見他如此怪誕，不由甚為着急，嗔道：「你眞是個怪人，偏會想出這麼多奇怪的法子來，叫人聽着都害怕！」

白如雲含笑自若的說道：「這是我自己的事，你不用管了！」

青萍知道白如雲之脾氣剛强，對他也是白勸，當下由小船中提出了籃子，帶着一絲笑容道：「那……你吃點東西吧！」

這一來太出乎白如雲意料之外了，他料不到青萍也像哈小敏一樣關心自己，也是送飯來的。

白如雲對着青萍感激的微笑一下，但他還是搖着頭，說道：「姑娘，妳這番心意我是很感激，可是我現在不能吃，還是等我出水後再吃吧！」

青萍這時不禁有些生氣了，說道：「你這個人竟是這麼固執，眞是沒見過！」

白如雲見青萍生了氣，好似非常為難，但他天生這種堅强的個性，當下說道：「姑娘，妳生氣也沒辦法，我知道我這個脾氣，會使所有的人都討厭，可是我決定的事，是絕不更改的！」

青萍聞言暗暗佩服，說道：「那麼你吃點菜好了！」

白如雲皺了皺眉，遲疑了一下，說道：「好吧，我只吃一口菜！」

青萍見如此剛强古怪的白如雲，竟會聽從了自己，心中頗為高興，當下用筷子夾出了一枚肉丸，遞了過去，白如雲就着勢把它吃了！

當青萍再去夾第二個時，白如雲搖頭道：「好了，一個就行了，我說過的！」

青萍也不再强，這時她對白如雲恐懼之心，已然大減，愛意更濃了！

白如雲望了望天色，對青萍說道：「姑娘，時候不早了！妳可以回去休息了！……恕我不能陪妳，只好由北星南水來陪妳了！」

青萍聞言笑着搖了搖頭，說道：「算了，那兩個小的少氣我就行了！……我走了，明天再來看你！」

青萍說畢，操過了木槳，把小船划開了去。

白如雲默默的望着她的背影，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甜蜜，他想不到青萍會突然對他好起來，只要有她每天親切的探望，就是在水裏泡一輩子他也情願了！

他一直望着青萍的船影消失，水面上劃過了一條長長的水綫，明亮的影子在裏面閃爍沉浮……。

他長長的呼了一口氣，覺得無比的快感。

當他還在沉醉之際，水面又來了一隻小船，白如雲有些驚訝，忖道：「她怎麼又回來了？……」

那隻小船划得極快，霎那就來到面前，原來正是被白如雲遺忘到九霄雲外的哈小敏！

白如雲有些忙亂，他一向在人前冷酷無情，不知方才的情形被哈小敏看見沒有，心頭一陣厭惡，便把頭轉了開去。

哈小敏穿着一身黑衣，頭上也用黑綢紮裹着，深沉得很。

她一如往常，輕笑着道：「我知道你晚上肚子一定會餓，可不是……」

白如雲心中一急，知道自己吃丸子被她看見了，當下冷冷說道：「我吃不吃干妳何事？妳又來幹什麼？」

哈小敏好似早就習慣了他的冷漠，表面上看不出一絲沮喪，可是她的內心呢？筆者不忍描述了！

她仍然笑得那麼甜，說道：「中午我不是告訴過你了，我來給你送飯！」

白如雲對這個姑娘簡直不知如何是好，因為她對白如雲的冷漠毫無感覺，有時連白如雲自己都覺得太過份了，可是她却沒有一點反應。

白如雲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喪氣的說道：「小敏！你為什麼要這樣作？我眞是不懂！……唉……」

哈小敏低下了頭，輕聲的說道：「你眞的不懂嗎？……」

哈小敏這句話，把白如雲問得默然了，他是一個人，一個男人，哈小敏數年來對他的痴情深愛，他怎會不了解？只是他不敢去想罷了！

哈小敏見他不說話，她也不再深說，逕自打開了飯盒，用筷子也夾起了一個丸子，笑道：「小雲哥，我也不難為你，你把這個丸子吃了吧！」

白如雲知道這次拒絕不得，也就不再堅持，張開了嘴就把那丸子吃了。

哈小敏看着他把丸子吃了，好似高興已極，她一句話也不說，搖起了小舟，像一陣風似的，由白如雲身旁離去。

白如雲不禁為之愕然，心中交織着一些歉疚和拒絕人的痛苦，在他沒有遇見青萍時，他雖然並未對哈小敏生情，可是並沒有一點反感。

可是當他認識了青萍之後，哈小敏的關愛、親切，都使他煩惱和痛苦，而急於擺脫。

這能夠怪哈小敏嗎？不！她與從前並沒有什麼兩樣，只是白如雲的感覺不同罷了！

夜鳥在啼，哈小敏小船如飛，她輕輕的抹去了眼角的熱淚，她總是在沒有人的時候落淚的……。

× × ×

白如雲已經在水裏泡了九天了，可是在他身上並看不出什麼特別的情形來，只是面色比以前白了！

這幾天來，青萍每天看他，他們交談的多了，彼此也了解了很多，雖然白如雲仍然顯得有些冷漠和不易親近，但已經轉變許多了——當然這只是指與青萍單獨相處時而言。

哈小敏呢！這個可憐的姑娘，如果一定要說她有錯的話，錯在她愛上了白如雲，錯在她太痴心，然而在這個世界上，又豈止她一個人犯這種錯？如果她知道還有很多與她一樣的人時，她就不會如此傷心了！

這時黃昏已過，青萍獨個兒，回到了竹樓，這麼些日子來，她已把這裏當作她的家了！

可是就在今天，有一件事情紊亂了她的心，那就是她的未婚夫婿龍勻甫，已經派人送來了拜帖——這是他的習慣，表示他三天後就到了！

青萍心亂如麻，這麼多天來，她已深愛上了白如雲，不但愛上了他的人，也愛上了他的抱負和事業。

如今龍勻甫要來了，那個未謀一面的夫婿，雖然她由伍天麒口中，及江湖傳聞裏，知道他是一個頂天立地的英俊俠士，但是太晚了！他為什麼在青萍對白如雲產生了感情之後才來呢？

她坐在窗前，由窗口痴望着遠山，薄暮遮日，正如同她那不開朗的心情，她默默的想道：「我是名鏢師之女，江湖上也都知道我就是天下奇人龍家的媳婦，我怎麼能與白如雲……？」

「現在龍勻甫要來了，他的武功極高，雖然不見得就能勝過白如雲，可是兩虎相爭必有一傷，如果是龍勻甫敗了，我能坐視嗎？」

「如果白如雲敗了呢？難道我能不離開這裏麼？……」

「唉——如雲呀！你為什麼愛我呢？你應該知道，這樣的愛是沒有結果的，我們如果結合，會被江湖上恥笑一生的！……再說我的爹爹，也是不會原諒的，還有哈小敏？她要傷心欲絕了……。」

「如雲，我不能愛你！辜負了你如海的深情！我要走了，這是最好的辦法，忘了我吧……如雲，我會永遠的懷念你——一個英俊，奇怪而又多情的人……。」

青萍想到這裏，不禁淚下如雨，「感情」是一件最奇妙的東西，誰又相信才幾天的工夫，青萍竟有些難以割捨了？

她思前想後，覺得只有自己逃生，才可以免掉白如雲和龍勻甫的這場衝突，至於以後是否再能相逢，那就要看緣份了！

青萍心如刀扎，她略微整理了一下東西，拿起了桌上的毛筆，含淚留下了一首七律：

「白雲深處曾為客，
青萍隨波任浮沉，
多情自古空餘恨，
長憶天邊一抹紅。」

青萍寫好了這幾句詩，心中難過到極點，今日一別，以後是否再能見到白如雲呢？

她在室中徘徊着，留戀着每一件東西，回憶自己被擄來的每一時刻。

直到夜幕深垂，她才偷偷的下了樓，搖着小船走了！

在黑夜裏，青萍低泣着：「如雲！……我走了！……」

…………

青萍走了兩天，白如雲沉默如死，他並沒有去追青萍，每天拿着青萍留下的短詩，幾乎是一句話也不說。

誰也不知道他腦中想些什麼，可是他的面色很是怕人，北星和南水，以及他手下的人，沒有一個敢接近他，因為他們知道，白如雲的心緒，是極端惡劣的。

白如雲一個人，坐在青萍住過的那間小樓中，這時眞個是人去樓空了！

他低聲的念着那首詩，一遍遍的重覆着，直到他念得乏累了，這才把身子靠在椅子上，默默的發呆。

接着，他又低聲唱出了那首歌：——

「……悠悠天地心
悽悽斷腸人……
我有千里仇……
……」

這時南水畏畏縮縮的走到了門口，白如雲立時停止了歌聲，沉着聲音道：「什麼事？」

南水進房恭施一禮，說道：「回少爺，有人拜山！」

他說着送上了兩張金色名帖，白如雲接在手中一看，只見第一張上用殊筆寫着：「金剪俠伍天麒候教」。

再看下一張，繪着一條五色繽紛的大龍，上寫：「龍勻甫」三個大字，幾乎佔了帖子的一半。

白如雲嘴角掛上一絲卑視的笑容，冷笑一聲，道：「哼！好狂的小子！……人都走了，你們才來，就這一樣你們就够栽了！」

白如雲自語數句，轉臉對南水道：「請他們到前山『一賢廳』去坐，泡兩杯茶，告訴他們，就說我說的，茶涼了我才見客！」

南水答應而退，白如雲又道：「回來！……你叫北星把我面具送來！」

南水又答應一聲，白如雲把兩張拜帖收在懷中，他自己用暖壺泡了一盅茶，慢慢的飲用着。

不大的工夫，北星送來了面具，白如雲已經很久沒有戴了，現在青萍已走，或許他又需要了吧？

白如雲把面具戴好，對北星道：「下去告訴南水，你們二人錦衣彩帽，在『一賢廳』聽命！」

北星才答了一個「是」字，南水已匆匆跑來，稟道：「回少爺！那個姓龍的在那裏大發雷霆，辱罵少爺呢！」

白如雲雙目一閃，冷冷說道：「龍勻甫！……你不過靠先人餘蔭，在江湖上薄有聲名，居然敢到此撒野！哼哼哼……」

白如雲說着，連聲的冷笑起來，雖然戴着面具，可是仍然令人猜得出他冷峻的面色。

白如雲冷笑過後，對二小說道：「不必管他！我的茶尚未涼！……你們去換衣服吧！」

二小施禮而退，白如雲慢慢的喝了一口熱茶，好似根本沒有這回事一樣。

他站起了身子，來回的踱着步，一雙精光四射的眼睛，在面具後發出了懾人的光色，他實在使人感覺到恐怖！

足足過了半個時辰，白如雲這才緩步下樓，越上了一隻小舟，順手取過了一隻木槳，在水面輕輕的一撥，小船如箭般飛逝而去。

經過了一段不算短的水程，已然繞到了山前，白如雲棄舟登岸，他倒背着手，安詳遲緩的向一排房舍走去。

這一排房舍建築得頗為宏偉，四周都有叢樹掩飾着，如非走到近前，是很難發覺的。

白如雲踏着一條滿是落葉的小徑，口中自語道：「混蛋！秦明又偷懶，落葉好幾天都不掃了！」

他說着已然走到了正門，巨大的木門兩側，燃着兩隻大火把，「劈壢吧喇」作響，顯得一派輝煌。

白如雲輕輕的推開了門，走向一條兩旁雜花的通道，直到正廳門口，再進之後，由側門轉出，另有甬道通往左後，即是「一賢廳」了。

白如雲尚未走到，已經聽得他們的談話，伍天麒的聲音傳了出來：「賢婿少安毋燥，白如雲自詡怪人，我們見怪不怪就是了！」

接着一個年青人，憤憤的說道：「這白如雲果然狂得驚人，不過江湖上還沒他這一號，我倒要見識見識！」

這時白如雲已然走到門口，接口道：「正要讓你見識！……南水，開門！」

白如雲一語既畢，室內立時靜寂，緊接着北星及南水由側門奔來，他們一律換了綠綢勁裝，頭翎鮮紅小帽，每人左手還套了一隻極珍貴的玻璃翠環。

他們二人，北星捧着一隻黑漆檀木盤，上列名磁碗壺，南水則拿着一張五彩斑斕的虎皮。

這二小彎着身，站立兩側，各以左右手把房門推開，白如雲此間帶着冷笑昂然而入。

「一賢廳」內，早已燃亮着八盞火光閃閃的紗罩宮燈，把整個大廳內，照得如同白晝一般。

白如雲這一走進，立刻他看到，靠西窗下的太師椅上，坐着一個髮鬚全斑的紅面老人，這是他所熟悉的金風剪伍天麒。

幾個月沒見他，這老人似乎變得比以前瘦些了，他那雙瞳子之中，所射出的目光，已缺少了原來他所具有的那種自信與狂傲之色，尤其是，當他在初一看見白如雲進來之時，那種張慌失措的神色上判來，更顯示無遺了。

在他坐椅之前，有一個猿臂蜂腰的英俊少年，正在微鎖着一雙劍眉，來回的走着。

他兩隻手互扭着，不時發出格格的骨響之聲，神色上尤其帶着焦急不耐之色。

白如雲這麼突然的進入，使得這一老一少，都不由吃了一驚。

尤其是金風剪伍天麒，口中「啊！」了一聲，已自位子上站了起來。

他慌張的看了那一旁的少年人一眼，用着低沉的嗓音向那少年道：「他來了……白如雲。」

說時手還指了白如雲一下，這少年不由倏地轉過身來，立刻，他們都不由吃了一驚。

他們同時都為對方那明亮的眸子所震懾住了，白如雲所驚異的是，想不到這年輕人，尚有這麼一副俊逸的容貌，尤其是那雙眸子之中，所射出的目光，顯示出他是有一身極為驚人的功力。

可是這龍勻甫，他的感覺又如何呢？

雖然他所看到的白如雲，臉上蒙罩着人皮面具，可是，隱隱凸凹的面部輪廓，以及他微笑着，露出兩排潔白細齒，這都可令他想像到，他是一個俊逸的年青人。

尤其可怕的是他一對眼睛，即使不說話，也令你意會得出，那是一雙無情的目光。

四目相對之下，白如雲仍然是帶着冷冷的笑容，可是那另一少年人，却顯得不大自然了。

他冷笑了一聲，回頭對伍天麒道：「這位是……？」

伍天麒雖然心恨白如雲入骨，可是一來嚐過對方手上滋味，再者，就算是再大的仇人，動手之前，也有一番禮上交待。

所以他嘿嘿的笑了幾聲道：「勻甫，這就是此處的主人，白如雲，你還沒有見過吧！」

龍勻甫立刻劍眉向兩下一挑，目射精光，但瞬即，又回復了原有之色，他只沉着聲音道了聲：「久仰了……原來是白少俠……在下……」

他方說到此，不由又中止住了，同時那一雙劍眉，又再度的挑了起來。

原來是白如雲正自回頭看着一邊，根本就沒有在聽他說些什麼！

龍勻甫不由俊面一紅，方要發作，却為伍天麒的目光所止住了。

這時那白如雲才笑了笑道：「二位不辭千里迢迢來此造訪，想必是有事欲與在下相談了？請坐！」

他說着，回頭看了南水一眼，南水忙上前幾步，把手中那塊五彩斑斕的虎皮，舖在了一張描金的紅木檀椅之上，然後垂手侍立一邊。

白如雲這才走近椅邊，彎身坐了下來，北星此時，也不待吩咐的捧盤上前，由那黑漆茶盤之中，取出一具名瓷蓋碗，然後再小心翼翼的，把壺中熱茶，斟上了一杯。

這一切動作，作得都是那麼自然，簡直連一旁的伍天麒和龍勻甫，看也不看一眼。

伍天麒因為早已領教過對方的狂傲滋味，此時心中雖怒不可遏，倒還能忍住。

可是那龍勻甫，就不然了。

他一生之中，也因天賦奇質，自幼練成了一身武功，又何嘗服過誰來？

今日當面受此奇辱，早已忍無可忍，當時就忍不住哼了一聲說道：「好大的架子……」

白如雲端起了細瓷的茶杯，在唇邊呷了呷，這才翻起了目光，舉了一下手中的茶杯道：「二位請用茶！」

這種漫不經心的動作，看在二人眼中，更是令人不堪忍受，龍勻甫仍然是昂然立着動也不動。

伍天麒尚自強忍着怒氣，舉了一下几上的茶杯，當他手觸到茶杯之時，杯中茶早已冰冷了。

這老人不由咬了一下滿口鋼齒，心中恨道：「好狂的小子，你竟能如此奚落我岳婿二人……」

可是自己的女兒，此刻在對方手上，還是生死未卜，伍天麒心中雖是怒焰塡胸，也只好勉強忍着，以觀後情再定如何發作。

當時這位老鏢頭，氣虎虎的喝了一口涼茶，這才用手一指龍勻甫，對白如雲道：「這位想必你還沒見過吧？他是名震南天的醜丐宗雨的高足，也就是老夫未入門的佳婿……龍勻甫！」

白如雲依然是哂然一笑道：「啊！久仰！久仰！」

他心中也不由驚了一驚，因為醜丐宗雨，這名字，他曾經從師父口中聽說過，那是一位身負奇技的怪人，這龍勻甫既是他的弟子，想來也不可輕視了。

想着星目微側，略微打量了一下，只覺得這龍勻甫，外相雖是極為英俊正直，却似缺少一種沉靜的氣質，令人初看之下，就有一種格格不入之感。

白如雲未見他面，已對他沒有絲毫好感，這時更是不會再有好感了。

當時只看了他一眼，即把目光轉向一旁的伍天麒，微笑了笑道：「老鏢頭來此有何見教，白如雲洗耳恭聽！」

伍天麒不由氣得臉一陣青，心說：「好小子！你眞能給我裝糊塗，我來這裏有什麼事，你會不知道？」

他想着不由冷笑了一聲道：「閣下眞是貴人多忘事……」

不想他話尚未完，一旁的龍勻甫已插口冷笑道：「白如雲，你不要在我翁婿面前來這一套，老實說我龍勻甫，既敢來找你，還沒把你白如雲看在眼內，今日之事已至此……」

他說着又冷笑了幾聲才道：「伍青萍小姐，既落在了你的手中，今日你却要在我們面前有所交待……」

忽然一聲極為驚人的冷笑，把龍勻甫未完的語聲給打斷了。

那種動人心弦的笑聲，就是任何人聆聽一之下，也會驚得汗毛聳立。

龍勻甫不得不暫時停止了他的話，驚顧之下，那陣淒厲的笑聲，正是從一旁坐位上白如雲的口中發出。

這陣笑聲甫一停止，龍勻甫已羞辱得面紅耳赤，已大有動武之勢。

遂見白如雲朗聲道：「龍勻甫！不錯！那伍青萍是落在了我手中，可是你却不配從我手中，把她要回去！」

龍勻甫霍的臉上變色，陡然見他右手向外一揮，「哧！」一聲，劈出了一股凌厲的罡風。

伍天麒口中驚叫了聲：「且慢！」

不想那坐在椅上的白如雲，倏地向上舉了一下手，頓時當堂一聲輕爆，白如雲坐椅，卡卡響了一聲，龍勻甫也一連後退了三步。

他二人都不由相繼大吃一驚。

尤其是龍勻甫，自信這種掌力，是得自醜丐宗雨秘傳，名謂「三陰絕戶掌」，有一掌判生死之功，自己生平一向極少施展。

此次因畏於白如雲功力，所以一出手，就施出了這種掌力，只不過用了七成功力，滿想對方無防之下，定難招受，却不料那白如雲，一舉手之間，竟會迎住了自己掌力，却把自己逼退了二步，一隻右掌，竟是齊腕酸麻。

這一驚，如同當空響了一聲焦雷，一時木然而立，一句話也說不出了。

白如雲又何當不驚呢，只是他是一遇事，極為沉着之人罷了。

他略為驚愣了一下，遂嘻嘻一笑道：「好掌力，白某認識了！」

龍勻甫此時被他一言，才覺得回過意來，他劍眉往兩下一挑道：「白如雲，此處不是交手之處，你可敢和我到外面一會麼？」

白如雲依然是帶着傲慢的神色，他並不立刻回答龍勻甫的話，却把目光視向伍天麒，冷冷地道：「老鏢頭高見如何？」

金風剪伍天麒不由漲紅了臉，乾哼了一聲，倏起一站，他先壓低了嗓子，向一旁的龍勻甫道：「勻甫你先少安毋燥，反正我們既來了，豈能空手回去，凡事都要有個交待！」

他說着遂把目光轉向白如雲，冷笑一聲道：「白如雲，老夫一意姑息，並非就是怕了你，現在我却有兩句話，先要問問你，問完之後，少不得還要向你請教兩手高招。」

白如雲此時微微呷了一口香茗，慢條斯理的點了點頭道：「願聞高見！」

金風剪伍天麒，冷笑了一聲道：「小女青萍如今是否安在？你把她藏到何處去了？爲何不令我父女相見？」

白如雲眨了一下那雙光亮的瞳子，默默地點了點頭，他像是觸起了無限的心事，半天才冷冷地道：「這點你放心，我對她比你對她好……」

伍天麒才略微放了些心，但仍然忍不住一腔怒氣，哼了一聲道：「我是問她現在何處，爲何不讓她出來？」

這老人顯然也是壓制不住他這番激動的情緒了，說話的聲音相當大。

但白如雲只是翻了一下眼皮，唇角微微掛上了一絲笑容道：「老鏢頭！」

接着那絲僅有的笑容也在他唇邊消失了，他用着冰冷刺骨的聲音接下去道：「你的聲音可以小一點，不要忘記，這是我的家，可不是你鏢局子……」

金風剪伍天麒的臉，被罵得火一般紅，他聳動了一下雙肩，用着更大的聲音咆哮道：「我聲音一向就是這麼大，白如雲，我是來向你要我女兒來的，你快把她交出來，否則……」

他說到這裏，作了個握拳的姿式，在當空揮了一下，似有無窮怒氣，只是這「否則」之後，却不知說些什麼了。

白如雲倏地往起一站，那動作是十分震怒，連一旁的南水北星二人，都不由驚得後退了一步，以爲主人定是要出手了！

可是白如雲，他眞是一個個性詭異，令人難以捉摸，分不出喜怒哀樂的人。

他站起來，只是在這廳內踱了一轉，揹負着雙手，他低着頭，一步步，用着沉重的步伐走着。

旁邊諸人，都可清楚的聽到，他雙手互扭着，而發出的格格骨响之聲。

雖然他臉上幪着一具人皮面具，可是依然可看出，他臉上肌肉，在激烈的顫抖着，他緊緊地咬着牙關，像是在强忍着內心憤恨！

南水和北星，都不由互相對看了一眼，他們知道，此時白如雲才是眞正的在憤怒中，一時都嚇得動都不敢動一下。

龍勻甫見狀，不由笑了一聲，臉上帶出一絲不屑之色。

這動作爲白如雲看見了，他馬上停止了脚步，慢慢抬起了頭，用着深湛的雙目，注定在這年輕人的臉上，良久才冷冷的道：「龍勻甫，我問你，青萍是你什麼人？你有什麼資格跑到我這裏來要人？」

龍勻甫不由臉紅了一下，但他不甘示弱的走前了一步，哼了一聲道：「伍青萍是我未過門的妻子，姓白的，這理由够了嗎？」

說着他劍眉微微向兩邊一挑，冷笑了一聲道：「白如雲，按理說，你搶走了我的妻子，又侮辱了家岳，在那一方面，我都不會與你干休的，可是……」

「可是！我很敬重你是一條漢子，何況伍小姐既無任何傷害……」

他咬了一下貝齒，接道：「只要你把她交出來，再略微向家岳伍老前輩，略表一下歉意，我龍勻甫看在你我同屬武林道中人，也就算了……白如雲！你是聰明人，你看看這麼作可好？」

一旁的金風剪伍天麒，他心中早有此意，只是當着龍勻甫却不好意思出口，此時一聽龍勻甫居然自己這麼說了，不由心中大慰，滿以爲這麼屈就，那白如雲或許就會賞自己二人一個全臉了。

當時聞言之後，忙在一旁，插口道：「白如雲，老夫却是十分欽佩你是一個英雄！……」

不想他這一句話方說完，就見這孤僻的青年，仰面一陣大笑，聲震屋瓦。

這陣笑聲實在太可怕了，笑得他幾乎流出了眼淚，龍勻甫不由又驚又怒的瞪視着他，一時弄得莫明其妙，心中正在狐疑，白如雲的笑聲已經停止了，他人也轉到了二人身前。

他伸出一指，幾幾乎快點到了龍勻甫的胸上，用着冰冷刺骨的口音道：「龍勻甫！」

說着他回過了頭，看了伍天麒一眼，又喊了一聲：「伍鏢頭，你們都聽着，我現在告訴你們，伍青萍不在我這裏……」

此言一出，二人不由大吃了一驚，相繼臉上都一陣變色，伍天麒不由叱道：「什麼？你……你不是把她帶上山來麼？」

白如雲依然冷冷地，用着方才未斷的語氣，接下去道：「可是，不管她在不在我這裏，你二人都已經激怒了我，今日你二人，既踏入了我這歸雲堡之中，就令你們來得去不得！」

這幾句話，他說得字字如斬釘截鐵一般，由他那潔白的細齒之中吐出，更似有無窮寒意。

龍勻甫俊目一張，厲聲叱道：「白如雲，很好，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我本想爲你留些情面，既然你立意刁難，如不讓你見識見識，諒你不知我龍勻甫是何許人也，現在廢話少說，白如雲你就趕快劃出道兒來吧！」

白如雲用那雙冷芒灼灼的眸子，掃了這年青人一眼，心中也不由甚爲欽佩對方胆力，因爲這些年以來，就從沒有一人，敢對自己這麼說話過的。

他冷冷地點頭道：「好！」

金風剪伍天麒，倒不在意馬上的交手了，他滿心惦念着青萍如今的消息，當時不由抖顫着嗓子道：「什麼，你說我女兒不在這裏了，她在那裏你說，你快說！」

這位老鏢頭忍不住赤紅着臉膛，向前邁進了兩步，但是他却不知道，這一霎時，也正是白如雲怒不可遏的時候，每當他二人提到青萍一句，就像是一口利刃，刺進了他的內心一般，他不由猛力的坐在了

椅子上，滿口緊咬着銀牙。

忽見他用手在那細瓷的蓋碗之上一按，金風剪伍天麒和龍勻甫不由一陣驚心。

原來那高有五寸許的細瓷蓋碗，被白如雲這種一按之勢，竟自齊口全部沒陷在桌面之內。

杯口竟和桌面一平如水，那杯內尚有大半杯香茗，仍然是一滴沒有外溢，桌質原係上好紅木，這種紅木木質極堅，普通刀劍砍上，也不過僅留淺淺痕跡，而白如雲僅這麼輕輕一按，竟能臻此，這種內力神功，怎不驚人已極？

就連龍勻甫也不由看得面色一變，暗忖這白如雲，果然功力高不可測，自己量人度己，此一行也實難操勝算，但他也是一時英傑，自信自己師門十數年苦功造詣，也不見得就不如他。

當時雖然心中驚駭，仍能裝成一副輕鬆的樣子，唇邊微微帶出一絲冷笑之色。

遂見白如雲，抬起頭，朗聲對着伍天麒道：「老頭兒，你休再向我提起伍青萍，否則我打碎了你的頭……」

他的話，就像是有無比的威力，頓時驚得伍天麒一怔，金風剪伍天麒，往昔是何許聲望，金風剪鏢旗所過之處，不論大江南北，水旱各路豪傑，無不敬畏三分，那是何等聲威。

想不到今日自一見這冷面無情的白如雲之後，自一開始，就對他生出一種說不出的虛畏之態，對方那雙冷湛的眸子，只要一注視自己，伍天麒竟會生出「不寒而慄」之感！

的確！這老頭兒確實在他手中，是吃夠了苦頭了，他確實知道這年輕人的那身功夫，可說是自己生平僅見，如今雖然有龍勻甫在側，還是心生畏懼。

儘管這龍勻甫一身功力，聳人聽聞，已到了高不可測的地步，但是，到底自己並沒有親眼見識過，而白如雲，那可是自己嚐過味道的！

伍天麒想到這裏，不由從背椎骨裏，向外直冒涼氣，因此白如雲這一句打碎他的頭，確實嚇了他個不輕，他不知如何，竟後退了一步。

龍勻甫不由心中奇怪，暗忖道：「這位伍老爺子是怎麼了？怎會被白如雲一句話，就嚇成了這個樣子？」

想着不由側目看了伍天麒一眼，金風剪伍天麒被龍勻甫這一看，不由老臉一陣通紅，一雙濃眉往上一挑，勉强仗胆冷笑了一聲道：「白如雲，你休得猖狂，今日老夫來此，也正爲的是來會一會你，看看你別後三月，又有什麼驚人進展，徒逞口舌之利又有何益？」

其實他自己才是眞正言不由衷，外强中乾，這幾句話說得他額角都冒了冷汗。

在他說話之時，白如雲一雙光亮的瞳子，始終注視着他，因爲他臉上緊縮着那面人皮面具，所以看不清他臉上的表情。

但由他雙目之中，却可看出他此時處於極度錯綜和複雜的情緒之中。

終於他咬了一下下唇，發出了冷冷的聲音道：「南水北星撐燈侍候！」

二小一齊躬身答了一聲：「是！」

白如雲也緩緩由位上站了起來，他依然用着冷冰冰的口音道：「此時天已將近子時，待子時一到，炫極星出，後山歸鶴亭先見星芒，我們正好借着星光，一較身手，不知你二位意下如何？」

伍天麒尚未答話，龍勻甫已朗聲應道：「全憑尊便！」

白如雲星目旁視，冷冷地掃了他一眼，不由一陣緊咬滿口細齒，心說：「你休要如此賣狂，等一會我倒要好好領教你一番，看看你有什麼出奇的本領！」

思念之間，南水北星二人，已各自撐燈來近，白如雲霍的一轉身道：「帶路歸鶴亭。」

南水北星二人，各自口中答應了一聲：「遵命！」

就見他二人，各自往下一矮身軀，倏地騰身而起，這種起身之勢，二小幾乎是同一個勢子。

二人上肩水平不動，僅靠一雙足尖點地而起，所用輕功，更是白如雲平日所授的一種極上輕功，名喚「燕雙飛」，是特地教授二小同時騰身的一種招勢，施展出來確是別有風采。

最妙的是，二小手中各持着一桿白罩宮式紗燈，翠綠的燈桿輕輕挑着。

而北星南水二人所着服式，又是色澤式樣都是一樣，再加以身形高矮亦相彷。

此時這一同騰起，肩腰肘足，幾乎都一式樣，手中紗燈也是舉伸得姿態一樣。

乍看起來，就像是兩支銀箭，突地劃空而起，手中紗燈，就像是兩點金星，倏地破空而落，先不論二小這身輕功，只是這份綽約風采，已不由令金風剪伍天麒和龍勻甫二人暗自感嘆，俱都不由暗想道：

「這白如雲果眞是一罕世奇人，只看其手下區區小僮，竟能有此功力，他本人就可想而知了！」

南水北星二人，各人都是左手輕操上衣下擺，右手平持紗燈，以「燕雙飛」的絕招騰身而出，似長虹貫日也似，往那一賢廳入口大門前一落，不待吩咐，已「刷！」的一聲，分至左右。

手中燈向前略爲伸出，把門前左近，照耀得光亮十分，乍看起來，二人，就像是兩具木偶也似。

白如雲就在二小身形才一下落的刹時間，已自如飛虹射斗也似的，倏地騰身而起。

二小方一落下，白如雲却頭也不回的，穿門而出，身形可說是快到了極點。

金風剪伍天麒和龍勻甫，在人前自然也不甘示弱，伍天麒一雙大袖向後霍地一揮，整個人身，就像一支利矢也似的水平射出，緊隨着白如雲身後，翩然而出，龍勻甫却是心恨二小在自己面前存心賣弄，有意給南水北星一點顏色。

只見他側身擰肘，不見其雙肩有一絲下沉，人也如穿雲歸鶴似的，疾穿在下風門之前。

脚尖一點地面，不由對着兩側的南水和北星哂然一笑道：「有勞二位小兄弟撐燈侍候，龍某多謝了！」

他說着話，雙手微微往前胸一合，遂倏地向兩下一分，潔白的一雙水袖已自揮出。

別小看了，他這種看來漫不經心的動作，可是在這位醜丐宗雨的傳人手上施展

出來，卻是別具威力了。

南水北星二人，心中正自吃驚，這少年何故對自己二人如此多禮！

誰知一念未完，就覺迎面襲來，一股極大的勁風，幾乎令人為之窒息，同時那風力之中，更挾着無比勁力，一時就像兩柄鋼錘也似的，劈胸猛擊了過來。

二小雖是各有一身功力，只是因為完全在無意之中，另一方面，龍勻甫這雙袖上的「撥雲見日」功夫，也確非二小所能敵得住。

故此就見南水北星二人，各自口中「啊呀！」了一聲，俱都通通通，一連後退了五六步，各自都覺得心血上湧，一陣面熱，那陣迎面罡風，幾乎逼得二人喘不過氣來，同時二人手中所持紗燈，在龍勻甫雙袖一揮之下，已全部熄滅，人也搖搖欲倒。

二小各自拿樁站穩身形，方欲開口說話，只見眼前人影一閃，白如雲竟自去而復返。

白如雲身形向下一落，一雙大袖竟然倏地向兩下一分，口中叱了聲：「沒用的東西，點燈去！」

北星南水二人，竟在白如雲這一分手之間，各自不由自主，被一陣疾風，硬給逼出了一丈四五，身形旋轉得如同風車也似。

待那股勁力突一消失，二人也自一交倒地，俱都驚怔得臉色一陣發青。

他們知道，白如雲又發怒了，俱都不敢再發一聲，各自由地上爬起來，對看了一眼，至一旁重新點燈去了。

龍勻甫此時含笑負袖而立，他知道白如雲雙袖之上，雖看來似用了不少內力，其實僅是一種外旋之力，並不能傷人絲毫，他此舉明面上，似以二小洩恨，事實上，卻以外旋之力，把自己方才用在二人身上的一點勁力，給去了個儘淨，此人可眞是一聰明智慧之人。

他想到白如雲這一現身，定必不會再同自己干休，心中卻也不提。

他雙手負在袖中，暗中已把內力貫在雙掌之上，以便隨時迎接白如雲來勢。

可是白如雲生就怪性，他喜怒哀樂從不擺在面上，任何人也不能猜知他作一事之前的情緒。

此時他卻對着龍勻甫微微一笑，露出了兩排又白又細的貝齒，點了點頭道：「龍兄眞是好功夫，這一手『撥雲見日』，白如雲眞是拜服不已，等會少不得要領教一下！」

龍勻甫不由冷冷笑了一聲道：「白兄不要客氣，方才那一手『浪打礁岩』，才是施的恰到好處呢！」

白如雲不由微微冷哼了一聲，一時心中卻也不能不服這龍勻甫閱歷驚人。

因為他這一手功夫，施展得極為含蓄，卻不料仍為這龍勻甫看穿了。

十數年之中，白如雲一向自負過人，此一霎那，他不由也感到，眼前的龍勻甫，確是一個功智相當的大大勁敵了。

當時鼻中冷笑了一聲，倏地翻過了身子，並不再說什麼，逕向門外走去！

龍勻甫不由啓齒一笑，顯然他為着這一番動作，而感到十分消受。

因為他初次由這怪人的目光之中，看到了有一絲向自己容忍退步之色，那能不令他得意喜悅呢？

當時龍勻甫，更是不再絲毫怠慢，也暗用「混元凌波步」的輕功絕技，把身形緊緊跟附了上去。

此時南水北星二人，又已重新把燈籠燃了起來，由身後緊撲了過來，他們經過龍勻甫之時，都不由狠狠地瞪了龍勻甫一眼，才一逕向前疾馳而去。

「歸鶴亭」是在這堡中偏僻之處，出了一賢廳向右拐，儘是崎嶇不平的山路。

仰望山峯，奇石參差錯落，山勢陡峻，怪籐怒生，糾葛於滿生苔蘚的山石之上，不要說人欲翻行其上了，就只是仰首看上一看，也足令人不寒而慄了。

南水北星二人各持紗燈，率先撲上山道，一路倏起倏落的疾馳着。

他二人身後，緊隨着金風剪伍天麒和龍勻甫，白如雲殿後。

這幾人，雖然他們都各自具有一身奇異武功，可是深夜裏，翻行這種陡峻的山道，也是俱不敢大意，因為石面太滑，有時燈光照不到的地方，尤需小心，否則只一失足，可就有性命之憂。

金風剪伍天麒，不由心中暗暗奇怪，暗忖：「這白如雲也眞奇怪，既要憑武功一分高下，這堡中有的是寬展地勢，又何故在這深夜中，選擇這麼一處地方，眞是想不通他用意何在了？」

此時天上雖有星月，可是奈不住這座石峯之上，奇石凸凹，老籐糾葛，依然是昏暗一片，有些地方，黑暗程度，竟是伸手不辨五指。

這種場合之下，可就看出了各人的目力了，南水北星二人，因為手中有燈，自然不在此列，金風剪伍天麒，雖然有一身軟硬功夫，可是到底年歲大了些，有好幾次，都差一點看花了眼，險些翻落洞底，若非是龍勻甫就近攙扶，不等到上至峯頂，他也就早沒命了。

可是再看白如雲和龍勻甫二人，那情形就完全不一樣了，二人起落如驚鶴飛猿，有時落足之處，全在燈光之外，僅足尖輕輕一點石面，身形又自倏地騰了起來，一路倏起倏落緊隨着南水北星二人身後比肩而行，那種悠閑態度，如履康莊大道也似。

似如此少說翻行了約有半個時辰左右，眼前山道才算開展了。

伍天麒略定了一下身形，私窺自己，已由不住通體汗下如雨，再看眼前山勢，已到了極峯之處。

耳聞得四外風嘯之聲如豹吼也似，那風力竟是大得出奇，只是地勢卻寬有十數丈，可惜星月之光一窺無遺，南水北星二人手中燈籠，早又為風所吹熄，可是光綫卻反比先前明亮了許多。

仰視蒼穹，那些亮光閃閃的星羣，就似一粒粒垂在衆人頭上，舉手可攀。

伍天麒私忖眼前形勢，不由暗想這地方果眞是一理想較技之處。

只是四面天風過大，常人登此，怕立足也立不住，早被風力吹倒山下去。

峯頂有一夾石弄道，北星南水二人，率先轉入石弄之中，三人隨後入弄，風力

立刻就沒有了。

待轉行而出了這道石弄，眼前地勢，竟似又高了不少，一目所望，盡是一座座的石峯，高矮不一，但相隔卻不過往往只有數尺，最多也不過數丈，少說也在百峯之多。

龍勻甫和伍天麒，都不由看得陣陣心驚，暗暗驚心好驚險的山勢，那高矮百十峻峯，於星月淡輝之下，就像是無數綿羊也似，雲霧如帶，飄浮於羣峯之半，看來是令人陣陣心悸。

南水和北星，此時俱藏身在那弄口不動，白如雲回頭道：「你二人就在這裏不動，我們少停即返！」

他說完這句話，遂轉過臉來，對着伍天麒和龍勻甫一指對面道：「那歸鶴亭就在第七座石峯之上，我們可去那邊先小息一陣，待子時一到，那炫極星一出，此處頓現奇光，遺針可見，那時當可向二位領教一陣了，不知二位對這個地方尚稱滿意否？」

龍勻甫此時俊目四掃，心中雖不免驚心，但到底他身負奇技，聞言之後，只微微一笑道：「想不到此處有此奇景，在此能領教白兄幾手高招，可謂人生一大快事了！」

金風剪伍天麒，此時只看得心驚胆戰，一時只顧東張西望，竟連白如雲說的話，都沒有聽清，他腦中不由嚇得陣陣發冷，暗道：「我的老天爺，這地方簡直都沒有一個落脚的地方，可如何較量武功啊！」

白如雲此時見龍勻甫也喜歡這地方，不由似頗心悅，當時冷冷道：「既如此二位請隨我來！」

他說完這句話，倏地兩臂一分，人已水平的射出十丈以外，足尖只輕輕一點一處石峯之顛，人又再次的騰身而起。

似如此三個起落，已翩若驚鴻也似的，騰身上了第七座石峯之上。

龍勻甫此時方要縱身而起，忽聽身側伍天麒咳一聲道：「賢婿且慢，你要攙我一把才好！」

龍勻甫這才想到，自己這位岳父大人，一身軟硬掌上功夫，雖已到了爐火純青地步，可是像今天這種全係凌氣而行的極上輕功，他卻是差上一籌。

當時開言後，微以右手探於伍天麒右腋之下，足下暗一用勁，以「點萍渡水」的輕功，倏起倏落的直向白如雲騰身的那座石峯猛撲了過去。

這種身手如果是在平地之上施展，倒不覺十分驚人，可是在如此深夜，在這千仞絕峯之顛，如此施展出來，可眞是驚險萬分，龍勻甫如無一身極上乘輕功夫，萬不敢如此施展。

白如雲面向峯下，眼見着龍勻甫，手掖着伍天麒，只幾個起落，已撲向自己立身之處，不由心中感嘆不已，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道：「白如雲呀白如雲，你今夜才算眞正找到了值得你動手的對象啊！」

忽然他伸手，把臉上那面人皮面具揭了下來，淡月稀星之下，立刻現出了那俊逸的面孔。

想是因為他表情過冷，在月光之下，更顯得蒼白怕人，可是儘管如此，他那種凌風俊洒的儀表風采，已令伍天麒和龍勻甫心中一怔。

他二人決沒有想到，這麼一個鐵面無情，一意孤行的怪客，竟會是這麼一個英俊瀟洒的人物。

一時伍天麒和龍勻甫，都不由怔在當場了，四隻眼睛，只是吃驚的望着白如雲，卻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了。

白如雲一向對敵，就從來沒有把臉上面具揭下來過，只為他不願任何人看見他的眞面目。

此時他竟自己揭下了面具，自然是有非常的舉動了，他一面把取下的面具，放入隨身的革囊之中，一面却冷笑着對二人道：「歸鶴亭就在峯上，二位快隨我來吧，子時即至，那炫極星剎時即出，我們也正好借此一作了斷！」

他說完這句話，猛然向後一仰身形，竟以「燕子倒竄雲」的輕功，陡地射空而起，待身形已起來了足有七八丈高下，却在空中一疊雙膝，輕飄飄地落在了亭頂之尖，却仍是面朝着二人。

此時天風冷冷，吹得他那一襲羅衫左舞右蕩，再襯上他長身修立的身材，英俊清秀的面頰，卻有飄飄羽化之感。

這種身手看在龍勻甫眼中，不由暗暗驚心，這少年人，本來是目空一切，在他初聞這白如雲的為人之時，根本絲毫也沒有把他放在心中。

不料自眼見他之後，他腦中那番輕視之心，已去了一個淨盡。

此時見狀，更不由心中生出一絲寒意，殊不知今宵交手，到底鹿死誰手？

想着却也不便示弱於人，當時口中冷冷地說道：「白兄所言極是，一切但聽吩咐，小弟別無異議，只請快快劃出道兒來吧！」

他說着也是雙臂向兩邊一分，人也突地拔空而起，待身形起在了空中有五丈上下，他突地向下一探上身，用「細胸巧翻雲」的招式，在空中一連打了三個觔斗，人已經飄飄地落身在那歸鶴亭脚之下。

這一勢，身手用得極為靈活，落地後，依然是面現微笑，不帶出一絲氣喘面紅之色。

白如雲此時却是仰首上望着那一天星斗，對於龍勻甫到底是怎麼上來，似乎是毫不關心。

在他那白皙的面頰中，可看出他那兩彎劍眉，緊緊地皺着，滿面都罩着一層冰寒之意。

此時金風剪伍天麒，也以「八步趕蟬」的輕功，提勁撲上了亭邊。

二人此時一打量這「歸鶴亭」，見亭高不過一丈七八，大小有兩丈方圓。

亭頂一色朱紅，金條紅瓦覆蓋，沿邊那是漆以翠綠之色，不知是何年所建，那翠色多已脫落，斑斑點點，看來更有古雅之意。

正中由一根石柱支起，在那亭柱四週，有一圈坐椅，巨細方圓不一，看來可容十數人對奕談笑。

此時夜已很深，四外天風更是呼呼吹刮個不停，仰視蒼穹中有幾片白雲，為天風吹得如同棉絮也似的，捲作一圈，瞬即消失無遺。

此時雖有星月之光，可使三人互辨面

貌，略可看視四外景物，不過若是眞要交手對敵，尤其是在這千仞石峯尖頂，那可說是險到萬分了。

白如雲見二人相繼入亭，他不由飄身而下，一語不發的坐在石櫈之上。

龍勻甫見狀不由冷笑了一聲道：「白兄引到此處，實在妙極，但不知閣下之意，是準備如何個比試呢？」

白如雲冷目旁掃，唇角微微向上一挑道：「全聽尊使。」

龍勻甫不由一怔，遂看了一旁的伍天麒一眼，哈哈一笑道：「白兄這麼一說，倒叫我二人爲難了，有道是客隨主便，閣下就不必客氣，劃出道兒來吧！我們一定捨命相陪！」

金風剪伍天麒一聽，不由忙用目光，向龍勻甫看去，可是龍勻甫話已出口，不由心中暗驚，忖道：「你這孩子眞是不知天高地厚，這白如雲是出了名的難惹人物，你居然叫他劃出道來，自然你是不怕，可是却苦了我老爺子了！」

果然他一念方畢，白如雲已偏過頭來，微微一笑，那白皙的消瘦面頰之上，顯示出未有過的光采，他露出細白的貝齒道：「你說的是眞的？」

龍勻甫不由俊臉一紅，頓爲不悅道：「丈夫一言，如皂染白，白兄你就不必再謙虛了，請劃出道兒來吧！」

白如雲冷笑一聲，點了點頭道：「既如此說，白某如再堅持，那就顯示太固執了……」

他說着悠然的站起身子，徐步下了亭階，抬起頭看了看天上的星月，倏地回過頭來，對着龍勻甫一笑道：「我知賢岳婿，此番來找白某，本就安着湔雪前恥之心，決不容區區在下再能逃生……」

他說着忽然兩彎劍眉，倏地向兩下一分，冷冷的一笑，用着低沉沉的口音道：「可是！我白如雲，生就一付傲骨，決不服人的傲骨，賢岳婿既要取白某性命，却要拿出些驚人的功夫來……否則白如雲雖有一死之心，恐怕也難蒙成全吧！」

金風剪伍天麒，在一旁聞言陣陣心驚，因爲他發現此一時，白如雲的臉色愈發難看了，他那種冰冷冷的語音，幾乎令人一聽起來，就會覺得心驚肉跳，而下意識體會到，這個年青人，每說一句話，都似能達到似的。

白如雲苦笑了一下道：「白骨何需埋青塚，人生無處不墳墓，能夠在二位當今奇俠手中喪生，也是一大快事……」

伍天麒愈聽愈覺心驚胆戰了，可是他却一時又插不進口去，只急得一時大眼睛滿處亂轉。

龍勻甫却仍是在一旁微笑不語。他只是在盡力的思索着，白如雲這話中的意思，聞言之後，他不由也由位上站起了身子，慢步下了小亭，冷然道：「白如雲，龍某既隨岳丈來訪，自然也非怕死貪生之輩，只是我們此行目的，是爲了向閣下討回伍姑娘……」方言到此，就見白如雲一聲長嘯，一幌身軀，已竄到了龍勻甫身前。

龍勻甫一時不知究理，不由被嚇得後退了幾步，一時瞪目不知其意。（未完）

血痕

（本文承自第76頁）

對方頗有受寵若驚的味道，趕緊湊前半步：「在下秦在樵，鏢局裏的兄弟大都叫我在下俏麻子——。」

黎莫野十分贊同的道：「白臉上生麻子，是比較俏些，我說俏麻子，這裏頭關着的人，是叫什麼名姓呀？」

秦在樵毫不遲疑的道：「是個臥底踩盤的角色，叫『小蝙蝠』焦奇。」

這時，鐵柵欄後的那人似是發覺了什麼，開始動彈起來。

黎莫野安詳的道：「不會攪錯吧？」

秦在樵露出一口黃牙笑道：「這怎麼錯得了？老兄。」

點點頭，黎莫野道：「很好，錯不了就好，秦在樵，或是俏麻子，你給我把柵門打開將這位『小蝙蝠』焦奇放出來。」

一下子僵住了，秦在樵裂開的嘴巴竟不知怎的收不攏來，他捲着舌頭道：「你，你是……是說，呃，放他出來？」

黎莫野道：「非常正確，我是說放他出來，而且要快！」

鐵柵欄後面，那原來蜷臥着的朋友，突的一躍而起，又幾乎摔跌仆倒。他踉踉蹌蹌的奔到近前，瘦細汚垢的雙手緊抓着柵欄，一面死盯着黎莫野，一邊不住的喘息：「皇天開眼了……我向如來佛祖啊……果然是我的老兄弟來搭救我了……」

嘿嘿一笑，黎莫野道：「『焦蝙蝠』，我操你個六舅，你且慢高興，待離開這個鬼地方，我再與你細細結帳！」

蓬散着一頭亂髮，又黑又瘦又全身發臭的焦奇，深陷的雙目透光，唇上雜茸糾纏的兩撇鬍鬚也在抽顫：「出去再說，二閻王，先出去再說，我沒有對不起你的事，我可以賭咒立誓……」

驀地，秦在樵悶不吭聲往前搶進，猛一刀子刺向黎莫野後腰，短刀的寒芒閃泛，端的又快又狠。黎莫野半寸不移，面門還對着鐵柵欄內的焦奇，他好像早就把左腿倒伸出去一樣。

秦在樵的短刀才亮，心窩上已結實挨了一踹。喉嚨裏悶嗥着，整個人四仰八叉的倒跌出去。

迅速的摘下翻着白眼的秦在樵腰間的那串鑰匙，黎莫野沒費什麼工夫便啓開了鐵柵門。他一把拉出週身散發着異味的焦奇，連拖帶架的往外奔出。

焦奇身子十分孱弱，他樂得將整個體重倚在黎莫野的肩懷上——就如同他多年來一直倚靠着黎莫野討生活——在騰雲駕霧的飛掠中，他沙啞的嚷着：「眞個重見天日了哇……老兄弟，你可是我再生的爹娘啊……。」

自後院越牆而出，黎莫野嗤之以鼻：「我即使絕子絕孫，也不要你這等窩囊後代！」

挾着瘦骨嶙峋、全身沒有四兩肉的焦奇，黎莫野閃騰奔走，連絲毫也不受影响，他很快便離開「七里坡」的地域，直朝荒郊而去。

他直覺沒有錯，這次行動，果然不曾大費週章。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子成·圖

幽靈四艷

前文提要：前目書至黑夜中來徐家大宅襲擊羣俠的幽靈四艷之二——秀秀、倩倩，到天亮時即離去，徐府又恢復寧靜。這時青蓮子與岳湘、風塵三奇、黃鎭山、譚長風等衆俠，會集於大庭中，正在共同商討如何對付仙女門之際，桑木道長突然帶同林大、林二、水三、商四等四名金龍會的首腦人物追來，經桑木道長引見後，也參與會商，雙方認爲要團結合作，對付共同敵人，爲武林除害，但由於彼此意見不合，結果不歡而散……

水三叛意明　桑木清門戶

岳湘道：「我們沒有証據，就算是有證據，也不能立刻揭穿。」

鐵大鵬道：「爲什麼？」

岳湘道：「目下，他們的實力太大，我們沒有辦法抗拒。」

鐵大鵬說道：「哦！總不能夠任令他們……」

岳湘接道：「鐵兄，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要找出證據，找出他們和仙女門勾結的證據。」

桑木道：「對！有證據，貧道就好處置了。」

李三奇歎口氣，道：「道長，就算找出了證據，只怕也很難有一個結果，他們如若眞的還尊重五龍會這個組合，他們對你就不會那樣冷淡，他們如若不尊重五龍會了，只怕，他們也不會把道長放在心上了。」

桑木神情肅然的來回在室中走動。

李三奇笑一笑，道：「道長，在下直言了一些，希望道長不要放在心上。」

桑木歎口氣，道：「諸位就是不提此事，貧道也有些懷疑，五龍會把重點放在了揚州，那是因爲仙女門也在此地，但我想不到……」

想不到什麼，他沒有再說下去，又不停在大廳中走動起來。

岳湘問道：「道長，你準備如何善後呢？」

桑木道：「老實說，貧道內心之中，十分紊亂，老實說，實在想不出一個應變之法。」

岳湘說道：「道長願不願聽在下一言呢？」

桑木道：「貧道洗耳恭聽。」

岳湘道：「道長如若證實了林大、水三等已經背叛了五龍會，道長又準備作什麼處置，又能作什麼處置。」

桑木道：「如若他們眞的不肯聽命，貧道還眞沒有辦法處置他們。」

岳湘道：「在下也是這個看法！」

桑木道：「岳少俠的意思是？」

岳湘道：「我的意思是，如若道長沒有把握處理，那就不要形成僵局……」

語聲一頓，接着說道：「咱們化了很多的苦心，到處找來找去，竟然找不到仙女門中的實力所在，我懷疑，他們可能就是……」

桑木接道：「就是仙女門中人！」

岳湘道：「在下的看法，也許有些過激，但並非全無可能。」

桑木說道：「貧道現在也有一些懷疑了。」

岳湘道：「哦！」

桑木道長道：「不過，他們可能是受制於仙女門。」

鐵大鵬道：「不管如何，這四個人很可疑，道長既是無能處置，我們也不便立刻揭穿他們，目下要緊的事是，要先有處置他們的方法，道長，能不能找到另外兩個人。」

桑木沉吟了良久，道：「試試看，貧道立刻去找。」

鐵大鵬道：「要多少時間？」

桑木道：「來回，最快也要十天，如是不順利，那就不知道要幾時，才能找到他們了。」

岳湘道：「唉！就算很順利的找齊了貴會中三位長老，是不是眞能控制、約束這些人呢？」

桑木道長道：「老實說，我也沒有什麼把握。」

他開始對五龍會的統治力量，表示了懷疑。

鐵大鵬道：「岳兄，我看，這件事，不能靠別人了，我們自己來吧！」

李三奇道：「如若只是他們四個人，咱們還可以放手一拚，但現在，好像不至是他們。」

岳湘似是突然想起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道：「道長，聽說丐帮有兩位長老失踪了。」

桑木苦笑一下，說道：「事已至此，有些絕對機密的事情，貧道也不用再保密了。」

鐵大鵬道：「道長，看來目下最可相信的人，也就是我們這幾個了？」

桑木點頭道：「所以，貧道準備告訴你們幾樁還沒有在江湖上傳揚的隱密！」

鐵大鵬道：「什麼隱密？」

桑木道：「丐帮中，不至是幾位長老失踪，而是，連帮主也不見了。」

鐵大鵬道：「有這等事，前幾天，我聽說，他們的帮主，近日要到揚州。」

桑木道長道：「這件事，一直在極端的保密之中，而且，丐帮找了好幾個很像帮主的替身，經常在各地現身，以維帮衆信心。」

鐵大鵬道：「這眞是駭人聽聞的大秘密。」

桑木道：「除了丐帮之外，還有本門中的掌門人，也失去了行踪。」

鐵大鵬道：「道長，你不是故作驚人之言吧？」

桑木道：「怎麼會呢？這消息，也一直在本派的嚴密封鎖之下，知道的人也不過三五個而已。」

岳湘道：「貴派也替掌門人找了幾個替身？」

桑木道：「沒有，武當弟子，都知道他們的掌門人，封關兩年，唉！現在，兩年的限期就要滿了，我們還沒有找出一點眉目。」

岳湘說道：「事情竟然是如此的嚴重嗎？」

桑木道：「不錯。」

鐵大鵬道：「其他的門派呢？」

黃鎮山道：「少林掌門方丈沒有，但却被一種怪病纏身，而且，也受到了一種警告、威脅，所以，少林寺也無法行動，否則，寺中高人無數，也不會派我一個俗家弟子出面查這件事了。」

岳湘道：「舉一反三，少林、武當、丐帮，江湖上三大主力組合，都受到了這樣的傷害，其他的門戶，我想，也都受到了一些阻力，才不敢出面干預。」

鐵大鵬道：「可怕呀！可怕，這眞是想不到的事情。」

桑木道長道：「這就是各大門派，沒有什麼行動的原因。」

鐵大鵬道：「這麼說來，整個江湖除了我們這些單槍匹馬闖蕩江湖的人物之外，各大門派，都已經陷入了癱瘓之中。」

桑木道長微微一歎道：「各大門派雖然都受到了很大的阻擾，但也並非是全無行動的能力，他們對五龍會，有相當的寄望，希望五龍會有所作爲，如若五龍會有了什麼大變，那才是十分悲哀的事了。」

鐵大鵬道：「可悲的，就是五龍會的變質。」

桑木輕輕吁一口氣，道：「這確實是一個很可怕的結果，五龍會如若也受到了什麼阻擾，那就可能使得整個江湖陷入了極端不安的境地。」

岳湘道：「如若只是一些小小的阻擾、轉變，那問題似是還不太嚴重，嚴重的是，他們在和仙女門合作，或是已完全陷入了仙女門的控制之中。」

桑木點點頭，道：「貧道担心的也就是這件事，只好力謀補救，立刻去找他們來，希望能……」

岳湘接道：「就算你能找到他們三兩個人來，也未必就能扭轉大局，何況，你還未必能找到他們，就時間上計算，怎麼也不來了。」

桑木道：「情勢如此，也只有一盡心力了。」

岳湘搖搖頭，道：「道長，你是五老之一，對這些五龍會的屬下，還有些什麼權利？」

桑木道：「我可以下令，要他們動員人員，圍襲敵人。」

岳湘道：「如若他們不肯聽從呢？」

桑木道：「那就可以證明了，他們已背棄了五龍會。」

李三奇道：「一個人，就有如此大權，爲什麼還要找到三個人。」

桑木道：「找到了三個人，我們就可以查問他們很多事，諸如他們現在的人數，這些年中的動態，而且，對那些不稱現職的首腦，可以調整。」

岳湘道：「道長，要不要先求證一下，他們還聽不聽五龍會的？」

桑木道：「如何一個求證法？」

岳湘道：「道長下一道令諭，要他攻襲一些人，或一個地方。」

桑木道：「要有那一處地方，有那些人才行，一旦令出，他們接受了，那就是一場血戰。」

岳湘點點頭，道：「要他們襲擊仙女廟，先對付四大鬼女！」

桑木怔了一怔，道：「這個……」

岳湘道：「唉！道長，你是武林名宿，江湖上極受敬重的人物，應該感覺到目下江湖上的紛亂，可謂數百年來，從未有過的，因爲，亂源不明，一切都晦暗中進行。」

鐵大鵬道：「對！岳老弟這話說的不錯；如若那亂源發自仙女廟，咱們一刀一槍的大家拚個生死出來，就算咱們都戰死了，還是後繼有人，目下，咱們連應該找誰拚命，也無法找出來，敵人若隱若現，朋友也不明朗，咱們應該如何行動，也一直沒有一個明顯的目標。」

李三奇道：「道長，咱們經歷之事，都是你親自看到，至少，應該對咱們很信任了。」

桑木道：「如是貧道不信任諸位，也不會透露出五龍會的隱密了。」

李三奇道：「現在，道長準備作何打算呢？」

桑木說道：「就照岳少俠的意思試試吧！」

岳湘說道：「道長準備幾時去告訴他們？」

桑木道：「貧道立刻就去。」

岳湘道：「道長，一個人去，是不是有些冒險呢？」

桑木道：「冒險？」

岳湘道：「對！如是他們還很忠於五龍會，那也罷了，如若他們早有疑心，只怕他們會有對道長很不利的行動。」

桑木道：「岳少俠的意思呢？」

岳湘道：「在下的意思，希望能和道長同去。」

桑木苦笑一下，道：「你和我同去，那不是更危險麼？」

岳湘道：「在下自然要改扮一下。」

事實上，岳湘的壓力，也很強大，他心裏的負担之重，絕不在桑木道長之下。

青蓮子很顯然被一種莫可知的方法控制，那種痛苦的折磨，使他有着生不如死的感覺。

岳湘點了她的穴道，使她暫時安靜下來，但如在一兩天，想不出解除她身受痛苦的辦法，青蓮子很難再撑得下去。

可是，現在爲止，岳湘還沒有找一點眉目出來。

桑木接受了岳湘的意見。

兩個人，在一艘帆船上見到了水三。

水三笑一笑，道：「道長，又來見我，不知有何吩咐？」

他穿着水手的衣服，而且，也一再在甲板上作工，但他却是這艘船上的實際主人。

桑木道：「貧道想請教一事。」

水三把兩人讓入了艙中，立刻有一個小童奉上了香茗。

岳湘特別留心那小童。

因爲，他是這艘客貨兩用的巨帆上，穿着最整齊的人。

一襲青衣，白腰靴子，頭上還戴了一頂黑絨帽子。

更重要的是，他長的太秀氣，唇紅齒白，手指纖纖，秀氣的像個女孩子，而且是很美麗的女孩子。

水三揮揮手，青衣童退了出去，才緩緩說道：「道長，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我們不能和他們合作，更不應該的是，你把外人，帶上了這艘船。」

桑木道長淡淡笑一笑，道：「我記得，五龍會的權力很大，規矩也很森嚴。」

水三道：「不錯，規矩很森嚴，就算是五龍長老犯了錯，也一樣應該處死！」

桑木心中很激動，幸好，他是有備而來，吸一口氣，忍下了胸中氣怒，道：「你還承認我是五龍長老的身份？」

水三道：「你本來就是長老，不幸的是，你竟犯了那樣大的錯失。」

桑木道：「哦！處死我。」

水三道：「我想不出，還有別的什麼辦法？」

桑木道：「你不願聽聽，我來這裏的用心？」

水三道：「遺言。」

桑木道：「如是貧道一定得死，就算是遺命如何？」

水三道：「我如能够辦得到時，我會盡量的答應你！」

桑木道：「我們查出了一件很大的隱密，仙女門中有四個幽靈般的美麗女子，她們住在仙女廟後面一座地窖中，我想你們該去把她們殺了。」

水三笑一笑，道：「好！」

桑木一怔，道：「你答應了？」

水三道：「我們會去試試，只不過，你已經無法看到結果了。」

桑木笑一笑，道：「水三，五龍會中，還有一條律令，你是否還記得？」

水三道：「你說吧！」

桑木道：「五龍長老，有權引介人進入五龍會。」

水三望望岳湘道：「他已經進入了五龍會。」

桑木回答道：「我已經決定了引他入會。」

水三端起面前的茶杯，道：「兩位請用茶，這事我得和他們三位商量一下。」

岳湘望望面前的茶杯，笑道：「幸好桑木道長和我，都還未口渴。」

水三笑一笑，道：「兩位既然很担心茶中有毒，在下只好一個人喝了。」

他舉手喝了一口茶，緩緩說道：「岳少俠的水中功夫如何？」

岳湘說道：「你把船已經駛入江心去了。」

水三笑一笑，道：「如是兩位水中的功夫很好，你們或可遊水離去，不過，我知道桑木道長不會水。」

岳湘道：「對在下，水兄不瞭解。」

水三道：「其實，就算你會一點水中工夫，只怕也難以和他們匹敵。」

桑木臉上一變，道：「水三，你這是什麼意思？」

水三道：「道長定要我說明，在下就從命」，兩位已經被困在了這艘船上。」

桑木霍然站起身子，道：「水三，你要造反了。」

水三哈哈一笑道：「道長，你根本就不該再來，但你却又來了。」

桑木怒極而笑，道：「五龍會，本是拯救武林的一個組合，想不到竟然會成了爲害江湖的結果，好！貧道先劈了你。」

伸手握住了劍柄。

水三道：「道長，眞要動手麼？」

桑木道：「你叛意明顯，難道還有什麼狡辯不成。」

水三道：「我用不着和你爭辯什麼，我只是覺得，你有些不識時務。」

桑木長劍出鞘，劍尖指向了水三，道：「眞想不到，五龍會這個正義的組合中，却充滿了奸邪的人物。」

這位武林名宿，眞巳動了殺機，指向水三的劍勢上，泛起了濃重的殺機。

水三很平靜，一副成竹在胸的樣子。

事實，艙門處巳行入了三個人。

三個神情冷肅的中年人。

水三笑一笑，道：「道長，先殺了他們三位，才殺我如何？」

桑木回頭看去。

只見三個人都巳亮出了兵刄，三把金刀。

他們穿着淡青的長衫，一眼之下，就可以看他們不是船上的工人。

桑木道：「水三，他們是什麼人？」

水三道：「道長不是很喜歡和人動手麼？那就先和他們試訪看。」

岳湘道：「道長，暫請息怒，先問清楚內情，再拚命不遲。」

水三笑一笑，道：「其實，現在的情形，已經很明顯了，我說與不說，似乎是都無關緊要。」

岳湘道：「大體上，我們明白了，但爲什麼不說得清楚些呢？」

水三道：「你知道的越多就越沒有機會離開此地。」

桑木歎息一聲，道：「你們早巳和仙女門的人勾結在一起？」

水三道：「勾結兩個字，不太適當，我們併入了仙女門中。」

岳湘道：「不是分庭抗禮，而是澈頭澈尾的投降了。」

水三道：「這樣說，不能算錯。」

桑木道：「你們所有的人？」

水三道：「林大、杜二、商四，我們四人，全入了仙女門，道長清楚了吧？」

桑木道：「可悲呀！可歎。」

水三道：「道長！你完全明白了，死也可以瞑目了吧！」

桑木說道：「水三，我還有幾點想問問？」

水三道：「說。」

桑木道：「你們都是江湖中的英雄人物，爲什麼要投入仙女門？」

水三臉色微微一變，但不過一瞬間，又恢復了鎭靜，笑一笑，道：「道長，你不用再問什麼了，那些事和你無關，現在，你可以出手了。」

桑木已經冷靜下來，緩緩說道：「你和我動手呢？還是他們三位。」

水三道：「他們，不管如何，你是五龍會的人，我們有過一段交往，我不願親手殺了你！」

搖一搖頭，岳湘說道：「水三，這是犯上。」

水三道：「姓岳的，咱們現在是敵人了。」

岳湘說道：「你似是很有把握殺了我們。」

水三道：「對！」

岳湘道：「那也不用急在一時了？」

水三道：「你好像還想問些什麼？」

岳湘道：「只問兩件事。」

水三微微一笑道：「可以，我可以知無不言，不過你也要回答我兩個疑問。」

岳湘道：「很公平，你先問吧！」

水三道：「青蓮子，現在如何？」

岳湘道：「她病了，一種頭疼症。」

水三道：「那不是病，而是被一種奇術控制，你如眞的對她有情，就該讓她回來，只有重回仙女門，她才能够復元。」

岳湘答非所問的道：「你們四個人投入仙女門中，也就罷了，爲什麼把你們統領下的人，都拖入仙女門中？」

水三冷笑一聲，道：「因爲，他們怕死！」

岳湘微微一笑道：「你們四位呢？」

水三道：「我們不怕死，但却無法抗拒不死不活的痛苦和一些强大的誘惑。」

岳湘道：「所以，你們就投入了仙女門。」

水三道：「相當的清楚了，我不明白你還想問什麼？」

桑木道長忽然發覺了一件事情，他以五龍會長老的身份，竟然不如岳湘在水三面前的份量？

岳湘點點頭，道：「不是水兄是否知道，除非五龍會之外，江湖上，還有很多的高手，在暗中反仙女門，這股邪惡的勢力。」

水三道：「也許眞有反對仙女門的人，但却沒有人會有成功的機會。」

岳湘吁了一口氣，道：「現在，我們是不是可以離開這裏了。」

水三道：「大船停在江心中，這裏丢下去十個人，也不會引人注意。」

岳湘道：「商四，林大，都不會在這艘大船上，所以他們也不會趕來帮你。」

水三道：「多影劍三個字，在仙女門中，已很響亮了，……」

岳湘接道：「想不到，他們竟然是如此的看得起我。」

水三道：「那是因爲，你能使青蓮子情甘叛離，這確使仙女門，大爲震驚。」

岳湘道：「我的武功也不錯，無影劍法，是獨步天下的奇技。」

水三道：「至少，你的武功，還未在仙女門中傳揚開。」

岳湘點點頭，道：「現在，就在這一艘大船上，證實一下……」

目光一掠三個手執金刀的青衣人，道：「他們和你是什麼關係。」

水三回答道：「仙女門中的金刀級武士。」

岳湘道：「在你水兄的眼中，他們的武功如何？」

水三道：「算得上一流刀手。」

岳湘舉步向三個人行去，一面說道：「無影劍法，如是突然出手，幾乎是沒有人能够閃避得過。」

突然，雙手一揚，射了出去。

只見寒光一閃，幾乎是分不淸是劍光還是暗器。

兩個青衣人倒了下去。

僅餘的一個金刀武士衝了上來。

但確被趕上來接迎岳湘的桑木道長接住。

這位武當名宿，展開出了眞正的本領，劍如游龍，立刻把那金武刀士圈入了一片劍光中。

岳湘看到過桑木道長出手的情形，但他看到的是隱藏自己的桑木，現在，桑木道長，却顯出了眞實的本領。

不過十個回合，那金刀武士被桑木一劍洞穿心臟而死。

水三一旁靜靜的站着。

桑木道長的劍上造詣，給了他很大的震駭，但是岳湘却表現神乎其技的殺人手法。

無影劍，究竟是劍，或是一種犀利的暗器，水三還未看的很淸楚。

因爲中劍的人，只在咽喉處，有一個拇指大小的血洞。

不過，水三確定了一件事，無影劍，有兩枝，分藏岳湘的左右雙袖之中。

桑木道長轉向了水三，冷冷說道：「我以五龍會長的身份，清理會中奸細。」

岳湘的表現，使他很佩服，也使他有了一種很强烈的信心，生出了搏殺水三之心。

水三淡淡一笑道：「我們在船上，船在江心，我跑不了，所以，不用太急。」

岳湘道：「對！道長，這位水兄，似乎是還有話告訴咱們。」

水三拍拍手，召來了兩個人，抬出去三具屍體，笑道：「岳兄的無影劍法，確叫在下開了一次眼界。」

岳湘道：「兄弟這一生中，是第二次出劍，第一次出劍後，我得到了無影劍這個綽號。」

水三點點頭，轉向了桑木道長，接道：「道長劍術上的造詣，使在下又感覺到五龍會中的長老，的確是武林中的精英人才。」

桑木道長冷笑一聲，道：「五龍會，是個很失敗的組織，貧道覺得應該立刻解散它。」

水三道：「五龍會最大的實力，佈置在附近，但五龍會巳無能力指揮了。」

桑木道：「因爲，我們五個人太老邁了，選錯了人。」

水三道：「道長如肯平靜下心情，能對仙女門多一層認識，也許，還有重光江湖的希望。」

岳湘低聲道：「道長，聽聽這位水兄的高見。」

桑木道長道：「好！水三，那你就說吧！」

水三道：「第一，眞正仙女門主很神秘，我們投入了仙女門，到現在爲止，還沒法肯定，誰是眞正的主持人？」

桑木道長哦了一聲，說道：「有這等事？」

水三道：「青蓮子，也許能給岳少俠一些確實的消息。」

岳湘道：「不！她也很含糊，這個人很狡猾。」

水三道：「如果沒有變化，也許在一個月後，我們可以見到他……」

岳湘道：「一個月。」

水三道：「對，一個月，因爲一個月後，江湖上，可能會有很大的變化，那個變化。對整個武林的命運，就會有一個決定。」

桑木道長冷冷說道：「決定整個江湖的命運，這句話，太誇張了吧？」

水三道：「不是誇張，到時間希望你也能臨場看個明白。」

桑木道長道：「你可不可以，說得淸楚一些。」

水三道：「可以，仙女門在揚州地面的活動，只不過他們在整個江湖上的活動一部份，據我所知，他們在整個江湖的事情，巳經有一個結果，一個月後，卽將完全，那時，江湖上各大門戶，都將納入了仙女門的管制之下。」

桑木道：「就算五龍會失敗了，少林，武當，也不會坐觀不管，大義所在，大局所關，他們就不會再顧忌三五個人的犧牲了。」

水三哈哈一笑，道：「道長，別再迷信，少林、武當的實力强大了，這一次，仙女門的活動，以三個組合爲重點，三個，江湖上實力最大的組合，除了少林，武當之外，還有丐帮。」

桑木道：「丐帮的情形，到底怎麼樣了。」

水三道：「一個月後的大會之上，你可以看到丐帮帮主，也可能看到少林、武當的掌門人。」

示意了桑木道長，別再接口，岳湘緩緩笑道：「水三兄，聽你的口氣，頗有願爲江湖大局再盡一番心力之意。」

水三道：「我一個人，能有什麼大的作用呢？」

岳湘道：「林大、林二呢？」

水三道：「我們在受到控制之後，都巳經納入了仙女門的控制之下，林大、林二的內心如何，我們一直沒有正面談過，倒是商四，和我談過這些江湖大事。」

岳湘道：「商四的用心怎樣？」

水三道：「和我一樣。」

桑木道：「你又如何一個想法呢？」

水三道：「我的想法很簡單，如若江湖上，沒有一種力量，和仙女門抗拒時，我就暫時屈服在仙女門中。」

桑木歎一口氣，道：「想不到，五龍會化費心血，竟是這樣一個結果。」

水三苦笑一下，道：「因爲，我們明白，反抗只是白白送命，毫無價值。」

岳湘道：「暫隱其中，等待時機。」

水三道：「確有此想，但能否實現，那就沒有把握了。」

岳湘道：「你們手下有上百的人手，也是這樣個想法麼？」

水三道：「這就不知道了，我們沒有說過這些事情！」

岳湘說道：「水兄，再請教你一個問題。」

水三道：「但請吩咐。」

岳湘道：「你們對仙女門最怕的是什麼？」

（未完）

八仙門八魔

八妹巧服鍾離秦

諸葛青雲・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何可人帶領了呂慕岩、韓劍平三人，攻破于虹棟在落魂崖佈下的陣，救出陷身絕壑中的張太和、曹長吉之後，羣俠再商量前去救援李玄、藍啓明、施雯等三人。當羣俠啓程走經一處山嶺時，李玄等三人已突然而至，羣俠大爲驚喜，相互詢問李玄等是如何脫險。李玄便把因由說出：原來李玄等三人離開打箭爐後，經川入鄂，來到雪峯山區，在一幽谷入口處發現一塊木牌，上寫「方外三魔，請君入甕。」八字，三人便爭論是否入谷搜索……

藍啓明微笑道：「常言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們只要小心一些就行了。」

話完，便當先向洞內走去。

李玄無可奈何，只好暗運功力防範暗算地，與施雯一同隨入洞內。

那知他們分爲兩撥的前後脚剛一進洞，方自打算仔細往裏搜索，陡聞「砰」的一聲，洞口立被一塊巨石封死。

洞中是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

三人料不到對方埋伏發動得這等快捷，俱都大吃一驚。

這時，忽聽洞裏傳來「卡」的一聲輕響。

李玄更不怠慢，右手一抖，「呼」的一聲將鐵拐當作暗器，對準響聲傳來的方向擲去。

只聽「波」的一陣爆音過處，洞裏似乎起了一陣紛亂，但立刻便沉寂下去。

李玄怪聲喝道：「魔崽子們不必躲躲藏藏，是好的就出來見個眞章。」

喝聲才落，黑暗中便傳來一陣「桀桀」怪笑，有人接口道：「算你這賊化子手脚快，暫且讓你們多活幾天，你這根打狗棍頗有用處，佛爺借去派個用場，過幾天再還給你便了。」

李玄聽出說話的人，乃是通化頭陀的聲音，遂認準了方向，猛地騰身過去，凝足十成功力，一掌擊去。

「轟」然一聲巨響，「大力金剛掌」的掌力撞處，只震得石屑紛飛，洞壁微撼，却不聞通化頭陀的一點反應。

李玄「咦」了一聲，連忙伸手到處一摸，不禁暗吃一驚，作聲不得。

藍啓明這時也將四週洞壁摸索了一遍，又掏出一隻火摺子燃着了四下一照，果然不出所料，業已被困在一間通體無縫的石牢之中。

三人又復仔細搜查了幾遍，依然找不出門戶所在。

李玄只氣得吹鬚瞪眼，恨不得把藍啓明痛毆一頓。

藍啓明却毫不在乎地笑道：「二哥放心，我們最多受幾天活罪，我敢担保死不了。」

李玄氣哼哼地說道：「這次你又有甚麼高明的看法？我才不聽你的謬論！」

藍啓明正式道：「二哥的那根鐵拐，不是已落在他們的手中了麼？我就是憑着這一點，認爲我們必不至於困死在這洞裏。」

李玄「哼」了聲，道：「他們如果把我的要飯傢伙拿去在人前顯耀時，我這『鐵拐酒仙』的招牌就砸到家了，豈不是比死都難過？還說甚麼憑着它而能夠脫身呢？」

藍啓明笑道：「我相信他們決不會拿了你的傢伙去在人前顯耀，而是拿去騙騙大哥和五哥這兩路人馬。」

李玄道：「原來如此，於是你就斷定大哥和五弟他們就會根據這綫索來救我們了？」

藍啓明點頭笑道：「正是如此，二哥只要稍爲忍耐，相信不多幾天必有佳音。」

李玄想了想，情知除了等待以外，實在也沒有其他善法，只好暫時按下忿怒的心情，和藍啓明及施雯在洞中靜靜等待。

黑暗中，也不知過了多少日子，方才聽見洞壁之中，傳來一絲微細而蒼老的語音，道：

「三位請儘量往後退，運功護身，等待脫困。」

話聲聽來十分陌生，但李玄等人已無暇多作考慮，齊地依言退到靠裏面的角落，各運眞氣，將四肢百骸護住。

他們方自準備停當，陡聽前面洞壁中爆發出一聲沉悶的巨響，緊接着便是一陣熱風，挾着大量砂石，又勁又急地迎面捲來。

幸而他們早將護身眞氣展佈開來，是以這一陣灼熱風砂，到了面前便紛紛擋落在地上，同時，洞壁上現出一個數尺方圓的穴口，陣陣寒冷清新的空氣，隨着透了進來。

只聽那蒼老的語音又復響起道：「三位趕快出來，到對面峯巔等候，貴友不久便到。」

李玄不待此人把話說完，已自一晃身，當先從穴口中飛射出去，同時凌空閃目，四下一掃。

音猶在耳，那說話之人却已不知去向。

藍啓明和施雯相繼縱出，齊聲問道：「那人呢？」

李玄飄身落地，搖頭嘆道：「這位朋友的輕功身法，實在高得驚人，恐怕除了八妹以外，就要算此人的了。」

藍啓明抬頭望了望對面的高峯，道：「那位朋友所說的話，二哥認爲是否可靠？」

李玄笑道：「管他可不可靠，反正我們也該換個地方透透氣了！」

於是，三人就離開峽谷，攀登上高峯之巔，一面坐地調息，一面等候張太和及韓劍平這兩路人馬前來。

李玄將經過說完，怪笑兩聲，道：「我們正等得不耐煩，以爲又上了惡當，乾喝了大半夜西北風，心中方自有氣之際，你們果然來了，當我乍見何八妹時，眞的還以爲那位朋友就是八妹哩！」

何可人嘰咀笑道：「二哥這豈不是在繞着圈子罵我嗎？」

李玄怪眼一翻，奇道：「甚麼地方罵了你了？」

何可人「哼」了一聲，道：「你罵我是老太婆，還不認賬麼？」

韓劍平這時才想起李玄那根鐵拐，遂低頭四下找尋。

李玄「咦」了一聲道：「老五，你找甚麼？是不是把八妹送你的羅帕失落了？」

韓劍平被說得滿面通紅，抬頭尷尬笑道：「二哥才脫險境，怎地就有興趣吃人家的豆腐了？我是找你那根要飯的傢伙呢！」

當下，就將在這峯巔獨鬥「方外三魔」，瀕危之際，得何八妹相救之事說了一遍。

李玄「哦」了一聲，目注何可人笑道：「當時你有沒有看見那根鐵拐的下落？」

何可人目光一轉，搖頭歉然道：「那時急於救人，倒沒有注意，二哥千萬不要生氣！」

李玄怪笑道：「不要緊，旁人撿去除了要飯以外，別無用處。」

呂慕岩朗聲道：「如今我兄妹聚齊，正好把那三個魔崽子找出來，一舉殲滅，不知大家意下如何？」

這個提議，除了何可人之外，其餘莫不齊聲贊同。

呂慕岩瞧着何可人，說道：「八妹爲何不出一聲？是否另有高見？」

何可人笑道：「我想，那『方外三魔』除非是天下第一號傻瓜，才會在這種情況之下，出來和我們拚命。」

李玄輕笑道：「三個崽子不出來，難道我們不可以找上門去麼？」

何可人笑道：「二哥可知道他們在甚麼地方？」

李玄一怔道：「這個」

忽地回身一指峯下的峽谷，怪叫道：「那個山洞，不就是門戶了麼？」

何可人笑道：「如果有門可尋時，你怕不早就打進去了？」

李玄抬手搔着頭上的亂髮，吶吶道：「這個　如果那位救我們出險的朋友還在此處的話，恐怕就沒有問題了。」

何可人笑着搖頭道：「那也不見得。」

張太和笑道：「那麼，八妹有甚麼方法，逼他們出來一搏呢？」

何可人搖頭道：「沒有辦法，因爲一來雙方勢力太過懸殊，二來『方外三魔』的『銷魂化魄百毒魔功』尚未練成，三來‥‥」

張太和「咦」了一聲，接口說道：「八妹怎會知道這三個魔頭合練『銷魂化魄百毒魔功』之事？我們就是爲了不讓他們把這種歹毒功夫練成，所以才到處搜尋，想把他們找出加以誅戮，以絕後患的呢！」

何可人笑道：「其中道理，請大哥讓小妹暫時賣個關子好不好？」

李玄搖搖頭，「嘖嘖」嘆道：「我看你知道的事情眞不少。」

何可人微微一笑，方待開口，呂慕岩突然想起了一樁事情，似乎有所期待地注目問道：「另有一件極爲重大的事，八妹知不知道？」

何可人秋波一轉，笑道：「甚麼極爲重大的事情，四哥何妨說來聽聽。」

呂慕岩復又瞧她一眼，遂將在苗嶺夜探火龍峒，所見所聞的事一一詳細叙述出來。

張太和等人聽了，俱不由大爲驚訝。

藍啓明一拍大腿，說道：「我早就說過，那老傢伙不是個好東西，如今狐狸尾巴果然露出來了！」

呂慕岩瞧着何可人，笑道：「八妹嘵不曉得這件事？」

何可人笑道：「我剛才分析『方外三魔』不願在此地和我們正面作戰，所說的第三項理由，就是因爲『宇內八魔』聯盟之議，尚在協商階段，還未完全成熟‥‥」

呂慕岩凝視着何可人，接口說道：「如此說來，你是曉得的了，我看那晚上收去『飛魔峒主』三根『火龍毒羽』之人，必然就是八妹了。」

何可人微微一笑，道：「是與不是，還得請四哥猜一猜，目前仍在大賣關子之中，務必多多包涵。」

笑語之音微頓，又道：「因爲有了三項理由，所以我認爲除非能夠找到大量火藥火器，硬將『方外三魔』這座老巢整個炸掉，否則是沒有辦法逼他們出來拚命的。」

張太和突然想起一事，一皺眉頭，說道：「八妹，你看那鍾離漢，會不會就是那『魔中之魔』鍾離珏的一雙孿生遺腹子之一？」

何可人聞言，目光四下一掃，笑道：「我們儘管在這裏說話也不是道理，且到別處找個乾淨地方歇脚，再慢慢談吧。」

張太和等人明白她話中之意，乃是怕被對方偷聽了去，遂一齊點頭贊成，相隨何可人，馳下高峯，奔出了十數里，另外找了一座頂上頗爲平坦的孤峯，坐下來歇息並略進飲食。

休息了一會，張太和開口道：「八妹，你這樣躲開對方的監視，莫非已知道那鍾離漢的底細了麼？」

何可人笑道：「到目前爲止，我還不十分清楚，我這樣做法，無非是故作姿態，讓他們摸不清我們究竟知道了多少罷了。」

張太和一怔，沉吟道：「倘若那鍾離漢當眞是『魔中之魔』鍾離珏的遺腹孿生子之一時，就相當麻煩了。」

李玄怪笑道：「但願那個鍾離秦是個面冷心熱之人，不與這般魔崽子一個鼻孔出氣，能被我們爭取過來才好。」

張太和沉思了一會，抬頭目注何可人道：「八妹，如今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共有三個重大的問題，還望你能運用智慧，加以研究，設法解決。」

何可人嬌笑道：「大哥莫要給我亂戴高帽子，是那三個重大問題，不妨說出來，由大家研究一番便了。」

張太和神色一整，說道：「第一是『方外三魔』合練的『銷魂化魄百毒魔功』，萬一被他們練成以後，便非我們所能抵禦，應該及早設法，加以防止；第二，倘若『宇內八魔』眞的聯盟起來，不是我說句洩氣的話，就算我們『武林八仙』湊齊了，也最多是個勢均力敵的局面，不見得定有獲勝把握‥‥」

李玄怪笑挿嘴道：「不够，不够，現在又加上那鍾離漢，應該是『宇內九魔』才對。」

張太和神色沉重地道：「這樣一來，情勢就更爲可慮了。」

何可人笑道：「情勢是否可慮，還不是個重要的問題，不妨慢慢來研究，大哥且把那第三個問題，說來聽聽。」

張太和緩緩說道：「這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着手去爭取那鍾離秦，使之傾向於我們，來湊足『八仙』之數了。」

衆人聽完，各自低頭尋思，但均想不出甚麼完善對策。

張太和咳嗽一聲，目注何可人道：「八妹可已智珠在握了麼？」

何可人豎起左手食指，嫣然笑道：「關於第一樁如何應付『方外三魔』合練『銷魂化魄百毒魔功』的問題，辦法看似艱難，但實際却極爲簡單‥‥」

此言一出，羣俠眼睛俱不禁爲之一亮，張

太和「哦」了一聲，問道：「八妹果然成竹在胸，但不知如何着手？」

何可人嬌笑道：「這着手之法，說來容易，但實行起來却又頗爲難呢！」

李玄怪笑道：「八妹兜了個大圈子，到頭來仍離不了一個『難』字，請問，究竟怎樣難法？」

何可人微微一笑道：「首先，大家必須瞭解這種邪門功夫，乃是練功之人以本身的眞氣，將提煉出來的百毒精華吸入體內，然後經過相當時間，使之與本身眞氣化合爲一，練成以後，所發出的內家眞力，便含有劇毒，傷人於無形，是以嚴格說來，這只不過是一種變相的淬毒暗器而已，對習練之人的功力，並無大助益……」

張太和插咀道：「關於這一點，我們也很清楚，我們所困擾的是怎樣才能夠防禦他們這種傷人於無形的內家眞力而已。」

何可人笑道：「他們的內家眞力並不足懼，我們只要做到不懼百毒所侵就夠了。」

張太和點頭笑道：「八妹之言有理，莫非你已有禦毒之法了？」

何可人點了點頭，笑道：「不錯，但禦毒之法雖有，而所需的藥物，却要麻煩大家辛苦一趟，分頭尋覓哩！」

李玄怪笑道：「沒有關係，我們的腿素來是跑慣了的，只要八妹說得出所需的藥物名堂來，我們就是把腿跑斷了，也要照辦不誤。」

何可人嬌笑道：「二哥太客氣，好在最主要的一樣巳經天緣湊巧地得到了，其餘幾樣大概還不至於你說的那般嚴重。」

呂慕岩接口問道：「八妹，得到了甚麼靈藥？」

何可人搖頭笑道：「我是說，你和丹姐姐身上那片『三葉紫芝』的芝葉。」

呂慕岩恍然笑道：「想不到一次偶然的收穫，竟有這大用處，可見天道還在，邪終不能勝正的了。」

話聲微頓，注目問道：「那麼，其餘幾樣是甚麼？」

何可人笑道：「第一樣的南粵羅浮山萬梅谷中的『千年綠蕚梅花蕊』，第二樣是武夷山絕頂所產的『雲霧野茶』，第三樣是青海柴達木河源頭的『靈泉水』……」

話聲微頓，又道：「有了這三樣東西，再加上『三葉紫芝』的芝葉，合練成靈藥，服了之後，便不懼任何毒物毒氣了！」

張太和沉吟道：「這三樣東西，頭兩樣都不難獲得，但那第三樣却遠在青海，且據聞那柴達木河源頭，深處蠻荒不毛之處，險惡異常，人跡罕至……」

言猶未了，李玄業巳縱聲怪笑道：「大哥也未免太多慮了，在我輩眼中，甚麼蠻荒不毛之地，還不是如同康莊大道一般麼？這個差事算我老二的便了。」

何可人嬌聲笑道：「二哥這份豪氣，的確令人佩服，但這個差事，並不須萬里跋涉地遠赴蠻荒，據小妹所知，離此不遠就有現成的『靈泉水』……」

羣俠聞言，俱不由大喜，齊聲接口問道：「在甚麼地方？」

何可人微微一笑，伸手朝東一指，道：「就在桐柏山峒的『施家堡』中，那『逆天魔醫』施不施便藏有一瓶。」

此言一出，羣俠却是一怔。

李玄縱聲怪笑道：「好好好，我早就打算找這魔頭討點舊債，這個差事，仍然算我的好了。」

何可人目注李玄，含笑道：「聽二哥的口氣，莫非打算硬討？」

李玄怪眼一翻，道：「同這般魔頭打交道，還講甚客氣？」

何可人搖了搖頭道：「柴達木河源頭的靈泉水，乃煉藥聖品，那施不施自然也十分清楚，同時，這『方外三魔』合煉『銷魂化魄百毒魔功』之事，施不施極可能也有預聞，憑他對醫道上的造詣，當然也會想到我們這一種措施，因此一來，倘若二哥向他硬討時，他可能會不顧一切，把那瓶『靈泉水』毀去，那就麻煩大了。」

李玄濃眉一皺，方待開口，藍啓明巳接口笑道：「這樣看來，也許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了，二哥不討厭的話，我們難兄難弟再走一走如何？」

何可人笑道：「六哥肯去，那是再好不過，相信二哥一定不會討厭你的。」

李玄怪笑道：「八妹既然大力推薦，我自然不便婉却，但却有一個附帶條件……」話聲一頓，轉注藍啓明道：「這一回，凡事得聽我的，不准你亂抬槓。」

藍啓明笑道：「抬槓歸抬槓，行動歸行動，不抬槓可以，但到了實際行動時，你却不准亂出主意。」

李玄「哼」了一聲，不再開口說話。

施雯想起施不施的血海深仇，當然不願放過這機會，遂乘機要求同行。

何可人略一沉吟，同情地目注施雯道：「雯妹一道前去，當然並無不可，但報仇之事，此行恐怕不會順利達到目的，必要時望你稍爲忍耐才好。」

施雯聽得一怔，祇好含淚咬牙，點頭答應了。

何可人這才轉對呂慕岩笑道：「四哥曾經南遊百粵，如今就煩你輕車熟道，帶了丹姐姐再復一遊，同覽羅浮勝境好麼？」

呂慕岩笑道：「這種好差事，當然求之不得，那有不好之理？」

張太和掀髯笑道：「兩路大軍既巳派定，剩下武夷山一路，我想……」

何可人搖頭嬌笑道：「不！這一路的人選巳經內定了。」

張太和愕了一愕，隨即恍然微笑道：「很好很好，這種尋幽探勝的風雅韻事，對我這樣的糟老頭兒確不相宜，不過我的曹三弟總得派點事情做做，免得將來坐吃現成靈藥才好。」

何可人笑道：「大哥且慢高興，你和三哥的差事並不輕鬆呢！」

曹長吉「哦」了一聲，笑道：「敢情八妹見我和大哥沒事可做，想要我們去頂石臼，搬石頭不成？」

何可人嬌聲笑道：「三哥這一猜，可完全猜對了，小妹正是要請你和大哥去搬幾塊大石頭，造一副石爐石鼎，備作煉藥之用。」

張太和「呀」了一聲，叫道：「你這是存心想拆散我和老三的兩副老骨頭了。」

何可人笑道：「大哥何必謙虛，豈不聞老當益壯，能者多勞麼？」

張太和搖了搖頭，嘆聲道：「慘慘慘！罷罷罷！誰教我是老大哩！老三呀！我們祇好認了。」

嘆息之聲一頓，目注何可人說道：「石爐石鼎，看來並不難做，但煉藥的地方，却得隱秘一點才行，八妹心目中可有妥善的處所？」

何可人點頭道：「大哥在衡山的新房，頗爲合適，就……」

張太和連連搖頭道：「不行不行，我那三間破草房子，早就給諸葛飛瓊放火燒光了，逼得我無處棲身，才跟着老三他們流落江湖的，難道你要我和老三做了石工，還有做泥水匠不成？」

何可人笑得花枝亂顫地說道：「大哥人不怎樣老，怎地聽覺這樣差呢？」

張太和說道：「我一點都沒有聽錯，你不是說要在衡山我的……」

何可人接口道：「新居。」

張太和更是莫名其妙地瞪目說道：「新居？我那來的新居？」

何可人微微一笑道：「天機不可洩漏，大哥回去後，便自然知道了。」

張太和凝目瞧着何可人，半晌，彷彿若有所悟地長長「哦」了一聲，含笑不語。

韓劍平在一旁半天沒有說話，這時忍不住開口道：「八妹，大家都派了差事，我呢？」

何可人瞟了他一眼，還未開口，藍啓明巳搶着笑道：「五哥呀五哥，我今日才知你竟是這樣笨的，你這一問，豈不是問得有點多餘了麼？」

韓劍平倏地醒悟過來，不由俊臉一紅，窘然一笑。

李玄怪笑一聲，目注何可人，道：「如今第一個難題總算解決，至於第二個難題，八妹又有何高見？」

何可人方待開口，張太和巳掀髯笑道：「這第二個問題，我巳經找到答案了。」

李玄「哦」了一聲，不大相信地問道：「答案是甚麼？大哥不妨說出來聽聽。」

張太和神色一整，道：「我相信那『魔鈴公主』諸葛飛瓊，必然不會和這一班魔頭同流合污地參加八魔之盟，所以我們大可放心。」

李玄怪眼一翻道：「大哥憑些甚麼，竟敢這般肯定？」

張太和瞧了何可人一眼，微笑道：「天機不可洩漏，到時自見分曉。」

李玄「哼」了一聲，轉對何可人說道：「大哥之言，八妹認爲是否有點一廂情願呢？」

何可人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地微微一笑。

李玄怪眼連翻，道：「好吧！但願大哥神機妙算，諸事大吉！」

張太和微微一笑，道：「二弟放心，我雖然不是眞的八洞神仙，但這事却頗有十分把握的。」

話聲微頓，轉對何可人道：「倒是如何爭取那鍾離秦過來之事，八妹是否巳有對策？」

何可人沉吟道：「這樁事情，在目前來說，此時尚無一定對策，須在見到他本人時，斟酌的情形而定，但最主要的原則，却是只有一個『誠』字……」

韓劍平忽然想起一事，目注藍啓明笑道：「我記得在黃鶴樓上見到鍾離秦之時，六弟似乎說過有辦法對付他的，如今何不說出來讓大家研究研究。」

此言一出，衆人的目光，俱不禁一齊集中在藍啓明的臉上。

藍啓明微微一笑道：「我認爲像他那種神情冷漠，心高氣傲之人，最好的對策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一切都要顯得比他更冷更傲，才能夠逼他乖乖認輸。」

李玄怪眼一翻，嘴角一披，冷笑道：「我以爲你有什麼高見，若依你這辦法時，恐怕非把人冷跑傲跑不可，還爭取個屁！」

藍啓明冷冷道：「二哥之言大爲有理，不過嘛……想當日二哥對人家大獻殷勤，左一個佩服，右一個佩服地，甘心認敗服輸，但換來的是甚麼？二哥何妨說給大家聽聽。」

李玄怪眼一翻，怪叫道：「好小子，竟敢揭我這瘡疤，看我……」

何可人慌忙伸手攔住李玄，嬌笑道：「二哥且慢惱火，我認爲六哥的辦法，倒也頗有道理呢！」

李玄目注何可人，忿然怪叫道：「小六子這份鬼主意會有甚麼道理？我倒要聽聽你的解釋。」

何可人含笑道：「這種事情，只能意會，不可言傳，同時，六哥的辦法，也只是許多種對策之一而已，屆時如何運用，仍得看實際情形，二哥素來足智多謀，聰明絕頂，只要一想通了，就不難運用自如。」

李玄「哼」了一聲，轉眼瞧着藍啓明，冷笑道：「瞧在八妹的面上，暫饒你這一遭。」

藍啓明「嘻嘻」笑道：「想不到八妹這頂高帽子的滅火妙用，竟比我的『水火明珠』還要來得神奇哩！」

李玄怪眼一翻，又待發作，張太和忙搖手止住，目光一掃，緩緩說道：「如今我所提出的三個問題，總算解決了，不知大家還有其他問題沒有？」

何可人櫻唇囁嚅了一下，却沒有開口。

張太和笑道：「八妹還有甚麼意見？」

何可人略一沉吟，說道：「算了，等把靈藥煉成以後再說吧。」

張太和聞言，又復看了大家一眼，見都沒有開口，遂一整衣衫，便待起身……

何可人忽然嬌笑一聲，道：「且慢！」

張太和笑道：「八妹還有甚麼？」

何可人笑道：「今日乃是大年初一，又是我們兄妹的首次歡聚，我想來個餘興節目，作爲紀念，大哥你說好麼？」

張太和一愕，說道：「甚麼餘興節目？」

何可人笑道．「今夜之會，既無酒，又無餚，頗爲乏味，我提議由大家顯顯身手，獵些野味以搏一粲，不是很好麼？」

張太和心頭一怔，暗想：「天寒地凍，那有什麼野獸可獵？」但也知道她這番提議，其中必有用意，遂含笑問道：「八妹這種提議頗爲有趣，但不知怎樣獵法？」

何可人笑道：「我們一共有九個人，由我發號施令，一喊開始，便請各位兄長姊妹們就在原地倒縱而出，看誰身手最快最先發現獵物，來分高下。」

衆人經他這麼一說，心中俱巳瞭然，遂同聲讚好。

何可人一聲嬌笑，舉手一揮，高叫道：「開始！」

話聲一落，張太和等人立即一提眞氣，騰身倒縱而起。

果然不出所料，他們方自飛起，便瞥見附近的枯草叢中竄出八條人影，飛也似地向峯下逃去。

李玄怪笑一聲，凌空一掌拍下，當先將一人擊倒，張太和等人也不怠慢，各展奇功，相繼將逃走之人制住，抓了回來。

李玄縱聲怪笑道：「八妹果然神機妙算，我們不是愁找不到『方外三魔』的巢穴，這幾個狗東西正好合用，只要給他們吃點苦頭，不怕他們不乖乖說出來。」

何可人道：「沒是用，這幾個傢伙恐怕巳經完蛋了。」

李玄聞言，低頭一看，只見手中抓着之人，七孔流血，巳氣絕身亡，不由一怔，怪聲叫道：「豈有此理，我這一掌並沒有擊中他的要害，怎的就死了？」

何可人笑道：「這是預防他們失手被擒，受刑逼供的最好辦法，乃黑道中人最常用的一套，難道二哥不曾想到麼？」

這時，張太和等人也發現所擒之人，果然都同樣地七孔流血，氣絕身亡。

李玄氣得將死人朝地上一擲，恨道：「魔崽子們好狠辣的心腸，害我空歡喜了一陣。」

何可人嘆道：「心腸不狠，手段不辣，就不成其爲魔了。」

話聲一頓，目光一掃，又道：「如今四週業巳乾淨，我們也該離開了。」

當下，羣俠一齊動身，下了孤峯，張太和便提議分手，各照預計行事。

何可人却搖頭道：「不行，我們須先出了這雪峯山區，還要秘密分手才好。」

張太和訝然道：「爲甚麼？難道還怕他們作怪？」

何可人道：「因爲恐防他們還有眼綫，萬一被他們發現我們的人手又復分散而再次施展陰謀詭計，那就糟了。」

何可人這一番見解，羣俠自是沒有話說，當下，一齊連夜動身，翻山越嶺，出了雪峯山區，直到衡州，方才按照預計，互道珍重，各朝指定地點而去。

如今，暫時按下呂慕岩和白牡丹卿卿我我地南下羅浮尋梅，也不說李玄、藍啓明及施雯如何到施家堡取「靈泉」，更不管張太和與曹長吉怎樣準備石爐石鼎之事。

且說韓劍平伴着何可人，朝東而行，取道往福建進發。

二人採取的路綫，是翻越武功山，橫渡江西一省，直趨贛、閩交界的武夷。

韓劍平自從在衡山邂逅何可人，並蒙她獨垂青眼，慨允參加「武林八仙」之盟，留贈羅帕以後，他那一顆豪氣千雲之心，便被一縷無形情絲，密密纏住，鎮日刻骨相思，戀慕至深至極。

而今，竟如願以償地得與心上人兒携手同行，雖然何可人仍是一襲素衣，文士打扮，未能眞箇，亦足銷魂，這一份快慰，眞非筆墨所能形容的了。

更可喜的是何可人依然是那麼倜儻大方，洒脫不羈，絲毫未因單獨與他相處而略顯忸怩作態。

是以一路上，二人笑指烟嵐，流連風景，好不得其所哉！

但他們並未忘却身負重大任務，沿途上的無限風光，也只稍爲領略，便匆匆趕路，不消多日，業巳安然抵達武夷山區。

武夷山綿亘於贛、閩二省之間，主峯在閩省崇安縣西南，有三十六奇峯、七十二名岩勝景，又爲道籍所載九大洞之一。

時値初春，綠蕊出芽，百花含苞待放，更顯得這靈境奧區，美不勝收，一溪一壑，莫不更增奇趣，韓劍平與何可人從贛省石城縣境入山，溯嶺脈而上，一路尋幽探勝，望着主峯而去。

這一天，中午時分，二人巳置身於武夷主峯的峯腰之下，仰望祥雲如帶，將峯頭隱入虛無縹緲之間。

韓劍平仰首望了一會，便轉對何可人道：「八妹，那『雲霧野茶』，究竟生長在甚麼地方？」

何可人笑道：「顧名思義，當然是生長在雲霧之中了！」

韓劍平皺眉道：「雲虛霧渺，無處生根，又如何能尋得到。」

何可人嬌聲笑道：「五哥不用發愁，我說它們生長於雲霧之中，乃是指它們終年爲霧所遮，而生根之處，却是有跡可尋的懸岩絕壑。

韓劍平仍自蹙眉道：「懸岩絕壑既然終年雲遮霧掩，也是難以攀援，更是難於尋覓！」

何可人笑着接道：「正因爲不易獲得，這才顯得珍貴，如果輕輕易易，就可以得到的話，也用不着費上許多手脚，甚至於早被俗人採擷淨盡的了。」

二人說話之間，忽見幾個山民打扮之人，背負竹簍，手持弓箭，攀藤附葛地爬上峯來。

韓劍平訝道：「這些人看來不像獵戶，他們來幹什麼？」

何可人微笑道：「他們也是同我們一樣，來採集那『雲霧野茶』的。」

韓劍平更是不解地道：「看來他們並不會武功，又怎樣攀得上那雲霧之中的懸岩絕壑的呢？」

何可人笑道：「他們自有辦法，五哥看看就知道了！」

說時，那幾個山民打扮之人業巳攀上了峯腰，仍自繼續朝上攀援，直到巳無落脚之處，方才停了下來。

韓劍平凝目而望，祇見他們停下之後，略爲歇息片刻，便一齊張弓搭箭，仰頭朝空中射去。

「呼呼」連聲，幾枝長箭立即穿射雲霧之中。

片刻後，便見十數片樹葉飄飄墮落下來。

韓劍平不禁苦笑道：「像這樣的方法，一天能採得多少？」

何可人笑道：「這還不算是難的，這掉下來的十幾片樹葉當中，這不知有幾片是『雲霧野茶』，甚至有時候一箭射空，甚麼也得不到，才眞是難哩！」

韓劍平皺眉道：「難道我們也要用這種方法不成？」

何可人含笑搖頭道：「不用發愁，你身上不是有一瓶專破雲霧的東西麼？祇須用上幾顆，就不難滿載而歸了。」

韓劍平一拍額頭，瞿然道：「還是八妹聰明，我怎地把這東西忘了！」

何可人嬌笑道：「五哥其實也不笨，祇是腦筋一時拐不過彎來罷了！」

韓劍平忽地「咦」了一聲，目注何可人說道：「你怎知我身上有那東西？」

何可人神秘地笑了笑道：「我既名列仙班，當然有善知過去未來之能，這也值得你驚奇麼？」

韓劍平搖頭道：「你這番解釋，殊難令人滿意。」

何可人嬌笑道：「目前我祇能作這樣的解釋，五哥若想滿意的話，且等將來再說罷。」

韓劍平正色道：「八妹，不但這一次你又拿『將來』兩字來搪塞我，就是在路上我曾請問過你的師承派別，你也不作正面的答覆，同時，我們幾兄弟所遭遇的多次危難都能化險爲夷，大家也猜測是你在暗中相助，但是你總不肯承認，這到底爲了甚麼呢？」

韓劍平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道：「既然八妹不便說，我也不好勉强，那麼，我們且先辦正事便了。」

何可人俏目一瞟那幾個山民打扮之人，笑道：「等他們走後，再辦不遲。」

就在二人說話之間，那幾個山民巳將所帶的長箭射光，祇射落了幾片眞正的「雲霧野茶」，但他們似乎頗爲滿足，收拾好了，便匆匆離開下山而去。

何可人待他們去得遠了，領着韓劍平展開輕功，朝峯上縱去。

二人身負絕世奇功，當然比那些山民勝强得多，這一路輕登巧縱，不消多時，業巳進入雲霧之中。

再往上登高數丈，雲氣迷漫中，便見峭壁當前，韓劍平估量那幾個山民所發射的長箭，差不多就射至此處爲止，遂對何可人說道：「峭壁附近，大概就有『雲霧野茶』生長，我們可以開始用那東西搜尋了罷？」

何可人搖頭道：「這『雲霧野茶』生長之處愈高，靈效愈大，我們須得多費些手脚，上絕頂才行。」

當下，嬌軀往峭壁一貼，施展「壁虎功」

、「游龍術」，迅快朝上援升。

韓劍平自也不甘落後，眞氣一提，照樣施爲，與何可人併肩而上。

這一列參天峭壁，終年雲封霧繞，是以又濕又滑，二人雖有一身絕世奇功，但攀升起來，也十分困難，足足費了一盞熱茶工夫，方始升上了數十丈。

何可人嬌軀緊貼峭壁，略爲歇息，又復領着韓劍平朝上攀升了十丈左右，才停下來說道：「由此往上，所產的『雲霧野茶』便頗合用，五哥可以把那瓶東西取出來使用了。」

韓劍平依言，將那隻內藏專破雲霧瘴氣火燄的水晶瓶取出，順着面前峭壁一甩。

瓶口一開，「刷」的一聲，一點暗紅色的火焰電射而出，「呼」地一聲，立時膨脹開來，化成一團斗大紅光，頓時將週圍的密雲濃霧消滅了一大片，眼前景物倏然開朗清晰可見。

何可人更不怠慢，嬌軀展開，宛若游龍，在紅光照耀的範圍以內，上下搜索……

韓劍平因爲未見過那「雲霧野茶」是甚麼樣子，祇好停在原處，定睛注視着何可人的行動。

但見她迅速上下移動了幾個位置，口中忽地發出一聲歡呼，左手一探，抓住了一株橫生峭壁之上，虬根盤屈的小樹，右手不停地將樹葉摘下，塞入那携備的佩囊之中。

頃刻之間，她便將樹葉摘完，同時，那團紅光亦漸暗淡，四週的密雲濃霧，又復圍攏過來。

何可人迅快回到韓劍平身旁，吁了口氣道：「累死我了，快往上去換個地方看看罷。」

韓劍平依言展動身形，同了何可人又復上升了十來丈，然後再度發出第二團火焰。

雲消霧散之下，竟然發現左近就長着兩株「雲霧野茶」樹，二人不由大喜，遂一齊動手，將茶葉摘下。

韓劍平這時才看清楚這所謂「雲霧野茶」，形狀與一般茶葉相彷，只是葉面上長着一層細細的白色絨毛，頓告明白了何可人要他一同前來的原故。

因爲這種茶葉上面長着一層白毛，是以在雲霧遮蔽之下，若非懷有這專門消散雲霧的火焰，便算是到了近前，也很難發現，這樣一來，遂令韓劍平不由暗嘆造化之奇，同時，對何可人的來歷，也愈覺神秘莫測起來。

他正忖思之際，眼前忽地一暗，耳聽何可人笑道：「五哥你在發甚麼呆？快朝上爬。」

韓劍平赧然應了一聲，連忙展動身形，又上升了十多丈，然後停下來發出第三團火焰。

那知，這次竟毫無所獲，二人不由好生失望，只得另換一個地方……

如是，停停找找，手脚不閑地繼續搜尋了足有頓飯光景，才約莫採摘了百數十片「雲霧野茶」葉，但二人却巳疲累不堪。

韓劍平估量目前停身之處，最低限度也離地面百丈以上，遂一面攀升，一面對何可人道：「八妹，我們不要找了，須得留些氣力才好，不然的話……」

何可人笑道：「五哥不用發愁，我担保你不會跌個粉身碎骨就是，據我估計，大約再上升十來丈，就可以穿出雲層了。」

韓劍平聞言，心中大奇，暗道：「穿出雲層雖然不慮暗中摸索之險，但難道就有歇脚的地方不成……」

他一面思忖，一面提足眞氣，鼓勇上前，倏地，眼前一亮，果然穿出雲層，但見一片奇景，立時展開在他的週圍。

原來，他們巳置身於一片波濤起伏的茫茫雲海以上。

斜陽映照之下，但見這片茫茫雲海，幻起眩目的彩暈，復經天風一吹，益發壯麗無比，令人俗慮盡消，頓忘疲累之苦。

韓劍平低讚一聲，却又皺眉苦笑道：「八妹，可惜我們並非眞的是大羅天仙，勢不能乘雲飛去，這雲海之景雖好，也無法虛懸在這峭壁之上，坐待羽化吧！」

何可人嬌笑一聲，說道：「五哥眞是多愁善感，你且仰首回頭，仔細瞧瞧。」

韓劍平依言，抬頭回首望去，不由寬心一放。

原來，距他們停身之處約莫五六丈高的地方，發現峭壁上竟然有一道缺口。

何可人又復笑道：「從那缺口翻過去，便是一個好地方，五哥且隨我來，包你高興就是了。」

言罷，人巳當先向上攀升。

韓劍平隨後跟上，眨眼便到了那道缺口。

二人翻身過去，先坐下來略爲喘一口氣，何可人伸手一指，笑道：「五哥，你看下面這風景好不好？」

韓劍平順着她的手勢縱目一看，不禁低「咦」了一聲，身子倏地一伏。

何可人見狀，情知有異，忙也伏下身來，低聲問道：「你發現了甚麼？」

韓劍平低聲答道：「你看湖邊一塊凸出的巖石上面，坐的是誰？」

何可人聞言之下，星目閃動，探頭朝下面一掃。

這武夷絕峯之巓，乃是一塊碗狀的盆地，凹下約有數十丈，四週俱是陡坡峭壁，中央有一片十多畝大小的湖泊，湖濱怪石羅列，蒼松翠柏聳立其間，湖水一平如鏡，此際注目掃視之下，果然發現右側方的湖邊，有一塊突然聳起、高出水面三四丈的平整巨石，石上盤膝坐着一個胖胖身材，圓圓臉孔，柳髯飄拂的錦衣老者。

此老面湖而坐，雙手握着一根丈許長短的黑色釣竿，正在聚精會神地注目湖面，似乎並未發現有人偷窺。

何可人看了一會，低聲道：「這老頭兒是鍾離秦還是鍾離漢，五哥認出來了沒有？」

韓劍平沉吟道：「若從他那死板板、冷冰冰的神情看來，必然是鍾離秦無疑了……」

何可人不由大喜道：「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想不到會在這裏把他撞着。」

韓劍平低聲道：「人雖巳見到，但如何進行爭取工作，八妹可有把握麼？」

何可人略一思忖，道：「我們暫時不要驚動他，且看看他在攪甚麼鬼再說。」

當下，二人悄悄移動身形，另覓了一處較爲隱密的地方，雙雙定睛窺視鍾離秦擧動。

這時，他們藏身的地方巳向前移近了許多，看得十分清楚，只見鍾離秦的神情似乎頗爲緊張，並不像一般垂釣之人的悠閑自在。韓劍平不由大爲詫異，遂用「蟻語傳音」道：「八妹，你看他釣甚麼？」

何可人傳音答道：「看樣子當然不是釣普通的魚蝦，且等……」

說時，突見釣絲一動，平靜的湖面，立時蕩起一圈圈的波紋，迅速地從釣絲週圍擴散開去。

只見釣絲又是一連抖動了幾次，湖水中便似乎有一股力量，牽着往下一扯。

鍾離秦神情愈發緊張，雙手緊握釣竿，猛地一提，然後慢慢地往上擧起來……

但湖中那上鈎之物，顯然甚爲沉重。

只扯得釣竿成了一道彎弧，才僅僅將釣絲扯上來兩三尺，同時，湖面上巳然波濤大作。

韓劍平與何可人俱是大行家，雖未親歷其

境，但已看出鍾離秦雙手之上，竟運聚了七八成以上的內家眞力，並且也看清楚那根釣竿，居然是極爲珍貴的「陰沉竹」製成的，至於那根釣絲，雖未看得眞切，但想來也必非平凡之物。

二人方自暗詫湖中究竟是甚麼珍貴異物，使這老傢伙如此費力之際，陡聽「錚」然一聲，只見鍾離秦的身子猛然往後一仰，一根長達十丈的釣絲，從湖中疾飛而起，直飄上半空。

可是，釣絲的盡頭，竟是空空如也，顯然那上鈎之物，業已掙脫逃去了。

那鍾離秦坐正身子，將釣絲收了回來，低頭注目，將斷處反覆看了又看，彷彿若有所得地，咀角間浮起了一絲得意的笑容，便從囊中取出一隻拳頭大小，狀似蜈蚣之物，用釣絲繫牢，然後揮動釣竿，投餌入水。

何可人若有所悟地傳音說道：「五哥，我已看出這老傢伙在釣甚麼了，可笑他只知用餌而不明釣法，看來這次他又是白費工夫了。」

韓劍平傳音問道：「他要釣甚麼？八妹的口氣似乎甚有把握，何不出去助他一臂，趁機結納，豈不是很好麼？」

何可人搖了搖頭，傳音笑道：「這種人，你愈巴結他，他便愈不服貼，我已決定採用藍六哥的辦法，待會你只隨着我行事便了。」

韓劍平挨近問道：「他釣的究竟是甚麼東西？」

何可人笑道：「等一會你就可以看到了，急甚麼？」

說話之間，只見那根釣絲又復抖動起來，並且抖得甚爲急劇，只動了一動，便筆直往下沉去。

鍾離秦低喝一聲，雙手運聚眞力，緊握釣，猛地往上一提。

陡聽「呼隆」一聲，湖面浪花翻滾中，但見一條長約尺許，形似蜈蚣，却長了一根尾巴的金色怪魚，已隨着釣絲離水面騰空而起。

鍾離秦將釣絲一收，右手一探，五指箕張，疾如閃電，向那條怪魚抓去。

詎料，這條怪魚雖被釣出水面，但忽地長尾一甩，「錚」然一聲脆響過處，竟然又將釣絲掙斷，未容鍾離秦五指的指力抓到，便「撲通」沉落湖中。

鍾離秦眞氣得吹鬚瞪眼，咬牙恨恨了一會，又復收回釣絲，探手入囊中取餌。

何可人低聲道：「時候已差不多了，我們出去吧！」

說完，便自隱伏之處，姍姍走出。

何可人挽着韓劍平，朝鍾離秦坐的那塊巨石走去。

二人外表緩步從容，但暗地已施展上乘輕功身法，行雲流水般，一晃便登上巨石。

鍾離秦耳聽笑聲，臉上掠過一絲詫色，冷冷地瞧了何可人及韓劍平一眼，便自低頭將一隻作爲釣餌的拳大蜈蚣，繫牢在釣絲之上。

何可人也不過去搭訕，並故意裝出不屑一顧地冷笑了一聲，挽着韓劍平，在距離鍾離秦約莫三丈之處，併肩坐了下來欣賞湖光山色。

那鍾離秦本來已將餌繫好，正要投入湖中，乍聽何可人那一聲不屑的冷笑，便停了下來，兩道冷冰冰的眼神，定定望着何可人，似乎等待下文，却沒料到對方竟然理也不理，不由哼了一聲，冷冷道：「笑甚麼？」

何可人睬也不睬，自顧傍着韓劍平低聲笑語，游目遠眺，置若罔聞。

韓劍平情知她乃是用藍啓明所說，以冷對冷，以傲對傲的辦法，來對付這冷面鍾離秦，以激使他移樽就教，於是，表面上也就附和着何可人說說笑笑的，暗地却運功凝聚，留神戒備。

鍾離秦喝問之後，等了一會，見對方毫無反應，不由雙眉聳了一聳，但隨即又放了下來，低哼一聲，便轉頭揮手，將釣餌投入水中。

過了一會，釣絲又復抖動，鍾離秦再次舉竿，那條金色怪魚果然又被釣了上來，可是，他這次依然一手抓空，又讓魚兒脫綫，不由氣得咬牙切齒，惱火至極。

何可人却適時發出一陣嘲弄的笑聲。

在這情形之下，鍾離秦再也忍耐不住了，他霍地收回釣絲，目射冷芒，凝注何可人，冷峻地喝道：「笑甚麼？」

何可人依然不理不睬，充耳不聞，自顧和韓劍平談笑不停。

鍾離秦雙眉聳動，眼中的冷芒倏地暴射出星星火焰，重重地哼了一聲，便待發作……

韓劍平見這老兒功力非凡，此際聽聲辨色，看出他怒火已達頂點，倘若驟起發難，來勢定然十分猛厲，遂向何可人一使眼色，示意凝功戒備。

就在對方身形不動，而實際却隱蘊兇機之頃，陡地眼前一暗，一陣「呼呼」狂風，當空壓下，幾乎令人爲之窒息。

這一陣巨大狂風來得太以突然，不由雙方俱爲之一愕，同時仰首望去。

只見三丈高空，盤旋着兩隻巨大無匹的狗頭怪鳥，鳥背上各坐着兩人。

韓劍平忙用「蟻語傳音」對何可人道：「八妹留神！」

何可人未及答話，韓劍平又說道：「鳥背上之人，必有一個是那甘心從魔的『百禽祖師』，情移勢異，八妹留神一點才好。」

說時，只見兩隻狗頭怪鳥往下一沉，背上之人身形微晃，便相繼飄落在鍾離秦與韓劍平二人之間，斜斜成一三角之勢。

這四個人，韓劍平完全認得，爲首的就是「百禽祖師」，帶着他座下的「神梟使者」。

另外兩人，一個是眉心中有粒極大紅痣的灰衣老叟，正是「三眼煞神」楊九思，一個是鄉農打扮的白髮老叟，手握一根特別長大旱烟桿，背插一柄顏色黝黑的「芭蕉扇」。

這最後一人，韓劍平乍見之下，不禁又驚又喜，暗道：「這才是眞的『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這老鬼騙去了『芭蕉扇』，我以爲他已遠走高飛，沒想到今日會送上門來。」

那白髮老叟乍見韓劍平，也是神色一怔，不由自主地抬手摸摸背後的「芭蕉扇」。

「百禽祖師」落地之後，正打算向韓劍平發話之際，忽地發現了面湖而坐的鍾離秦，一時誤以爲是鍾離漢，遂先打招呼地抱拳笑道：「鍾離先生好快的脚程，好高的雅興！」

鍾離秦冷冷地哼了一聲，舉目望天，睬也不睬。

「百禽祖師」碰了個悶釘子，不由心中納悶，暗道：「這老兒當眞是個大魔頭，脾氣怎地這樣怪異？」

當下，又復陪笑道：「鍾離先生是否怪我們來遲了？」

鍾離秦這次竟連哼都不哼，似乎沒有聽到一般。

「百禽祖師」當着同黨面前，連碰兩次悶釘子，頓覺面上無光，又羞又怒，却又不敢發作，只好「嘿嘿……」乾笑了幾聲，又道：「旣然鍾離先生不喜歡說話，我就只好先執行任務了！」

說完，掉頭對楊九思等人一使眼色，便自當先朝韓劍平走近兩步，冷笑連聲道：「韓朋友來得好快，可惜，可惜本祖師到得也恰是時候，還不快轉過身來說話，難道想等我們來請麼？」

韓劍平聞言，便要起身過去答話，何可人却暗地一使眼色，用「蟻語傳音」說道：「不用理睬，自有好戲看。」

韓劍平恍然明白，遂穩坐不動，自顧低頭和何可人談笑，把對方的話兒置諸不聞。

「百禽祖師」又碰了一個悶釘子，直氣得他七竅生烟，心頭火發，「嘿嘿」冷笑道：「韓朋友這般輕鬆，想必是把『雲霧野茶』已採到了，嘿嘿……」

韓劍平依然不理不睬，「百禽祖師」又道：「你若是早點遠走高飛，本祖師便奈何不得，如今還不乖乖認命，束手就縛，却在裝聾扮啞，難道就躲得過這場劫數了麼？」

他說了這一大堆，等於是廢話，依然得不到對方絲毫反應，不由雙眉倒豎，一襲華服無風自動，目射凶光，殺氣騰騰地厲喝一聲道：「姓韓的，本祖師倒要看看你有甚麼本領，這般目中無人！」

喝聲一落，蹬蹬蹬，脚步移動，一步一步，朝着韓劍平逼近過去……

那知，他才走了幾步，陡聽「颼」地一聲，眼前白光一閃，不由心頭一凜，硬將跨前的脚步收回，運功護身，定睛一看。

這一看之下，頓令他又驚又詫，倒吸了一口涼氣。

只見一根雪白的釣魚絲，筆直的攔在他的身前。

一根釣絲，若然貫注內家眞力，當然不難使之挺直如棍，橫直不墜，在一般內家高手而言，大都能夠做到，本不值得驚奇，但如今「百禽祖師」發現出手攔阻之人，竟然是「鍾離漢」，這樣一來，怎不令他驚詫至極？

他驚詫之下，抱拳說道：「鍾離先生，這姓韓的乃是我們的敵人之一，我等奉命來阻止他採集『雲霧野茶』，先生爲何出手攔阻？」

「鍾離秦」不理不睬，那根釣絲，依然攔在「百禽祖師」身前。

「百禽祖師」由惑然不解而勃然變色，雙拳一收，沉聲問道：「鍾離先生，你這樣是甚麼意思？」

鍾離秦冷冷開口道：「滾！」

「百禽祖師」聽得一愕，旋即大怒道：「本祖師乃是看在你的份上，才加，輔助『宇內八魔』，並非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小脚色，你怎……」

說至此處，那楊九思在一旁若有所悟地輕輕一扯「百禽祖師」，附耳用「蟻語傳音」匆匆說了幾句話。

「百禽祖師」連連點頭，道：「原來有這種事！」

話聲微頓，霍地目注鍾離秦，厲聲喝道：「弄了半天，原來朋友是個冒牌貨色，怪不得不敢多開口說話，快快轉過身來，讓本祖師瞧瞧你是甚麼東西變的。」

鍾離秦冷哼一聲，緩緩轉過身子，冷冷地望着「百禽祖師」，那兩道其冷如冰的眼神，令人不寒而慄！

「百禽祖師」平日縱是凶橫已慣，但也被瞧得一股冷氣，打從丹田往上直冒，不自覺地退了一步。

鍾離秦冷冷問道：「瞧清楚了沒有？」

「百禽祖師」一定心神，跨前一步，厲聲道：「瞧清楚了又怎樣？」

他剛剛把話說出，却突然醒覺這樣說法，無異已落對方下風，與自己原來的口氣大不相符，當下雙目一瞪，復厲聲喝道：「本……」

那知，他方自一開口，鍾離秦已接着冷哼一聲：「死！」

話聲一出，那根筆直地橫亘在「百禽祖師」身前的釣魚絲，倏地掉頭「颼」的一聲，電也似地朝「百禽祖師」攔腰捲去。

「百禽祖師」做夢也未想到對方出手如此之快，那一個「死」字剛剛入耳，連念頭都未及轉，便覺腰間一緊，頓時被那根釣魚絲纏個結實。

鍾離秦更不停頓，右手一抖釣竿，「呼」地一聲，立刻將「百禽祖師」甩上了半空。

事情發生只不過一瞬之間，那「神梟使者」及楊九思等人根本沒有弄清楚來龍去脈，一時呆立在當地，不知所措。

但是，在空中盤旋的兩隻狗頭怪鳥，目光却是敏銳無比，一見主人受制，立即齊聲怪嘯，一隻展翅斜飛，張開一雙巨爪，去搶救被甩上半空的「百禽祖師」，另一隻却雙翼一束，猛然俯衝而下，利爪箕張朝鍾離秦當頭抓去。

韓劍平曾經鬥過這兩隻狗頭怪鳥，深知極爲難纏，此際見這情形，不由有點幸災樂禍地，暗忖道：「看你這老兒怎生打發這兩隻扁毛畜牲？」

他這念頭才起，那隻俯衝下擊的狗頭怪鳥業已撲到鍾離秦的面前。

只見鍾離秦冷哼一聲，連手都未抬，那根「陰沉竹」製成的釣魚竿便閃電般朝上一翻一戳，冷冷喝道：「下來！」

那隻狗頭怪鳥眼見烏光襲到，立時雙翼一張，打算躲避開去，可是，已然慢了一分，只覺兩側翼根一麻，便「砰」然墜落地上，動彈不得。

就在鍾離秦用釣竿迎擊下撲的狗頭怪鳥之際，在空中的那隻眼看利爪就要將「百禽祖師」的身軀抓住，却沒料到那根釣魚絲倏地一鬆，「百禽祖師」的身子便如同大石一般，猛然墜落湖中。

那隻狗頭怪鳥怒嘯一聲，雙翅一束，便待俯衝下去搶救，却陡覺身子一緊，已被釣魚絲齊翼根之處牢牢纏住，動彈不得。

韓劍平見鍾離秦舉手之間，便將兩隻狗頭怪鳥制住，不由暗暗佩服得幾乎要出聲喝采！

只聽「卜通」一聲，「百禽祖師」的身軀已觸及水面，濺得浪花四射，迅即沉落水中。

這一聲水響，登時將那不知所措的「神梟使者」驚醒過來，騰身而起，投入湖中。

此際，那隻被釣魚絲纏住的狗頭怪鳥，因身子無法動彈，便張開利爪打算將釣絲抓斷。

鍾離秦冷哼一聲，猛地將釣竿抖動，那隻狗頭怪鳥頓時被釣絲牽着，像風車一般在空中旋轉起來。

這狗頭怪鳥平日在空中自在飛翔，雖是矯捷俐落，但此刻被人綑往來旋轉，滋味却不大好受，轉不到幾圈，便怪叫連聲了。

就在此時，陡聽「呼隆」一聲水響，只見那「神梟使者」業已挾着「百禽祖師」，騰身出水。

鍾離秦又是一聲冷哼，倏地手腕一沉，那根釣魚絲帶着狗頭怪鳥，彷似流星飛鎚一般，「呼」的一聲，對準「神梟使者」當頭砸下。

「神梟使者」方自離開水面，眼皮尚濛着一層水珠，視綫不清，同時更沒料到對方會這般趕盡殺絕，是以毫無防備之下，被自己調養的狗頭怪鳥砸個正着。

只聽「叭」的一聲，「神梟使者」登時腦袋開花，連吼都不曾吼得一聲，與「百禽祖師」便又復沉落湖中，再也冒不起來。

那隻狗頭怪鳥也被砸得頭昏眼花，同時身上又沾起了些水漬，更是渾身發抖，無力掙扎了。

鍾離秦這才一抖手，將釣絲收回來，把狗頭怪鳥鬆開，放在一旁。

這一連串事情，說來話長，實際上僅僅是一眨眼工夫而已，那楊九思和白髮老叟做夢也

沒想到「百禽祖師」和「神梟使者」以及兩隻凶猛異常的狗頭怪鳥，竟然這般不堪對方一擊，不由又驚又怒，却又不敢輕舉妄動。

鍾離秦冷冷一笑，兩道陰寒的目光，在楊九思和白髮老叟的臉上來回掃射了幾遍，最後，凝注白髮老叟身上，冷冷說道：「拿來！」

白髮老叟茫然應道：「拿甚麼？」

鍾離秦冷冷道：「扇子！」

白髮老叟瞿然一驚，但臉上隨即掠過一絲陰狠之色，反手取下背後的「芭蕉扇」，一言不發舉步朝鍾離秦走了過去。

韓劍平猛然想起這柄「芭蕉扇」中，暗藏着極爲霸道的飛針利器，眼見鍾離秦已然伸手準備接取，不由使他心中頓覺一急，便待出聲警告之際，却被何可人暗使眼色止住了。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鍾離秦伸手去接取「芭蕉扇」之際，白髮老叟牙縫中迸出一聲冷笑，頓時「嘶嘶」連聲，從「芭蕉扇」中激射出一大蓬細如牛毛的藍色光芒，疾如閃電，朝鍾離秦頭臉胸腹射去。

雙方距離不過數尺，按說鍾離秦猝然遇襲，萬無倖免之理，因此白髮老叟冷笑之聲一落，便接着厲喝道：「老匹夫拿命來！」

詎料，他雖已十拿九穩，但事實却完全相反。

只見那一大蓬藍色光芒，射到鍾離秦身前不過數寸之處，便似乎撞着一層無形鐵壁一般，紛紛四散飛開，跌落地上。

同時，白髮老叟倏覺手上一輕，那柄「芭蕉扇」竟已到了鍾離秦的手中，不由又驚又怒，大喝一聲，右手一揮旱烟桿猛地橫掃而出。

鍾離秦冷冷一哼，右手一沉，「芭蕉扇」柄迎着旱烟桿鍋輕輕一點，「鐺」的一聲，立將旱烟桿盪開，同時大拇指一按扇柄上的機括，登時又復「嘶嘶」連聲，從扇中激射出一大蓬藍色光芒，閃電般朝白髮老叟射去。

那白髮老叟做夢也沒料到對方這樣快便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距離這近，那還閃避得開？頓時被藍色光芒射了個滿臉開花，只慘吼了半聲，便倒在地上，掙了兩掙，氣絕身亡！

這時，只剩下楊九思一人，眼見對方連斃三名武林高手，竟然面不改色，連眼皮也未眨上一下，饒他平日行兇已慣，也不由心胆俱寒，三十六計，走爲上計，當下身形一展，騰空而起。

那知，他剛剛一展動身形，陡見面前白光一閃，那根釣魚絲巳筆直地將他攔住，同時耳聽一聲冷喝：「站住！」

在這種情形之下，楊九思只好一咬牙，心腸一狠，硬充好漢，霍然轉身，神情獰厲地狠狠瞪着鍾離秦，厲聲喝道：「魯鶚雖然武功非凡，心狠手辣，但我楊九思也不是一盞省油之燈，來來來！你還有甚麼狠着，不妨儘量施展，楊九思絕對奉陪！」

鍾離秦靜靜聽完，也不開口，只將兩道森冷的目光，凝注楊九思臉上，半晌，才冷冷說道：「我不殺你！」

楊九思出乎意料地一愣，隨即厲聲道：「魯鶚既不與我相搏，爲何將我攔住？」

鍾離秦目注楊九思，一字一頓的冷冷說道：「回去告訴古玉奇，小心他的魔心！」

楊九思獰笑一聲道：「難道你當日在我『秘魔莊』中，吃虧還未吃夠？」

鍾離秦雙目一聳，臉色愈發冷峻，似乎就要發作，但一瞬便冷了下來，「哼」了一聲，霍地將釣魚絲一收，冷冷喝道：「滾！」

楊九思沒料到對方眞的手下留情，網開一面，不由心中大喜，但表面上却獰笑連聲，雙拳一抱道：「青山不改，綠水長流，魯鶚若有這份豪情雅興，楊九思隨時在斂莊恭候大駕。」

話聲一落，人巳疾掠而起，沿着湖岸飛遁而去，轉眼翻上一道陡坡，消失不見。

韓劍平冷眼旁觀，這時候巳將鍾離秦的爲人看出了一個大槪，知道此人脾氣古怪巳極，生殺只在喜怒之間，行事全憑好惡，根本沒有正邪的觀念，這種人最是不易說服，不由有點灰心起來。

但另一方面，由於楊九思的話語中，知道鍾離秦仍自不忘與李玄打賭輸了的諾言，不由又生出一絲希望，但願能在同仇敵愾的情形下，進行說服的工作……

韓劍平正自思忖之際，忽聽鍾離秦冷冷說道：「過來！」

韓劍平以爲何可人仍然會不加理睬，却沒料到她這一回竟十分聽話，應聲就站起來，走了過去。他祇好也站起身來，留神戒備一同過去。

何可人行近了鍾離秦，冷冷問道：「甚麼事？」

鍾離秦以他那兩道森冷的目光，將何可人罩住，冷冷說道：「你適才爲何發笑？」

何可人冷然道：「笑你不懂得釣那『碧目金鯩』之法！」

鍾離秦冷哼一聲道：「你懂？」

何可人點了點頭，冷然不語。

鍾離秦「哼」了一聲，冷冷說道：「我不信！」

何可人冷笑道：「敢不敢打賭？」

鍾離秦略一沉吟，冷然道：「賭甚麼？」

何可人沉聲道：「賭我們兩條命和你的那一顆心！」

鍾離秦似乎頗爲詫異地神色略變，注目問道：「怎樣賭法？」

何可人冷冷道：「我若輸了便把我兩人的命交給你，你輸了，就得把冷冰冰的心交出來，換一顆熱辣辣的心進去！」

這最後兩句話兒，只聽得鍾離秦渾身微微一震，似乎不大相信地瞧着何可人，冷冷道：「心也可以換麼？」

何可人點了點頭道：「可以。」

鍾離秦又復冷然追問道：「如何換法？」

何可人搖頭道：「目前恕難奉告！」

鍾離秦又沉吟了一會，這才把頭一點。

何可人見他答應了，遂換上一副臉孔，含笑道：「請將釣竿及食餌交給我！」

鍾離秦從囊中取出一隻蚱蜍，連同釣竿一併交給何可人，冷冷道：「餌食只剩這一隻，小心你們的命！」

何可人笑道：「放心，你已經輸定了。」說着，便將餌食繫好，一揮釣竿，將餌投入湖中。韓劍平沒料到事情竟這般順利，何可人幾句話便將鍾離秦說動，甘願打賭，當然他也明白何可人要鍾離秦換心的意義，但不明鍾離秦爲何肯接受這賭約？

另一方面，他却担心着何可人是否眞有把握，能將那條「碧目金鯩」釣上來，萬一失手的話，難道當眞把性命賠上不成？

不言韓劍平心頭忐忑，腦筋亂轉，一雙俊目凝注湖面，不安地等候消息。

且說何可人將餌投入湖中後，便盤膝坐了下來，右手握住釣竿，左手橫擱膝上，大拇指虛扣中指，星目微垂，似乎是在運功聚氣，又似是閉目養神，一派悠閒之狀，與鍾離秦適才垂釣時的緊張神態恰恰相反。

那鍾離秦見她這副神情，忖知她必有幾分把握，但仍然掩不住有股患得患失之色，浮溢眉宇之間，兩道冷漠中帶着關切的眼神，與韓劍平一樣地凝注湖面，眨也不眨一下。

此際，夕陽將逝，晚霞已由濃而淡，暮靄四合，週遭一片靜寂，使這本是人間仙境的武夷絕峯之巔，突然顯得有些蕭索起來。

就在這無聲無息的時候，那根釣絲忽地抖動了一下，泛起了一圈圈的波紋，緊接着就猛地往下一扯。

顯然，那條「碧目金鯩」又已上鈎，將餌吞下。

何可人似是沒有料到魚兒會這樣快便上鈎，手中的釣竿不但沒有往上猛提，相反地被釣絲扯着往下一沉，幾乎脫手落入湖中。

韓劍平見狀，心頭頓告緊張起來，直恨不得伸手帮忙，將那條「碧目金鯩」立刻拉上岸來。

那根釣竿直沉落了一丈多，何可人方才星目微睜，五指一緊，將釣竿下沉之勢穩住，緊接着手腕便緩緩扭動，使釣竿的尖端劃起一個接一個的圓弧。

那根釣絲於是也跟着在水中一圈圈地旋轉起來。

韓劍平方才明白，這是何可人釣魚的手法，遂一定心神，凝目細看那條「碧目金鯩」，究竟如何被釣上岸來。

只見何可人玉腕愈扭愈快，那根釣絲在水中所劃的圈兒也愈劃愈大，速度也跟着愈轉愈快……

湖面上，波濤四湧，一波接一波地擴散開去，衝擊着湖岸，「嘩啦」亂響，打破了適才的靜寂無聲。

足足過了半盞熱茶工夫之久，何可人陡地一聲清叱。

然後，玉腕一頓，猛然往上一揚釣竿。

但見釣竿飛甩，「呼隆」一聲水響，浪花翻處，那條「碧目金鯩」應手而起，釣出水面來了。

何可人更不怠慢，玉腕一挫，釣竿一收，毫不費事地便將「碧目金鯩」甩上岸來。

韓劍平見狀，「呀」的一聲驚呼！

鍾離秦那一副冷冰冰的臉上，不禁掠過一絲又喜悅又佩服之色，迅快地取出一個特製的絲網，將那條巳被轉得昏然不動的「碧目金鯩」裝入網中。

何可人順手把釣竿交還給鍾離秦，冷然說道：「你輸了！」

鍾離秦冷冷地點了點頭，說道：「悉聽吩咐。」

何可人略一沉吟，說道：「九月初八，請駕臨南海普陀如何？」

鍾離秦冷冷地說了一聲：「好！」便將「芭蕉扇」朝背後一插，提起絲網，收好釣竿準備動身……

韓劍平忍不住開口道：「鍾離朋友費這大功夫，釣這『碧目金鯩』，有何用處？」

鍾離秦瞧了韓劍平一眼，冷哼一聲道：「取古玉奇的魔心！」

話聲一落，人巳騰身而起。

何可人「喂」了一聲，叫道：「這兩隻狗頭怪鳥，你不要了麼？」

鍾離秦身在空中，冷然答道：「送給你們作見面禮好了！」

話聲尙自盪漾空際，人巳消失於暮色蒼茫之中。

韓劍平望着何可人，皺眉道：「八妹，你在我們正式赴會前，約他到南海普陀則甚？」

何可人笑道：「我要替他換過一顆熱辣辣的心，好參加我們『武林八仙』之盟，作那七級浮屠的塔尖！」

韓劍平依然雙眉緊鎖道：「南海普陀是『魔鈴公主』諸葛飛瓊的巢穴，她肯讓你……」

何可人搖手笑道：「五哥但請放心，我自然有這份把握。」

話聲微頓，忽地瞧着韓劍平，俏目流波，神秘地笑道：「再說，那諸葛飛瓊不是對你送簫贈袍，頗有好感的麼？」

韓劍平聞言，不由俊臉通紅，心中暗自奇怪道：「她怎地知道這般清楚？」

何可人嬌笑一聲道：「用不着奇怪，她送你的那根『陰沉竹玉屏簫』，我早就鑑賞過的了。」

笑語之聲一頓，神色一整，目注韓劍平道：「五哥！你對她是否也有好感？」

韓劍平沒料到何可人會這樣單刀直入地發出詰問，一時間，脹紅着臉，訥訥道：「這個……這個……我……」

何可人緊逼一句道：「怎樣？」

韓劍平一定心神，莊容道：「不錯，我對她的確頗有好感，但這一份感情，乃是感激她屢次相助，並無半點私情，我這顆心，只有……只有……」

（未完）

蘇黑虎夜戰一條龍

嚴霜

廣東十虎當中，名列第三虎的一名好漢叫做蘇黑虎，他渾身是勁，手脚有毛，加上發拳的威力極壯，望之有如老虎，他的膚色作深紫棠色，更加似老虎矣，蘇黑虎因爲精力旺盛，經常到「鬼棚尾」走動，大小妓艇的阿姑，對他俱有好感，不久，他就隱然以護花人自居，有時妓艇給惡霸撳負，他就挺身而出，往往大打出手，因此跟龍館的人有仇，發生連場大戰，最精采的一頁就是夜戰一條龍。

當時龍館的人所教授的拳套並非今日的龍形拳，由趙飛龍所創，跳躍如飛，叫做飛龍拳，他們一脈相承，湊巧到了龍天遠這一代，本身姓龍，開了拳館就叫做龍館，館務異常發達，龍天遠本人威名遠播，經常保護貴客到西北江買賣貴重貨物，包括珠寶藥材，形同保鑣，故此他綽號一條龍，如果他留在廣州，坐鎭拳館，不會有那麼多的糾紛發生，但因他經常遠出，他主持的龍館就有些人恃勢欺負花艇，因此惹禍。

那天合當有事，蘇黑虎在留香舫內跟六嫂談論花叢方面的事情，他喝多兩杯，氣概更盛，不自覺的仰天長嘯，隣艇有三個惡少是龍館中人，認爲他大聲喊叫，太過掃興，站起來制止，叫他不要出醜，亂叫一頓，蘇黑虎怒不可遏，說：「你們這些乳臭小兒，絕非我的敵手，我懶得打你，倘若你們不知好歹，仍在這個地方胡鬧，我就把你們逐個抛入海中。」

三名惡少都係姓龍，以年紀排行的次序稱呼，龍大有三十二歲，氣力極强，有拔山之勇，至於跳躍的脚法，就比不上龍老二以及龍老三，故此三人聽了一齊發火，立刻走過來，要跟蘇黑虎較量。

蘇黑虎身經百戰，怎會把他們看在眼裏，大喝一聲，說：「你們可以一齊湧過來，拳打脚踢，亦可以逐個衝過來，身上

有武器，不妨拔出，我蘇黑虎僅有兩個拳頭，亦可以應付得來。」

龍大應聲一躍而出，叫其他兩名手足，按兵不動，站着觀戰，他在蘇黑虎的臉前站定，冷笑一聲，說：「蘇黑虎，我認識你，你的體型勇猛，橋手如鐵，可惜碰着我龍老大，就要落海飲水。」

說完，他大喝一聲：「看招！」說完，人到拳到，一打就是三拳，它並非用火箭拳向前衝打，而係橫打直衝俯劈，角度不同，拳拳有勁，其快如風，換過別人，能夠招架他的兩拳巳不容易，何況他第三拳係由上邊兜頭冚落的，隨時化爲冲天炮由下邊仰攻呢！三拳之外，還有變化，眞的是變化多端，有如龍飛鳳舞，好個蘇黑虎，拳來不避，對方橫拳打來，他用肘直拳向上擋格，至於龍老大的衝打，他把巳經伸高之手向下冚落，便可止制對方，後來龍老大的殺手鐧，即是劈搥變冲天炮，更加不濟，蘇黑虎以雙飛蝴蝶掌應戰，左右兩掌，化爲蝴蝶之形，由左邊推到右邊，又由右邊推到左邊去，忽左忽右，不但打消來勢，還順勢向前一推，把龍老大推得後退一步，假如蘇黑虎繼續發招，一個推山掌當胸打出，他就翻身落海，幸而龍二龍三兩人飛躍而出，合力阻止他再打下去，然後把龍老大救回，不過，蘇黑虎遷怒他們二人，連消帶打，在艇上把他最擅長的黑虎拳施展出來，拳風虎虎，三人被逼節節退後，退到沒法再退，只好回到原來的花艇上面。

他們認爲此舉太過丟臉，一怒而出，當晚蘇黑虎離開花艇，殘夜將盡，踽踽獨行，忽然在黑暗中有人一躍而出，大喝一聲，便即搶攻，他們正是龍館的三名高手，一個揸長柄斧，一個揸雙刀，另外一個揸一條鼠尾棍。

只餘一個人跟蘇黑虎較量高下，對方手無寸鐵，且有醉意，可能佔上風，不過，三種兵器一齊上，那就剛剛相反，他們都有所顧忌，担心殺傷自己，故此平時打得很威，展開生死戰的時候，却不敢打到盡，恐怕傷了自己人，因此蘇黑虎認爲有機可乘，猝然飛步衝前，單身出擊，向鼠尾棍挑戰。

握着鼠尾棍的人就是龍三，他的棍法太嫩，看見蘇黑虎飛撲過來挑戰，喜出望外，化棍爲槍，向前一標一收，以爲蘇黑虎必然奪棍，料不到蘇黑虎剛剛乘着他的來勢伸縮，對方接近他就縮，對方縮棍他就向前一標，如是者經過三次交手，龍三被逼施展最毒辣的一招，叫做「葉底穿花」，那一條鼠尾棍由腋下飛插背後，要是蘇黑虎不知進退，貼身追上，必然給他一棍穿心，可是，蘇黑虎却懂得這種棍法，對方轉身，絕不追緊，對方連標兩棍他然後飛步用穿心腿踼到對方的背後，一腳就把他踼倒，連棍也搶去。

一棍在手，蘇黑虎如虎添翼，殺氣騰騰，連敗龍家三名高手，哈哈大笑。

那晚龍老大和龍老三等三人苦戰無功，不想如何報仇，未有定奪，剛巧一條龍由北江返穗，三人喜形於色，連忙把蘇黑虎的不法行爲向師傅哭訴，將蘇黑虎描寫做惡霸一般。

龍天遠一時不察，說：「好的，我立刻到蘇館找他算賬。」

龍老三說：「我認爲你不必到蘇館找他，只是留在岸上等候他走出來，截住他決鬥，那就算了，萬一他給你打傷，甚至打死，無人知曉，那就不必牽涉官非。」

這一番話龍天遠當然聽得進耳，主意打定，便即依計行事，殊不料蘇黑虎巳經有所準備，預先把他最喜歡耍弄的九節鋼鞭携帶在身，到時他在殘夜將盡之際由花艇走上岸，黑暗中閃出幾名大漢，爲首的就是一條龍。

龍天遠喝命他留下，責他恃勢凌人，欺負龍館的兄弟，蘇黑虎說：「一條龍，你千萬不要聽別人的閒言閒語，如果你想向我尋仇，先要向花艇查問，當時的事情只是一時誤會。」

龍老三担心龍天遠聽了這番言語，按兵不動，說：「一條龍，他身藏暗器，顯有不軌之心，別聽他瞎說一頓，預防他乘你不覺，用鞭偷襲。」

一條龍聽了喝問：「蘇黑虎，你是否身上帶鞭？」

蘇黑虎說：「我爲了自衞，帶鞭在身，不算甚麼。」

「混賬！你知道我由北江回來，出入帶鞭，顯然是想跟我見個高下了，閒話休提，我們就在這個地方交手好了，快些拿鐵棍來。」

說完，龍老二送上一條鐵棍，他握棍在手，擋住去路，蘇黑虎看了也覺得心頭火起，索性把九節鋼鞭拉出來，說：「要打就打，何必多言？」

說完，他就佈陣取勢等待對方進攻。

鐵棍重三十斤，鋼鞭雖硬，比不上它那麼沉重，故此兩種武器相交，顯然是一軟一硬，鋼鞭須由精鋼練成，但因它有九節，可伸可縮，故此在强勁當中含有多少軟性，跟鐵棍打鬥，往往纏住棍尾，一直打上去，那一招「白蛇上樹」，打得非常出色，龍天遠看了暗暗佩服，不過，他的鐵棍一經施展，沉重如山，並非次次給蘇黑虎能够用纏打之法應付得來的，打鬥了好一會，蘇黑虎逐漸屈居下風，又因對方有五六個人，別說打輸了，就算打的平手，他仍是吃虧的，可能給對方人多勢衆，一湧上來，他以寡敵衆，更加吃虧，因此力戰鐵棍的時候就在心裏暗自盤算，最後，他想出一個很巧妙的戰略，實行棄鞭搶攻。

兩人酣戰時，蘇黑虎多次用鞭纏棍，可是，他決定以險招出擊，而就不同了，鋼鞭只是纏住對方的鐵棍，便即使勁一拉，不是一直纏上去，而是借力把對方連人帶棍拉過來，跟着棄棍，飛躍而起，連踼三腳，踼到第三腳才把對方踼中，一腳就踼到向後飛開十多呎，然後跌下來。

蘇黑虎在地上檢回九節鋼鞭，說：「失陪了，請你們把一條龍帶走，他沒有受傷！」

一條龍心知肚明，蘇黑虎並非向他的要害出擊，只是把他踼倒而巳，他深以爲奇，事後親自調查，知道這一場打鬥純是受了龍大等三人挑撥，使他敗在蘇黑虎的鞭下，面目無光，後把三人逐出龍館之外，並向蘇黑虎賠罪，於是兩人消了寃仇，變成武林中的好朋友。（完）


煙人仕必備
依麗牌」打火機,
極都咁好火氣!
享受, 點火要合潮流, 用新上市
牌」打火機, 有型夠醒;
牌」在手, 點極都咁好火氣!
上市之「依麗牌」打火機, 用不碎輕膠
携帶方便, 新設計金屬遮風罩, 火力
穩定, 可點火數千次, 毋需入氣,
抵用.
種顏色, 任君選擇. 並有機身絲印
依麗牌」打火機,
打極都咁好火氣.
EQUITY
香港煙草有限公司